



大会

Distr.
GENERALA/51/99/Add.2
18 October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第五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85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
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秘书长的说明

1. 秘书长谨向大会各会员国转递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第二十八次报告。本报告是根据大会1995年12月6日第50/29 A号决议第5、6和7段提交给他的。本报告应连同A/51/99和A/51/99/Add.1号文件内所载特别委员会的定期报告一并审议,定期报告已分别于1996年2月29日和6月30日转递给大会各会员国。

2. 本报告载有本文件所述期间收到的文章和报告的摘要。在编写这份报告时考虑到了下述各个报纸。凡提及被占领土内发行的阿拉伯文报纸刊登的报导,均表示它们载有下列以色列报纸所未刊载的有关资料,本报告所使用的名词的根据是新闻报导摘录中原版出现的名词。

<u>以色列报刊</u>	《国土报》	(希伯来文日报)
	《耶路撒冷邮报》	(英文日报)
<u>被占领土内发行的</u>	《先锋报》	(阿拉伯文日报)
<u>阿拉伯报刊</u>	《耶路撒冷时报》	(英文日报)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送文函		4
一、 导言	1 - 4	9
二、 工作安排	5 - 16	10
三、 任务	17 - 22	12
四、 特别委员会收到的资料和证据	23 - 702	14
A. 一般性局势	33 - 237	17
1. 一般性发展和政策声明	33 - 137	17
2. 因占领引进的事件	138 - 237	42
(a) 被部队或以色列平民杀害的巴勒斯坦 人名单		46
(b) 因占领而被杀害的其他巴勒斯坦人名 单		53
(c) 其他事件	147 - 237	57
B. 司法行政, 包括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238 - 294	78
1. 巴勒斯坦人口	238 - 268	78
2. 以色列人	269 - 294	86
C. 对平民的待遇	295 - 548	90
1. 一般事态发展	295 - 425	90
(a) 骚扰和身体上虐待	295 - 315	90
(b) 集体惩罚	316 - 370	96
(一) 被拆毁或查封的房屋或房间	316 - 331	96
(二) 实行宵禁、封锁或关闭地区	332 - 370	100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三) 其他形式的集体惩罚	372 - 373	96
(c) 驱逐	374	96
(d) 经济和社会情况	375 - 422	97
(e) 其它事态发展	423 - 439	110
2. 影响到某些基本自由的措施	440 - 536	114
(a) 行动自由	440 - 483	114
(b) 教育自由	484 - 502	127
(c) 宗教自由	503 - 522	134
(d) 言论自由	523 - 536	138
3. 有关定居者影响平民活动的资料	537 - 565	141
D. 被拘留者的待遇	566 - 623	147
1. 关于释放被拘留者的措施	566 - 571	147
2. 关于被拘留者的其他资料	572 - 623	149
E. 吞并和定居点	624 - 708	166
F. 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资料	709 - 771	189
五、结论	772 - 849	210
六、通过报告	850	237

送文函

1995年8月18日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行为的特别委员会谨随函附上遵照大会1968年12月19日第2443(XXIII)号决议和1995年12月6日第50/29 A号决议拟定的第二十八次报告。大会第2443(XXIII)号决议设立了本特别委员会，第50/29 A号决议是大会最近一项延长其任务期限的决议。

本报告所述期间起自特别委员会通过其第二十七次报告之日、即1995年8月18日起至1996年9月20日止。本报告是以从各方面得到的书面资料、特别是以色列新闻界的报道以及在被占领领土内出版的阿拉伯报刊上登载的文章为根据的。其中还包括特别委员会从亲身经历过被占领领土内人权情况的人士的作证所得到的口头资料。关于1995年8月19日至12月31日这一时期的书面资料载于特别委员会1996年2月29日给你的定期报告(A/51/99)中。关于1996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的书面资料则载于特别委员会于1996年6月30日向你提出的定期报告(A/51/99/Add.1)中。这些定期报告按照大会第50/29 A号决议第6段提出，大会在这项决议中请特别委员会就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当前情况向秘书长提出定期报告。

为了收集口头证词，特别委员会再次在开罗、安曼和大马士革组织听证会。特别委员会继续监测以色列政府成员发表的反映该国政府在被占领领土内政策的发言以及对为执行该政策所采取措施的报道。特别委员会还注意到在本报告期间内写给你的涉及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并已作为大会文件分发的信，收到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的关于被占领领土情况的各方面的资料。

特别委员会在执行任务时获益于埃及、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合作

以及巴勒斯坦代表的合作。但以色列政府却继续拒绝合作,不答复致以色列政府的这方面函件。

在拟定本报告时,特别委员会试图向你综合描绘在被占领领土内侵害平民人权的现实情况。特别委员会希望用此信提请你注意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

特别委员会第二十八次报告所涉期间从1995年9月28日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所谓的《奥斯陆第二项协定》)和1996年1月21日选举巴勒斯坦委员会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之后开始。在此历史性事件之前,1993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特区签署《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1994年5月4日在开罗签署《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关于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协议》。奥斯陆协定的签署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巨大的期望,人们以为中东人民将迎来和平、安全和希望的新时代,使他们能够在和睦、尊严和相互尊重之中生活。特别委员会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履行自己的责任。

特别委员会第二十八次报告中所载的资料显示,同人们的期望相反,自和平进程开始以来,被占领领土上的人权状况显著恶化。

被占领领土目前人权状况最严重的方面是,1996年2月25日对被占领领土实行的几乎是水泄不通的封锁使经济和社会情况严重恶化。在以色列境内发生四次自杀炸弹攻击、总共63人被杀和许多人受伤之后,以色列实行了封锁,这种封锁给加沙地带居民的福利带来了特别不利的后果。因为进口和出口都受到严厉限制,农业和工业均受到不利影响,许多企业关闭。据报告,粮食、药品和医药用品以及建筑材料和其他原料都出现短缺。据说加沙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封锁给在以色列就业的巴勒斯坦工人及其家庭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因为封锁剥夺了他们的生计。人们认为,以色列境内大约10万名经许可和估计10万名非法的外国工人取代了这些巴勒斯坦人。

封锁严重限制了整个被占领领土上的行动自由,限制了被占领领土各部分和以色列之间的行动自由。一项内部封锁第一次使西岸465个地区的居民动弹不得。对

行动自由施加的限制尤其对人们的健康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至少有10人需要在以色列、东耶路撒冷或西岸其他地区装备良好的医疗设施中获得紧急治疗,但是由于不必要的耽搁,或者由于不允许通过以色列安全检查点而死亡。据报道,氧气、抗生素、消毒水和疫苗这些必不可少的医疗用品出现短缺。限制行动自由的措施对加沙地带的居民影响最大。

封锁还影响到在西岸教育机构中学习的加沙学生。在执行一项新的以色列政策过程中,加沙学生被赶出西岸,他们丧失了一个学年。1996年3月28日夜间,学生宿舍遭到袭击,数百名学生被捕并被殴打。加沙学生在被释放时受到羞辱,他们的背上用别针别上了“运回加沙”的标记。据估计,在这次袭击之后,比尔泽特大学有10%的学生遭到驱逐。加沙的学生迄今尚未恢复学业。对行动自由的限制还对被占领领土上的穆斯林和基督教信徒带来不利影响,他们无法前往某些圣地。

特别委员会密切监测以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方式被关押在以色列的监狱和其他拘留设施中的巴勒斯坦犯人的情况。据报道,拘留状况进一步恶化。犯人们的申诉包括拥挤、食物恶劣和长期缺少医疗。在自杀炸弹攻击之后,据报告在整个被占领领土有大批人被捕,据说有许多人被行政拘留。此外,据说许多村庄和清真寺遭到袭击,据说参与反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以及同某些暴力团体有联系的人的家庭成员和亲属也遭到逮捕。西岸的一些教育、社会和慈善组织被关闭。特别委员会获悉,赋予公安局审判员施加生理和心理压力,包括猛烈摇晃的特许权,自1994年10月以来,一直每隔3个月延长一次。

由于对行动自由施加的限制,并且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都被关在以色列,所以据报告他们无法获得家属的探视,无法会见律师。此外,特别委员会还获悉,许多巴勒斯坦未成年人被关在以色列监狱设施中,处境同成年人相同。虽然在签署《奥斯陆第二项协定》之后,1995年10月和1996年1月大约有2000名犯人获释,以色列拘留设施中的巴勒斯坦犯人人数仍然居高不下,在最近几波逮捕之后,犯人人数进一步增加。

以色列当局拆除了最近参与在以色列境内进行暴力行动的人员家庭的9所房屋，并封闭了一所房屋。在许多地方实行了宵禁。对希布伦附近的Fawwar难民营实行了特别严厉的宵禁，因为有两名发起自杀攻击者据说来自该难民营，据报告，该难民营食品严重缺乏。关于拆除房屋的一般情况，在整个被占领领土，未经许可建造的房屋继续被拆除。1996年8月，耶路撒冷老城的一个巴勒斯坦社会机构第一次被拆除。但是巴勒斯坦人要求颁发建筑许可证的申请一再被拒绝。

被占领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的存在和不断扩张是被占领领土内一个持续和最严重的紧张来源。以色列现政府决定在建设新定居点方面，以及在已经采取的针对定居点扩张的措施方面，取消冻结，以色列现政府的这项政策特别令人忧虑。自和平进程开始以来，阿拉伯人拥有的大片土地继续被没收，用于扩大定居点，开辟采石场和建造旁通道路。据报告，耶路撒冷周围的情况特别严重。特别委员会再次被提醒注意Jahalin 贝都因部落的危险处境，由于Maaleh Adumim定居点打算扩张，该贝都因部落面临被从该定居点附近的土地上强行驱逐的命运。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移民之间的暴力事件继续发生，特别是在希布伦和耶路撒冷。

特别委员会在视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时视察了库奈特拉省，特别委员会观察到以色列人在库奈特拉省造成的破坏。委员会听取了来自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证人提供的证词，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而其他一些人只能用喇叭同戈兰分界线另一边的家人联系。证人们告诉特别委员会，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居民在表达民族感情的时候继续受到严厉惩罚，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证人们还谈到，土地和水资源继续被没收，教育和保健设施不足，以及阿拉伯人继续面临经济上的困难。

特别委员会在其所受的限制范围内努力在各份定期报告(A/51/99和A/51/99/Add.1)和本第二十八次报告中清楚描述被占领领土内的人权情况。自从几份奥斯陆协定签署以来，被占领领土人民在过去三年中所表达的希望和期望已经被绝大多数居民的挫折感和失望所代替。应当回顾指出，尽管签署了上述一些协定，被占领的地

位仍继续存在。因此,以色列应当根据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及其他有关国际文书,遵守其义务,并本着真正的和平精神充分遵守所有普遍接受的人权标准。

特别委员会在本报告结尾再次提出了一些建议。除了一般性的建议之外,特别委员会还呼吁以色列按照激励和平进程的精神,严肃考虑采取若干具体措施(见结论和建议)。

总之,特别委员会观察到,面对继续侵犯被占领领土人民人权的情况,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失望和绝望情绪。情况似乎是,即使是在已经将有限的权力转移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委员会的地方,由于以色列设置各种障碍,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不仅没有改善,实际上反而进一步恶化,增加了巴勒斯坦人的痛苦。除非双方真正努力保持和平进程的势头,并承诺执行和平协定,否则迄今取得的重要成就将会丧失,被占领领土的人权情况将进一步恶化,这些领土居民的挫折感和绝望感将会进一步增加。所有有关方面必须共同努力维持和平进程的势头和精神,这将有利于在该区域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在全体居民中建立真正有意义的尊重人权的文化。在和平进程继续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尊重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以及所有获得普遍接受的人权标准。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
阿拉伯人人权的特别委员会主席
赫尔曼·莱昂纳德 德西尔瓦(签名)

一、导 言

1.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是根据1968年12月19日大会第2443(XXIII)号决议设立的。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设立特别委员会,由三个会员国组成;请大会主席指派特别委员会成员国;请以色列政府接待特别委员会,给予合作,并为其工作提供便利;请特别委员会尽快并随时根据需要向秘书长提出报告;以及请秘书长为特别委员会执行任务提供一切必要便利。

2. 委员会的组成如下:主席,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赫尔曼·莱昂纳德·德希尔瓦先生;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大使,阿布萨·克洛德·迪亚洛女士;阿卜杜勒·马吉德·穆罕默德先生(马来西亚)。

3. 自从1970年10月以来,特别委员会已经提交了27次报告。¹ 特别政治委员会讨论了这些报告,然后由其向大会提交报告。² 经特别政治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了下列决议:1970年12月15日第2727(XXV)号、1971年12月20日第2851(XXVI)号、1972年12月15日第3005(XXVII)号、1973年12月7日第3092 A和B(XXVIII)号、1974年11月29日第3240 A至B(XXIX)号、1975年12月15日第3525 A至D(XXX)号、1976年12月16日第31/106 A至D号、1977年12月13日第32/91 A至C号、1978年12月18日第33/113 A至C号、1979年12月12日第34/90 A至C号、1980年12月11日第35/122 A至F号、1981年12月16日第36/147 A至G号、1982年12月10日第37/88 A至G号、1983年12月15日第38/79 A至H号、1984年12月14日第39/95 A至H号、1985年12月16日第40/161 A至G号、1986年12月3日第41/63 A至G号、1987年12月8日第42/160 A至G号、1988年12月6日第43/58 A至G号、1989年12月8日第44/48 A至G号、1990年12月11日第45/74 A至G号、1991年12月9日第46/47 A至G号、1992年12月14日第47/70 A至G号、1993年12月10日第48/41 A至D号、1994年12月9日第49/36 A至D号和1995年12月6日第50/29 A至D号决议。

4. 本报告是根据下列大会决议编写的:第2443(XXIII)号、2546(XXIV)号、

2727 (XXV) 号、2851 (XXVI) 号、3005 (XXVII) 号、3092 B (XXVIII) 号、3240 A 和 C (XXIX) 号、3525 A 和 C (XXX) 号、31/106 C 和 D 号、32/91 B 和 C 号、33/113 C 号、34/90 A 至 C 号、35/122 C 号、36/147 C 号、37/88 C 号、38/79 D 号、39/95 D 号、40/161 D 号、41/63 D 号、42/160 D 号、43/58 A 号、44/48 A 号、45/74 A 号、46/47 A 号、47/70 A 号、48/41 A 号、49/36 A 号和 50/29 A 号决议。

二、工作安排

5. 特别委员会继续按照其提交秘书长的第一次报告中所载的议事规则展开工作。³

6. 大会在其第 50/29 A 号决议中：

“5. 请特别委员会，在以色列完全结束占领以前，继续调查以色列在 1967 年以来所占有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及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实行的政策向行径，视情况需要，依照其条例与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协商，以确保被占领领土内人民的福利和人权，并尽早即在以后需要时，随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6. 还请特别委员会定期就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现况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7. 进一步请特别委员会继续调查自 196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领土及其他阿拉伯领土内被拘禁的人所受的待遇”。

7. 从 1996 年 6 月 6 日起由阿希萨·克洛德·迪亚洛女士取代易卜拉·德冈·卡先生作为塞内加尔代表参加委员会工作。

8. 特别委员会于 1996 年 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期间特别委员会的活动情况载于第 A/51/99 号文件中 (第 2 至 6 段)。

9. 埃及、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以及巴勒斯坦观察员随后对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合作要求作出了响应 (参看 A/51/99 (第 4 段))，再次确定他们乐意继续同特别委员会合作。同以往一样，以色列政府没有响应特别委员会的合作要求。

10. 委员会在下列地点举行了第二系列会议：日内瓦(1996年6月20日)、开罗(1996年6月22日至23日)、安曼(1996年6月25日至27日)和大马士革(1996年6月28日至30日)。委员会在这些会议上审查了关于1996年1月至3月期间被占领领土内的事态发展资料。委员会收到了一些由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提出的与其任务有关的信函。特别委员会在开罗、安曼和大马士革听取了刚从加沙地带、西岸和被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回来或在当地居住的人士的证词以及有关这些领土的情况。

11. 在开罗,特别委员会受到外交部人权司主任Naila Gabr夫人的接待。委员会还会见了巴勒斯坦事务司副司长Isham Shokeir先生。此外,委员会还访问了巴勒斯坦红新月医院,在那里它听取了来自各领土的数名病人和居民的证词。委员会在开罗还有机会听取了来自西岸和加沙的证人的证词。

12. 在安曼,特别委员会受到外交部巴勒斯坦事务司总干事Ibrahim Tarshihi先生的接待,获悉被占领领土内的最新事态发展。委员会在安曼期间还会见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社会事务部副部长Thiab Ayyoush先生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国际议会关系部部长Zuhair Sandouqa先生以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其他代表。委员会在约旦时还参观了侯赛因国王桥,在那里他们听取了刚从西岸过来的巴勒斯坦人的证词。

13. 在大马士革,特别委员会受到外交部长Nasser Kaddour先生的接待。委员会还会见了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Taher Al-Husami先生和国际组织司的Bashar Jaafari先生,并收到一份关于被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地区人权情况的报告。委员会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停留期间访问了与被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地区交界的库奈特拉省,在那里听取了数名证人的证词。委员会会见了库奈特拉省的省长和其他高阶官员,并收到一份关于1996年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地区侵犯人权的库奈特拉省报告。

14. 特别委员会审查并完成了定期报告(A/51/99/Add.1)增订了特别委员会上一次定期报告(A/51/99)所载的资料。委员会决定任何与其任务有关的进一步资料

和证据将会同其结论一并反映在本报告中。

15. 1996年6月30日,特别委员会主席向秘书长转递了他的定期报告(A/51/99/Add.1),该报告所述期间从1996年1月1日至3月31日。该报告是根据从不同来源收集到的书面资料并经特别委员会选出的有关摘录和摘要而编写的,这些内容已编入报告中。

16. 特别委员会于1996年9月16日至20日再次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特别委员会在这些会议上审查了1996年4月至9月被占领领土内的事态发展资料。委员会收到若干份由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寄来的与其任务有关的信函,以及在委员会前几次系列会议期间收集到的证词记录。委员会于1996年9月20日审查并完成了本报告。

三、任 务

17. 大会在题为“被占领领土内人权之尊重及实施”的第2443(XXIII)号决议内决定成立一个由三个会员国组成的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行行为特别委员会。

18. 大会在第44/48 A号决议中决定把特别委员会的名称改为“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行为特别委员会”。

19. 根据第2443(XXIII)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的规定,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人民人权的行行为。

20. 特别委员会在解释其任务时确定了:

(a) 认定被占领的领土是指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地区,即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在执行1974年1月18日的“埃及-以色列脱离接触协定”和1974年5月31日的“以色列和叙利亚部队脱离接触协定”之后,占领区的界线就象那些协定所附的地图中所显示的那样,已有改动。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的埃及领土地区,按照1979年3月26日签署和于1979年4月25日生效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又进一步加以修订。仍然在以

色列军事占领下的埃及领土于1982年4月25日按照前述协定的规定归还给埃及政府。因此,为了本报告的目的,被认为是被占领的领土是那些仍然在以色列占领下的领土,即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

(b) 第2443(XXIII)号决议所述及的人,也就是特别委员会要调查的对象,是居住在因1967年6月战争而被占领的地区的平民居民和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居住在被占领地区但由于敌对行动而离开这些地区的人。但特别委员会注意到,第2443(XXIII)号决议提到“居民”而没有明确规定说明是被占领领土居民的哪一部分。

(c) 被占领领土的人民的“人权”包括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在1967年6月14日安全理事会第237(1967)号决议内所提到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以及第二,以国际法在特别情况中——例如军事占领和在战俘被捕的情况中——提供的保护为基础的权利。根据大会第3005(XXVII)号决议,还要求特别委员会调查有关下述各点的指控:对被占领领土内资源的开发和掠夺;对被占领领土内考古和文化遗产的掠夺;对于在被占领领土内圣地朝拜自由的干涉;

(d) 属于特别委员会调查范围的侵犯人权“政策”和“做法”:就“政策”而言,是指以色列政府作为其宣布或未宣布目的的一部分,有意采取或推行的任何行动方针;至于“做法”是指不管是否是因执行某一政策而采取、但反映以色列当局对被占领领土内平民的行为方式的做法。

本报告中所采用的地理名称和术语反映原始来源的用法,并不意味着特别委员会或联合国秘书处方面的任何看法。

21. 自开始工作以来,特别委员会依赖下列国际文书来解释和执行其任务:

- (a) 《联合国宪章》;
- (b) 《世界人权宣言》;
- (c)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⁴
- (d)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⁵
- (e) 1954年5月14日海牙《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⁶

(f) 《关于陆战法规及惯例的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⁷

(g)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⁸

22. 特别委员会还依赖联合国各机构、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通过的与被占领领土内平民状况有关各项决议以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有关决议。

四、特别委员会收到的资料和证据

23. 特别委员会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依赖下列资料来源：

(a) 掌握有关被占领领土内人民处境第一手资料的人士的证词；

(b) 以色列的新闻报道，包括以色列政府负责人士发表的声明；

(c) 其他新闻媒体，包括被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文报纸、在以色列和其他国际报刊中发表的报道。

24. 特别委员会还收到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说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未收到埃及政府的来文。

25. 1996年6月26日约旦政府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外交部巴勒斯坦事务司提出的关于以色列侵犯人权的情况摘要。该报告除其他外指出：

“尽管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级和平进程取得了进展，尽管以色列军队去年12月撤出了西岸的大多数城镇、村庄和营地，但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之下的大多数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仍因以色列当局强加的一系列集体惩罚措施而深受其害。”

该报告的重点是封锁政策、大规模逮捕、行政拘留、受难者、拆除房屋、没收土地和建设定居点道路。关于封锁问题，该报告指出：

“1996年，封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因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的地

区被视为封闭的军事区,这些地区的居民被禁止离开自己的城镇、村庄和营地。”

关于逮捕问题,报告除其他外指出:

“以色列军队以各种借口,包括搜索‘被通缉的’巴勒斯坦青年,或者必须‘惩罚’对以色列目标发起行动的发源地的‘人民’,对西岸的数十个城镇、村庄和营地采取了数次搜索行动。”

报告还指出:

“自从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的地区之后,以色列当局一直在边界和过境点逮捕巴勒斯坦人,将他们送交以色列军事法庭审判。”

关于被拘留者的状况,报告除其他外指出:

“估计以色列监狱中关押了8 000名被拘留者,1996年2月在以色列执行自杀行动之后,有大约5 000人被关押。1996年1月14日,以色列最高法院首次批准在审讯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时候使用身体暴力和‘猛烈摇晃’的方法。”

此外,该报告指出:

“今年上半年,除了西岸未加说明地区的土地之外,以色列当局没收了20 573杜努姆土地。”

该报告说:

“1996年上半年,以色列当局没收了西岸未加说明地区的大片土地,用于建造15条定居点道路。迄今为止在以下地区建筑了旁通道路:杰里科、纳布卢斯、杰宁、拉马拉、图勒卡尔姆、伯利恒和希伯伦。”

2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一份该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编写的报告,该报告的内容尤其同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行为有关。该报告除其他外指出:

“由于以色列占领当局的镇压和迫害行为，戈兰阿拉伯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困难、更痛苦。这些行为包括禁止个人和公众的自由，以及不公正的行为和有辱人类尊严的行动。任何人如果胆敢对身受的压迫或迫害表示抗议，就会随意被判处长期或短期徒刑”。

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

“只要以色列军事司令官认为有必要，可以以任何理由并在任何时间实行区域宵禁。他还可以任意软禁一个人，并命令逮捕他所怀疑的任何人。其他的压迫措施包括过份的殴打、用实弹向示威者开火、袭击住房和学校、和以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拘留公民。自1967年6月的侵略以来，这些行为已成为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人民可怕的日常生活现实的一部分。在从那时到1995年这段时间，共有1 300名叙利亚公民，即人口的10%被拘留，并被控抵抗占领。”

此外，该报告指出：

“以色列占领当局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对反对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公民实行过份残酷的惩罚和判处长期徒刑。在编写本报告时，即1996年5月30日，有14名叙利亚人在服长达37年的徒刑。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些人早在1985年就被逮捕。”

除了关于犯人和拘留条件的详细资料之外，该报告除其他外还载有以下资料：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司法，以色列占领当局对当地人口施加的经济压力，和造成环境退化的行为。该报告最后说：

“本报告试图提供的关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人权状况概要，以关于该主题的最新和最可靠的资料为依据。我们因此得出结论，在审查所涉期间，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普遍人权状况是严峻的。库奈特拉省省长也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一份关于1996年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侵犯人权的情况报告。

该报告除其他外指出：

“以色列的不人道做法包括阿拉伯叙利亚戈兰被占领地区的阿拉伯公民面临的各种物质、政治、文化和社会处境，更不用说以色列继续推行定居政策，侵占阿拉伯领土、破坏建筑、偷窃古物、投资以及掠取土地、自然资源和水源。”

该报告还指出，占领当局继续阻止来自祖国，即叙利亚的家人和亲属探访，根据以色列移民事务部的资料(1994年12月22日发表)，戈兰的以色列移民在上述年份中增加了大约10%，即增加了大约1 500名移民。另外，该报告重点叙述了该地人口面临的经济压力，报告指出，戈兰工人的工作被称为“黑色工作”，他们从事清洁和建筑等艰苦的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教育和保健状况。该报告指出：

“由于占领当局的非人道行为，违反最起码的公正和正义原则，侵犯人权，所以以色列占领之下的戈兰的阿拉伯叙利亚公民每日都生活在持续不断的痛苦之中。”

27. 特别委员会还收到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在约旦提交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运输部提出的关于西岸和加沙的以色列定居点情况调查报告，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卫生部题为“1995年巴勒斯坦年度报告”、关于巴勒斯坦人健康状况的报告。该报告叙述了关于人口、死亡率情况、初级保健、第二级保健、保健人员、人力资源发展、研究和项目等问题。特别委员会还收到了1996年3月14日设在纳布卢斯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卫生部提交的题为“禁止前往巴勒斯坦境内基本保健服务部门就诊的后果”的报告。该报告是在以色列当局继续对巴勒斯坦城市、城镇和村庄“实行全面封锁”的第11天发表的。该报告说：

“封锁的结果是：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的住所不得离开。包括不得外出取得基本医疗服务和食物；所有巴勒斯坦人都不得前往以色列，包括不得前往基本保健服务部门就诊，而由于28年的占领巴勒斯坦境内没有这

种保健服务；禁止任何巴勒斯坦人为任何目的出国旅行；不同城镇和村庄之间的所有贸易和商业活动均停止；数百名工人丧失生活来源。”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没收土地、定居点和以色列阻止巴勒斯坦人行使合法权利的行为的报告。该报告除其他外载有以下方面的资料：以色列当局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计划，该城市的经济状况，移民的挑衅行为，对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成员在加沙地带和西岸之间的行动自由施加的限制，以及被拘留者的状况。

28. 此外，特别委员会还收到各政府间组织例如有关的专门机构、联合国机构和各区域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个人和政府提供的关于被占领领土内情况的书面资料。委员会会议还收到秘书长转交给委员会的来自被占领领土内外的一些信函。委员会已根据需要对这些信函中所载的资料采取后续行动。

29. 特别委员会在1996年6月22日至30日期间在开罗、安曼和大马士革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特别委员会在这些会议上听取了26名对在被占领领土上的人权状况有第一手资料的人士的证词。这些证词已载入文件并列入本报告中。

30. 特别委员会特别注意依据出现在以色列报纸上，但以色列政府并未反驳的各种资料。

31. 以下各段是经特别委员会审查过的资料摘要，主要分为以下几项：

- (a) 一般情况；
- (b) 司法、包括公平审判的权利；
- (c) 对平民的待遇；
- (d) 对被拘禁者的待遇；
- (e) 吞并和定居点；
- (f) 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资料。

32. 这些资料分为口头证据和书面资料。为了符合目前对联合国报告所规定的文件页数限制，特别委员会将尽可能以简洁的形式提出这些资料。下列各文件刊载

了有关口头证词的全部记录：A/AC.145/RT.690-691和Add.1、A/AC.145/RT.692-695和Add.1、A/AC.145/RT.696-697和Add.1、A/AC.145/RT.698和A/AC.145/RT.701。已经将这些口头证据简化为对这种记录的一般性说明。本报告还设法对书面资料作出摘要。有关这种资料的更详细的内容载于特别委员会的文件内，这些文件存在秘书处档案内，以供查阅。

A. 一般性局势

1. 一般性发展和政策声明

33. 加沙地带Addameer被囚禁者支助协会总干事对当前巴勒斯坦领土内的局势作了下列说明：

“我在发言之前要指出，在签署协定之后，目前巴勒斯坦领土内存在某种特别的气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政府签署《原则宣言》之后，当时巴勒斯坦人民感到非常乐观。后来，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乐观情绪开始减退——实际上几乎已经消失。现在我们听到巴勒斯坦人的看法是，和平只是带来了饥饿和贫困。和平并没有使我们的被囚禁者和被拘留者得到释放。和平使我们居住在封闭的地带，无法离开。现在我们受到更多的限制，以色列施加了更多压力。

“换句话说，巴勒斯坦各地区的局势极其复杂——因为巴勒斯坦全国权力机构名存实亡，实际上这些巴勒斯坦地区都处于以色列所有军事命令管辖之下，这些军事命令在签署协定之前已经生效，现在依然适用。

“以色列干预并干涉巴勒斯坦内部安全事务，即使在巴勒斯坦地区也是这样。在这些地区，除了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各种行为之外，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向巴勒斯坦人开火，除此之外，以色列继续逮捕、拘留和杀害老百姓，没收土地并封锁地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希伯伦，而且也发生在加沙，特别是在汉尤尼斯，这种情况发生不止一次。

“如我在开头所述，甚至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之下各地区发生的过度

行为也是以色列占领及影响所遗留的后果。”(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 第1号证人, A/AC.145/RT.690)

34. 达赫曼先生还向特别委员提供了关于封锁被占领领土持续时间的背景资料 and 数字:

“在反抗斗争年代中,对占领当局的压力最大,尤其是在头两年,当时占领当局没有全面关闭和封锁这些地区。在1988年4月至1993年4月整个时期内,除海湾战争危机之外,封锁的日期不超过58天,海湾战争危机导致关闭了41天。所以,在那几年中封锁被占领领土共计99天。

“另一方面,1994年到1996年3月8日,共计封锁270天。所以,尽管这段时期较短,但是封锁阶段却很长。以往几年中封锁最长的时期--即签署《原则宣言》之前--为19天,如果将海湾战争危机时期除外。但是现在,我们已进入封锁的第4个月,封锁依然有效,没有人知道将持续多久。仅仅在1995年1年中,巴勒斯坦各地区被封锁共计115天。1996年2月到现在为止一直实行封锁。”(同上)

35. Addameer被监禁者支助协会总干事向特别委员会说明封锁被占领领土产生了下列一般性后果:

“目前可以将以色列的做法和违反协定的行为综述如下:对劳工、贸易、建筑材料和粮食实行封锁和禁运。保健工作受到影响,即妨碍将病人运送到以色列或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医院。

“封锁还妨碍了被监禁者家属或其律师对他们进行探访。被监禁者已经连续5个月没有得到家属的探访。”(同上)

36. 达赫曼先生对实行封锁的理由所作的解释阐述如下:

“在重新谈到封锁问题时,我不打算谈论政治目的,我不打算谈论所有种种此类目的,我只是要说明,实行封锁的理由--即多次爆炸--完全是骗人的。其荒谬之处十分明显。他们所谓维持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说法是一种借口。爆炸事件只是使他们为采取某些行为找到了一种借口和理由。”(同上)

37. 达赫曼先生将和平进程开始以来被占领领土内的局势总结如下:

“我要将开头所说的作一个总结,即我们感到愤怒和痛苦的是,在根据《原则宣言》签署协定之后,巴勒斯坦人民的日常生活未免受任何积极的影响。

“我感到愤怒和痛苦的是,和平并没有使我们被囚禁在监狱中的孩子获得释放,和平没有给我们自由,相反,和平使得我们居住在一个巨大的拘留中心里。我们全体遭到拘留,我们都是被监禁者。和平使我们遭受饥饿。我们对所有这些残忍行为感到害怕、恐惧和忧虑,因为这些并不是发生在正常的占领情况之下,而是发生在已经开始实行和平之后!

“这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然而,我希望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同上)

38. 巴勒斯坦人权中心一名代表提供了下列关于封锁被占领领土的资料:

“虽然以色列表示实行封锁是为了保障安全,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能加强以色列的安全和达到安全目的。我已指出,封锁是1996年2月25日开始实行的,其原因和借口是一些巴勒斯坦团体采取了军事行动。现在并不了解采取这些行为的人员来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下的领土或是来自以色列当局管理的领土。然而,对加沙和西岸实行了全面封锁。尽管实行了封锁,在一个星期之后又执行了三项军事行动。这种做法本身就表明将封锁和安全相联系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封锁对被占领领土内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我们认为,这是在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民所实行全面政策范围内所进行的一种集体处罚。我们认为封锁与安全毫无关系。”(Hamdi Shaqqura先生,第20号证人,A/AC.145/RT.697/Add.1)

39. 同一位证人指出目前的封锁产生了范围广泛的后果如下:

“以色列政府不时实行封锁,限制人们的行动和商品流通。最近于1996年2月25日实行的封锁最为严重。这是一种全面封锁。他们不允许病人离开加沙地带前往其它医院。不准学生前往西岸或国外的大学上学。不准数千名巴勒斯坦

劳工上班(封锁之前有22 000名劳工在以色列工作)。而且禁止物品流通,向加沙地带的所有进口已经停止--进口物对加沙地带极为重要,所有出口也已停止。不准任何人探访被迁移到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被拘留者。这显然违背了禁止将被拘留者从被占领领土迁移到以色列监狱的国际协定。”(同上)

40. 一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指出,他对于国际上对巴勒斯坦人的印象感到不安:

“以色列试图在国际上歪曲我们的形象。他们试图将巴勒斯坦人说成是恐怖主义分子,甚至在巴勒斯坦统治之下,巴勒斯坦人仍然开展恐怖主义活动。这种现象使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第3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0)

41. 来自加沙地带的一名证人对目前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发表意见如下:

“因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所采取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归咎于占领所造成的情势。”(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92)

42. 他指出,巴勒斯坦人对《奥斯陆协定》的看法如下:

“巴勒斯坦人认为,这项协定使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现在人们都说,占领时期胜过现在的情况,尽管当时我们担惊受怕,遭受逮捕和谋杀。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希望得到食物。”(同上)

43. 一名证人对以色列和被占领领土的局势作了下列描述:

“此外,以色列当局是军事占领当局,他们实行种族歧视,因为以色列宣布自己是犹太国。因此,以色列的所有行为都表明,他们制订各项政策和方案的目的是将犹太人的利益置于巴勒斯坦境内阿拉伯人的利益之上。

“因此,我们同时遭受着军事占领和种族歧视。”(Abdel Rahman Abu Arafah先生,第10号证人,A/AC.145/RT.694)

44. 来自耶路撒冷的一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指出,目前的封锁产生了下列后果:

“我认为,这次封锁造成了1967年以来最困难的局势。在这次封锁之前,我从朋友、同事和亲属身上感到占领对职业产生影响。但是今天,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感到自己处于被占领之下。这影响到每个人的个人生活。”(第8号匿名

证人,A/AC.145/RT.693)

45. 另一名证人指出,他对在耶路撒冷限制巴勒斯坦人活动的看法如下:

“以色列试图阻止巴勒斯坦人参与和出席会议,这再次表明,在决策方面和试图加强巴勒斯坦-以色列关系这两者间存在矛盾。”(Salah Haj Yehya先生,第12号证人,A/AC.145/RT.694)

46. 有人对封锁被占领领土的理由表示意见如下:

“然而,人们在观察以色列当局所采取措施的性质和规模时,不得不作出结论认为,安全以及保护安全或许是以色列当局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以色列是利用这些事件(即影响力十分有限的个人或组织所执行的事件),对全体巴勒斯坦公民实行集体惩罚,而不分地理位置、年龄或宗教。全体巴勒斯坦人,不管男女老少,也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都遭受了以色列当局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后果。”(同上)

47. 一名证人阐述了他对目前被占领领土内局势的看法如下:

“他们拆除房屋,没收土地,挖掘橄榄树。他们进行破坏,将人们投入监狱,将妇女投入监狱,将儿童投入监狱,除此之外,你们还想听些什么呢?对我们来说,独立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没有经历到独立,我们也没有见到独立。不论他们要拘留谁,都可以将他逮捕,投入监狱,将他关在铁窗之内。事实就是如此。

“他们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想逮捕任何人,都可以当着巴勒斯坦权力当局的面将此人拖走。巴勒斯坦权力当局毫无办法。

“我们希望局势会有好转。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好转,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变化:在城镇和村庄中出现的以色列国防军略微减少。仅此而已。如果有两个人发生争吵,其中一人向以色列国防军指出与他争吵的人,以色列国防军就会过来,当着巴勒斯坦权力当局的面将他们拖走,投入监狱。”(第17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5/Add.1)

48. 另一名证人对特别委员会描述目前被占领领土内的日常生活如下:

“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糟糕。其原因是在加沙地带实行封锁,建立检查站,以及缺乏工作机会。”(第4名匿名证人,A/AC.145/RT.691)

49. 特别委员会收到下列资料,这些资料涉及以色列当局对于起义期间所杀害后受伤的巴勒斯坦人不给予补偿的决定:

“你们或许已听到许多关于赔偿问题的消息。但是现在出现了下列新的情况:11月3日,由西蒙·佩雷斯先生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已决定停止向反抗斗争期间被以色列当局所杀害或打伤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支付赔偿金。这违反了向战争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际公认的准则和其它准则。

“我要指出,由于以色列部队驻守在巴勒斯坦领土内以及他们的各种行为,许多人遭受伤害,许多财产受到破坏。

“对于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提出的索赔问题,以色列继续进行推诿、拖延或不预置理。我们并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当局在不得不向受害者提供赔偿时,已经支付了一些赔偿金。

“我并不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待给予赔偿,我认为作出赔偿是接受责任,是对向受害者所采取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这方面,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第19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7)

50. 法律研究会人权组织数据库协调员对于目前被占领领土内的局势说明如下:

“有人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签署和平协定之后,被占领领土内的人权状况已有改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人权状况不断恶化,违反协定的行为继续存在,其目的是破坏巴勒斯坦的机构。”(Nina Atallah夫人,第21号证人,A/AC.145/RT.698)

51. 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代表对签署和平协定之后被占领领土内的形势说明如下:

“签署和平协定之后的形势变得更加恶化。就业工人人数大幅度减少。在西岸各大学就学的学生人数也有下降。被占领领土内的经济状况已达到零点。

形势急剧恶化,现在巴勒斯坦人已没有能力糊口。”(Bassem Eid先生,第22号证人,A/AC.145/RT.698)

52. 来自加沙的一名证人对目前的局势发表意见如下:

“我希望有人会听到我们的证词,并找到解决我们各种问题的办法。我们尊敬联合国这一委员会,相信它有能力和巴勒斯坦人民做一些事情—不是所有事情,至少做一些事情,因为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了深重的困难。这种苦难远远超过报纸上所刊登和无线电所报导的。远远超过这些。如果有人要了解事实真相,就必须亲眼看一看。如果你见到难民营,就可以了解一切。那里的街道比装一个死人的棺材还狭窄。这种情况正常吗?”(Omar Khalil先生,第5号证人,A/AC.145/RT.691)

53. 关于被占领领土中一般性局势的说明见A/AC.145/RT.690(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A/AC.145/RT.691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1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1/Add.1号(Omar Khalil先生)、A/AC.145/RT.692号(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A/AC.145/RT.693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4号(Abdel Rahman Abu Arafah先生)、A/AC.145/RT.694号(Salah Haj Yehya先生)、A/AC.145/RT.695/Add.1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7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7/Add.1号(Hamdi Shaqqura先生)和A/AC.145/RT.698号文件(Nina Atallah夫人)。

书面资料

54. 1996年4月1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给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秘书长的信中指出,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集体处罚、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出希伯伦以及以色列军队驻守先前已撤出的地区已构成对巴勒斯坦人民宣战的行为。阿拉法特先生呼吁阿拉伯联盟给予支持,并促请阿拉伯联盟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干预,以便终止封锁。(《耶路撒冷邮报》,4月2日)

55. 4月2日,伊斯兰抵抗运动军事部门的Iz Adin el Kassam威胁将恢复进行自杀性爆炸,以反击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对该伊斯兰组织所采取的镇压性措施。针对这项威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大部分地区加强了保安工作。(《国土报》,4月3日)

56. 4月2日,希伯伦约1,000名居民参加示威,抗议拖延在该城重新部署以色列国防军以及继续进行封锁。示威者高举“赞成和平,反对占领”、“停止包围,消除饥饿”、“赞成执行临时协定”以及“不与定居者和平相处”等旗帜。希伯伦市长穆斯塔法·纳特谢谴责以色列破坏《奥斯陆协定》,违背其在3月28日以前撤出希伯伦的承诺,他还抗议以色列打算没收农田以修建旁路。(《国土报》,4月3日)

57. 4月5日,据报道,自发生Dizengoff街自杀性爆炸事件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岸逮捕了650多名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分子,其中200多人遭行政拘留。在这些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没收了燃烧性材料以及数百件简易武器,其中包括刀斧、陈旧的左轮手枪、爆炸品以及陈旧的地雷。(《国土报》,4月5日)

58. 4月5日,据报道,以色列内政部决定撤消居住在耶路撒冷市以外该市居民的身份证。(《耶路撒冷时报》,4月5日)

59. 4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透露,3月12日该部队拘留了Jabaliya难民营(加沙地带)1名24岁的巴勒斯坦医学院学生,怀疑他是受伊朗训练的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据报道,这名巴勒斯坦人告诉公安署,他受训的目的是执行一项攻击以色列目标的任务。(《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8日)

60. 4月8日,以色列国防军和情报来源警告指出,加沙地带的“恐怖主义分子”可能会在以色列执行自杀性攻击。由于这项警告,加沙地带和西岸的以色列国防军处于高度警戒之中。安全部门的消息来源指出,自上一次特拉维夫的自杀性爆炸以来,在被占领领土内一系列行动中,逮捕了800多名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活动分子。然而,安全部门一名提供消息的人员指出,尽管进行了大批逮捕,但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继续在开展活动,而且无法确认他们的基本结

构是否已遭到破坏。以色列国防军强调指出,伊斯兰抵抗运动从西岸(尤其是从希伯伦)以及若干自治地区开展行动(《国土报》,4月9日)。

61. 4月12日,据报道,以色列内政部编制的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居住在自治地区的定居者人数已从四年以前的112,000人增加到1995年的147,000人。增加人数估计为31%,在工党政府之下所增加的人数超过了以色列以往任何一个政府统治时期所增加的人数。(《耶路撒冷时报》,4月12日)

62. 4月16日,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指出,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封锁不会取消,但是可以放宽。佩雷斯解释说,以色列情报部门继续收到关于执行自杀性爆炸计划的情报。(《耶路撒冷时报》,4月19日)

63. 4月17日,以色列国防军在杰宁和伯利恒地区逮捕了五人,这是其继续镇压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分子的行动的组成部分。(《国土报》,4月18日)

64. 4月24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以504票对54票,14票弃权,宣布《巴勒斯坦全国宪章》中反对以色列存在的条款为无效。这项行动要求取消《民族盟约》中违背巴解组织在与以色列交换的相互承认函中所作出承诺的所有条款。这项投票授权法律委员会在六个月内起草一项全新的《宪章》。据说该《宪章》中有10条明确反对以色列的存在,其它一些条款则具有反以色列的意味,虽然没有明文呼吁消灭以色列。(《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25日;并见《耶路撒冷时报》,4月26日)

65. 4月24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核可修改《民族盟约》的草案。(《耶路撒冷时报》,4月26日)

66. 4月26日,据报道,以色列内务部长萨利赫·塔里夫证实,以色列《居民法》未作修订。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的身份证被撤消,但没有说明任何法律理由,他们必须前往内政部了解这一做法的理由。如果援引的理由不合法,将对这一案例作审查。塔里夫明确表示,永久居住地为耶路撒冷并在以色列境外工作的人员不会丧失居住权。这项规定也适用于其亲属。(《耶路撒冷时报》,4月26日)

67. 5月1日,前利库德政府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提出,希伯伦的犹太区应该与

Kiryat Arba定居点相合并。他还要求以色列国防军保留对希伯伦全城的安全管制，只将民政管制权交给巴勒斯坦人。此外，沙龙先生责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没有对“恐怖主义行动”采取行动，他指出，阿拉法特符合构成战争罪犯的每一项标准。沙龙先生是一名巴勒斯坦人在Casbah镇刺伤一名老年犹太定居者之后访问希伯伦时发表这一讲话的。（《耶路撒冷邮报》，5月2日）

68. 5月1日，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宣布，在希伯伦城的重新部署在日期和程序方面都将逐步执行。提供消息的一名军方人士指出，撤离的程序将分三个阶段执行。第一阶段将在该地区部署挪威观察员。第二阶段，在以色列选举之后不久，将把民政管理权力转交给巴勒斯坦人。在第三阶段，巴勒斯坦警察将进城与以色列部队共同执行任务。（《耶路撒冷时报》，5月3日）

69. 5月5日，和平协定所提出关于最后地位的三年谈判在塔巴正式开始。议程上的实质性问题包括耶路撒冷、定居点、难民、政治地位、供水分配和最后边界。（《耶路撒冷邮报》，5月5日）

70. 5月5日，据报道，自以色列国防军在三个月前开始大规模进行逮捕以来，已逮捕了4,000多名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活动分子，其中有些人遭行政拘留，其他人员遭到公安署的审问。（《国土报》，5月5日）

71. 5月5日和6日，以色列当局逮捕了14名巴勒斯坦人，怀疑他们是希伯伦、纳布卢斯和图勒凯尔姆地区巴勒斯坦反对派各组织的成员。（《耶路撒冷时报》，5月10日）

72. 5月7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大约30个爆炸装置转交给以色列国防军和警察，这些装置是对各伊斯兰组织的支持者进行搜查时搜集到的。据报道，在上一年中，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转交了数十件爆炸品、陈旧的武器、手榴弹和其它武器。（《国土报》，5月8日）

73. 5月7日，右翼利库德党为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以色列大选，发表了施政纲领。这项纲领首先宣布，犹太民族对以色列土地享有永久和不可剥夺的权力，犹太民

族对安全与和平也享有此种权力。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将获得高度优先地位。将增加向以色列的移民,同时撤消冻结各领土内定居点的决定,并加强定居活动。开头部分指出,和平将成为政府的核心目标,政府将与阿拉伯国家开展直接谈判,以便实现和平。然而,将把安全作为基础,没有安全,就不可能在该区域实现持久的和平。因此,以色列将确保把安全作为任何和平安排的首要条件。必要时以色列国防军和保安部队在同恐怖主义行为的斗争中将享有自由处置权。关键的安全地区和定居点地区将完全处于以色列管制之下。利库德政府将尊重各项国际协定,继续推进寻求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外交进程,承认以往各项协定所造成的各种事实,并努力减少这些协定中对以色列的前途和安全所构成的固有威胁。利库德政府将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开展谈判,以便达成一项最后地位协定,但条件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必须充分信守其所有承诺,特别是彻底明确废除《巴勒斯坦盟约》中要求毁灭以色列的条款,防止发生恐怖主义行为,并停止煽动反对以色列的情绪。利库德政府将使巴勒斯坦人民在自治的框架中自由管理自己的事务。外交关系、安全以及需要协调的其它事项将依然由以色列管制。利库德政府将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将保留撒马利亚和犹地亚(西岸)的重要水资源。将在各自治地区发展就业机会,以减少在以色列境内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数。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利库德政府将禁止企图破坏该城市地位的任何活动。将关闭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耶路撒冷的各机关,包括东方大厦。戈兰高地将继续在以色列主权之下。(《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8日)

74. 5月10日,据报告,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宣布,以色列将推迟撤出希伯伦。以色列总理还坚持指出,以色列将保留充分控制易卜拉希米清真寺的权力。(《耶路撒冷时报》,5月10日)

75. 5月10日,以色列警察宣布,他们逮捕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宣称他是一名潜在的自杀性爆炸者。此人以旅游者身份进入以色列。(《耶路撒冷时报》,5月17日)

76. 5月12日,全国宗教党(宗教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该党关于即将举行的以色列大选的施政纲领。这项纲领指出,宗教党将反对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支持宣布以色列对大耶路撒冷的主权。宗教党还将支持扩大犹太人在东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力量;建立对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定居点的主权;允许以色列国防军在任何必要的地区、包括犹地亚、撒马利亚和加沙所有地区执行任务。一名党员指出,这项纲领仅仅是关于加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犹太社区的一项今后计划的一个阶段,目的是在今后四年中使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总人数达到100万。(《耶路撒冷邮报》,5月13日)

77. 5月12日,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援引以色列报纸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机构“Shavak”开始对巴勒斯坦被监禁者采用一种新的酷刑办法。这种新的办法通常称为“定时炸弹”,其中包括施加肉体和精神压力以及殴打和暂时性窒息,直到受害者昏迷为止。这种办法还包括摇晃、剥夺睡眠和食物以及不准使用保健设施。(《耶路撒冷时报》,5月17日)

78. 5月13日,以色列消息来源证实,到5月29日以色列大选结束后为止,将不会从希伯伦进行重新部署。(《耶路撒冷时报》,5月17日)

79. 5月15日,据报道,自Dizengoff爆炸攻击案以来,保安部队已逮捕5,000多名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活动分子。(《国土报》,5月15日)

80. 5月15日,以色列国防军一名发言人宣布,将对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全面封锁,直到作出进一步通知为止。以色列无线电援引这位发言人的话说,封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定于5月29日举行的以色列选举最后阶段发生潜在的自杀性爆炸。(《耶路撒冷时报》,5月17日)

81. 5月17日,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逮捕了伊斯兰抵抗运动七名成员,这次逮捕与1996年5月13日在拉姆安拉附近Beit El定居点入口处一名定居者被杀害一案有关。在另一次事件中,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出,伊斯兰抵抗运动一个小组的11名成员被捕,他们被指控协助执行二月份在耶路撒冷和Ashkelon的三次爆炸事件。(《耶

路撒冷时报》，5月17日)

82. 5月17日，以色列国防军逮捕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军事部门的副领导人哈桑·萨拉梅赫，他涉嫌制订最近对以色列目标进行四次自杀性爆炸袭击中三次袭击案的计划。5月21日，拘留了另外32名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分子。在据报道伊斯兰抵抗运动内部发生深刻分裂之时，萨拉梅赫遭逮捕是对该运动行动能力的又一次打击。该运动的分裂主要发生在伊斯兰抵抗运动流亡的最高指挥部门与该运动设在加沙和西岸的领导之间。后者完全不同意流亡领导人关于袭击以色列的意见。(《耶路撒冷时报》，5月24日)

83. 5月23日，宣布以色列政权已决定在以色列选举之前三天对各自治地区实行全面安全封锁。以色列《晚报》指出，以色列当局在前三天逮捕了300多名涉嫌是伊斯兰抵抗运动成员的巴勒斯坦人。在另一次事件中，据报道以色列警察发言人指出，参与4月12日东耶路撒冷劳伦斯旅馆爆炸案的Mohammed Hussein Miqdad是真主党运动成员。(《耶路撒冷时报》，5月24日)

84. 5月26日，以色列自治地区事务协调员Shlomo Drori指出，由于采取新的安全措施，在以色列境内工作的7,000名巴勒斯坦劳工将不得进入以色列。然而，他指出，以色列将允许200名巴勒斯坦人继续在加沙地带和以色列边界之间的工业地区之一工作。Drori还指出，除了巴勒斯坦官员以及为了医疗目的之外，任何巴勒斯坦人都不能进入以色列。(《耶路撒冷时报》，5月31日)

85. 5月27日，据报道，伊斯兰抵抗运动领导人发布一项判决，号召穆斯林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发动自杀性爆炸袭击。据报道，这项判决允许对所有以色列人进行自杀性袭击，而不分其政治意识，不分其是平民或士兵，也不论是男女老少。(《耶路撒冷邮报》，5月27日)

86. 5月31日，宣布反对派利库德党主席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第一次直接选举总理中获胜。内塔尼亚胡先生赢得1 501 023票(占有效票总数50.4%: 2 972 589票)，总理西蒙·佩雷斯赢得1 471 566票(占有效票总数49.5%)。内塔恩

亚胡先生在竞选期间表示排除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他发誓将为各定居点重新分配资金,并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包括希伯伦加速开展定居活动。他指出,由他领导的政府将废除工党政府关于不为犹太人的建筑项目而没收东耶路撒冷土地的决定,并将关闭东方大厦。他还指出,他将不尊重工党政府关于将耶路撒冷问题列入最后地位谈判的决定。他排除将对戈兰高地做任何领土妥协的可能,他指出,由他领导的政府不会撤出该地区的任何犹太定居点。在120个席位的议会选举中,工党赢得34席,利库德党赢得32席,Shas、Mafdal(全国宗教党)和Yahadut Hatora等宗教党派分别赢得10席、9席和4席,Meretz赢得9席,俄罗斯移民党赢得7席,Hadash赢得5席,第三道路党赢得4席,阿拉伯民主党赢得4席,Moledet党赢得2席。(《国土报》,5月5日、27日、28日和31日及6月2日)

87. 5月31日,贾哈林贝都因人举行示威,抗议以色列企图将他们赶出自己的土地。(《耶路撒冷时报》,6月7日)

88. 6月8日,巴勒斯坦权利机构部长们警告指出,即将上任的利库德政府关于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拒绝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发挥作用以及拒绝撤出戈兰高地的任何政策说明都将被认为是宣战行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和巴勒斯坦权利机构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政策纲领,会后部长们发表了声明。据报告,该项草案提到反对设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对统一的耶路撒冷保留明确的主权,不放弃戈兰高地以及鼓励继续发展定居点。(《耶路撒冷邮报》,6月9日)

89. 6月12日,不得不推迟巴勒斯坦委员会一次会议,因为委员会20名成员拒绝在Erez监察站接受搜查,以色列士兵不允许他们离开加沙。(《耶路撒冷时报》,6月14日)

90. 6月12日,新任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当选之后,在1996年第二次推迟从希伯伦城撤出以色列人。(《耶路撒冷时报》,6月14日)

91. 6月13日,巴勒斯坦保安部队领导人致函当选总理内塔尼亚胡,指出,除非他

改变羞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态度,他们将停止与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斗争。以色列消息来源指出,巴勒斯坦人宣称,内塔尼亚胡先生的态度削弱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同这个抵制派各组织开展斗争的能力。(《国土报》,6月14日)

92. 6月18日,据报道,由西蒙·佩雷斯总理担任主席监督公安署的各部间委员会与当选总理内塔尼亚胡协调作出决定,特别允许公安署在审讯涉嫌计划进行袭击或拥有关于袭击资料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份子时采用“特殊审讯办法”,包括摇晃。(《国土报》,6月18日)

93. 6月19日,据报道,两项在大赦国际关于以色列侵犯人权的清单上,行政拘留和虐待巴勒斯坦被监禁者继续占显著地位。该组织1995年报告指出,对巴勒斯坦人发出600多项行政拘留命令,而对犹太人仅发出两项行政拘留命令。此外,1995年2月,据留的最长期限从六个月延长到一年。通常在被逮之后几个星期内提出申诉期间,不向被拘留者及其律师提供关于拘留原因的重要资料。公安署在审讯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时,继续对他们有计划的施加酷刑并进行虐待,往往不准他们同外界联系。经常采用的方法包括套头罩、长时间不准睡眠(常常以痛苦的姿式站立或带着脚镣而坐)、殴打、摇晃以及囚禁在笼式囚禁中。报道指出,尽管被囚禁者Abed Harizat由于这种做法而死亡,但是,监督公安署的部长委员会继续允许公安署使用摇晃等“特殊审讯办法”。报告继续指出,常常在长达30天内不允许被拘留者聘用律师,并且长达140天不允许接触亲属。据报告,常常将在逼迫之下做出的坦白作为对付被拘留者的主要证据。该报告还宣称,有些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保安部队枪杀,当时的情况表明他们是被法外处决。该报告引述了一个例子,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Fathi Shakaki在马耳他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暗杀。报告还指出,过去侵犯人权的人继续逍遥法外。报告指出,有一名以色列上校枪杀了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女孩,但仅判处六个月的缓刑。报告引述的其他问题包括拆毁恐怖主义嫌疑份子的住家,被判处违反治安的400名巴勒斯坦人继续被关在监狱中(《耶路撒冷邮报》,6月19日)

94. 6月21日,据报道,中部地区指挥官Ilan Biran少将宣布,由于安全理由,将

关闭与绿线平行的大片巴勒斯坦领土。(《耶路撒冷时报》，6月21日)

95. 6月28日，据报道，在特拉维夫地区逮捕了非法在以色列境内逗留的200多名巴勒斯坦工人。大约194人拘留后遭到审讯，6月27日被送回被占领领土，具有犯罪记录的7人被囚禁。(《国土报》，6月28日)

96. 6月30日，内塔尼亚胡政府中提供消息的一名人士指出，以色列正在研究以何种方法阻止来访的外国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在东方大厦举行会谈。以色列新任总理在竞选时曾允诺关闭东方大厦或限制其活动。(《耶路撒冷时报》，7月5日)

97. 7月1日，中部地区警察署长指出，在上一个月期间，在中部地区逮捕了来自被占领领土1200多名非法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他是在绿线地区一次凌晨袭击之后发表讲话的，这是对在以色列境内非法工作的巴勒斯坦人进行同类镇压的第6次，这一次若干警察和边境警察部队以及平民警卫自愿人员逮捕了约90名非法工人。(《耶路撒冷邮报》，7月2日)

98. 7月8日，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发表了关于以色列境内和被占领领土内侵犯人权状况的综合报道。报道指出，虽然以色列基本尊重其居民的人权，但是，它经常大规模侵犯被占领领土内巴勒斯坦居民的人权。报道指出，侵犯人权最严重的行为是公安署在审讯时使用酷刑。报告报出，虽然高级官员发表了声明，但是公安署没有真正改变审讯方法，法庭依然未对该问题表示明确立场。报道指出，当审讯对象是巴勒斯坦人时，很容易得到公众对使用酷刑的支持。然而，当公安署开始对犹太右翼活动份子采用“特殊审讯方法”时，尽管这些方法比较温和，而公众就会意识到这种审议方法对人权构成威胁。报导还指出，鉴于以色列国内过去对该问题有一种保持秘密的约定，目前出现的公共辩论是一种积极的趋势。报道还指出，领土内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实行集体惩罚。例如，实行封锁。报道指出，在2月和3月发生一系列袭击之后封锁这些领土已影响到大量无辜者。特别严重的是限制病人和医务人员进入以色列。这已造成若干人员、包括婴儿死亡，因为禁止他们进入医院。报道还指出，自以色列国防军撤出西岸主要城镇之后，逮捕的人数已大量减少，但是，被拘留者的权利

继续得到侵犯。将被拘留者转送到以色列境内的拘留设施中,拘留条件严酷,几乎没有可能得到律师的法律援助。亲属探访也受到限制。拘留设施的条件依然令人震惊,甚至十分恶劣。此外,军事法庭中法律程序不正常以及不尊重被告权利的情况继续加剧。报告指出,虽然前几年军事法庭中的审讯进展缓慢,因为没有将被告带入法庭,但是,自从在这些领土中重新部署以色列国防军以来,被告在合理时期内获得审讯和被施放的权利遭到严重侵犯。(《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9日)

99. 7月9日,内塔尼亚胡问题拒绝了比尔·克林顿总统所提出以色列不在被占领土内建立新的居民点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先生将中央统计局编纂的数字提交给克林顿先生,这些数字表明,在1992年工党执政以前,被占领领土内有9 600名定居者,目前有145 000名定居者。内塔尼亚胡先生指出,他认为没有人期望他的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比工党政府更少。然而,他指出,对于定居点的规模和地点尚未做出决定,并指出,他的政府将履行以往所做的各项承诺,但指出这需要有“相互对等性”。他还指出,只有在巴勒斯坦人履行其安全承诺时,才能取消封锁。关于希伯伦,内塔尼亚胡先生对克林顿先生说,在找到一种能够保证安全的办法之前,不会将军队撤出希伯伦。(《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10日)

100. 7月10日,内塔尼亚胡总理在华盛顿时美国国会发表讲话,他宣布,耶路撒冷绝不会分裂,以色列将坚持犹太人有权居住在“这片土地的任何地方”。然而,内塔尼亚胡先生保证将开始就最后地位协定同巴勒斯坦权利机构进行谈判,但条件是巴勒斯坦人必须遵守已签署的各项协定。他还指出,以色列愿意同叙利亚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在整个区域扩大和平的范围。内塔尼亚胡先生的讲话受到巴勒斯坦官员的普遍批评。费萨尔·侯赛尼指出,如果内塔尼亚胡是指不会就耶路撒冷的前途进行谈判,那么他就是已经宣战。侯赛尼先生还指出,内塔尼亚胡的讲话使人们对于以色列对《奥斯陆协定》和最后地位谈判的承诺感到忧虑,他指出,这种谈判包括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先生已宣布,以色列绝不会允许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分割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还说,不应该允许建立一座新的柏林墙。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指出,内塔尼亚胡的宣布令人感到不安,这表明内塔尼亚胡打算继续在被占领领土内开展定居活动,他将这些活动称为“癌症”,会引起和平进程的崩溃。希伯伦市长穆斯塔法·纳特斯指出,内塔尼亚胡的讲话表明,他的政府不打算在希伯伦对以色列国防军做重新部署。(《国土报》,7月11日,《耶路撒冷邮报》,7月11日和12日,并见《耶路撒冷时报》7月12日)

101. 7月12日,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指出,以色列政府没有权利关闭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办公室,并警告指出,这种行动将破坏1993年以来以色列做出的承诺。阿拉法特先生是在以色列新闻媒介发表报道之后发表这段讲话的,以色列新闻媒介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总理不久将要求巴勒斯坦权利机构关闭在耶路撒冷的四个办公室,作为恢复和平谈判的条件。这四个办公室是宗教事务办公室、教育办公室、统计办公室和东方大厦。阿拉法特先生警告说,这种行动,尤其是关闭位于神圣禁地的巴勒斯坦宗教事务局将引起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强烈反对。(《耶路撒冷邮报》,7月14日)

102. 7月12日,巴勒斯坦委员会代表耶路撒冷省的委员拒绝接受以色列警察对他们的传唤,以色列警察请他们进行谈话,以便警告他们不得在耶路撒冷开展任何政治活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指出,这些传唤违背了巴解组织和以色列达成的《奥斯洛协定》,是对协定中提出他们所享有的豁免的攻击。(《耶路撒冷时报》,7月12日)

103. 7月12日,费萨尔·胡赛尼部长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耶路撒冷事务特别部长委员会试图强迫关闭耶路撒冷四个机关的做法。这四个机关包括东方大厦、统计局、Hanan Ashrawi办公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高等教育部、宗教事务部以及伊斯兰教产部。(《耶路撒冷时报》,7月19日)

104. 7月18日,巴勒斯坦官方消息来源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扩大希伯伦的犹太定居点。该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包括铲平Tel Rumeideh附近的土地,拔去树木,定居者在士兵帮助下铺设污水管道。巴勒斯坦消息来源表示,重新开展这些活动是由于

内塔恩亚胡政府对定居者开了绿灯。两天前,旅游部长摩西·卡特扎夫视察了希伯伦,他允诺定居者,那里的建筑物之一不久将成为犹太宗教中心。希伯伦宗教基金的消息来源指出,该地点靠近Tel Rumeideh和伊斯兰Mashhad Al Arbaen圣殿。以色列民政管理局已关闭了该圣殿。(《耶路撒冷时报》,7月19日)

105. 7月23日,据报道,巴勒斯坦权利机构代表起草了一份文件,列举了33项涉嫌违反《奥斯洛协定》的行为。文件中列举的主要项目如下:

(a) 以色列应该撤消其民政管理局,将军事当局撤出被占领土;

(b) 以色列应该停止使用“犹地亚和撒马利亚”一语,因为“临时协定”中采用的是“西岸”;

(c) 以色列应该尊重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单一的领土单位的地位;

(d) 应该充分执行协定的附录3,其中列举了应该将管制权转交给巴勒斯坦权利机构的民政地区;

(e) 以色列国防军应该撤出B地区,巴勒斯坦权利机构将负责该地区巴勒斯坦民众的安全;

(f) 应该将C地区的管制权交给巴勒斯坦权利机构;

(g) 以色列不应煽动和散布对巴勒斯坦权利机构的敌意宣传;

(h) 西岸和加沙地带之间的安全通道应该向民众、车辆和商品开放;

(i) 以色列不应该扩大定居区;

(j) 应该取消对西岸范围内的旅行限制以及封锁;

(k) 犹太崇拜场所应该置于巴勒斯坦警察的管制之下;

(l) 应该在B和C地区进行联合巡逻。目前,仅在A地区的城市部分进行联合巡逻;

(m) 应该允许私人车辆通过Allenby桥进入约旦;

(n) 以色列应该释放所有被监禁的妇女、已服三分之二刑期的被囚禁者以及没有造成死亡或严重受伤者。(《国土报》,7月23日)

106. 7月26日,外交部长戴维·利维通知巴勒斯坦权利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以色列政府要求关闭巴勒斯坦权利机构在东耶路撒冷的青年、体育和制图办公室。利维还要求关闭设在舒阿法特地区的一所专业训练所,权力机构停止在耶路撒冷执行安全行动,以及立法委员会成员不在首都开设办公室,(《耶路撒冷》,7月28日)

107. 7月28日,据报道,自6月在拜特舍梅希地区发生开车袭击事件以来,公安署在希伯伦及周围地区拘留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约50名活动份子。遭逮捕的若干人员被处以六个月刑事拘留,保安当局试图采用所有手段削弱和打击该组织。然而,逮捕这些人员以及公安署审讯期间采用严酷手段之后,并没有发现涉嫌执行六月份袭击以及7月份同类袭击的小组。(《国土报》,7月28日)

108. 8月2日,内阁同意结束在4年期间冻结在被占领领土内修建定居点的规定,内塔尼亚胡总理认为这项行动纠正了对犹地亚、散马利亚和加沙地带犹太定居者的歧视。这项决定将关于扩大定居点的决策权利集中在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伊扎克·莫代谢的手中。内阁一致同意只需要对设立新的居民点进行投票。然而,总理办公厅官员指出,没有设立任何新的定居点的计划。定居者批评内阁决定取消对修建定居点的禁令,认为这项决定还不够,但是巴勒斯坦人民谴责这项决定是一种倒退,对和平进程构成威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4日)

109. 8月4日,巴勒斯坦总统亚希尔·阿拉法特敦促以色列总理撤销其加紧开展定居点活动的决定。阿拉法特强调指出,以色列已经承诺不在西岸和加沙地带采取单方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8月9日)

110. 8月8日,特拉维夫地区警察报道,7月份发现有724名巴勒斯坦人没有得到必要的许可而居住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邮报》,8月9日)

111. 8月16日,据报道,以色列内阁正在拟订一项关于将部队撤出希伯伦的新提案。接近以色列总理的消息来源指出,内塔尼亚胡已决定,撤出希伯伦有一项条件,即关闭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教育和文化中心。(《耶路撒冷时报》,8月16日)

112. 8月16日,据报道,若干证人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情报部门加紧在巴勒斯坦内开展活动,以期逮捕参与武装抵抗的人员,几天之后,以色列行刑队就出现在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时报》,8月16日)

113. 8月21日,以色列部队袭击了耶路撒冷省内两个办公室,理由是这两个办公室为巴勒斯坦保安机构服务。这两个办公室不属于第17号部队,它们位于邻近的Izzariyeh镇。第17号部队是总统保安特别机构。耶路撒冷省长贾米勒·奥斯曼·纳赛尔指出,这两个办公室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没有关系。Izzariyeh村位于B地区范围内,该地区由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联合巡逻。(《耶路撒冷时报》,8月23日)

114. 8月21日,伊斯兰和全国反对定居点委员会常设办公室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以色列计划修建一条连接Lydda机场与耶路撒冷Qalandia机场的一条超级高速公路。委员会成员Issam Abdel Latif指出,这项计划十分危险,因为它具有战略性质,而且修建这条公路需要没收西岸大量土地。Issam Abdel Latif指出,除了与Bir Nabala的Qalandia、Beit Hanina和Rafat相连接的750亩土地之外,属于12个村庄的数千亩土地也将受到影响。(《耶路撒冷时报》,8月23日)

115. 8月23日,据报道,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拒绝了以色列关于将撤出希伯伦和巴勒斯坦同意在耶路撒冷停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有活动相联系的提议。(《耶路撒冷时报》,8月23日)

116. 8月25日,据报道,反对以色列境内的酷刑公共委员会和医生支持人权协会共同抗议监督公安署的各部间委员会决定特许公安署审讯员在审讯嫌疑犯期间使用“特殊方法”,包括摇晃。这两个机构认为摇晃和其他特殊审讯方法是酷刑,并指出,这些审讯方法严重侵犯了人权并违反以色列已签署的各项国际公约。(《国土报》,8月25日)

117. 8月26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新闻部长亚希尔·阿比德·拉布否认已同以色列就关闭耶路撒冷室内三个巴勒斯坦办公室达成协议。(《耶路撒冷时报》,8月30日)

118. 8月28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希尔·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委员会一次特别会议上指出,利库德政府的政策相当于向巴勒斯坦人民宣战。阿拉法特先生认为以色列政府的定居点政策是一种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和平协定,他呼吁在巴勒斯坦领土各地举行民间抗议。(《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29日)

119. 8月29日,以色列前任总理伊扎克·沙米尔赞扬内塔尼亚胡总理处理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不断加剧的危机时所采用的方式。沙米尔先生指出,对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以色列关系的恶化,他并不担心,他指出,利库德党执政并不是为了讨好和加强巴勒斯坦人。他还说,内塔尼亚胡先生的行动正是总理应该做的,当时令人十分鼓舞。当人们问他是否认为本届政府应该信守前几届政府与巴勒斯坦人民签署的协定时,沙米尔先生反问到:“有谁说过,有哪里写过应该信守这些协定?”当人们要求澄清他是否认为不应该尊重这些协定时,沙米尔先生指出,协定中只有正确的部分应该得到尊重。(《国土报》,8月30日)

120. 8月29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希尔·阿拉法特号召举行四小时的总罢工,以抗议以色列扩大定居点和拆毁住宅的政策以及在耶路撒冷违反协定的其他行为,这项号召在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得到广泛响应。这次罢工从上午8时延续到中午12时,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各办公室,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警告。阿拉法特还要求巴勒斯坦人参加8月30日在阿克萨清真寺的祷告。他宣布8月29日为“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日”。(《国土报》,8月30日;并见《耶路撒冷时报》,8月30日)

121. 8月31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希尔·阿拉法特警告说,除非以色列政府改善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和平进程的态度,否则,抗议将会升级。据报道,阿拉法特在访问纳布卢斯一所女校时使用的语言意味着将重新开展反抗斗争式的起义。他在Balata难民营讲话时表达了同样的信息,1987年在西岸的反抗斗争首先就是在这个难民营爆发的。(《耶路撒冷时报》,9月1日)

122. 9月1日,耶路撒冷代表Hatem Abdel Qader指出,由于房租飞涨,税收极高,

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已离开耶路撒冷。Abdel Qader还否定了耶路撒冷副市长 Shmuel Meyer的说法,即该市已给予巴勒斯坦人12 000多项建筑许可证。Abdel Qader指出,发出的许可证不超过700项,而且带有许多限制条件。(《耶路撒冷时报》,9月6日)

123. 9月1日,据报道,巴勒斯坦保安机构发现有几套电子监听装置与加沙警察总部相连。警察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认为,这些装置是1994年5月以色列当局撤出加沙地带时安置的。警察发言人指出,这些装置只要被触摸,就会立即自毁。(《耶路撒冷时报》,9月6日)

124. 9月4日,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和巴勒斯坦权利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Erez检查站第一次会晤。阿拉法特先生阐述了巴勒斯坦人艰难的生活条件,内塔尼亚胡先生允诺将在以色列境内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数从37 000人增加到50 000人。会晤期间提出的其他主题包括定居点和希伯伦的重新部署问题。在会晤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以色列总理指出,双方都再次表示将信守《临时协定》,而且决心继续执行这项协定。当一名巴勒斯坦记者直接问内塔尼亚胡先生是否将依照《第二项奥斯陆协定》规定在希伯伦重新部署军队时,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将由指导委员会讨论,他还说,必须增加一条安全条款,以便希伯伦犹太定居者能够过尽可能正常和安全的的生活。有人说内塔尼亚胡—阿拉法特会晤是建立利库德—巴解组织新关系的第一步,可是,令人注目的是,记者招待会结束时,内塔尼亚胡先生未与阿拉法特先生握手。(《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9月5日)

125. 9月5日,外交部长戴维·赖维警告欧洲联盟当届轮值主席爱尔兰不得派代表团访问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的总部东方大厦。9月19日,以色列总理发出了同样的警告。(《耶路撒冷邮报》,9月6日和20日)

126. 9月6日,据报道,8月30日以色列当局禁止西岸和加沙地带数千名穆斯林朝觐者进入耶路撒冷城,到阿克萨清真寺做星期五祷告。该星期早些时候,阿拉法特主席号召巴勒斯坦人民参加耶路撒冷的祷告,以此抗议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他敦促

穆斯林于8月30日星期五前往耶路撒冷,敦促基督徒于9月1日星期日前往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时报》,9月6日)

127. 9月10日,警察逮捕了非法逗留在以色列境内的253名被占领领土居民。Ha'amakim区数十名警察、边境警察和侦探参加了这项大规模行动。预期被逮捕的所有人员都将被送回被占领领土。(《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9月11日)

128. 9月12日,和平观察发表一项报告,指出在1993年9月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签署《原则宣言》以来第三年,在“恐怖主义者”袭击中被杀害的以色列人数略有下降。该报告指出,1995年9月9日至1996年9月8日间,在被占领领土和以色列境内袭击中有75名以色列人被杀害,1994年至1995年同一时期有83人被杀害。在前一年被杀害的75人中,60人在2月和3月五次自杀性袭击中被杀害。该报告还指出,自签署《原则宣言》以来,被占领领土内“恐怖主义者”袭击中被杀害的以色列人数已经减少。(《国土报》,9月13日)

129. 9月13日,以色列军队一名发言人宣布,9月13日至15日将全面封锁西岸和加沙地带。这次全面封锁是以色列当局在犹太人新年前夕所采取特殊安全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耶路撒冷时报》,9月13日)

130. 9月13日加沙权利和法律中心的一份报告透露,自三年前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以色列部队在加沙已杀死123名巴勒斯坦人。这项统计数字包括自杀行动中杀死的人员和以色列特别部队杀死的15名巴勒斯坦人。同一时期内,以色列还在加沙地带打伤了16 011名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时报》,9月13日)

131. 9月1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扎克·莫迪凯批准在西岸建造1 800个住房单位的计划。这些房屋将建造在从Ramallah以西的Deir Qiddies和Naalin没收的土地上,准备接待即将抵达的10 000名新定居者。莫迪凯的决定引起巴勒斯坦各界和以色列和平活动分子的强烈反应。国防部发言人评论说,这些定居计划是上一届政府批准的,现在仅仅是重新予以确认。西岸定居者委员会主席Pinhas Wallerstein在以色列无线电台的讲话中宣布,新的住房单位将建造在Matetyahu,这是在1948年停

火线附近为笃信宗教的犹太人建立的定居点。(《耶路撒冷时报》，9月20日)

2. 因占领引起的事件

口头证词

132. 在以色列占领领土人权资料中心B'tselem的实地考察工作者Fuad Issa Abu-Hamed先生对领土内的暴力行为作了以下说明：

“去年，随着新的形势和在西岸的一些主要城镇设立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暴力水平明显下降。这避免了大批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当局直接发生磨擦，也避免了直接冲突。但是，发生了其他一些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去年大为增加。”(2号证人Fuad Issa Abu-Hamed先生，A/AC.145/RT.690)

133. Abu-Hamed先生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自1987年12月起义开始以来在被占领领土和以色列被杀害的人的总数如下：

“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被以色列部队杀害的人数达1 249人。这一数字具体划分如下：1 212人被实弹打死，37人在挨打后死亡，262名16岁以下的儿童被杀害，其中68人在12岁以下，194人在13至16岁之间；103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公民杀害；28人被与以色列当局勾结的人杀害；77名以色列公民、68名安全部队人员和3名外国公民被巴勒斯坦人杀害；5名巴勒斯坦警察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1名以色列公民、以色列安全部队成员被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杀害。这是现有的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数据。

“在以色列境内，从起义开始、即从1987年12月至1996年5月，有144名以色列公民、17名外国公民和56名安全部队成员被西岸居民杀害；28名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23人被以色列公民杀害。”(同上)

134. 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一名代表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以下情况：

“根据医生促进人权协会从巴勒斯坦来源得到的统计资料，从起义开始至今，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里，大约有100 000万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致残。其中

许多人需要动外科手术。数千人需要得到康复。

“以色列正在企图颁布一项法律(而不幸的是,随着新政府的上台,恐怕这项法律会得到通过)以求不给这种受伤者任何赔偿。本协会认为,这项法律将使在起义年间受伤的巴勒斯坦人无法向法院提出索赔要求、要求赔偿,这不仅侵犯了人权,侵犯了在受伤后要求赔偿的权利,而且也将对受害者取得康复治疗的机会产生不利影响。

“我还要提一下,以色列在占领的这些年间,没有作任何投资来发展被占领领土的保健设施、特别是康复中心。事实上没有任何中心可以帮助受伤的病人,特别是头部受伤的病人。”(12号证人Salah Haj Yehya先生,A/AC.145/RT.694)

135. B'tselem实地调查工作者Fuad Issa Abu-Hamed先生向特别委员会描述了一名以色列定居者杀害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的经过:

“去年,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数有所减少。我给你们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名名叫Mohammed Al-Ramahi的14岁的男孩的遇害经过。他是在1995年11月3日被杀害的。他住在拉马拉的Al-Garazon难民营。他去离难民营不远的农场给家里买鸡蛋。一名在纳布卢斯至拉马拉的公路上的以色列定居者在25米之内开枪把他打死。跟Mohammed在一起的还有两个朋友,他们都安然逃走了。我们作为B'Tselem工作人员,要求调查这一事件,特别是因为这名定居者已经逃走了。当时驻在山上的以色列武装部队——我相信他们目击了这一事件——并没有追踪并截获这名定居者。但他们孟攻了难民营,把男孩的尸体带走,两天以后还给了他的家属。”(2号证人Fuad Issa Abu-Hamed先生,A/AC.145/RT.690)

136. Abu-Hamed先生本人便于1995年9月24日在纳布卢斯目击了一名19岁的青年的遇害经过:

“1995年9月24日,我在纳布卢斯镇调查在那里发生的事件时,亲眼看到了

19岁的Omar Ali Tanbur的遇害经过。当时我正在与一名记者同事穿越市中心。正在发生一些冲突,我看到以色列士兵在100多米以外的地方向示威者开枪。突然,我看到一名年轻人倒在地上。我离他大约有20米远,我想向他跑去,但是当时交火猛烈。一些人把他抬走,送往医院。后来我听说他死了。他是从背后中弹的。他与冲突毫无关系,也没有扔石头。他的死仅仅是因为他当时正走在街上。”(同上)

137. 关于与民众起义有关的事件的证词见A/AC.145/RT.690号文件(Fuad Issa Abu-Hamed先生)和A/AC.145/RT.694号文件(Salah Haj Yehya先生)。

书面材料

138. 表中使用了报刊名字简称如下:

H: 《国土报》

JP: 《耶路撒冷邮报》

JT: 《耶路撒冷时报》

(a) 被部队或以色列平民杀害的巴勒斯坦人名单

日期	姓名和年龄	居住地	说明和资料来源
6月5日	Hanna Abu Alona, 18岁	汗尤尼斯	在不听命令在汗尤尼斯附近的一个军队哨所站住后被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开枪打死。(6月6日H, JP)
6月5日	Atiyeh Ismail Abu Samra, 20岁	汗尤尼斯	被以色列士兵打死 (6月7日JT)

日期	姓名和年龄	居住地	说明和资料来源
6月6日	Da'ud Yacoub Shwaiki, 28岁	Ras el Amud地段 (耶路撒冷东区)	边防警察误以为他要攻击他们, 开枪将他打死。(6月7日 H, JT)

(b) 因占领而遭杀害的其他巴勒斯坦人名单

日期	姓名和年龄	居住地	说明和资料来源
4月25日	(未报道)	Umm Tuba村	自杀炸弹手。在耶路撒冷南部Umm Tuba村拨弄炸药意外爆炸而身亡。(4月 H, JP)
7月1日	Saleh A-Teha'ina	未报道	被通缉的伊斯兰圣战活动分子, 策划了对西岸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一系列袭击, 但未打死任何士兵。因开枪打士兵和属于伊斯兰圣战而在以色列被判处30年徒刑。1995年从 Nafha 监狱越狱。在比雷躲藏的家被发现遇害。以色列安全部队否认参与杀害, 表示这可能是因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的内斗引起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方面估计, 他是被与他闹翻的伊斯兰圣战活动分子所杀。没有任何组织站出来承认谋杀为其所干。伊斯兰圣战和死者家属指控谋杀为以色列帮助所干。(7月5日 H)

日期	姓名和年龄	居住地	说明和资料来源
7月14日	Nasser el Masalmeh, 31岁	贝尔谢巴	安全总局帮凶。因参加康复方案而搬到贝尔谢巴。在希布伦以西Beit Awa家中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打死。(7月28日 H)
7月14日	Hader Handan el Masalmeh, 25岁	伯利恒	一名安全总局帮凶的亲戚。在身份不明的枪手在希布伦以西Beit Awa向他家开枪时被打死。

(c) 其他事件

书面材料

139. 1996年4月2日,有人向座落在绿线上的瓦蒂阿拉的Katzir定居点的一栋无人的房子扔了三个燃烧瓶。燃烧瓶爆炸了,但没有人伤亡。在希布伦的另一起事件中,有人向一辆以色列车辆扔了一个燃烧瓶,但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边防警察随即向空中开枪,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对该地区进行了搜索。(4月3日《国土报》)

140. 4月3日,两名边防警察在去纳布卢斯的约瑟夫墓的途中被石头打成轻伤。有人在拉马拉地区向一辆以色列车辆扔了两个燃烧瓶,据报没有任何破坏或伤害。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对该地区进行了搜索。在另一项事态发展中,军方报告说,在伊斯兰抵抗运动再次威胁对以色列目标进行更多的袭击之后,军队加强了沿加沙地带的巡逻,并加固了朱迪亚和萨马里亚(西岸)的路障。(4月5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41. 4月5日,据报道在被占领领土内发生了一些事件:在希布伦地区,有两名边防警察被石头打成轻伤;有人在希布伦向一辆以色列国防军车辆扔了一个爆炸装置,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或伤害;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在该地区进行了搜索。在希布伦地区的另一项事态发展中,以色列国防军部队逮捕了三名巴勒斯坦青年,他们被嫌疑属于或协助“敌对”组织。(4月7日《国土报》)

142. 4月7日,有人向希布伦附近的一辆公共汽车扔了几个燃烧瓶,一名以色列人中度受伤,还有四人受轻伤。(4月8日《国土报》)

143. 4月8日,警察和边防警察阻挠了圣殿山信徒的若干成员进入圣殿山祈祷的企图。此外,警察还逮捕了极右翼运动Hay Vekayam的10名活动分子,他们也企图进入圣殿山地区,并逮捕了四名Kach活动分子,他们在附近散发宣传材料。(4月9日《国土报》)

144. 4月12日,一名“恐怖分子”在耶路撒冷东区Salah A-Din街的一家旅馆拨弄炸弹时炸弹提前爆炸,使他受重伤。警方表示,这名“恐怖分子”可能是要去对耶路撒冷西区的一个犹太目标进行炸弹袭击,或者可能是在准备将炸弹交给另一名“恐怖分子”。(4月14日《耶路撒冷邮报》)

145. 4月12日,一名男子在耶路撒冷东区劳伦斯饭店拨弄炸弹时炸弹爆炸,他失去了下肢和一只手。情报人员表示,这名男子是巴勒斯坦人,他本来是要炸毁阿克萨清真寺的。据阿拉伯报纸称,这名男子是一名英籍犹太人。以色列警方已运用法院命令来防止公布有关炸弹手的身份的资料。(4月19日《耶路撒冷时报》)

146. 4月12日,一名13岁的少年试图在A-Ram路障刺杀一名以色列士兵。这名少年后被带往俄罗斯大法院审问。(4月19日《耶路撒冷时报》)

147. 4月14日,耶路撒冷北部A-Ram村的一名13岁的巴勒斯坦男孩试图在A-Ram路障用小刀刺杀一名以色列士兵。这名士兵没有受伤。这名少年后被拘留审讯。(4月15日《国土报》)

148. 4月15日,安全部队逮捕了朱迪亚和萨马里亚(西岸)的五名居民,怀疑他们

属于“恐怖主义”组织。在杰宁地区逮捕了三人,在伯利恒附近逮捕了两人。(4月18日《耶路撒冷邮报》)

149. 4月18日,巴勒斯坦警方逮捕了打算在以色列开展袭击的一个伊斯兰抵抗运动支部的成员。巴勒斯坦安全方面报告说,这些活动分子被拘留在伯利恒地区,他们身上有五枚地雷。据同一来源称,这些活动分子在计划开展袭击之前已经被扣押了两个小时。(4月19日《国土报》)

150. 4月20日,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Gush Katif交叉口附近的一个军队岗哨被一名巴勒斯坦人攻击,轻度受伤。这一事件发生时,这名巴勒斯坦人拒绝出示身份,并用刀攻击这名士兵的脸。攻击者被逮捕。(4月21日《国土报》)

151. 4月23日,在耶路撒冷东区内政部办公室附近有一枚小型铁管炸弹爆炸,警方认为这是一次“恐怖主义”事件。一辆停放的汽车稍有损害,但据报没有人受伤。(4月24日和26日《国土报》,4月26日《耶路撒冷邮报》)

152. 4月24日,以色列当局的一名发言人说,一枚小型炸弹在耶路撒冷东区内政部办公室外面的一个管道内爆炸。一辆汽车因爆炸受到轻度损害。(4月26日《耶路撒冷时报》)

153. 4月25日,一名显然打算去完成自杀使命的“恐怖分子”在耶路撒冷南部Umm Tuba村拨弄10公斤的炸药时因炸药意外爆炸而身亡。以色列警察署长猜测,由于这名“恐怖分子”身穿以色列国防军军装,这表明他可能计划在一个以色列国防军搭车站或公共汽车上引身自爆。(4月26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54. 4月30日,在希布伦郊区,一辆巴勒斯坦人拥有的车辆强迫两名以色列人的车辆开到路边,这两名以色列人受到轻伤。车辆翻了好几滚,受到相当的损害。警察和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调查这一事件是否是出于民族情绪。据报道在希布伦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事件,包括向以色列国防军车辆扔石头的两起事件,但未造成任何破坏或伤亡。在拉马拉也发生了一起向以色列车辆扔石头的事件。(5月1日《国土报》)

155. 5月1日,一名来自阿尔巴镇的72岁的定居者在希布伦地区购物时在背后被

人用屠宰刀刺成重伤。攻击者是一名来自伯利恒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他设法逃走,但在两天以后被巴勒斯坦警方捕获。发生这场攻击时,希布伦和阿尔巴镇的许多定居者正准备前往耶路撒冷抗议以色列国防军计划撤出希布伦大部分地区。(5月2日和5日《国土报》;5月2日《耶路撒冷邮报》)

156. 5月3日,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在图勒卡尔姆附近被两名巴勒斯坦人捅成轻伤。安全部队赶到现场,给司机急救,并开始搜索攻击者。(5月5日《耶路撒冷邮报》)

157. 5月4日,一个“恐怖主义”支部在Dheishah难民营(西岸)附近向边防警察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联合巡逻队开枪;据报没有人受伤害。在另一起事件中,安全当局在希布伦和拉马拉地区逮捕了三名巴勒斯坦人,他们被嫌疑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据报在希布伦入口处发生了三起向以色列国防军车辆扔石头的事件。在图勒卡尔姆地区,两名巴勒斯坦青年攻击了一名60岁的以色列人,抢了他的车辆,并试图用车把他压倒。朱迪亚和萨马里亚(西岸)区的警方发言人报告说,这起事件有犯罪动机。(5月5日《国土报》)

158. 5月7日,耶路撒冷警方宣布,他们在耶路撒冷东区发现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个派出所,并逮捕了两名巴勒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和被怀疑是市内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警察的一些巴勒斯坦人。警方一名发言人说,这个派出所已被关闭,并没收了有关嫌疑犯牵涉到绑架巴勒斯坦居民中的罪犯嫌疑的文件。(5月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59. 5月7日,据报道有11名巴勒斯坦人在卡勒基利亚与以色列部队冲突时受伤。这一事件发生时,有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到该地来制止推土机推平没收的土地。(5月10日《耶路撒冷时报》)

160. 5月8日,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巴勒斯坦警察在加沙地带的Netzarim定居点发生冲突。这一事件发生时,有15名巴勒斯坦警察站在定居点入口处不肯离开。士兵们叫来了增援部队,双方相互漫骂,一度曾担心警察可能使用武器。最后一名巴勒

斯坦权力机构高级官员来到现场,命令警察离开,才使这场对峙告终。(5月9日《国土报》)

161. 5月9日,几十名阿拉伯青年在耶路撒冷旧城纳布卢斯城门附近向警察部队扔石头。警察驱散示威人群时,一名示威者中弹受了轻伤。有两名边防警察在希布伦地区的一次扔石头事件中受轻伤。在士兵驱散抗议在图勒卡尔姆和卡勒基利亚之间建造围栏的人群时,有两名来自卡勒基利亚的巴勒斯坦人因吸进毒气而受伤。(5月10日《国土报》)

162. 5月10日,两名边防警察在希布伦附近的一次扔石头事件中受伤。在拉马拉也发生了一些向以色列车辆扔石头的事件。在另一起事件中,巴勒斯坦警方向伯利恒附近A区的一辆以色列卡车开枪。司机被玻璃碎片造成轻伤。巴勒斯坦警方声称,他们认为这部车辆可疑,在司机不听从停车命令之后向他开枪。以色列国防军说,在巴勒斯坦警方承认开枪是一次严重事件、同意惩罚应对此负责的人之后,以色列国防军便认为此事到此结束。在另一项事态发展中,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围捕伊斯兰圣战和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份子。(5月12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63. 5月10日,安全部队透露,他们在耶路撒冷东区发现一个伊斯兰抵抗运动“恐怖主义”支部,其11个成员利用他们有以色列身份证之便,协助2月和3月在耶路撒冷和阿什克伦进行炸弹袭击的自杀炸弹手。(5月10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64. 5月10日,一名以色列士兵开枪打中了45岁的Ghazi Zaloum的头部。这一事件发生在耶路撒冷,当时Zaloum出来制止一些士兵骚扰一名他们声称没有身份证的青年。当Zaloum不肯不管时,士兵向他开枪。(5月17日《耶路撒冷时报》)

165. 5月11日,有人向Kochav Yaacov定居点附近的拉马拉旁道上的一辆以色列车辆扔了一枚汽油弹(5月14日《耶路撒冷邮报》)

166. 5月12日,有人向在拉马拉旁道上的一辆以色列民用车辆投掷了一枚燃烧弹,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一名警察轻度至中度受伤。又有人在希布伦列祖墓(易

卜拉希米清真寺)附近的边防警察步行巡逻队扔了一枚燃烧弹;据报没有人受伤(5月13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67. 5月13日,“恐怖份子”从一辆奔驰的汽车上首先向拉马拉以北的一辆公共汽车开枪、然后向在Beit El定居点前面的一个搭车站等车的学生开枪,一名17岁的神学院学生被打死,另外一名神学院学生受重伤,两名妇女受伤。据以色列国防军方面称,发生第一次袭击时,“恐怖份子”向一辆宾尼阿明区域理事会的公共汽车开枪,当时车上坐有从朱迪亚和萨马利亚(西岸)交叉口附近的民政局大楼前往耶路撒冷的工人。发生第二次袭击时,“恐怖份子”又开了几百米路,向神学院学生开枪。在另一项事态发展中,安全当局在西岸逮捕了九名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活动份子。在搜查时还发现了弹药。在单独的事态发展中,警方透露,5月10日,安全总局和耶路撒冷警方捕获了一名在大马士革由伊斯兰圣战训练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从而避免了一次自杀爆炸。警方一名发言报告说,嫌疑犯告诉审讯人员说,他原计划在以色列一个人口拥挤的地点进行自杀爆炸。(5月14日《耶路撒冷邮报》;5月15日《国土报》)

168. 5月14日,在希布伦地区发生了五起向以色列国防军车辆扔石头的事件;据报没有人受伤。在图勒卡尔姆,一名以色列阿拉伯人穿越以色列国防军的路障,不听从停车的命令,士兵们向他的车辆开枪。开始时士兵们向空中开枪,后来向车轮开枪。司机设法逃走,但后来被拘留受到巴勒斯坦警方的审问。(5月15日《国土报》)

169. 5月16日,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和公安总局逮捕了来自扎赫里亚的两名伊斯兰抵抗运动自杀爆炸手嫌疑犯。(5月17日《耶路撒冷邮报》)

170. 5月17日,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希布伦击中并捕获了策划最近三次公共汽车爆炸案件的一名伊斯兰抵抗运动的高级别通缉犯。军队无线电台报导说一名逃离的旁观者也在腿部中弹,因为他不听要他站住的命令。后来发现这名旁观者是个聋子。以色列国防军在将他们逮捕之后,开始搜捕嫌疑的“恐怖份子”:5月18日,部队

搜捕了Dura村，逮捕了八名嫌疑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成员。军队还加强了在希布伦市中心市场的巡逻，搜索巴勒斯坦人及其车辆。安全当局警告说，仍有20名逃犯在逃，他们计划对以色列发起攻击。与此同时，伊斯兰抵抗运动军事部分Izz al-Din al-Qassam发誓为这次枪击和逮捕伊斯兰抵抗运动逃犯事件报仇。(5月19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71. 5月20日，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部队大批逮捕了嫌疑属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协助敌对份子的活动份子。这些逮捕依照的是从对三天前逮捕的伊斯兰抵抗运动高级别通缉犯的审讯中获取的线索。(5月21日《国土报》)

172. 5月24日，数百名犹太朝拜者在耶路撒冷旧城聚众闹事，攻击和殴打旁观的阿拉伯人，破坏阿拉伯人的财产。在这场无人挑起的骚乱中，朝拜者们砸碎汽车和商店的窗子，捣毁大马士革城门外以外的商店内的商品。朝拜者们要求巴勒斯坦人关店，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五旬节，他们向巴勒斯坦商人扔石头和空瓶子，叫喊“打死阿拉伯人”。他们还倒翻货主的摊位，推挤旁观的阿拉伯人。叫来了大批的警察和边防警察。他们驱散了骚乱者，但没有作任何逮捕。耶路撒冷警方发言人报告说，共向警方提出了大约25项因骚乱而造成损失的控诉，这只占实际案件的一小部分。在骚乱中财产受损失的商人和车主控告说，他们得不到任何赔偿，因为所得税当局拒不承认所造成的破坏。环境部长Yossi Sarid则回答说，他将在每周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Sarid先生说，只有在阿拉伯人骚乱时受害的犹太人才有权得到赔偿，这是无法接受的。(5月26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73. 5月24日，有人向Gush Katif的以色列国防军哨所开枪，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或伤害。士兵们对罪犯作了搜寻，后来巴勒斯坦警方也与他们一起作了搜寻。(5月25日《耶路撒冷邮报》)

174. 5月27日，巴勒斯坦安全部门报告说，伪装成阿拉伯人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希布伦逮捕了一名被通缉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份子。同一来源还说，这一秘密单位在边防警察的协助下，逮捕了这名已经潜逃四个月的27岁的活动份子。与此同

时,巴勒斯坦警方向以色列国防军移交了对穆斯林极端份子的袭击中没收的爆炸品。其中包括两枚铁管炸弹、10枚杀伤榴弹、一些爆炸品和迫击炮弹。(5月29日《耶路撒冷邮报》)

175. 5月28日,安全部队逮捕了九名嫌疑属于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的巴勒斯坦人。其中五人在杰宁地区、三人在希布伦、一人在图勒卡尔姆附近逮捕。(5月29日《耶路撒冷邮报》)

176. 6月3日,四名以色列电话工人在萨马里亚(西岸北部)Salfit地区受轻伤,因为正当他们要去一个巴勒斯坦村子附近修理Aber As-Samerah大路上的一条电话线时,一枚遥控的铁管炸弹爆炸。在这一事件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起了广泛的搜索,逮捕了若干名嫌疑犯。在希布伦地区发生了两起向以色列国防军车辆扔石头的事件;据报没有任何伤害。一名边防警察在希布伦列祖墓(易卜拉希米清真寺)附近受轻伤。在另一项事态发展中,以色列国防军加强了在希布伦、拉马拉和纳布卢斯地区沿路的巡逻,并继续大批逮捕伊斯兰圣战和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份子。(6月4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7日《耶路撒冷时报》)

177. 6月4日,一名巴勒斯坦人偷去了在与加沙地带交界的边界上执勤时睡觉的一名士兵的私人武器。巴勒斯坦警察捕获了这名罪犯,并将武器归还给了以色列国防军。(6月5日《国土报》)

178. 6月5日,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Gush Katif定居点附近打死了一名18岁的巴勒斯坦人(见名单),因为他不听命令在汗尤尼斯以西的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哨所附近站住。军方报告说,这名青年朝哨所跑去,不听站住的警告。士兵们担心这名年青人身上带有爆炸物,首先向空中开枪,然后向他开枪。这名青年在跑近定居点时心脏中弹。巴勒斯坦方面报告说,以色列部队在向这名青年开枪之前没有向他大声警告。在拉马拉地区的另一起事件中,以色列国防军逮捕了五名巴勒斯坦人,因为怀疑他们属于伊斯兰抵抗运动。(6月6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7日《耶路撒冷时报》中也有提到)

179. 6月6日,在以色列东区南郊的Ras el Amud地区开展值勤活动的边防警察在Ras Al Amud路障处打死了一名28岁的巴勒斯坦人(见名单),他们误以为他要对他们进行攻击,他们还使他18岁的弟弟中度受伤。这名士兵声称,这名青年身带枪支,不听从命令站住。在停尸房在这名青年的身上没有发现枪支。据家属称,两名兄弟和父亲在听到可疑的闹声后沿街走去。哥哥走近停在他家附近的一辆车辆,去看里面是谁,结果被打了两枪。另一个兄弟也未得到警告被打了一枪,胸口受伤。(6月7日《国土报》;6月7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提到)

180. 6月8日,耶路撒冷旧城犹太区的一名居民在家附近被一名不认识的攻击者攻击,受到轻伤。一名边防警察在拉马拉地区的一起扔石头事件中受到轻伤。在列祖墓(易卜拉希米清真寺)附近还发生了三起扔石头事件;据报没有任何伤害。(6月9日《国土报》)

181. 6月9日,几名枪手在Bet Shemesh地区从一辆奔驰的车辆中向一辆以色列车辆开枪,打死一对以色列夫妇。他们七个月大的女儿也在车内,安然无恙。警察署长说,这起事件可能是一次“恐怖主义”袭击。警方认为,枪手的车辆是从西岸进入以色列的,后来又回到了西岸。(6月10日《国土报》)

182. 6月9日,两名来自Kiryat Arba定居点的定居者在耶路撒冷以南的Kufur Zakariya镇附近的一次开车射击中被打死。以色列当局将这次开枪事件归咎于一个PFLP支部。(6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

183. 6月10日,以色列国防军在Beit Romano以色列定居点对面的市场开枪打伤一名名叫Amad Al Tawil的24岁的巴勒斯坦青年。据目击者说,Al Tawil因不给其中的一名士兵香烟,而遭到这些士兵的毒打。据报还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没有开枪。(6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

184. 6月14日,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他的巡逻队在纳布卢斯附近试图扣留一名手持武器的男子时,该人开枪把他打成轻伤。(6月16日《耶路撒冷邮报》)

185. 6月16日,一名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在Ariel定居点附近的附近的Bidiya

村的一家玩具店内开枪打死了一名不当班的警察,并使他妻子中度受伤。跟这对夫妇在一起的他们18个月大的儿子没有受伤。警方发言人说,这一家人去这家商店违反了禁止不当班的警察去巴勒斯坦村镇的商店的规定。(6月17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8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提到)

186. 6月18日和19日,据报道在希布伦发生了几起事件。一名名叫Maamoun Al Bayed的14岁的男孩被一名定居者的汽车撞倒,受到轻伤。目击者证实,这名定居者是故意撞倒Al Bayed的。一些定居者向一辆巴勒斯坦公共汽车开枪,没有人受伤。与此同时,以色列士兵向希布伦的Ras Al Jora地区的一辆出租汽车开枪。两名乘客遭到逮捕,汽车被有意炸毁。(6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

187. 6月19日,卡兰迪亚难民营居民与以色列士兵爆发冲突,因为后者企图将推车赶出这一地区。据报有两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两人被逮捕。(6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

188. 6月22日,在希布伦以南的Samu镇爆发冲突,居民与以色列国防军进行对抗,试图不让没收他们的土地。巴勒斯坦青年放火焚烧了四辆以色列推土机。(6月28日《耶路撒冷时报》)

189. 6月23日,一名以色列妇女和她的婴儿的车子在Gush Katif交叉口以北大约150米处被人用石头砸了,她们受到轻伤。(6月24日《耶路撒冷时报》)

190. 6月25日,在领土内、特别是在希布伦发生了一些事件。在一起事件中,两名巴勒斯坦人在向边防警察扔石头之后被拘留;据报没有造成伤害。(6月26日《国土报》)

191. 6月26日,一些枪手埋伏在约旦河附近向一支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开枪,三名以色列士兵被打死,还有两人受到轻伤。此后,据报枪手逃到了约旦。据合众社报道,一个设在大马士革的由法塔赫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声称是他们开枪杀人的,并声明这次袭击是为了抗议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订的和平协定。(6月27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2. 6月28日,据报道从Bidya镇在6月16日实行宵禁之后,已有60多名居民被捕。据报以色列国防军还砸了车子、殴打青年。(6月28日《耶路撒冷时报》)

193. 7月4日,有数千名来自Silat el Harithiyan村(杰宁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参加了前一天在比雷(西岸)的一个家中发现遇害的一名被通缉的伊斯兰圣战活动分子(见名单)的葬礼。警方一名发言人说,这名活动分子是7月1日在床上被人用刀谋杀的。安全部门表示,谋杀的动机是伊斯兰圣战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之间的内斗。伊斯兰圣战和受害者家属则将谋杀归咎于以色列及其帮凶。在葬礼上悬挂了巴勒斯坦和伊斯兰圣战的旗帜,送葬者要求发起攻击,为这次凶杀报仇。在另一项事态发展中,对Beit Ummar村(希布伦地区)被嫌疑属于人阵的三名男性居民发出了6个月的行政拘留令。这三人在6月25日家遭搜捕时逮捕的。也在搜捕时逮捕的其他三名居民被拘留进行审讯。(7月5日《国土报》)

194. 7月5日,加沙的法塔赫鹰派散发了一份传单,警告说如果不释放安全总局三天以前逮捕的活动分子就对以色列人进行袭击。这名活动分子是因涉嫌1993年杀害一名以色列人而在拉法车站被捕的。(7月7日《耶路撒冷邮报》)

195. 7月6日,据报道在领土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在希布伦有人向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扔了一个空瓶子,他受到轻微的擦伤。在拉马拉地区发生了两起向以色列国防军车辆扔石头的事件,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或伤害。一名边防警察在希布伦附近受到轻伤。(7月7日《国土报》)

196. 7月10日,有人向希布伦Bab A-Zawiya区的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哨所扔了一个爆炸装置。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除爆专家引爆了这一装置,未造成任何伤害。在希布伦的另一起事件中,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巴勒斯坦居民爆发了暴力冲突。巴勒斯坦青年向士兵们扔石头和空瓶子;据报没有人受伤。巴勒斯坦人说,他们是要抗议克林顿总统在前一天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会晤时偏袒以色列的行为。(7月11日《国土报》)

197. 7月11日,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与来自西岸的巴勒斯坦劳工发生冲突,后者向

他们扔了石头,并企图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以色列。一名巴勒斯坦医生报告说,他医治了在图勒卡尔姆附近发生的冲突中因吸入催泪弹而受伤的大约30名劳工。据这名医生说,一名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来自杰宁的妇女情况严重。(7月12日《国土报》)

198. 7月12日,有人向Gush Katif的一辆以色列车辆扔了一个燃烧瓶。燃烧瓶在地面爆炸,未造成任何破坏或伤害。安全部队对该地区进行了搜索,但没有逮捕任何人。(7月14日《国土报》)

199. 7月14日,据报道在领土发生了一些事件;在希布伦地区发生了三起扔石头事件,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或伤害。在拉马拉旁道上也发生了一些向以色列车辆扔石头和空瓶子的事件;据报没有任何破坏或伤害。在一项单独的事态发展中,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总局继续在西岸开展逮捕,在前两个星期里,有150名涉嫌参与伊斯兰抵抗运动、伊斯兰圣战和人阵的巴勒斯坦人被捕。共向其中的50人发布了行政拘留令,其他人则仍在审讯之中。(7月15日《国土报》)

200. 7月16日,几个身份不明的枪手来到Beit Awa的一名安全总局帮凶的家里,透过窗子开枪打死了这名帮凶和他的内弟(见名单)。另一名家庭成员被枪打成轻伤,转到希布伦的一家医院。枪手得以逃离。(7月18日《国土报》)

201. 7月19日,犹太定居者攻击了Qaryut村的示威者。村民们正在举行和平示威,抗议他们地区的定居者的活动。据巴勒斯坦保护人权和环境协会(即以前的水土研究和法律事务局)的一份报告说,以色列国防军未采取任何行动制止定居者侵占巴勒斯坦土地。报告指出,定居者挥舞杆子、水管或自动武器,侵蚀村子的财产。而士兵们在一边袖手旁观。(7月26日《耶路冷时报》)

202. 7月23日,一名以色列人在Shu'fat难民营用刀捅伤了一名巴勒斯坦机修工,致使居民向他扔石头,直到警察来把他逮捕。警方一名发言人报告说,这名以色列人请这名机修工修理他轮胎上的一个刺孔,但机修工不给他修,理由是汽车修理房即将关门,当时那名以色列人便拿出了刀来捅他。据报攻击者现在关押之中。(7月24日

《耶路撒冷邮报》

203. 7月26日，“恐怖份子”在贝特谢迈什附近从一辆奔驰的汽车向一辆以色列车辆开枪，打死一名以色列妇女和她的公公，使她丈夫受到重伤，她丈夫在两天后因伤死亡。发生这起攻击的地点离6月两名以色列人被杀的一次类似攻击发生的地点只有两公里。安全官员认为，人阵所属的来自希布伦的同一“恐怖”支部是这两起攻击的肇事者。内阁发布一项声明，要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参与“恐怖主义”的所有团体采取措施。此外，内塔尼亚胡总理还说，不会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活动实行任何限制。(7月28日和29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04. 7月28日，在贝特谢迈什在绿线内发生了一起车过开枪事件，造成三名以色列人死亡。这条路是通往希布伦附近的Kiryat Arba定居点的公路网的一部分。据信，这次枪击是由Halhul的一个武装支部所干的。希布伦在整个周末都与西岸其余地区隔绝。(8月2日《耶路撒冷时报》)

205. 8月1日，以色列国防军关闭了在希布伦山区一个由以色列人拥有的采石场，因为有四名手持武器的巴勒斯坦人攻击了警卫，并偷走了汽车零件和设备。(8月2日《耶路撒冷邮报》)

206. 8月7日，一名后备队士兵在拉马拉附近乘坐一辆以色列国防军车辆行进时，有人向该车辆扔石头，他受到轻伤。一名边防警察在希布伦地区的一起扔石头事件中受到轻伤。在希布伦地区的公路上还发生了一些扔石头事件，但据报没有任何人受伤。(8月8日《耶路撒冷邮报》)

207. 8月11日，据报道在领土内发生了一些事件：在希布伦发生了两起向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车辆扔石头的事件。在拉马拉也发生了两起扔石头事件。据报没有任何破坏或伤害。(8月12日《国土报》)

208. 8月18日，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希布伦地区发现了一个弹药库，内存准备给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的许多武器。在另一项事态发展中，人阵和伊斯兰圣战的19名活动份子在希布伦地区和附近村庄被捕。据安全部门称，伊斯兰抵抗运

动、人阵和伊斯兰圣战在这一地区有广泛的基础机构,他们从那里对以色列人发起攻击。(8月18日《国土报》)

209. 8月28日,几名枪手对在通往Gush Etzion的旁道上行驶的一辆Egged公司的公共汽车开枪,造成两名以色列乘客轻伤。这次攻击发生在巴勒斯坦权力当局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攻击以色列的政策等于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宣战之后;人阵声称对这次攻击负责。(8月29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10. 8月29日,有人在希布伦附近的Beit Umar向一辆公共汽车扔石头,汽车司机受到轻伤。安全部门报告说,在领土内、特别是沿Halhul和拉马拉附近的旁道还发生了大量的扔石头事件,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或伤害。在另一项事态发展中,以色列国防军在图勒卡尔姆附近的Deir Balut的一个大型堆积处引爆了弹药。该弹药堆积处内有迫击炮和反坦克榴弹。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收了在该处发现的大约400枚子弹。在另一项事态发展中,以色列国防军增援了一批部队,把他们部署在整个西岸,并指示他们迅速严厉处理在亚西尔·阿拉法特呼吁抗议政府建造定居点、摧毁巴勒斯坦家园的政策之后发生的任何骚乱。中央指挥部的发言人宣告,军队将用铁拳对付任何骚乱。(8月30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11. 8月31日,一名以色列青年向西岸Baqa esh Sharqiya村的一批劳工开枪,两名外国劳工受伤。在另一起事件中,一名神父在耶路撒冷旧城胸部被四名青年刺伤,严重受伤。两名边防警察在希布伦的两起扔石头事件中受到轻伤。在拉马拉旁道还发生了三起扔石头事件。据军方称,在这个月内,共记录了100多起向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定居者扔石头的事件。(9月1日《国土报》)

212. 9月8日,Nablus附近Jerzim山上发生一次对抗,当时以色列考古局官员和以色列士兵闯入Samaritan区的一个建筑工地。当居民们来到该工地抗议以色列人侵入Samaritan房地时,士兵们向他们投掷催泪弹,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一名85岁的以色列妇女。(《耶路撒冷时报》,9月13日)

213. 9月11日,据报道,最近领土内向士兵投掷石块的事件有增加。领土内情绪

骚动被归咎于以色列国防军未在希伯伦城内作重新部署。(《国土报》，9月11日)

214. 9月16日，警察逮捕了一名明显患有精神病的青年犹太人，他刺伤东耶路撒冷的一名巴勒斯坦妇女，这位妇女受轻伤。(《国土报》，9月17日)

B. 司法行政，包括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1. 巴勒斯坦人口

口头证据

215. 有一位巴勒斯坦律师向特别委员会叙述司法行政方面的违法活动：

“以色列所犯的第一种违法活动是将犯人从被占领领土移至其领土，这违反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第二种违法活动是律师无法查阅档案或会晤犯人。第三种违法活动是家属有好几个月无法见其亲人 - 我们可以说这是经常如此的……” (第8号匿名证人, A/AC.145/RT. 693)

216. 证人特别说明巴勒斯坦律师所面临的情况：

“首先要说的是，律师生活在混乱状况中。档案从一个地方移至另一个地方。就象某人换了住处。他需要三四个月才知道他把东西放在何处。因此，许多档案失踪了，每天都碰到同样的问题。

“这样，直到第一次开庭之前，你既不知道犯人的口供，也不知道对他的指控是什么，而第一次开庭可能要等两个至五个或六个月。我们去年12月接的案件，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档案号码。

“如此，我们处理的大多数案件，要不是当犯人出庭时没有档案，就是有档案，但犯人却没有带出庭。结果，案件进一步推迟了。” (同上)

217. 同一证人进一步详述律师接见犯人所碰到的问题：

“目前第二个问题是所有犯人现在都在被占领领土之外。所有犯人都从西岸被移往以色列境内的监狱。这样，来自西岸的律师既不能而家属也不能会晤犯人。

“由于我们对高等法院施加压力,我们这个组织为我们的律师争取到许可证,但只有两个期间,而每次只为时一个星期而已。如此,许可证是临时的,在第二次延期之后,就被取消了。这样做是没有理由的,不论是基于为了保护律师的安全的理由,还是任何其他理由。

“但没有其他律师能够得到许可证进入以色列。结果,拥有西岸或巴勒斯坦身份证且代表来自西岸的当事人的巴勒斯坦律师所接的大多数案件,这些律师后来不得不放弃这些案件,将它转给以色列律师或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律师或拥有以色列律师协会许可证的“已以色列化的”律师。(同上)

218. 鉴于以上各点,证人促请特别委员会注意犯人家属所面对的财务问题:

“来自西岸的律师对某一案件收费,例如300元,但来自以色列境内的律师对同一案件就收费3 000元。这意味着这些家属在无法见其家人、不被允许出庭、不能选择他们所要的他们信任的律师的压力之外,还不得不要承担格外沉重的财务负担。因此,他们不得不聘请另一个以色列律师或与以色列律师协会有联系的律师。”(同上)

219. 证人也提到将被监禁者移出被占领领土所造成的心理影响:

“另一个问题是审问系统也由西岸移往以色列。结果,犯人远离被占领领土遭受新的身心压力的审问技术。当一个未成年人在伯利恒被逮捕而被带往南部的阿什克伦,他觉得被带离开了家园。他如同在另一个国度。当犯人被释放后,使我们面对了许多心理后果。”(同上)

220. 证人叙述他对目前司法行政的看法:

“我们以往说以色列人在军事法庭上没有进行公平审判。而人人都知道,在紧急状况或占领下,没有公平审判可言,但至少这是公认的。今天,我一点也不能叫它是法庭。这种法庭,这种待遇,你怎么称呼呢。”(同上)

221. 特别委员会获悉在被占领领土境内所实施的行政拘禁制度:

“今天,行政监禁制度就是将90%的被行政拘禁者的监禁时间再自动延长四

至六个月。我记得有65名被行政拘留者的监禁时间被延长三次、四次及五次之多。但这样自动延长就是说,我们必须上诉到高等法院,因为政府并不尊重法院制度。”(同上)

222. 证人也向特别委员会提供行政拘留的背景资料:

“现在,它是以色列紧急法令。英国紧急法令被并入了以色列紧急法令。在起义之前,只有少数人被逮捕和遭受行政拘留。以色列人从未声称,《日内瓦公约》接受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是他们无法证明某人犯了任何违反占领区安全的事时,拘禁他的最后手段。

“在起义的头几年,法律规定只有高级总指挥官才能签发最长六个月的行政拘留令,在监狱内设立的特别军事委员会听取被行政拘留者的上诉之后,是由同一军事命令而不是自动予以延长的。

“后来在起义期间,法律被改动了,我想,为的是让三颗星军阶的任何军官,即上尉(我不知道军阶的英文称呼)签发拘禁自动延长至多一年的军事命令,而上诉程序则照旧。

“上诉委员会是个军事委员会,是由军人而不是法官组成的。他们担任委员会委员而成为法官。因此,他们可能是定居者、他们可能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可能是在军中服役而偶然被任命这样一种律师职位的任何人。委员会只有一个人必须是法官,民事法庭的真正法官。”(同上)

223. 证人提醒特别委员会说,自《奥斯陆协定》签署之后,向犯某些行为的巴勒斯坦人施加日益严厉的惩罚:

“从1967年直到在奥斯陆、开罗和塔巴和平谈判时,比如,投石头所处的惩罚一般为三至五个月不等。今天,同一犯法行为,未成年人被判处十个月以上。法官向我们律师引述的背后理由总是,如果任何人,不管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犯下这种犯法行为,就表示他反对和平进程,他正在破坏和平进程!因此,法庭在这里所处理的应该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同上)

224. 证人向特别委员会说明关于同等对待少年和成年犯法者包括在审问时所援引的理由:

“而且,我们还抗议法庭取消少年与其他人之间所受待遇上的差别,因为有些军事命令对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会给予一些优待。法官的答复是投石头是一种儿童问题,一种儿童行为,所以你要惩罚儿童。你不会预期一个40岁的人会向军人投石头。但他们这么说,我们不得不惩罚儿童,因为他们向以色列人投石头。

“而在审讯期间,在对待少年和成年人之间是不加区别的。同一技术、同一拷问程序一样运用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

“同时,以色列人并不按照国际法,给予未成年人任何优待,比如改过自新、缓刑监督官或职业训练。他们不给未成年人有权作为少年而由少年法官进行公平审判。未成年被告当其家属出庭时不加以审讯。不给家属有权为其子女的利益进行干预。不给律师有权在公平审判中代表儿童。因此,公平审判的整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被违反了。逮捕程序被违反了。当他们在夜间逮捕儿童时,这就是一项违法行为。拘禁设施本身并没有为少年人作好准备。”(同上)

225. 证人提请特别委员会注意以色列少年与来自被占领领土的少年之间的区别:

“以色列把来自西岸13岁以下者当作未成年儿童,而来自耶路撒冷或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则是16岁以下者为未成年儿童。如果他们是犹太人,则18岁以下者依然是未成年人。因此,在西岸的军事法庭,未成年人是13岁以下的儿童。有时,但在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拘禁设施,16岁以下的儿童获得一些优待。在法庭上,对于惩罚是不会改变分毫的。”(同上)

226. 证人进一步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背景资料:

“当然,以色列人应该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对待被占领领土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这将迫使他们运用占领之夜以前所生效的法律,即在西岸为约旦法和在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法。但自1967年以来,他们发布了十多项新的军事命

令,修改了或废止了以前的法令。这就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他们改变了约旦少年司法的整个制度。而且,他们不叫它做少年司法法令。这是试图区别年龄的一种方法。他们不能处罚任何12岁以下的儿童。对13岁以下者,即12至13岁之间,如果他被指控的罪按成年人应判处五年以下的惩罚,他们就可以将他判处六个月的惩罚。对投石头者,根据法令应判处最多十年,正如我前面说过,判处三个月至甚至十个月。因此,并不是说投石头只判处一年而已。对13岁以下的儿童,他们修改了法律,使得儿童的家屬可能因儿童的行为而被罚款或被拘禁。这是在起义期间所采用的政策。对14至16岁之间,未成年人被当作未成年人处理,而与拘禁营的其他被拘禁者分开。如果他应受的惩罚最多是20年,在法庭上,他可能被判处最多五年。这样,这只是区别年龄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说事实上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作了任何区别。16岁以上,在惩罚或拘禁场所方面,就不区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同上)

227. 另一个证人叙述被逮捕时所发生的情况:

“是的,以色列法律规定,应该将人提交法庭。但到目前为止,被逮捕的人没有一个被告知对他的具体指控是什么。逮捕被当作安全措施处理。

“一个或两个星期只是进行审问。没有一个人由法官受理;没有一个人由法庭审判。

“人一被逮捕,就直接带到马杰达勒接受审问,如果证明对某人可指控某事,然后就将他提交法庭。但不在审问证明可指控之前。(第3号匿名证人,A/AC.145/RT. 691)

228. 证人举他本身被囚禁在监禁情况特别严厉著称的某一个监狱为例:

“就谈我本身的案件来说吧,当我被逮捕时,我被监禁在安萨尔营18天,没有提交法官受理。这只是审问而已。

“我是被指控参加投石头事件,或者我也许藏匿某人。我就若干类似的行为被审问了。我被指控参与这种行为,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参与这种事。18天之

后,我被正式指控散发传单。我被迫不得不要签署一项招供。这是在好几天酷刑之后的事。(同上)

229. 同一证人向特别委员会叙述他签署招供的情况:

“我被迫签署了一项陈述。这是以希伯来文写的。他们以阿拉伯语朗读,然后他们叫我签名。

“我被告知我参与散发传单。我签名的控告书上列出了四项指控。我起初招供了其中两项,但然后由于酷刑我供认了所有四项指控。

“我也被指控是法塔赫组织成员。我被指控煽动巴勒斯坦人从事对占领当局的暴力行为。也有其他指控如策划事件。最后,为了使酷刑停止,我供认了每一项。”(同上)

230. 圣伊夫社执行法律主任叙述适用于被占领领土的法律制度:

“根据国际法,不许他们更改现行的法律制度。但他们彻底破坏了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民法架构。

“例如,他们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处置的整个问题从地方法庭管辖范围内移开了,交给了委员会。

“他们伪造文件 - 我处理了他们伪造文件的案件。他们撒谎。他们会毁坏证据,他们会虚构证据。而这样,在所谓法律制度的伪装下,伪装是这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必须说,忠实于我作为律师的这个职业 - 而不是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或任何其他什么人,忠于作为一个律师,这不是一种法律制度。这是赤裸裸的武力与暴力,这可能无异于,而事实上,我认为比在种族隔离下的南非所发生的还恶劣。”(琳达·布莱尔夫人,第9号证人,A/AC.145/RT.694)

231. 被占领领土境内司法行政的情况可见于A/AC.145/RT. 691(匿名证人)、A/AC.145/RT. 693(匿名证人)、A/AC. 145/RT. 694(琳达·布莱尔夫人)。

书面资料

232. 1996年4月1日,某一以色列地方法院决定推迟至5月13日才裁决是否批准将属于两名巴勒斯坦居民(Abu Ghneim和Um Tuba)的土地没收,在其上头建造一个新的定居点(Har Hahom)(1996年4月5日,《耶路撒冷时报》)

233. 4月21日,1989年当警察向在圣殿山暴乱者开枪受伤的四名阿拉伯人就他们尚未收到任何赔偿向高等法院请愿。根据这项请愿,政府请阿拉伯人向特别部门间委员会提出赔偿要求。然而,他们只能够于1995年12月间到委员会申诉,因为其开会日期屡次延迟。请愿人声称,当时他们被允诺在一个月内在作出裁决,但到今天却尚未作出裁决。(4月22日,《耶路撒冷邮报》)

234. 5月1日,某一巴勒斯坦治安法庭判处在希布伦刺伤一名以色列定居者的一名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分子(Iyad Salah)12年强迫苦役。据报该定居者(Nissim Gwadia,61岁)依然处于危急状况中。(5月10日,《耶路撒冷时报》)

235. 5月5日,拿撒勒地方法院将9月间试图绑架一名以色列士兵的来自杰宁地区的两名巴勒斯坦人判处14年徒刑。(5月6日,《国土报》)

236. 5月6日,被指控将Dizengoff自杀投弹者载至特拉维夫的巴勒斯坦司机就某一低等法院在审判之前将他押候的裁决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该巴勒斯坦人辩解说,虽然他疏忽没有更审慎地调查其乘客的动机,但这种疏忽并不足以构成充分理由指控他唆使谋杀,作为对他押候的基础。不过,政府辩解说,该巴勒斯坦人获得关于投弹者意图的无数暗示,但却要忽视它们。(5月7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37. 5月12日,以色列总检察长在以色列高等法院出庭说,以色列国防军进行了军事性质的活动,因此,政府不对在反抗斗争期间受伤的巴勒斯坦人负任何赔偿责任。(5月17日,《耶路撒冷时报》)

238. 5月17日,据报,以色列高等法院驳回26个巴勒斯坦家庭的一项请愿,这项请愿要求停止将其财产夷平以开辟一条迂回道路。新道路将切入希布伦和哈勒侯勒地

区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5月17日,《耶路撒冷时报》)

239. 5月20日,贝特埃尔军事法庭判决两名拉马拉居民犯了他们于1994年试图对意外开车进入拉马拉的一名以色列预备役士兵施加私刑的罪。一名巴勒斯坦人被判处五年又四个月的徒刑,另一人被判处六年又一个月。(5月21日,《耶路撒冷邮报》)

240. 5月28日,以色列高等法院裁决将贾哈林贝都因人驱离开其家园。这些贝都因人要从耶路撒冷东郊的哈杜米姆山口定居点附近迁移至伊兹杂里耶垃圾堆附近的一个地点。法院这一裁决影响了300个家庭,给他们三个月时间迁移。来自贝尔谢巴地区的贾哈林族阿拉伯人是在1948年战争之后迁到伊兹杂里耶的。(5月31日,《耶路撒冷时报》)

241. 5月30日,将Khalil Malhi从其在东耶路撒冷的锡尔万的瓦迪希尔维赫的家中驱逐的命令被以色列一项法庭命令所中止。以色列行政部官员声称该房子已卖给一个极端犹太团体。Malhi律师已申请上诉听询。(5月31日,《耶路撒冷时报》)

242. 6月7日,据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已判决一名11岁巴勒斯坦人两年缓刑,他被指控在舒法地区向一部边警吉普车投石头。据报这名男孩处于被判刑的最低年龄极限。法官在解释法院的判决时说,这个年轻人应该被判处至少一年半徒刑。(6月7日,《国土报》)

243. 6月13日,利达军事法庭判处一名来自耶路撒冷的21岁巴勒斯坦人终身监禁,他被指控于1994年7月6日谋杀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6月14日,《耶路撒冷邮报》)

244. 6月20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判处一名来自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九年监禁又一年缓刑,因为其于1995年6月在耶路撒冷老城刺击并轻度刺伤的一名犹太教信徒。(6月21日,《国土报》)

245. 6月25日,一名涉嫌与以色列勾结的加沙居民向高等法院请愿反对政府拒绝给他居留权。据报,请愿人以其太太是以色列公民及在巴勒斯坦当局之下其性命将

有危险为由,申请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6月26日,《耶路撒冷邮报》)

246. 7月2日,据报,高等法院发布一项临时命令,在法院审议一名(加沙地带)贝特哈农男性居民要求命令内政部给予他以色列公民或在以色列的永久居留权之前,禁止以色列将其驱逐出境。巴勒斯坦人声称有权成为以色列公民,因为他与一名以色列人已结婚了七年。他也声称他的生命将有危险,如果他被驱逐至阿拉伯领土。他说他正被巴勒斯坦治安部队迫害,因为他与一名安全总局合作者的联系,以及因为他的家庭给予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援助。上诉声称,内政部基于“安全”理由拒绝给他公民身份,尽管这对他的性命及婚姻所造成的危害,这个理由与没有被驱逐的处于同样情况的其他人比较,是完全不合理的和武断的及对他歧视的。根据上诉的陈述,请愿人的两名亲戚在拉法被谋杀,因为他们被怀疑与以色列安全当局合作。请愿人律师假设,以色列当局所指的“安全理由”是关于他被指控于1990年非法拥有一支手枪,因此他曾被判处10个月监禁及两项其他非违反安全的过失:1983年,他因偷窃一部车被审判,1993年,他因拥有盗窃设备而服八个月监禁。(7月2日,《国土报》)

247. 7月10日,高等法院发布一项非绝对命令,给予在西岸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指挥官45天时间澄清法律是否授权他发布关于将属于阿杜米姆山口的贾哈林族人的帐篷和锡棚拆毁的命令。根据该族的陈述,四个月前,监督西岸建造工程的小组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其帐篷及锡棚的拆毁令,其理由为他们没有提出申请建造许可证。请愿人律师声称,毁坏帐篷和锡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因为依据在该地区生效的约旦法令仅是由适当建筑材料盖成的建筑物才需要许可证。律师说他们认为锡和布料不能视为建筑材料。(7月11日,《国土报》)

248. 7月18日,据报,利达军事法庭判处一名23岁巴勒斯坦人(Abdel Nasser Atallah)终身监禁连续两次,因为他装配炸药及运送自杀投弹者,他们于1995年在拉马特甘和耶路撒冷在公共汽车上将自己引爆,杀死了九个人。(7月18日,《耶路撒冷邮报》)

249. 7月22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判处一名来自纳布卢斯地区27岁的巴勒斯坦人

10年监禁,因为他于1995年11月试图谋杀在东耶路撒冷的两名边警。鉴于被告的心理问题及其行为并没有造成实际伤害,法庭决定对他判严厉的处刑。(7月23日,《国土报》)

250. 7月29日,据报,国防部向一个巴勒斯坦家庭付赔偿费25 000新谢克尔,他们控告以色列造成其一个月大的婴儿死亡,其救护车在检查点关闭时被阻挡。国防部女发言人拒绝公布该家庭收到的赔偿数额,但巴勒斯坦消息来源告诉美联社说那笔款是25 000新谢克尔。据报,该案件涉及Shaker Shawahneh家庭,根据医生说,他在以色列士兵将他所等待的救护车阻挡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在Tulkarm医院死去。医生说,这个男孩患肺炎,死于体温过低,如果早一点送到医院就可以救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时说,对这一事故的调查没有发现这男孩的死亡与延迟有关联,它声称只延迟30分钟而言。不过,它惩戒在路障的军官,在处理这个情况时“不够警觉”。(7月29日,《耶路撒冷邮报》)

251. 8月6日,据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命令政府向在反抗斗争期间被以色列国防军橡皮子弹严重打伤的女儿的父母支付赔偿,不过,法院裁决其父母在反抗斗争的严厉环境下在照顾其女孩上有所疏忽,因此将赔偿额减少四分之一。其父母声称其女孩是1989年2月在Shvura难民营的街上游戏时被橡皮子弹射伤的,结果她百分之一百残疾。有两名目击者声称有一名士兵从25米的距离向这女孩故意射击。政府并没有将涉及这一事故的士兵出庭作证,其理由是控诉是在事故发生了很久之后才提出的和无法找到这名士兵。政府又声称,以色列国防军野战记录表示这个女孩是在暴动期间受伤的。它声称,法律免除其在以色列国防军作战行动时对平民所受的伤害负任何责任。(8月6日,《国土报》)

252. 8月11日,高等法院驳回总部设在拿撒勒的伊斯兰救济协会的上诉,要求允许其重新开放。法院判决该协会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并向被杀死、被监禁或被驱逐离境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恐怖分子”的家属提供援助。该上诉是在3月份Amiram Levine少将将该协会关闭后提出的,上诉说,该协会是帮助贫穷

巴勒斯坦家庭的慈善组织,并不造成安全威胁。(8月12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53. 8月12日,杜坦军事法庭判处三名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分子三年半徒刑加上四年缓刑,他们被指控向在拉马拉旁道上的以色列车辆投石头及燃烧瓶。(8月12日,《国土报》)

254. 8月21日,利达军事法庭判处一名来自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22年监禁,他被指控协助一名以色列士兵(Nahshon Wachsmann)的谋杀者。该巴勒斯坦人被指控帮助谋杀者找到一个藏匿处安置被绑架的士兵。(8月22日,《国土报》)

255. 8月28日,以色列高等法院发布一项命令暂时中止将贾哈林贝都因族人从阿杜米姆山口定居点附近他们所住的土地上驱逐。(8月30日,《耶路撒冷时报》)

256. 9月9日,据报道,以色列高级法院维持驱逐贾哈林贝都因人的命令,这项命令规定将该部落迁移到Abu Dis附近的另一地点。法庭接受新地点位于C地区境内的说法。(《耶路撒冷时报》,9月6日)

2. 以色列人

书面资料

257. 1996年4月9日,特拉维夫治安法庭下令以6 500新谢克尔保金和六天软禁为条件,释放了一名以色列警察、其兄弟和另一名以色列公民。警方怀疑这些人殴打并企图绑架一名他们怀疑偷窃了其中一人的行动电话的巴勒斯坦工人。据警方说,这三人来到这名巴勒斯坦人在特拉维夫的工作地,逼他上了他们的车,并且他们殴打他,力图证实他是否偷了行动电话。由于遭受这次殴打,这名巴勒斯坦人需到医院接受治疗。(4月11日,《国土报》)

258. 5月12日,中央指挥部指挥官发布命令,限制一名来自内韦达内勒的定居者的行动,并把以前针对其他四名右翼活动分子发出的命令延期三个月。(5月13日,

《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59. 5月14日,高等法院驳回Hay Vekayam运动六名成员针对禁止其进入圣殿山的行政命令所提出的上诉。上诉书上指控这些命令不适当地使用紧急状态防卫条例来阻止政治抗议。但是,法院裁定,政府关于这六人可能挑起穆斯林的暴力行为的论点是合理的。法院还驳回了“圣殿山之子”领导人提出的一项类似上诉。(5月15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60. 耶路撒冷治安法庭判定无罪释放两名被控持枪威胁阿拉伯人的Maaleh Levonah定居者。对这两个人的起诉书是在他们涉嫌侵犯他人四年多之后提出的。它称,1990年1月,这两名定居者以一枝枪作为威胁,在拉马拉郊外拦截了一辆阿拉伯卡车,并要车上的两名阿拉伯人从该地点一条电线上摘掉一面巴勒斯坦旗帜。看到这两名阿拉伯人没有摘掉旗帜,这些定居者便开始向他们投掷石头,打破其卡车的挡风玻璃并开了几枪。(6月7日,《国土报》)

261. 6月7日,据报导,耶路撒冷治安法庭裁决已承认向Maaleh Adumim公路上的阿拉伯车辆投掷石头的两名犹太青年无罪。这一裁决意味着不会对这两名青年进行刑事诉讼。但是,法院判决一名青年缓刑一年半,判罚另一名青年从事300个小时的社区劳动。法官说,她决定轻判是因为这两名青年是在Kfar Darom发生一起攻击事件造成8人丧生和60人受伤两天后投掷石头的。她还指出,这两名青年已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悔过。(6月7日,《国土报》)

262. 6月21日,据报导,中央指挥部指挥官决定不再延长禁止五名极端右翼分子进入西岸的限制令有效期。另一方面,该指挥官则决定把对其他七名右翼分子的类似禁令有效期延长三个月。(6月21日,《国土报》)

263. 7月2日,据报导,高等法院驳回了被行政拘留的唯一一名犹太人提出的关于要求获得释放的上诉。法官们裁定,公安队的保密证据说明,这项由中央指挥部指挥官发出的拘留令是合理的。法官们表示,档案中的证据表明,这名在Bracha定居的被拘留人对公众及当地的安全构成威胁。法官们注意到监狱事务主管的代表所作的声

明,即关于改善该定居者拘留条件的每一项要求均得到审查,包括关于准许他更经常接受妻子及家人探访的要求。(7月2日,《国土报》)

264. 7月2日,Moshe Levinger犹太教士在服完三分之二刑期之后获释。他因参与列祖墓(易卜拉希米清真寺)骚乱而被判处7个月监禁。(7月3日,《国土报》)

265. 7月9日,一名七个月前曾因涉嫌策划用火箭助推导弹炸毁阿克萨清真寺而被逮捕的26岁以色列人被判犯有其他罪行:因攻击警察而被捕时持有毒品和刀。耶路撒冷治安法庭除判处他九个月监禁外,作出了一项被视作与众不同的判决:将他逐出耶路撒冷。该名青年承认要炸毁清真寺,但说他最后决定不那样做。然而,对他的起诉书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一点。(7月10日,《国土报》)

266. 7月15日,耶路撒冷治安法庭判处一名以色列警察三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因为他于1993年在圣殿山附近殴打一名巴勒斯坦人。这名警察还被命令在耶路撒冷一家医院从事8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法官表示,他的罪行特别严重,因为这是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官对一名10岁男孩犯罪。(7月16日,《耶路撒冷邮报》)

267. 7月23日,公安队的一名高级成员表示,他就是杀死两名因劫持第300号班车而被活捉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人,而且他为自己的行动感到自豪。在接受该事件发生以来的第一次采访时,这名成员告诉《新消息报》日报说,他是遵照公安队当时队长的命令执行处决的。该官员表示,他同意讲述情况是因为在服务24年之后他即将以少将职衔从公安队退休。这件事始发于现已停刊的Hadashot日报突破新闻检查规定,刊载了这些“恐怖分子”的照片。照片显示,虽然公安队声称在突击队员夺回这辆公共汽车时他们已被打死,但他们显然还活着。后来,一个军事法庭无罪释放了当时的伞兵总指挥官。总检察长要求将公安队队长撤职,但民族团结政府拒绝这样做。当时的总统哈伊姆·赫佐格因为害怕该事件可能对这个保安机构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而赦免了公安队队长和公安队中与此一事件有牵连的所有其他成员。(7月24日,《耶路撒冷邮报》)

268. 9月1日,耶路撒冷治安法庭宣布希伯伦山Shani的一名定居者免除支助“恐

怖主义”组织的指控,但是,因他在伊扎克·拉宾被暗杀后发表的言论而判决他煽动反叛。据报道,这位定居者在拉宾葬礼当日对一个外国电视采访组说,他对独裁者拉宾死亡感到十分高兴,他希望以色列人民起来反对邪恶的伊斯兰以及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统治。9月10日他被判处21天徒刑和四个月的缓期徒刑。(《耶路撒冷邮报》,9月2日;《国土报》,9月11日)

269. 9月10日,一名以色列士兵因拒绝在希伯伦执勤被判处18天单独禁闭。(《国土报》,9月11日)

270. 9月12日,OC中央指挥部Uzi Dayan 在会见定居点领导人时透露,对右翼活动分子分布的限制性命令减少了三分之一。(《国土报》,9月13日)

271. 9月10日,Ashkelon治安法庭判处Gush Katif 区Neveh Dehalim的一名定居者从事社区工作,以为他用拖拉机拆毁了Deir el Balah一所巴勒斯坦学校的围墙。(《国土报》,9月11日)

272. 9月16日,耶路撒冷治安法庭判处一名新犹太移民四个月徒刑和两个月缓期徒刑,因为他计划攻击阿拉伯人。(《国土报》,9月17日)

C. 对平民的待遇

1. 一般事态发展

(a) 骚扰和身体上虐待

口头证词

273. 一名证人描述了有些人在检查站遭受如何对待:

“关于检查站,我们必须不只携带一个许可证,而这种许可证必须从以色列情报部门获得。我给你们讲述一下埃雷兹检查站的情况。它有两米宽,600米长。一早就同时有一大群工人要通过。他们准许我们一次过一个人,接下来他们十分缓慢地进行搜查。如果我们有任何差错,有任何举动,都会招来毒打。需

要约两个小时的时间才能通过。存在这种情况的不只是这个检查站。我们还必须应付其他检查站。

“虽然没有固定的检查站,但警察和边防警察可能会实行突然的检查。”
(第4位未透露姓名的证人,A/AC.145/RT.691)

274. 另一名证人描述了巴勒斯坦人通过埃雷兹检查站离开加沙地带的情形:

“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如下:在我们离开加沙地带,要经由埃雷兹过境点进入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必须花很长时间排队等候。在周围有记者时,排除时间就没有那么长。我们不得在那里祈祷。其后,我们乘上公共汽车。路上总要接受检查。有时候,一些工人被扣留了下来。工人们常常受到非礼和侮辱。在以色列境内,警察也不放过我们,尽管我们持有有效的工作许可证。但是,他们置之不理,并耽搁我们的时间。”(第6位未透露姓名的证人,A/AC.145/RT.691)

275. 同一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叙述了以色列士兵是如何对待一名10岁男孩的:

“有一次,我在加沙看到一名年龄不超过10岁的小孩在寻找他的羊。有一些羊进入了属于以色列定居点的一块地。以色列士兵抓住了他,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问他为何让羊进入定居点。然后,他们走了。我开车到那里,把小孩载到了联合联络组。士兵和警官谈论了一番,但没有结果。这件事发生在加沙境内。”(同上)

276. Ibrahim Shehada先生是加沙权利和法律中心的一名实地工作协调员。他描述了巴勒斯坦工人经由埃雷兹检查站进入以色列时所受的待遇:

“埃雷兹是重要的基本通道。它位于加沙市北部。货物必须经过这个过境点运入,此外,工人们也使用它。在那里,以色列士兵采用一种阿拉伯文称作‘哈拉巴特’的方法。这是什么呢?‘哈拉巴特’意指挤牛奶。关口共有12个。每一个关口都有一名士兵,他的任务就是‘挤牛奶’。巴勒斯坦工人必须交出所有个人物品。他必须经过搜身并接受检查。在花很长时间经受这种待遇之后,他的证件被输进电脑,只有到这时候他才能进得去。在回家途中,他必须

经历相同的过境手续。”(第7位证人Ibrahim Khamis Shehada,A/AC/145/RT.692)

277. 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一名代表描述了一名后来死亡的严重心脏病病人在通过一个过境点时所受到的折磨:

“还有其他的情况,最近的一次发生于1996年6月13日。34岁的加沙人Ibrahim Mohammad Al-Sarsawi犯了严重的心脏病。加沙市的Shifa医院已经同特拉维夫的Tel-Hashomer医院紧急联系,由于这名病人的病情严重,Tel-Hashomer医院已准备接收他。但是,当他到达埃雷兹过境点时,被拦住了。我与运送这名病人的救护车司机谈了话。该司机告诉我说,过境点的士兵要他复述自己的名字,将它写在一张纸上并写上他身份证号码,可他当时正在接受人工呼吸!其他人都证明了这一事实。由于耽搁了不止一个半小时时间,病人的病情恶化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不能把他载到特拉维夫,那样将又得花一个半小时,因而他决定把他运到阿什克伦的医院。病人未等到达医院就死了。”(第12位证人Salah Haj Yehya先生,A/AC.145/RT.694)

278. 一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巴勒斯坦人在靠近定居点的道路上所遭受的骚扰:

“有关骚扰和定居点问题,从加沙至拉法的沿路上有以色列定居点。这个综合定居点的名称叫Kfar Darom。由于我们必须经由公路穿过定居点,因而看到了以色列士兵拦截巴勒斯坦人车辆,查验身份证并搜查车辆。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这是很不好受的,因为除此以外,他们还受到其他骚扰。面对这种对待方式,他们不会感到安全。可这只是人们从公路上看到的。”(第3位未透露姓名的证人,A/AC.145/RT.691)

279. 该证人还描述说,在检查站,有时抓人很随便:

“关于过境点,有时以色列人没有任何具体罪状就毫无理由地抓人。当我们提出抗议时,我们被告知这些是安全措施,与我们无关;但是协议规定只能在

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之一时才可以实施逮捕,即有人携带武器,有人对他人的生命构成威胁,或有人从事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然而,我们看到他们逮捕没有触犯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人,而我们提出抗议时总是被告知这些是安全措施。被捕的人被押到马杰达勒接受为期一周的审讯,有时是两周。此后,他们被释放。”
(同上)

280. 来自耶路撒冷的一位证人描述了东方之家的情况:

“然而,在右翼分子的直接或间接煽动下并且在警察的帮助下,以色列政府正在给东方之家制造困难和麻烦,如在东方之家前面的公路上搭设帐篷,纠集以色列右翼分子(现已加入新政府)一天24个小时地骚扰和威胁过路的人。他们不仅是在以色列警察的眼皮底下这样做,而且甚至还得到警察的协助,而警察在现场的任务似乎是要保护他们而非要‘制止’由于他们从事骚扰和制造麻烦所造成的问题。”(第10位证人Abdel Rahman Abu Arafah先生, A/AC.145/RT.694)

281. 一位证人描述了他的儿子有一次在耶路撒冷遭受到如何的待遇:

“我的儿子正在读中学的最后一年。有一天,他正走在大马士革关卡附近的街上。每隔20米就看到军队士兵以及安全部队人员。当时正值发生最后的一次暴力事件。当时,我儿子正与一位朋友一起走在街上。他们受到了士兵的攻击,他被打倒在地。我儿子只得还手。要知道,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当然他会作这种反应。他们把他抓走,关了一个星期。我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他们无法将他定罪,这才放了他。但他们罚了我们3 000谢克尔,相当于1 000美元。”(第13位证人Mahmoud Abdallah先生, A/AC.145/RT.695)

282. 一位证人这样描述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行为:

“他们在搜捕一些年青人。他们说我们把这些人的窝藏在家里。他们破门闯入房子并毁坏财物。他们封了我侄儿的房子。”(第15位未透露姓名的证人, A/AC.145/RT.695/Add.1)

283. 来自被占领土的一位证人描述了以色列军队是如何对待他的:

“在边界被关闭一个月以后,我前去工作。在靠近我们村庄的大路上,一辆军车尾随我们而来。我们被截住了。他们要我们下车。他们把车搜了个遍。一名士兵走近我,并打了我。他是用枪托击我的。他打我的原因是我转身同我兄弟说话,而他以为我要与他说什么。仍在车上的其他人被命令趴在一边。但我因长了胡子就被说成是哈马斯成员。我一再受到威吓。扣留我们一个小时以后,该士兵说,假如他再看见我,就把我们所有人都关到监狱里去。发生的事件就是这样。”(第16位未透露姓名的证人,A/AC.145/RT.695/Add.1)

284. 来自加沙的一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诉说了人和货物在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之间过境的情况:

“比如,如果他们允许一名商人或一辆车进入以色列载运食物或瓜果,就会施加各种障碍,进行各种检查。要花许多个小时才能过境。有时,他们甚至在人们已经等候8个小时或10个小时后再重新来一次检查。人们感到精疲力竭。他们有生活和吃饭的权利。”(第5位证人Omar Khalil先生,A/AC.145/RT.691/Add.1)

285. 另一名证人描述了在边界被关闭期间,出口货物终于获准运出被占领土时所发生的情况以及卡车需经过的手续:

“即使在以色列放松对农产品出口的限制的情况下,各种安全措施也常常导致诸如草莓、黄瓜、西红柿和其他蔬菜等易腐农产品因在边界耽搁而受损。在通往以色列的过境点,卡车排长队等候检查。如果卡车等上两三天,则它们载运的货物就会烂掉,卡车需开回加沙,而这些产品无法出口。这种情况很常见。”(第20位证人Handi Shaqqura先生,A/AC.145/RT.697/Add.1)

286. 有关骚扰和身体虐待的叙述,见下列文件:A/AC.145/RT.691(未透露姓名证人),A/AC.145/RT.691(未透露姓名证人),A/AC.145/RT.691/Add.1 (Omar Khalil先生),A/AC.145/RT.691(未透露姓名证人),A/AC.145/RT.692 (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 A/AC.145/RT.694 (Abdel Rahman Abu Arafeh先生), A/AC.145/RT.694 (Salah Haj Yehya先生), A/AC.145/RT.695 (Mahmoud Abdallah先生), A/AC.145/RT.695/Add.1 (未透露姓名证人), A/AC.145/RT.695/Add.1 (未透露姓名证人) 和 A/AC.145/RT.697/Add.1 (Hamdi Shaqqura先生)。

书面资料

287. 1996年4月17日, 一名被通辑的人阵活动分子的母亲控诉以色列国防军在进行搜查时, 损坏了她的房子。(4月18日, 《国土报》)

288. 5月14日, 以色列国防军攻击了一些来自希布伦附近的贝特乌拉地区的巴勒斯坦农民, 当时他们正在他们的田里干活。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指出, 当时以色列士兵以该地区已因安全原因而关闭为由, 追赶并攻击这些农民, 毁坏其庄稼。(5月17日, 《耶路撒冷时报》)

289. 6月21日, 据报, 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在希布伦周围的一些村庄骚扰农民和牧羊人。一位来自Beit Awa名叫Salem Ismail Al Suweiti的农民报告说, 他遭到定居者绑架, 被他们殴打, 随后被弃置路上。(6月21日, 《耶路撒冷时报》)

290. 7月8日,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内政部副部长Ahmad Said Buyud Tamimi谴责以色列国防军企图放火烧毁该部设在希布伦的各办事处。Buyud说, 以色列国防军几天前同定居者团伙一道袭击了这些办事处。(7月12日, 《耶路撒冷时报》)

291. 7月10日, 阿富拉的警察接受保金, 释放了两名以色列男子。这两人被怀疑严重虐待杰宁地区一个村庄的两名分别为10岁和13岁的巴勒斯坦兄弟。涉嫌绑架这两个男孩并把他们带到一个仓库进行虐待的两名以色列青年也获得交保释放。据报, 事情始于这两名以色列青年抓到那两个男孩在绿线附近属于他们莫夏夫的田里偷摘西红柿。这两名青年用塑料手铐将两个男孩绑起来并把他们带到附近的一个仓库。两名以色列成年人扒掉他们的衣服, 将他们绑在柱子上, 用铁棒打他们, 甚至在他们身上掐灭香烟, 对他们进行严重虐待。10岁的男孩说, 他被铁棒打后, 血从他的

头上流了下来。他说,他当时以为会被打死。经受了一个半小时的虐待后,他被放走,赤身裸体,身上带伤而且手被铐着。他就这样开始往自己的村子走。路上,他遇到了一个以色列男孩,这个男孩摘除了他手上的塑料手铐。他花了40分钟走到了家。半个小时以后,他的兄弟赤身裸体地而且带着铐子回到了家。两个兄弟被转到了杰宁的一家医院。据报,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哥哥被严重打伤和烧伤。在审讯过程中,这四名以色列人承认对他们的多数指控。(7月11日,《国土报》)

292. 7月30日,巴勒斯坦委员会成员Abbas Zaki被以色列当局扣押并审问了五个小时。在委员会中代表希布伦的Zaki被拘留候审,他被控从事煽动活动和鼓动Samu's的村民放火烧毁前去推平被没收的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推土机。(8月2日,《耶路撒冷时报》)

293. 8月1日,希布伦的巴勒斯坦警察主管Tarek Zaid控诉说,以色列士兵当着他的面殴打他的儿子和他的司机并扣押他们。Zaid还说,当他出示以色列政府发给的“重要人士”身份卡时,以色列士兵嘲笑他。有两位巴勒斯坦律师停车询问情况,但这些士兵砸了他们车上的挡风玻璃。(8月2日,《耶路撒冷邮报》)

294. 8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突然搜查了Qaryut村并逮捕了几十位村民。当地消息说,这次大搜捕是对1996年7月村民们举行示威反对邻近的Gilo定居点侵占该村土地来扩大地界的一个反应。从最近的情况发展看,以色列国防军决定将Qaryut村的土地视为国有土地。(8月9日,《耶路撒冷时报》)

295. 8月9日,据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民政部长Jamil Tarifi就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Mahmud Abbas在加沙地带北部入境口埃雷斯检查站被捕一事提出了抗议。Tarifi还指出,对巴勒斯坦要人的骚扰近来增多了,尤其是在公路上的军事哨卡。(8月9日,《耶路撒冷时报》)

296. 8月26日,以色列当局突然搜查了巴勒斯坦委员会中代表耶路撒冷的代表Hatem Abdel Qader的家并查抄了他的家具,理由是他没有缴纳市政税款。Abdel Qader表示,几天前,他已就此事与财产税务部达成协议。这位巴勒斯坦委员会成员

还表示,自从他把自己的家变成办公室以便听取他所代表的人的要求和诉怨以后,他的房子就一直受到监视。(8月30日,《耶路撒冷时报》)

297. 9月5日,B'tselem发表了一份报告,指称警察和边防警察在以色列入境处的检查站以及在绿线之内殴打和侮辱各领土巴勒斯坦居民的事件的次数有所增加。报告指出,保安部队无数次在绿线之内拘捕非法的巴勒斯坦工人,殴打他们,并将他们送回各领土。保安部队的这种行为表明有着一种不成文的政策,其目的是通过使用暴力、虐待和侮辱人格来阻止巴勒斯坦人非法进入以色列。报告提出了在6月和7月发生11起此种案例。它们依据的是受害者和目睹者的证词。案例中有10起涉及警察和边防警察进行的殴打和虐待,1起关系列耶路撒冷市政当局一名检查员进行的殴打。在半数以上的案例中,暴力行为的对象是为了企图谋生而进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成年人和儿童。报告指出,对虐待事件的报道与政府更迭偶合。报告还指出,各领土艰苦的生活条件促使其包括众多儿童在内的居民企图非法进入以色列谋求就业机会。报告所举的一起虐待案例是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劳工的案例。这名劳工指出,警察在发现他正在一个建筑工地非法工作时,在该处打断了他的一条腿。他指称警察还残暴地打了他的脸、头和颈,而且他一只耳朵失去了听觉。他还说一名警官扬言,如果他再回到耶路撒冷就开枪打死他。释放他之前,警察要他签写一份文件,说他没有遭到殴打或伤害。(《国地报》、《耶路撒冷邮报》,9月6日)

(b) 集体惩罚

(一) 被拆毁或查封的房屋或房间

口头证词

298. 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的实地工作人员Fuad Issa Abu-Hamed先生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有关拆毁巴勒斯坦人拥有的房屋的以下资料:

“谈到拆毁房屋的问题,在1996年3月采取这次行动期间有9所房屋被拆

毁。这些房屋中有8所被拆毁。至于第9所房屋,由于它太靠近其他房屋而无法炸毁,就填进了水泥空心砖,使它无法使用。这是抗暴以来我第一次目睹这种封闭房屋的方法。另一所房屋是被误拆的,因为它正巧位于其他被拆毁房屋之一的附近。”(Fuad Issa Abu-Hamed先生,第2号证人,A/AC.145/RT.690)

299. 另一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关于拆毁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拥有的房屋的情况:

“拆毁房屋的政策仍然在继续执行,特别是在耶路撒冷更是如此。今天,我们看不到以安全为理由而用爆炸或推土机拆毁房屋的情况,但我们在耶路撒冷看到的是因房屋被认为是‘未有许可证’而遭到拆毁。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发放建筑许可证的政策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我甚至无法用言词来解释。可能花10到15年才能拿到许可证,而这将会要你付出比你计划建造的房屋的价格更高的费用。它还意味着你必须出示土地的所有权,而这一点谁也无法作到。因此,唯一可能的办法是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建造房屋。人们遭到罚款,如果房屋位于非常紧张的地区就会罚得很重。但如果房屋建在以色列人已将其列入他们今后发展计划的地区内,它们就会被立即拆毁。在东耶路撒冷每个月平均拆毁5所房屋。自1967年以来,发给巴勒斯坦人的建筑许可证仅为600到700张,而在同一期间拆毁的房屋超过2 000所。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超过70 000个单位,而巴勒斯坦人则建造了700个单位。在过去10年期间,我们得到的保证是有7 500个新单位。这一计划仍在研究之中,而我个人认为,由于新的政府以及今天在住房部长和耶路撒冷市长之间的关系,耶路撒冷将不会有今后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住房的任何计划”。(第8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3)

300. 法律援助会的代表向特别委员会谈到了巴勒斯坦人的住房情况以及发放建筑许可证的问题:

“拆毁房屋的做法一直有增无减,其理由有若干个,主要是安全理由或没有建筑许可证。发放建筑许可证是关系到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不准备详

细谈论。但是,许可证是难得发放的。成千上万的房屋由于没有建筑许可证而被拆毁。但是,由于人口增加,需要有更多的房屋和公寓供人们居住。然而,占领当局反对建造新房屋和公寓,人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建造房屋,使他们能有个地方住下。”(Nina Atallah夫人,第21号证人,A/AC.145/RT.698)

301. 一名证人讲述了因无许可证建造房屋而遭到的罚款:

“对无许可证而建造房屋并判定有罪的家庭的罚款平均额,不但使他们必须拆毁他们的房屋,而且今天的平均罚款额被称之为‘房屋罚款的双倍价值’。这是100 000谢克尔,大约是33 000美元。

“你不交罚款会怎么样?阿!他们会把你关进监狱。他们会到你家里来把你所有的家具都拿走。他们会骚扰你。现在人们的处境十分可怕。”(Linda Brayer夫人,第9号证人,A/AC/145/RT.694)

302. B'tselem的另一名代表说明了以色列实行巴勒斯坦住房政策的原因:

“Eliahu Suissa在被任命为新的内政部长之后,在几天之前宣布他将对无许可证而建造的所有巴勒斯坦建筑物采取严厉的措施。我们都知道这些法律措施是什么。它只是将有关的房屋拆毁而已。事先没有任何警告。

“委员会或许应该知道,由于耶路撒冷市政当局拒绝向巴勒斯坦人发放建筑许可证,在阿拉伯耶路撒冷地区有成千上万所无许可证而建造的房屋。拒绝发给此种许可证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居住在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数。”(Bassem Eid先生,第22号证人,A/AC.145/RT.698)

303. 关于被拆毁或查封的房屋或房间的证词可见于文件A/AC.145/RT.690(Fuad Issa Abu-Hamed先生)、A/AC.145/RT.693(匿名证人)、A/AC.145/RT.694(Linda Brayer夫人)、A/AC.145/RT.698(Nina Atallah夫人)以及A/AC.145/RT.698(Bassem Eid先生)。

书面资料

304. 1996年4月3日,以国防军查封了Mohammed Abu Warda在Fawar难民营的住房,据称他组织了2月25日在耶路撒冷和Ashkelon的自杀性爆炸事件。(《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5日)。

305. 4月11日,以国防军拆毁了在希布伦的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5所房屋,理由是它们是无许可证而建造的。希布伦市长Mustafa Natshe对按照民政管理当局命令而进行的拆毁房屋的工作作出了回应。他指出,此种做法正在破坏和平进程,并在该镇的居民中制造失望情绪。他指出,居民不但看到了他们的土地被占用来建造Kiryat Arba定居点,而且现在他们的房屋正在被拆毁。(《国土报》,4月12日)

306. 4月11日,以色列当局拆毁了希布伦的7所住房,借口是它们为非法建造。还以同样的借口对在Baqa、Wadi Joz和Khilet Natsheh的大量房屋发出了拆毁令。业主将在以色列高级法院对这些拆毁令提出上诉。(《耶路撒冷时报》,4月19日)

307. 4月28日,希布伦市长Mustafa Natshe指出,在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向西蒙·佩雷斯总理提出直接呼吁之后,以色列政府已同意不拆毁在希布伦地区无以色列的建造许可证而建筑的大约60所房屋。但是,民政管理当局发言人指出,希布伦地区沿主要公路的40(而不是60)所房屋正在得到拆毁令的通知,而执行该拆毁令的速度是每月拆毁4或5所房屋。(《耶路撒冷邮报》,4月29日;又见《耶路撒冷时报》,4月26日)

308. 5月16日,Kafr Aqeb(Ramallah地区)的一群巴勒斯坦居民阻止军队用推土机将无民政管理当局发出的许可证而建造的房屋铲平。据报道,这些房屋之中有1所是由3座有16名居民居住的公寓组织成的。民政管理当局发言人指出已推迟拆毁工作,以避免平民和士兵之间的冲突,但表示拆毁工作仍将进行。(《耶路撒冷邮报》,5月17日)

309. 5月24日,据报道,以国防军拆毁了Kafr Aqeb的4所房屋,借口是这些房屋是无许可证而建造的。(《耶路撒冷时报》,5月24日)

310. 6月4日,据报道,保安当局正在研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项要求,即对在反抗斗争期间在Ramallah、希布伦以及位于巴勒斯坦民政控制和以色列安全控制之下的B地区的各个村庄中被查封的60多所房屋进行启封。据报道,巴勒斯坦人自己曾试图启封这些房屋,但以国防军不让他们这样做。(《国土报》,6月4日)

311. 7月5日,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一项决定,即允许伊斯兰抵抗运动遭到暗杀的炸弹制造者Yihye Ayyash的家人重建他们在西岸的住房,该住房位于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但完全置于以色列安全控制之下的一个地区。以国防军的一名发言人指出,军队不会允许重建在发布拆毁令或没收令之后拆毁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房屋。(《耶路撒冷邮报》,7月7日)

312. 8月2日,据报道,位于Nablus镇界之处一个住宅区的10所巴勒斯坦住房的业主已收到通知说,他们的住房属被拆除之列。(《耶路撒冷时报》,8月2日)

313. 8月12日,民政管理当局拆毁了Ramallah地区3个村庄中无许可证而建造的3所巴勒斯坦人拥有的住房。拆毁工作是在边境警察和以国防军警备森严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其中一个村庄抗议拆毁工作时爆发的暴乱期间,一名边境警察被石头击伤。一名其房屋被拆毁的有5个子女的父亲指出,行政管理当局拒绝了他要求得到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房屋的许可证的要求,理由是该土地位于村庄整体规划所涉地区之外。(《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13日)

314. 8月12日、13日和14日,以色列的推土机在耶路撒冷市界内总共拆毁了8所房屋,借口是它们是无许可证而建造的。(《耶路撒冷时报》,7月16日)

315. 8月16日,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两天之内在希布伦拆毁了3所房屋,借口是它们的业主没有取得建造许可证。以色列国防部长Yitzhak Mordechai先生指出,10所无许可证的房屋属拆毁之列。(《耶路撒冷时报》,8月16日)

316. 8月20日,内政部拆房工作人员拆除了东耶路撒冷Ras Al-Amud地段无许可证而建造的2所巴勒斯坦人拥有的房屋,警察担任警卫,防止当地居民骚扰。被拆毁的房屋之中,1所已建造完工,另1所还没有盖房顶。这次拆毁工作使21名巴勒斯坦人

无家可归,而在一个星期之前采取的类似行动中,耶路撒冷市政当局拆毁了东耶路撒冷Issawiya地段2座“非法”建造的建筑物。东耶路撒冷另有8所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属拆毁之列。(《耶路撒冷邮报》,8月21日)

317. 8月25日,以色列民权协会(民权协会)写给内政部长,要求停止拆毁东耶路撒冷Ras Al-Amud地段的房屋。民权协会还吁请内政部长重新检查东耶路撒冷的拆房政策,并在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来满足该市阿拉伯居民的住房需求之前不采取此种做法。民权协会指出,阿拉伯地区非法建造的问题是规划机构的政策直接造成的,因为这种政策不允许进行合法建造来满足阿拉伯居民的真正需求。此种政策使众多的其唯一希望只是有个栖身之地的阿拉伯居民变成了犯有罪行的人。民权协会还指出,在东耶路撒冷的这种政策的目的是限制阿拉伯人建造房屋,以便促使居民离开耶路撒冷市区,从而改变其人口组成(移出耶路撒冷必然会丧失以色列身份证)。(《国土报》,8月26日)

318. 8月27日,按照耶路撒冷市政当局的命令,拆毁了耶路撒冷旧城的一个巴勒斯坦残疾人日托中心,理由是它是无许可证而建造的。拆毁行动激起了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强烈反应,他们将这一行动谴责为对巴勒斯坦--以色列关系的一种打击。巴勒斯坦内阁成员Hanan Ashrawi和Hassan Tahboub以及议会议长Ahmad Qorei领导了大约100名巴勒斯坦人从拆毁房屋的地方穿越旧城进行示威游行。在耶路撒冷的巴解组织总部东官发表了一项强烈谴责拆毁行动的声明,并吁请国际社会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它在今后停止此种行动。总部设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保护人权协会指出,耶路撒冷市政当局为巴勒斯坦人提供的公共服务寥寥无几,这一事实使拆毁行动特别可足以说明反对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的运动是多么强大。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请外国外交官转达他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做法的深切忧虑。据报道,阿拉法特先生指出,这些措施是旨在使阿拉伯耶路撒冷犹太化并鼓励在阿拉伯居民区建设定居点的有预谋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耶路撒冷邮报》,8月28日)

319. 8月27日,耶路撒冷市政当局拆毁了打算作为体育馆供居住在耶路撒冷旧城穆斯林区的儿童使用的一座“非法”建筑物。巴勒斯坦议会议长Ahmed Qorei谴责了这一次在警察和边境警察戒备森严中进行的拆毁行动。他指出,拆毁行动严重地违反和平协定,因为按照协定,耶路撒冷的地位只能在最终地位谈判之中予以确定。加拿大政府曾向建造该大楼的慈善组织捐赠了30 000美元。加拿大的代理大使指出,加拿大政府关切地看待拆毁该建筑物的决定,因为他认为该建筑物应该成为该居民区居民的一个社区中心,而且是在一个遭受严重社会难苦的地区的独一无二的项目。(《国土报》,8月28日)

320. 8月27日,以色列当局拆毁了耶路撒冷的Burj Al Laqlaq老年人和残疾人中心,借口是它是无许可证而建造的。(《耶路撒冷时报》,8月30日)

321. 8月28日,以色列警察拆下了树立在Burj Al Laqlaq中心原址的4座帐篷。那些帐篷是为了向该中心受惠者提供方便而设立的。(《耶路撒冷时报》,8月30日)

322. 8月30日,据报道,以色列正在加紧其对在耶路撒冷和西岸无许可证而建造的巴勒斯坦房屋进行的拆毁运动。在“一片”关心环境和尊重法律的喊声中,各领土上十几所巴勒斯坦人的住房遭到了拆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房屋属于那些已多年申请建筑许可证但遭到拒绝的居民。据报道,一个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或在被占领领土的其他地区获得建筑许可证的可能性为零。正是他们困难的住房条件迫使这些人无许可证而建造房屋。在大多数情况下,申请者是那些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非法建造房屋而现在成了无家可归的大家庭。一个实例是,一名寡妇有十个子女,其中三人为弱智。她与他们一起生活在四周都为犹太定居点包围的Hizama村,环境极端地贫困和肮脏。他们的住房也就是他们家里的绵羊和山羊的家,这些羊与园子里的母鸡一起,据说就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1994年,该妇女因非法建造该房屋被罚款21 000新谢克尔,并被命令亲自将它拆毁。以色列国不但发出了拆毁令,还对她提出了刑事控诉。1996年8月26日,来自内部政的一名检查员通知该妇女说,她的房屋将很快被拆毁。第二天,她因担心而病倒了。(《国土报》,8月30日)

323. 9月13日,据报道,西岸的民政管理当局向耶路撒冷南部A-Sawahara和Zur Bahar居民区的屋主发出了13份拆毁令。据民政管理当局说,这些房屋的建筑地点超出了耶路撒冷市政当局的管辖范围,即建筑在属民政管理当局控制的C地区之内。(《国地报》,9月13日)

324. 9月17日,在拆屋工作人员拆毁在东耶路撒冷非法建造的一所巴勒斯坦人拥有的住房时,十几名警察不让一小群巴勒斯坦居民靠近。据该市官员说,那名巴勒斯坦屋主曾请求高级法院制止拆屋,但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为了抗议拆毁房屋的行动,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宣布在东耶路撒冷举行一次短时的罢市。市政当局消息来源人士指出,拆毁房屋的目的二是要对打算没有适当的许可证而建筑房屋的阿拉伯居民提出警告。在一起有关的事态发展中,市政当局消息来源人士指出,该市的法律顾问正在审查一份有关在阿克萨清真寺旁边的一座据称的非法建筑物的最新报告。(《耶路撒冷邮报》,9月18日)

325. 9月17日,耶路撒冷市政当局拆毁了Ayman Hassan Yaghmour位于东耶路撒冷雅法门内的房屋,借口是该建筑是无许可证而建筑的。(《耶路撒冷时报》,9月20日)

326. 9月19日,耶路撒冷市政当局的检查员对东耶路撒冷Isawiya村的3所房屋发出了拆毁令。屋主要在24小时内拆毁自己的房屋,理由是它们非法建筑的。居民们警告说他们将强烈反对拆毁房屋,并指称另有12名屋主也将收到拆毁令。巴勒斯坦保护人权和环境协会宣布它将要求发出一项反对拆毁房屋的临时令,理由是拆毁令是提前24小时通知发出的,这使得屋主无法向地方事务法院提出上诉,因为该法院星期五不办公。该协会还发表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说拆毁房屋的意图标志着侵犯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在以前市政当局是对居民非法建筑进行罚款,而它的新政策却旨在减少阿拉伯人在该市的存在。(《国土报》,9月20日)

(二) 实行宵禁、封锁或关闭地区

口头证词

327. Btselem的实地工作人员讲述了宵禁对希布伦附近的A1-Fawwar难民营产生的影响:

“我亲自访问了A1-Fawwar难民营,并进入了其中一些房屋。我发现,即是在宵禁解除之后,人们也没有食品,甚至连婴儿喝的奶也没有,因为店里一无所有,他们卖不到食品。小麦、糖、油和乳制品极端缺乏,而且价格当然也因此十分之高”。(Fuad Issa Abu-Hamed先生,第2号人,A/AC.145/RT.690)

328. B'tselem的另一名代表讲述了有关西岸Bidiya和Samua两个村庄宵禁的情况:

“你知道,昨天我在Tulkarem的Bidiya村。在该地区杀害了一名以色列士兵之后,于6月16日在该村实行了宵禁。我到了那个村庄,听目击者向我报告说,现在宵禁已实行了11天,食品很短缺,因为士兵只是每两天解除宵禁两小时,但不让村民离开村庄去卖食品。这就造成了食品如此严重地短缺。村庄还严重地缺乏药品。

“这个小村居住了10多个残疾人,他们需要在村庄药房已不再能卖到的药品。这就意味着他们得不到所需的适当治疗。目击者告诉我说,任何违反宵禁的人都会遭到以色列士兵的毒打,并被强迫回家。

“两星期以前,占领当局宣布他们将没收希布伦以南的Samua村的土地。居民听到这消息时进行了示威,抗议这一决定。以色列军队来了,并向居民任意开枪,结果有1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并实行了宵禁。到目前为止,宵禁仍在实施之中。”(Bassem Eid先生,第22号证人,A/AC.145/RT.698)

329. 关于实行宵禁、封闭或关闭地区的证词可见于文件A/AC.145/RT.690(Fuad Issa Abu-Hamed先生)和A/AC.145/RT.698(Bassem Eid先生)。

书面资料

330. 1996年4月1日,在加沙地带举行了好几次反对关闭该地区的示威。在联合国驻被占领土特别协调员办事处的门前举行了12小时的绝食抗议。数百名工人在加沙市政厅前举行了示威,在那里有好几名示威者加入了60来个绝食抗议的人。(《国土报》,4月2日)

331. 4月4日,军队在两名边境警察在往Joseph's墓地途中被石块轻度击伤的一起事件之后,宣布Nablus为关闭的军事区。4月6日取消了关闭。(《国土报》,4月5日和7日)

332. 4月9日,边境警察在耶路撒冷北部Shufat难民营的入口处拘留了12名巴勒斯坦警察。警察的一名发言人指出,由于关闭,不允许警察在市内存在,并补充说,这些警察由于据称违反和平协定而在该难民营以及该市的其他地方采取行动而正在受到审问。(《耶路撒冷邮报》,4月11日)

333. 4月11日,以国防军允许为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工作的50名巴勒斯坦人返回其工作地点。军队也允许流落在加沙地带的约旦公民返回家园,并宣布也将允许数量有限的谋求紧急医疗的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以色列邮报》,4月11日)

334. 4月17日,以国防军在村民为抗议没收其土地来建造一条为附近的Tekoa定居点服务的“安全”公路而进行示威的一起事件之后,对Taqua村实行了宵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18日)

335. 4月28日,安全事务部长委员会决定维持关闭,但允许将货物运到各领土。在另一起事态发展中,委员会请总参谋长Amnon Lipkin Shahak中将调查一起事件。在该事件中,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士兵三次在路障之处阻碍她到达医院之后丧失了她的婴儿。该妇女不得不在她的汽车中分娩,并被迫将婴儿送到东耶路撒冷的一所医院,在那里婴儿被宣布已经死亡。(《耶路撒冷邮报》,4月29日)

336. 5月1日,以国防军在旧城区的一名老年犹太定居者遭到刺伤之后对希布伦

实行了宵禁。在军队对旧城区实行宵禁时,旧城区的店主立即关闭他们的商店。一名店主抱怨说,士兵甚至不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将他放在货架上的价值为10 000谢克尔的鱼放入冰箱。(《耶路撒冷邮报》,5月3日)

337. 5月6日,以色列宣布Kalkilyi为关闭的军事区。(《耶路撒冷时报》,5月10日)

338. 5月15日,西蒙·佩雷斯总理批准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建议,并对加沙地带和西岸重新实行完全的关闭,直到以色列选举之后为止。这意味着由于在3月放松关闭而曾被允许进入以色列的12 000名巴勒斯坦工人将不再被允许进入以色列。但是对于关闭的一些例外仍然有效,其中包括人道主义情况、在某些条件下的农产品出口以及要人的活动。(《国土报》,5月15日,《耶路撒冷邮报》,5月16日和17日;又见《耶路撒冷时报》,5月17日)

339. 5月24日,以国防军对希布伦的Al Sheikh区实行了宵禁。(《耶路撒冷时报》,5月24日)

340. 5月25日,对加沙和西岸实行了完全的关闭,并预料至少将持续到以色列选举时为止。这一决定是作为对担心“恐怖主义”组织会在选举前夕发动进攻的反应而作出的。以国防军发言人指出,各领土的巴勒斯坦居民只有在特别的人道主义情况下才能进入以色列。最高级别的巴勒斯坦要人将被允许带同一名司机进入以色列,而较低级别的要人只有在与安全当局协调之后才能离开各领土并必须在以国防军的检查站通过例行检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26日)

341. 5月30日,以色列选举前对各领土实行的关闭有所放松:允许5 700名40岁以上的加沙劳动者以及来自西岸的有工作许可证的劳动者进入以色列。允许货物通过Karni货运终点站运入加沙地带。货车运输只允许通过Erez检查站进行。离境的货车必须有人护送。在西岸(包括在Atrot的工业区)和加沙的工业区已经为巴勒斯坦人的就业重新开放。对要员文件持有者和国际组织工作人员进入以色列的禁令已经解除,也已解除了对曾因安全理由而宣布为关闭的军事区的Kalkiliya、Tulkarm、

Nablus和杰宁的关闭。(《国土报》，6月2日)

342. 6月1日，以国防军放松了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关闭，允许10 000名有工作许可证的巴勒斯坦劳动者返回其在以色列的工作地点。以国防军表明，许可证已发放给7 500名40岁以上的加沙人以及2 500名来自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邮报》，6月2日)

343. 6月3日，以国防军在一次“恐怖主义”攻击之后，对Bidiya、Surta和Qarada(西岸)三个村庄实行了宵禁。在该攻击中，4名以色列人在村外的一个橄榄园中受轻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6年6月4日；又见《耶路撒冷时报》，6月7日)

344. 6月5日，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关闭，允许10 000名来自西岸的巴勒斯坦工人以及12 000名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工人进入以色列。以国防军宣布，只会向35岁及35岁以上未被宣判犯有安全罪行的已婚巴勒斯坦男子个别地发放允许许可证。军队还允许350名巴勒斯坦商人进入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996年6月6日；《国土报》，6月9日)

345. 6月9日，据报道，安全当局继续放松对领土的关闭，允许另外的13 000名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工业区和农业部门工作。(《国土报》，6月9日)

346. 6月10日，以色列当局在来自Kufur Zakariya镇附近的kiryat Arba的两名定居者遭到杀害之后，关闭了希布伦的蔬菜市场。(《耶路撒冷时报》，6月14日)

347. 6月16日，以国防军在一起“恐怖主义”攻击事件之后立即对Bidiya村实行了宵禁。在该攻击事件中，一名不当班的以色列警察在该村被枪杀致死。6月18日宵禁仍然生效，居民在对该事件的调查结束之前不得进入以色列工作地点。(《国土报》，6月17日和18日；《耶路撒冷邮报》，6月17日；又见《耶路撒冷时报》，6月28日)

348. 6月21日，以国防军在十几个村民放火燃烧用于在被征收的土地上建造公路支线的重型设备之后，对Samu村(希布伦地区)实行了宵禁并逮捕了6名巴勒斯坦人。

(《国土报》，6月23日)

349. 6月22日，在希布伦以南的Samu镇的居民与以国防军发生冲突之后，该镇实行了宵禁。(《耶路撒冷时报》，6月28日)

350. 6月26日，据报道，安全当局已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放松关闭。除了向来自各领土的工人发放进入许可证之外，还决定允许在加沙和西岸之间进行货车运输。安全消息来源报道说，这些措施旨在防止领土出现经济混乱。(《国土报》，6月26日)

351. 6月27日，以色列当局解除对Bidya实行的宵禁。对Samu的宵禁仍然维持。(《耶路撒冷时报》，6月5日)

352. 7月2日，以国防军解除了它对Bidiya村实行的宵禁。在该村，在6月16日的一次“恐怖主义”攻击中一名以色列警察遭到杀害，他的妻子受伤。(《国土报》，7月2日；《耶路撒冷邮报》，7月7日)

353. 7月5日，以国防军解除了它在一起事件之后于6月21日对Samu村(希布伦地区)实行的宵禁。在该事件中，一些巴勒斯坦青年放火燃烧了一些推土机，因为这些推土机被用来在他们被没收的土地上建筑一条穿越与该镇毗连的旷野的公路支线。以国防军消息来源报道说，已拘留25名被怀疑放火的巴勒斯坦人进行审问。据报道，以国防军每48小时将解除宵禁2小时，以便允许居民取得食品供应。但是，即使在那段时间内也不准居民离开他们的村庄，居民将宵禁谴责为集体惩罚。他们还抱怨缺少食品供应，特别是缺少婴儿用奶。宵禁解除之后，村民们赶往希布伦购买食品供应品。(《国土报》，7月2日；《耶路撒冷邮报》，7月7日；又见《耶路撒冷时报》，7月12日)

354. 7月7日，据报道，以国防军已解除了一周以前对Ramallah实行的关闭。(《国土报》，7月7日)

355. 7月10日，以国防军在一起事件之后对希布伦的Bab A-Zawaya居民区实行了宵禁。在该事件中，有人向以国防军在该居民区的一个前哨基地投掷了一个爆炸装

置。位于事件发生地点附近的几家巴勒斯坦企业也被关闭，“直到进一步通知时为止”。（《国土报》，7月11日）

356. 7月14日，以国防军宣布Netzarim公路将每两个星期向巴勒斯坦警察的交通开放一次，但也表明不允许要人使用该公路。（《国土报》，7月15日）

357. 7月19日，以国防军在一起事件之后对Kuaryut村（西岸）实行宵禁。在该事件中，约有100名居民在Shilo定居点附近有争议的土地上横冲直撞，放火燃烧并毁坏树木。（《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21日）

358. 7月22日，以色列当局在巴勒斯坦预防性安全部队抓获一名耶路撒冷的居民进行审讯之后，对Ramallah实行了一天的宵禁。宵禁在该居民获释时解除。（《耶路撒冷时报》，7月26日）

359. 7月23日，以色列当局解除了对西岸的和加沙地带实行的关闭。（《耶路撒冷时报》，8月2日）

360. 7月24日，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在对来自领土的工人实行的为期五个月的限制得到放宽之后，回到以色列工作。在加沙的巴勒斯坦官员报道说，他们已分发了以色列当局向加沙地带居民发放的2 083张许可证。这就使被允许在绿线之内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数达到27 483人。另有1 031张许可证定于在第二天发放。（《耶路撒冷邮报》，7月25日）

361. 7月25日，以色列当局在一起涉及一名巴勒斯坦警察的射击事件之后宣布Kalkiliya城为关闭的军事区。（《耶路撒冷时报》，8月2日）

362. 7月26日，以国防军在Beit Shemesh附近的一次驱车攻击之后对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了完全关闭。此外还封闭了被认为是攻击者藏身之地的希布伦，并在该镇和伯利恒之间的整个地区设置了路障。关闭于7月28日解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28日和29日）

363. 7月29日，以国防军在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警察的两起事件后在最近几天内关闭了Kalkiliya和Dhahiriya之后，重新开放了该两地。在其中的一起事件中，

Rahat的一个居民被杀害,在另一起事件中,一名婴儿中枪受轻伤。《耶路撒冷邮报》,7月30日)

364. 7月29日,以色列当局在Beit Shemesh地区的武装进攻之后,重新对西岸实行关闭。(《耶路撒冷时报》,8月2日)

365. 8月28日,以国防军在伯利恒一起有两名以色列人受轻伤的射击事件之后,宣布该地区为关闭的军事区。(《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29日)

366. 8月31日,以国防军在有两名罗马尼亚劳工受伤的一起射击事件之后,对西岸的Baqesh Sharqiya村实行了宵禁。(《国土报》,9月1日)

367. 9月11日,据报道,安全当局已决定从犹太新年前夕直到假日结束时为止对各领土实行完全关闭。据安全当局的谈判,伊斯兰圣战和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基层组织正在计划对各领土和以色列境内的定居者发起攻击。(《国土报》,9月11日)

368. 9月13日,安全当局加强了对各领土的完全关闭。只允许人数十分有限的巴勒斯坦工人越界进入以色列。(《国土报》,9月13日)

369. 9月13日,以色列当局决定在犹太新年前夕对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为期两天的完全关闭。(《耶路撒冷时报》,9月13日)

370. 9月18日,数百名巴勒斯坦商人,货车司机和工厂厂主封锁了在加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贸易部附近的一条公路,抗议关闭行动。一些抗议者举着谴责关闭行动的标语牌,另一些拿出他们被关闭的工厂的钥匙,高喊他们已经破产。示威4小时之后,抗议者听从了警察的命令,让公路通车。估计加沙约有3 600名商人,其中发给进入以色列和西岸许可证的仅为119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负责分发由设在Erez检查站的联络局签发的许可证。据抗议活动组织者之一的一名瓷砖制造商说,这种安排的目的是要在商人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制造紧张气氛。瓷砖制造商抱怨说,每天只允许7辆货车进入以色列或西岸--这比加沙地带的日产量少8倍。由于2月份以来完全禁止商品出口,商人们积压了500 000块瓷砖。参加示威的另一个经济部门的代表来自食品工业,该部门被禁止出口罐头食品。一名食品制造商指出,他们不再想

听到任何有关和平的事。他说，“在我们连向西岸出口都不准的时候，这种口号有什么用？”在对这些指称作出回应时，安全消息来源人士指出，禁止出口罐头食品和瓷砖的原因是难以对这些产品进行安全检查。（《国土报》，9月10日）

371. 9月20日，重新对各领土实行完全关闭。预计将于9月24日解除关闭。（《国土报》，9月22日）

（二）其他形式的集体惩罚

书面资料

372. 1996年6月16日，中央指挥部指挥官Uzi Dayan少将命令关闭位于Bidiya村一家玩具店附近的十多家商店，在该处一名巴勒斯坦人开枪打死了一名不当班的以色列警察。Dayan宣布中央指挥部已决定重新使用集体惩罚的方法，并表明这些商店将继续关闭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指出，我们要表明在此种谋杀事件之后，生活将不会正常地继续下去。（《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17日）

373. 8月12日，据报道，Dayan少将已放宽了对西岸作为自杀性爆炸者活动中心的五个巴勒斯坦村庄实行的全面限制。这些限制曾禁止Rafat、Dahariya、Burka、Fawar和Karyut村的所有人员取得在以色列工作的许可证。但是，制裁中的有一些仍在实行之中。例如，禁止自杀性爆炸者的亲属以及与伊斯兰抵抗运动有联系的人员获得工作许可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12日）

（c）驱逐

口头证据

374. 安全当局在4月8日正式通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允许以前在耶路撒冷但被驱逐出境的4名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成员进入以色列，条件是他们在自治地区居住。以前权力机构曾要求允许该4人进入领土以便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但遭拒绝，理

由是这些人想要回到他们在东耶路撒冷的家。但是,几周后经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讨论,以色列允许这些全国委员会成员返回以色列,条件是他们在领土而非东耶路撒冷居住。(《国土报》,4月9日)

(d) 经济和社会情况

375. 以下是一名证人对自从签订《奥斯陆协定》以来被占领领土内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的评估:

“实际上,正如我所说的,情况已经恶化。不论以色列政府在所采取措施的背后推展什么政治程序,情况已经恶化。但是另一方面我可以看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还因其他理由而恶化—这些理由事实上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签订经济协定有关,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施加某些限制。这些限制使以色列能够控制巴勒斯坦地区的经济情况。这是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即以色列留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些地区已被彻底摧毁。没有实际的经济基础结构。只有一个消费市场。

“第三,被占领领土内的所有小型工厂或生产单位都与以色列挂钩,同以色列经济相关联。

“第四,没有出口。封锁即是一例。封锁不只使巴勒斯坦人无法前往以色列工作,虽然因为他们赚取收入而使巴勒斯坦地区的经济恢复活力。但是,以色列不是工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在加沙地带还有一些缝纫工厂,雇佣了很多人。但是由于封锁而使这些工厂无法营运。所有的缝纫工厂都已关闭,工人因而失业。由于封锁已无法同以色列工厂进行交流。缝纫工厂有3000以上的工人失业。关于建筑工人,据联合国协调员Terje Larsen先生报导,封锁使很多工人失业。因此,这些例子便可以说明以色列采取的封锁措施不仅影响到在以色列工作的工人,并且还影响到内部的生产程序。

“封锁还影响到渔民,甚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地区,巴勒斯坦人统治

的加沙地区的渔民。以色列的鱼雷毁坏了渔网。发生了几起以色列向渔民开枪的事件,虽然渔民并未超越加沙的领海。

“另一方面,我认为新政府将会采取一些措施,很可能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不论是对和平进程本身或对巴勒斯坦的一般经济情况。理由是新政府的建构性质及其宣布的政治方案。”(第1位证人,A/AC.145/RT.690)

376. 以下是另一位证人对被占领领土内当前经济情况的描述:

“在签订和平协定以后,经济情况变得很糟。”(第15位未透露姓名的证人,A/AC.145/RT.695/ADD.1)

377. 以下是一位证人对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工人和外国工人的处境的描述:

“阿拉伯工人与外国工人之间存在差别待遇。在反抗斗争以前,我们获得的薪金比现在多一倍。这是因为外国工人进来之故。总之,我不能象别人在别的国家那样生活。我的所得甚至还不到其他国家一般人的一半。此外,例如我若在特拉维夫工作,任何警察都可以逮捕我入狱,并且他也可以因我不知道的理由将我工作的公司老板投入监狱。他们可以因任何理由或毫无理由而殴打我。

“此外,他们只让40或45岁以上的工人进入以色列,并且人数不能超过5000人。这就是我要说的。

“事情糟到我竟然付不起我儿的肾结石医疗费。医院无法帮助我。我的钱不够用。”(第4号未透露姓名的证人,A/AC.145/RT.691)

378. 一位证人描述他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他的工作地点如下:

“我大约在凌晨3时30分离家,我在早上7时到达工作地点。这要看检查程序而定,有时如果检查很严格,需要更长的时间,我在早上8时或8时30分才到达。

“他们允许我们从上午5时至晚上7时呆在以色列。禁止我们呆得更久。如果我们要在以色列过一夜,只是一夜,我们便要坐监狱,并禁止再度进入以

色列。”(同上)

379. 另一位证人叙述他对以色列人雇佣巴勒斯坦工人的看法如下:

“那里有外国工人。有很多外国工人。但是以色列人终究离不开巴勒斯坦工人,因为巴勒斯坦人给他们工作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彼此很了解。此外,巴勒斯坦人是很好的技术熟练工人,并且是廉价劳力。”

“如果我有工作,我就有收入,足够我的需要。但是我们一年只工作3或4个月,一年的其他时间,道路均被封锁。现在有了新规定。他们的借口是工人太年轻。现在规定进入以色列的工人,其年龄必须满40岁或更老。低于这个年龄的工人不许进入以色列。”(第6位未透露姓名的证人,A/AC.145/RT.691)

380. 证人描述他如何去工作如下:

“3小时。我在凌晨4时离家,早上7时30分到达特拉维夫。距离只有100公里,不需要一个多小时。”(同上)

381. 来自加沙的一位证人描述在或曾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工人的经济情况如下:

“我要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以色列工作的工人的处境。以色列说他们有许多政治或安全方面的理由封锁该地区。这个政策是要巴勒斯坦人屈服于他们的要求之下。如果你来到加沙,你会看到没有工作的劳工住得多么拥挤,他们一无所有,买不起任何东西。他们怎么买得起呢?没有人提到这一点。工人没有工作,他们哪有钱买?我最近从加沙来到这里,那是上个星期。

“我们受的苦太多。没有工作。联合国,或不知道是谁给了一些帮助。但是如果你亲眼看看工人的情况,那算什么帮助?那是一场灾难。清扫街道只付给工人10谢克尔,合3美元。那意味什么呢?少得可怜。只够填肚子。他们对待人民象对待乞丐,不把人当人看。我认为他们存心这样,以迫使人民屈服,投降。工人都不能去工作,因为边境被封锁。”(第5位证人Omar

Khalil 先生,A/AC.145/RT.691/ADD.1)

382. 证人告诉特别委员会关于他自己的农作物的情况如下:

“我说说自己的情况。我种了20度努姆的马铃薯。我不卖。一美元20公斤。太贱了。我们能做什么?如果你来我处,我会带你看看我的土地,我如何拿地上的马铃薯当球踢。我不捡拾马铃薯。我将它们留在地里。3谢克尔买一箱,是什么意思?3谢克尔即1美元买20公斤,什么话?我宁可把它留在地里。现在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统治。但是以色列人就是要当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面封锁一切。”(同上)

383. 证人谈到加沙渔民的特殊情况如下:

“说说打鱼的情况。渔民只能在限定的时间在有限的地区打鱼。只允许渔民入海3英里,而不是文件上说的9或12英里,但那只是一张具文!

“我为什么要谈打鱼问题?是因为它对加沙地带的经济很重要。我们吃鱼而不是吃肉或鸡肉。因为鱼便宜,工人吃不起肉,只有吃便宜的鱼。”(同上)

384. B'tselem组织外勤工人描述封锁对被占领领土人民的健康产生的影响如下:

“例如,让我说说60名癌症病人必须经常前往以色列治疗的问题。他们禁止这些病人离开西岸前往以色列。他们禁止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居民前往Makassed医院,该医院是给西岸居民治病的主要医院。它位于耶路撒冷。该医院发言人说,由于封锁,264张病床有220张空着。通常该医院都住满了病人。”

“目前在内部封锁期间限制西岸医疗人员的行动,不许医疗人员前往他们工作的医院工作。多达318名医生和705名护士、药剂师和实验室技术员无法前往工作。这些统计资料来自巴勒斯坦卫生部发表的报告。在这次内部封锁期间,有245个诊所无法营业。当然,还缺乏基本医疗设备和药品。许多诊

所因缺药而关门。例如,缺少Ventolin和抗菌素、氧气、消毒水和针剂。”
(第2位证人Faud Issa Abu-Hamed先生,A/AC.145/RT.690)

385. 另一位证人描述封锁对保健部门产生的影响如下:

“以保健领域为例,耶路撒冷有25个医疗机构,例如医院、诊所、保健中心或复健中心。我的同事收集的数据说明,自从以色列在最近封锁边境以来,到这些保健机构的看病人数已减少60%以上。”(第10位证人Abdel Rahman Abu Arafah先生,A/AC.145/RT.694)

386. 证人描述封锁边境对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经济产生的影响如下:

“本委员会一些成员以及一些经济研究员已经作过估计。估计结果表明耶路撒冷的销售量减少了80%。”(同上)

387. 一位证人描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社会福利不平等的情形如下:

“因为你超越耶路撒冷边界,他们会将你的身份证作废,并停发儿童福利。但是,以色列人却有权在边界以外安置并住下来。他们只是想让我们很难在耶路撒冷混下去,因而离开该城。我想建一栋房子,但无法拿到许可证。”(第13位证人Mahmoud Abdallah 先生,A/AC.145/RT.695)

388. 一位证人告诉特别委员会巴勒斯坦人要花多少钱才能获得建筑许可证:

“他们要我付房价的一半才能给许可证。而以色列人可以无需许可证便可立即建房。”(同上)

389. 一位证人在特别委员会作证,描述在耶路撒冷建房的费用如下:

“以色列的做法如下:实际上有一些阿拉伯村子被并入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在作现场规划时完全不考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他们获准在可能时在已经有建筑物的地方建房。因此这些地带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建房。我认为你应当知道,今天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取得建房许可证的费用,只是许可证和税款便高达90000谢克尔,相当于30000美元(巴勒斯坦人得不到公共住房、公家经费和抵押贷款,没有为巴勒斯坦人服务的

机构设施)。你必须了解,在东耶路撒冷,每月平均高收入大约在3000至3200谢克尔之间,即大约为1000美元。那么你就会了解甚至在建房以前就必须付30000美元是多大的数目。”(第9位证人Linda Brayer夫人,A/AC.145/RT.694)

390. 来自加沙的一位证人描述封锁边界对被占领领土境内的保健情况产生的影响:

“如你所知,从1967年被占领直到1994年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段期间,以色列当局未曾在领土发展任何卫生基础设施。医院甚至没有基本设备,在医药、设备以及在许多情况下住院都全部依赖外部世界。

“目前继续封锁边界使得保健服务严重恶化。在一个多月内,加沙地带的医院严重缺乏医药,特别是缺乏必要的实验室制品。严重短缺治疗长期疾病的药品,例如高血压、癌症和糖尿病。

“由于封锁边界,以色列当局拒不发给严重病患前往西岸、以色列或约旦就医的许可证,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通过以色列领土才能获得外部世界的协助。”(第20位证人Hamdi Shaqqura先生,A/AC.145/RT.697/Add.1)。

391. 证人提请特别委员会注意由于封锁边界对被占领领土境内的经济情况产生的影响:

“由于封锁边界,加沙和外部世界的贸易活动受到限制。基本必需品,不论是粮食或其他产品均不允许进入该地区。我相信你一定听到由于严重短缺面粉而出现非常危险的情况。巴勒斯坦人必须排长队才能得到一些面粉。由于从以色列或通过以色列进口面粉的活动已经停止了一个多月,因而面粉严重短缺。加沙地带每个月大约消耗8 000吨面粉。在封锁稍为放松时,只允许5-10%的这个数量进入。因此,虽然放松了封锁,进口的面粉数量仍然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

“对面粉是如此,对其他进口物品也是如此,包括建筑材料。由于加沙正

在重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在努力吸引投资,因此对建筑材料的需求增加。但是进口水泥、钢铁和其他建筑材料已停止进口有一段时间。目前允许进口少量建筑材料,但是行政手续非常烦杂,无法加快向加沙地带的进口。各种工业所需的燃料也是如此。

“农业出口问题也非常重要,因为加沙地带对农业,特别是蔬菜和柑桔类水果的依赖都很大。农业部同欧洲进口商已经达成协议。因此必须按照种植、收获和各种产品的出口截止日期办事,封锁边界就意味着阻止出口,因此对加沙农业造成一场灾难。

“所有这些措施都促使加沙地带的经济情况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恶化,因为封锁边界影响到一般的工业、农业生产活动,甚至服务业和旅游业。因此,封锁边界对每个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上)

392. 证人还描述了加沙渔民的情况如下:

“它们还封锁加沙地带海岸。根据协定,加沙地带渔民有权在离岸20海里之内的海域捕鱼。由于封锁边界,它们也封锁海洋,阻止渔民到海上捕鱼。现在,他们允许渔民在离岸12海里之内捕鱼,如我所说,这种做法违反了协定,还做的不够。此外,渔民还经常受到以色列军方的威胁。他们暴露在炮火之下。他们的设备被摧毁,特别是渔网。”(同上)

393. 关于被占领领土境内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的资料载于下列文件:A/AC.145/RT.690(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A/AC.145/RT.690(Fuad Issa Abu-Hamed)、A/AC.145/RT.691(未透露姓名的证人)、A/AC.145/RT.691/Add.1(Omar Khalil先生)、A/AC.145/RT.691(未透露姓名的证人)、A/AC.145/RT.694(Linda Brsyer夫人)、A/AC.145/RT.694(Natalie Rothman夫人)、A/AC.145/RT.695(Mahmoud Abdallah先生)、A/AC.145/RT.695/Add.1(未透露姓名的证人)以及A/AC.145/RT.697/Add.1(Hamdi Shaqqura先生)。

书面资料

394. B'tselem组织于4月1日向西蒙佩雷斯总理递交了一份关于领土内因封锁边界而侵犯人权的报告。根据该报告,自从实施封锁以来,由于缺乏医疗照顾,数十名严重病人无法获得急需的治疗,已有八名巴勒斯坦病人死亡。此外,还有9栋房屋被拆毁或封闭,其中一栋是由于错误判断,在Judea 和Samaria(西岸)进行逮捕期间,大约有1 000人被拘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因行政拘禁命令而坐牢并受到酷刑审问。该报告还说,以色列虽然有权对展开攻击的犯罪者采取行动,但是公然违反国际法,集体惩罚有迫使巴勒斯坦人在绝望之下对以色列人展开暴力行动的危险。(《国土报》4月2日)

395. 4月5日,据报以色列政府在上一星期成立的以色列部长委员会已经决定增加来往于加沙地带的卡车数量。(《耶路撒冷时报》,4月5日)

396. 4月7日,以国防军允许巴勒斯坦人通过Karni货运站出口商品。(《国土报》,4月7日)

397. 4月11日,据报西蒙佩雷斯总理决定将允许前往以色列工作的的巴勒斯坦人的数目从3 000人增加到7 000人。这些工人必须至少在40以上。(《国土报》,4月11日)

398. 5月8日,一名世界银行专员宣布,该银行正计划增加向加沙地带和西岸提供的贷款,以协助这个地区应付由于封锁边界造成的经济危机。预期该银行将在6月底批准两笔贷款,总数额达6 5000万美元,目的在重建支离破碎的巴勒斯坦人经济基础设施,并提供急需的就业机会。(《耶路撒冷邮报》,5月12日)

399. 5月12日,医生人权协会向总理和卫生部长提出了一份报告,其中描述国家在以色列和被占领领土内在医疗领域公然侵犯人权的情况。据该报告说,来自被占领领土的儿童和长期病人由于边界封锁而无法获得医疗照顾;他们限制医疗人员的行动,拖延病人离家前往约旦寻求治疗。该报告控诉以色列由于拒绝给病人发放入境许可证,在以色列入境关口设置路障阻碍病人和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原则上拒绝向

不满30岁的巴勒斯坦农人发放入境许可证,目的在不让他们陪伴患病的子女,以及限制父母陪伴子女住院和动手术的天数和时间而侵犯了获得医疗照顾的权利。该报告说,以色列限制医生和医疗人员的行动自由,每次封锁边界均自动地取消这些人的入境许可证。因此,东耶路撒冷的医院不得不在少于工作人员一半的情况之下营业,这在医生看来,是试图迫使医院改变人事组成,迫使雇用更少的来自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工作人员,理由是在非全时基础上雇用的专家和医生不是医院正常营运所必不可少的。医生人权协会在报告中附有一封信,其中呼吁总理立即解除封锁,允许医生、医疗人员和需要在以色列接受治疗的病人通过。该协会在信中说,对他们来说,“由于愚蠢的官僚设置路障而造成不必要的痛苦,造成无法挽救的工作能力丧失或死亡,在道德、人道和专业方面来看都是无法接受的”。(《国土报》,5月13日)

400. 5月17日,据报有10 000名以上的巴勒斯坦工人由于以色列在两天以前对自治地区实施严格的封锁而受到影响。(《耶路撒冷时报》,5月17日)

401. 5月19日,巴勒斯坦权利部长 Freih Abu Medein 告诉特拉维夫律师协会,封锁边界造成巴勒斯坦权利机构每天损失500万美元。Medein先生说,大约有100 000名巴勒斯坦人由于封锁而无法前往以色列工作,并且巴勒斯坦人也无法进口水果和蔬菜。(《耶路撒冷邮报》,5月20日)

402. 5月28日,据报重新封锁西岸和加沙地带进一步限制了进口,并迫使缺乏现款家庭改吃没有面包的素食。在加沙,据报巴勒斯坦人利用马铃薯来部分取代面粉,因为以色列限制进口面粉,使得面粉价格飞涨。在通常很繁华的加沙中心,据说商店、市场和餐馆几乎都已空无一人。当地的气氛不是愤怒而是无可奈何,预期边界封锁将会维持到以色列大选以后。(《耶路撒冷邮报》,5月28日)

403. 6月4日,联合国驻被占领领土特别协调员Terje Larsen先生呼吁以色列取消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封锁,并将税收转交巴勒斯坦权利机构,以挽救巴勒斯坦自治区的经济不致崩溃。(《耶路撒冷邮报》,6月5日)

404. 6月7日巴勒斯坦权利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告诉35个国家的代表说,

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面临饥荒。阿拉法特先生在演说中还关切以色列最近进口了100 000多名外国工人,他们夺取以前由巴勒斯坦人占有的职位。(《耶路撒冷邮报》,6月9日)

405. 6月24日,和平监督社编印了一份报告,其中说,自从2月25日封锁被占领领土以来直到以色列大选结束,封锁给西岸和加沙地带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3亿美元。该报告说,巴勒斯坦人由于封锁对经济造成的损失为每天400万至500万美元。自治地区的失业率据巴勒斯坦人估计为65%,据政府领土活动协调员的估计为20-30%之间。该报告指出,自从在1993年9月签订《奥斯陆协定》以来,以色列已经对该领土实施了300天以上的封锁,其中大约200天是全部封锁,100天为部分封锁。目前的封锁已经持续了16周以上,虽然不是最长的封锁,但是从对巴勒斯坦人的限制来看,似乎是最严格的一次封锁。虽然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封锁造成的不便,但是对于人民移动和货物通过以色列与西岸和加沙之间仍然有很多限制。该报告指出,封锁使巴勒斯坦人无法从西岸前往加沙地带,因为以色列不开放《奥斯陆协定》所设想的安全通道。此外,封锁还切断了东耶路撒冷与西岸的联系,这对巴勒斯坦人生活的许多方面造成不利影响,因为东耶路撒冷是西岸居民的文化、经济、社会、教育和宗教中心。(《国土报》,6月25日)

406. 6月28日,据面向和平社印发的一份报告说,由于以色列从2月25日以来封锁西岸和加沙地带,因而使这些地区损失大约3亿美元的收入,其失业率已经上升到65%。(《耶路撒冷时报》,6月28日)

407. 7月11日,一名29岁的加沙地带男性巴勒斯坦居民在Arad建筑工地被捕,罪名是非法进入以色列。该人告诉警察,他必须工作才能支付他患癌症女儿的医疗费用。该巴勒斯坦人有四个小孩,他告诉法官说,他已失业8个月,他必须每星期送他的女儿上医院一次,并支付3 000新谢克尔的医疗费,该法官曾被要求延长这位巴勒斯坦人的拘禁时间。该法官指出,该嫌犯承认非法进入以色列,建议查证他所说女儿患病的事实。他指出,如果事情属实,可能对整个案例产生影响。(《国土报》,7月14

日)

408. 7月12日,据报以色列内政部承认最近已经开始收回耶路撒冷居民的身份证。一名官员说,根据该部的规定,凡在以色列以外居住7年以上的人均被认为自动改变了居住地。(《耶路撒冷时报》,7月12日)

409. 7月21日,大约20名Meretz行动份子向据报严重缺水的希布伦的巴勒斯坦居民送来3大罐水。这些罐子各装16 000立方米的水。他们将水注入该城3个不同地区的3口井内。在Tel Rumeideh,妇女和儿童走向街头讨水。据说该城附近的住户已经大约有20天没有饮用水,居民们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去挑水。附近的定居者是由卡奇党前任领袖担任首导,这些定居者开口辱骂Meretz活动份子,大叫“真丢脸”和“叛徒”。据说希布伦有大约80%的住户每个夏天都缺水。希布伦市政当局指控民事行政当局推行歧视性供水政策。他声称,该城的定居者得到的水是巴勒斯坦居民的四倍以上。另一个问题是市政府的水源系统有腐臭味,因而无法将大量的水供应到住户。(《国土报》,7月22日)

410. 8月2日,据报重新封锁自治区对加沙地带没有产生影响,当地有17 500名工人前往绿线之列工作。(《耶路撒冷时报》,8月2日)

411. 8月9日,据报以色列边警和税务检查员突击检查了位于耶路撒冷和拉马拉之间主要公路上的街头市场。他们没收了小贩手推车上的所有货物,有一些商人被逮捕。(《耶路撒冷时报》,8月9日)

412. 8月16日,据报巴勒斯坦权利机构农业部副秘书Atta Abzu Karsh说,由于以色列封锁自治区,在上一个季节,农民损失了7亿美元。(《耶路撒冷时报》,8月16日)

413. 8月19日,巴勒斯坦权利机构决定在加沙附近的Munta(Karni)过境点被关闭6个小时以后,予以重新开放。该过境点仅用来运输货物,在以色列拒绝让巴勒斯坦货物出口到西岸和以色列之后,便关闭该过境点,不让以色列货物进入。该过境点指挥官说,以色列曾阻止向西岸交送500 000平方米的地砖,因此对28个地砖工厂和大

约1 000名工人产生不利影响。该官员还指出,以色列曾拒绝让赠送给加沙人民的医疗设备被运入加沙。(《耶路撒冷时报》,8月23日)

414. 8月26日,在开会讨论巴勒斯坦人面临的经济问题期间,内塔尼亚胡总理同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共同决定不增加允许进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工人人数。据巴勒斯坦权利机构说,西岸的失业率已经增加到40%,加沙则增加到51%。(《耶路撒冷时报》,8月27日)

415. 8月27日,巴勒斯坦权利机构商务和经济部长警告说,如果自治区继续处于经济困境,则和平进程将倒退。该部长解释说,领土人民的经济困境会造成社会问题,因此会破坏和平进程。(《国土报》,8月28日)

416. 9月2日,巴勒斯坦领导人呼吁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业主今后三年不涨房租。他们解释说,东耶路撒冷公寓的高房租已迫使许多巴勒斯坦人离开该市。巴勒斯坦领导人指出,这种情况正中以色列的下怀,以色列最乐意见到的莫过于巴勒斯坦人迁出该市。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成员Hatem Abdel Khader是呼吁冻结房租的巴勒斯坦人之一。他说,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巴勒斯坦人离开该市,今后数年大约会有40 000名巴勒斯坦人离开。(《耶路撒冷邮报》,9月9日)

417. 9月6日,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将再向巴勒斯坦人签发18 000张工作许可证,每天再允许300辆卡车自各领土进入以色列。这些官员还说,政府将放宽对工人和前往东耶路撒冷各医院的救护车的入境限制,签发给巴勒斯坦商人的以色列境内通行证将增加50%,以色列是在援助巴勒斯坦发展努力国家特设联络委员会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上述措施的。委员会讨论了如何减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1996年预计为1.27美元的预算赤字,如何通过所谓的“核心”基础设施项目扩大各领土的短期和长期就业。(《耶路撒冷邮报》,9月8日)

418. 9月11日,据报道,在耶路撒冷市关于在东耶路撒冷修建180个新教室这一备受欢迎的计划已提出近两年,但迄今修建的教室仅十几个,规划于1994年修建的教室为数也很少,而1996年是该计划的最后一年。该市一名高级官员称该市在执行这一

计划方面已“彻底失败”。耶路撒冷市教育局长说,新教室的修建被延误,是因为预算紧张,在东耶路撒冷很难找到地皮来修建教室和新学校。同时,据报道,阿拉伯学校越来越拥挤,耶路撒冷市因缺少教室只得拒收学生,让家长送子女上私立学校。市政方面透露,1995年为期三年的兴建教室计划开始执行时,大约缺350个教室,而目前则缺400多个教室。(《耶路撒冷邮报》,9月11日)

419. 9月16日,大约200名布伯伦商人、知名人士和活动分子在希伯伦示威,要求以色列重新开放该市的批发市场。自1994年列祖墓(易卜拉欣清真寺)发生屠杀事件以来,因担心阿拉伯人对路过该地的犹太人进行报复性攻击,该批发市场一直被关闭。定居者则进行了反示威,手举牌子,称该市场是在从1929年被屠杀的犹太人手中窃取的土地上修建的。在军事司令官同意会见穆斯塔法·纳特谢市长后,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迅速驱散了所有抗议者。1995年签署的《奥斯陆协定》许诺,“在协定签署后、以色列国防军重新部署前,立即采取某些措施,便利希伯伦的商业和各项活动。”当时作出的第一项承诺就是重新开放批发市场,允许各商店开放做零售生意。(《国土报》,9月16日、《耶路撒冷邮报》9月16日至18日)

420. 9月16日,据报道,在各商业公司倡议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地区内第一家巴勒斯坦银行在拉巴拉设立,可望于11月开始营业,并随后在加沙开设分行,(《国土报》9月16日)

421. 9月16日,以色列国防军已连续两周阻止店主前往他们开在希伯伦蔬菜市场的商店。店主们同希伯伦市当局开了一次会,会上决定实施《塔巴协定》关于允许市场和商店重新开放的条款,并在今后采取了行动。该地区是1994年2月希伯伦屠杀事件后被关闭的。(《耶路撒冷时报》9月20日)

422. 9月20日,据报道,由于以色列关闭了自治地区,加沙的欧洲医院推迟至1997年2月开放。(《耶路撒冷时报》9月20日)

(e) 其他事态发展

口头证据

423. 法律援助会人权组织的代表描述了以色列当局对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政策:

“为了减少住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数,采取了种种措施。进行了一切努力将他们逐出耶路撒冷城,并取消他们的公民资格。耶路撒冷城的市区范围已经缩小,因此所有住在这一范围以外的人得不到任何市政府的服务。如果一位耶路撒冷的女居民与西岸的公民结婚,但她并不住在耶路撒冷,她将立刻失去住在耶路撒冷城的权利。如果一名男子娶了西岸的妇女,并与其妻子住在离耶路撒冷仅13公里远的拉马拉,他将失去在耶路撒冷的居留权。凡母亲来自耶路撒冷,而父亲来自西岸的儿童将得不到在耶路撒冷的居住权。凡已离开西岸并拥有在耶路撒冷居住许可权的家庭必须每三年返回并定期更换其许可证。最近,一些人的居住权被取消,并要求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

(Nina Atallah, 第21号证人, A/AC.145/RT.698)

424. 一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描述了巴勒斯坦儿童登记的问题:

“我们遇到了儿童登记的问题。就在最近,有一个家庭,妻子来自东耶路撒冷,孩子的父亲来自加沙地带。他们被阻止见面已经很长时间了。尽管这名妇女由于婴儿早产,住在特护病房,而且情况非常严重,但却不准孩子的父亲探视她。最后,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努力,丈夫获准探视他的妻子。然而,他提出的家庭团聚的请求仍然没有被接受。”(Natalie Rothman夫人, 第11号证人, A/AC.145/RT.694)

425. 其他事态发展的描述见A/AC.145/RT.694(Natalie Rothman夫人)和A/AC.145/RT.698(Nina Atallah夫人)。

书面资料

426. 1996年5月8日,一个与伊斯兰抵抗运动有联系的组织“伊斯兰集团”赢得了Bir Zeit大学——这个重要的巴勒斯坦高等教育中心的学生选举。在一个其3000名学生中有许多基督教徒的非伊斯兰大学中,亲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组织取得的成功说明了伊斯兰抵抗运动不仅得到了穷人的尊重,而且得到相对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家庭的学生的极大尊重。在宣布了结果后,许多法塔赫活动份子垂头丧气,一些活动份子说,由于领土的许多年青人比较极端,并批评阿拉法特对以色列作出过多的让步,也没有坚持巴勒斯坦人的全部要求,因此这一结果本来就是预料中的事情。(《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9日)

427. 5月17日,以色列通知高等法院,驻耶路撒冷的圣地基金会必须关闭,因为该基金会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基础结构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以色列对该基金会因向该基金会发布的两项行政命令提出的上诉做出的反映,其中一项是要求该基金会关闭一年,另一项是没收其所有财产。上诉声称该基金会是一个纯粹慈善性组织,向寡妇和孤儿提供支助,因此不应该被关闭。另一方面,以色列则告诉法院,虽然该基金会偶而给孤儿们小笔赠款,但其援助的最大部分是送给被杀死、驱逐或监禁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恐怖主义份子”的家庭。以色列争辩说,该基金会通过给予“恐怖主义份子”保证,即如果发生任何事情其家庭能够得到照顾,而鼓励和支持了恐怖主义。以色列进一步说,在耶路撒冷活动的圣地基金会是设在美国的圣地救济和发展基金会的代理人,后者由著名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份子主持。(《耶路撒冷邮报》,5月20日)

428. 5月22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就在加沙地带拉法附近修建一个小型的巴勒斯坦机场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以色列将保留负责该机场安全的独享权力。(《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26日)

429. 5月26日,以色列国防军将一名巴勒斯坦人的尸体归还给他在Dura村的家属,他是在1991年一场未遂的“恐怖主义”攻击中被打死的。此人以前被埋在以色

列国防军在戈兰高地用于埋葬“恐怖主义份子”的墓地。(《国土报》，5月27日)

430. 6月15日，一位名叫Ibrahim Sarsawi的加沙居民在Erez检查点死亡，原因是以色列士兵进行的安全检查使他所乘坐的救护车等了三个小时。在相关事态发展中，一个巴勒斯坦人权组织，“加沙权利和法律中心”解释说，以色列当局由于关闭政策，继续拒绝给予几十件来自加沙的紧急情况以通过许可。(《耶路撒冷时报》，1996年6月21日)

431. 6月28日，据报导，以色列内政部继续没收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外和国外的巴勒斯坦人的耶路撒冷身分证。以色列法律规定凡居住在以色列以外连续7年者应取消其身分证。内政部在7年时间没到时就已开始取消身分证，除此之外，还取消了那些嫁给西岸男方的耶路撒冷妇女的身分证。(《耶路撒冷时报》，6月28日)

432. 7月8日，耶路撒冷警察传唤了耶路撒冷区巴勒斯坦委员会的6名成员，以便在俄罗斯大院的少数民族处进行“澄清对话”。一名警官电话通知委员会成员他们必须在上午8时30分到俄罗斯大院报到。他没有说出有关传唤理由的其他细节。6名委员会成员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举行了会议以讨论了这一问题。他们谴责当局做出的这项决定，并宣布他们不打算对这一传唤作出回应。受到传唤的人士之一，Hanan Ashrawi夫人说，这一步骤公然违反了和平协定，是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危险信号。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说，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传唤到警方所在地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些成员根据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签署的协定，享有全面豁免权。(《国土报》，7月9日)

433. 7月13日，在加沙地带的一名伊斯兰抵抗运动高级官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耶路撒冷和希伯伦撤出，否则不久将对耶路撒冷和加沙及希伯伦附近的定居点发动重要攻击。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份子散发了这一警告，这是对内塔尼亚胡总理在美国所做讲话的回应。(《国土报》，7月14日)

434. 8月1日，据报导，司法部长Ya'acov Ne'eman保证审查33名犹太人的档案，这些人根据行政命令被限制活动。这位部长没有权利更改军方发出的命令，但他对此

事的意见预计将影响内阁。(《耶路撒冷邮报》，8月2日)

435. 8月5日，内塔尼亚胡总理在评论撤销耶路撒冷居民身分证的问题时说，被收回的那些身分证只是那些被证明是伪造的。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当局袭击了生产伪造证件的地点后，问题已得到解决。巴勒斯坦方面驳斥了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即只取消了伪造的证件，而对那些因工作或学习目前住在城外的人没有取消其任何证件。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说约500个耶路撒冷身分证已被取消。(《耶路撒冷时报》，8月9日)

436. 8月21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关闭了两个设在耶路撒冷城边的巴勒斯坦安全事务办事处，理由是其行动违反了临时协议。然而，第三个办事处没有受到这一措施的影响。巴勒斯坦方面说被关闭的两个办事处在Azzariya村，而保留下来仍开放的办事处则在附近的Abu Dis村，该村东面与耶路撒冷相接。在军事行动之间，该村被宣布为被关闭了的军事区，士兵们企图阻止记者和摄影记者进入该地点。军方发言人拒绝解释为什么在Abu Dis的办事处被允许继续办公，他说他的办公室出于军事行动的考虑不便细说。(《耶路撒冷邮报》，8月22日)

437. 8月31日，自治区内新学年开始了，第一课专门介绍耶路撒冷。(《国土报》，9月1日)

438. 9月8日，以色列考古局的官员闯入那布卢斯附近杰尊山撒马利坦地区的一个建筑工地，阻止工地的一切工作。负责官员Hussni Wassef Al Kahen说，19年来，以色列政府一直想把杰尊山从礼拜场所改为吸引游客的考古场所。Al Kahen说的是以色列考古局在该山进行的发掘活动。(《耶路撒冷时报》9月13日)

439. 9月10日，耶路撒冷市发布一项限制令，以阻止Omar清真寺的所有修复工作。市政当局解释说，修复工作是非法的。一周前曾发布一道类似的命令，以防止Marwani礼拜场所的修复，该地是阿克萨大院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产拒不服从命令，称这项行动是对教产内部事务的干预。(《耶路撒冷时报》9月13日)

2. 影响到某些基本自由的措施

(a) 行动自由

口头证词

440. 以下是加沙的Addameer支助囚犯协会总干事所描述的被占领土行动自由方面的情况：

“以色列继续控制着各过境点，因此，以色列控制着行动自由和旅行自由，这些行动和旅行不仅是从处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的地区前往以色列，而且包括人员和货物从巴勒斯坦地区前往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无论是阿拉伯国家还是整个世界。”(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第1号证人，A/AC.145/RT.690)

441. 一位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代表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有关关闭被占领土的背景资料：

“正如你所熟知的，关闭实际上是在海湾战争后，即1991年开始实施的，自那时以来从未取消过。曾经因以色列的一些考虑加强或减少过关闭措施，但自1991年以来，对所有巴勒斯坦人再也没有恢复过行动自由。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的是，自1993年和签署《奥斯路协定》以来，实际上所有的关闭变得更加严格，问题更多。

“现在整个西岸已缓慢地演变成自1994年以来在加沙地带已经实行的制度，即凡希望获得进入以色列入境许可或获得离开加沙地带以便去任何地方许可的巴勒斯坦人首先必须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接触。他不能与以色列当局接触。因此，他通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出一项请求，然后这项请求再转递给以色列一方。以色列方面决定是否给予这一许可，并口头而不是书面对巴勒斯坦一方作出答复，然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再通知这位要求获得许可的人士，其请求是

否被接受。这个程序产生的问题非常多,以后我还将提到这个程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主要的一点是没有一个通过书面和公开的办法处理文件的机制,从而使我们的工作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不知道一项决定是否违反了这些程序。我们无法得知这些程序的情况。这就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缺乏上诉机制。如果一项请求没有得到核准,也没有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的程序。口头作出答复的事实也打开了出现各种违法情况的大门。”(Natalie Rothman夫人,第11号证人,A/AC.145/RT.694)

442. 同一名证人还谈到了由于关闭,在耶路撒冷就业的保健工作者所遇到的困难:

“就医生和医务人员而言,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最大和最先进的医疗中心在东耶路撒冷,西岸的三所最大的医院也设在那里。即Makassed综合医院、Agusta Victoria综合医院和圣约翰眼科医院。这些医院不仅向东耶路撒冷的居民提供服务,而且也向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居民提供服务。这些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其他人员大都来自西岸和加沙地带,而不是来自东耶路撒冷本地。这些医院的工作人员约68%来自西岸和加沙地带。

“因此,只要实行关闭,这些医院的维持其正常运作水平就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最近一次关闭,即1996年2月25日实行的关闭实际上取消了医护人员和病人所持的所有以前颁发的许可,并取消了其他希望从西岸的一个地区迁往另一个地区或从加沙地带迁往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许可。

“事实是,现在只要一实行关闭,医务人员在关闭期间就留在医院大院里。如果他们希望回家,或前往加沙或西岸,他们就会被投入监狱。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入境许可得不到以色列方面的更换,以色列方面声称他们违反了命令,根据命令,一旦实行关闭,每个人都必须回家。”(同上)

443. 特别委员会注意到一些病人所面临的特别严重局面,由于关闭以及缺乏书面的规定,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

“正如以前所述,由于缺乏有关允许病人进入以色列的医学标准的书面和明确的公开程序,我们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试图从以色列军方那里得到这些程序,但至今均无济于事。我们被告知允许一名病人进入以色列的标准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无法进行必要的治疗。这就是说,如果一个病人需要得到某种在西岸得不到的治疗,他便可以获准进入以色列。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条件。还存在着一些安全条件。同时也取决于提出请求的时间。如果是在进行严格的关闭期间提出的,很有可能的是,只有那些有生命危险的人才能获得许可。即使在这时提出:在过去几个月内,我们看到有11个人死亡的例子,关于这些,我的同事将在后面给你更详细的细节,这11个病人都明显具有生命危险,但没有给予入境许可,因而死亡。

“我敢肯定你们都知道在以色列医院,许多领域的治疗水平比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治疗水平要好得多。”(同上)

444. 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第二名代表就关闭对保健领域的影响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这也是第一次人们无法在各村之间走动。在西岸,有25个医务所无法运作,无法对公民提供服务,原因是修建了许多军事障碍,使得医疗人员无法到达他们的工作地点。

“救护车被阻止进入各村。我希望强调的事实是,由于军事障碍,一些来自没有医务所和甚至没有初级保健中心的村庄的病人无法出村。他们无法离开Tulkaim、Nablus、或Ramallah,而前往医院或大的保健中心以便获得医疗诊治。

“在最近的一次关闭中,许多患肾病的巴勒斯坦病人,尤其是儿童患者无法前往医院进行洗肾,这是他们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一个因素。

“在100个案例中,只有10例获得进入以色列或约旦医院的许可。

“我收到的报告记录了由于病人被阻止在军事检查点,尽管其中一些人获

得了许可,但造成的10例死亡案例。

“由于这次关闭,我们注意到医院严重缺乏氧气,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医院。只是在我们的协会(医生促进人权协会)进行了干预后,才允许运进一些氧气瓶。我们试图与南部地区以色列军事指挥官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负责保健事务协调员进行接触。进行了四天的努力后,我们终于能够为各医院提供一些氧气了。

“据我们收到的数据,短缺的药品特别涉及治疗心脏病、肾病和患高血压病人所需的药品。运输这些药品的车队每天从西岸的巴勒斯坦城镇出发,要等好几小时才能获准进入加沙地带。正如我所说,只是在过了几天后,才允许运货进入。在有些时候,药品必须送回,因为这些药品在过境点排长队等待时所受到的热度而受到损害。”(Salah Haj Yehya先生,第12号证人,A/AC.145/RT.694)

445. 在这方面,他提供了下列统计数字:

“据我们的资料,在巴勒斯坦各医务所和医院保健领域工作的人员中60%的人,即约318名医生和700多名护士,以及技术员和行政人员由于这些关闭无法进入工作地点。巴勒斯坦保健服务部门70%的人力无法工作,在巴勒斯坦各村和乡下工作的367名护士、56名司药和实验室技术员无法抵达工作地点或无法为穷人和病人提供服务。”(同上)

446. Addameer囚犯支助协会总干事也描述了关闭对行动自由的影响,以及最终对被占领土民众健康的影响:

“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得到一些借口和辩解。

“我记忆中最近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位巴勒斯坦病人在一过境点死亡。在这位病人完成了一切官方手续并获得运往在以色列医院的许可之后,他的救护车还是被阻挡在Erez过境点长达三小时。我们认为,以色列拒绝让一名医生陪同这名病人以及出于安全检查和借口的将这辆救护车阻挡三小时是造成这名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以色列提供的答复完全是一个谎言。一名以色列人与我接触,

并告诉我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这辆救护车的司机并没有等三小时,而是在过境点等了45分钟,实际上他没有前往医院而是开到其他地方去了。这样,他们就是在说谎。他们就是试图为其行动辩解。这辆救护车是在运送一名情况非常危急的病人,其任务是使这位病人在死之前运抵医院!因此我必须前往该医院,并询问事实真象以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了这辆救护车的司机和护士。他们向我证实,他们在过境点等了三个小时。最后,他们不得不将病人运到另一家比较近的医院,即Al-Majdal医院。

“我详细地提到这一事例是为了说明有些时候以色列给我们的答复完全是辩解。他们总是告诉我们他们要考虑到一些安全因素。”(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第1号证人,A/AC.145/RT.690)

447. Fuad Issa Abu-Hamed先生是在B'tselem的外地工作者,他向特别委员会描述了由于关闭对被占领土居民行动自由造成的限制,使他们遭受到苦难和时而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例如,一名来自伯利恒市Al-Nahalin村的妇女由他的丈夫送往在伯利恒的医院分娩。在该村出口处的以色列士兵不让他们前往医院,让他们在车里等了两个小时——甚至不让他们离开车!就在车上,这位妇女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由于缺乏适当的护理,这两个婴儿不久就死了。这一次,证明妇女只是想进入在西岸的医院,而不是在以色列或耶路撒冷的医院,从该村前往医院的距离开车只需7分钟。士兵们也不允许她返回村庄在家里分娩。

“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即年已80岁的Salma Alayan夫人。她住在伯利恒市Sheikh Saad村。1996年3月3日,她于早上6点中风。她的儿子企图把她立即送往医院。然而,以色列士兵拒绝给予她通过的许可。士兵们甚至拒绝打电话叫救护车将病人送往医院。后来,儿子决定背着她前往医院。他翻山越岭走了三公里,终于租了辆车并抵达在伯利恒的医院,抵达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这意味着这一路他走了7个小时。在医院,他被告知为时已晚,该老人应送往以色

列的医院。但以色列士兵拒绝给予许可,这名妇女死于该医院。”(Fuad Issa Abu-Hamed先生,第2号证人,A/A.145/RT.690)

448. 一名证人描述了巴勒斯坦工人在以色列的行动自由问题:

“他们不让我离开我工作的地方。不让我到处走。如果警察在我工作地点以外的地方捉住我,他就会说这不是我工作的地方,我为什么在这里?”(第6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1)

449. 一名来自加沙的证人就行动自由问题谈了如下一段:

“我想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如果你前往加沙地带,这是不允许的,我说不允许是指一个人开车从拉法前往加沙。你必须带一个人一起走,无论是从街上或什么其他地方均可。他们说这是出于安全原因。所有这些都因为安全。如果你一人开车,毫无疑问你肯定被打死。即被设有路障的公路上的以色列士兵打死”(Omar Khalil先生,第5号证人,A/AC.145/RT.691/Add.1)

450. 一位来自加沙地带的证人以下面一段话总结加沙人在行动自由方面的状况:

“为什么会发生所有这些事情?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原因是没有行动自由。不让巴勒斯坦公民自由行动。加沙地带就象现在手里拿的这个烟灰缸一样,在拉法和Erez分别有两个过境点。一个通向埃及的边界,另一个通向以色列。谁掌握控制权呢?还有两个地方叫Karni和Sofa。这就是四个过境点,受到以色列的全面和严格控制。巴勒斯坦人如没有从以色列当局得到的许可,就不能走动。”(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92)

451. 一位证人描述了在耶路撒冷工作的人员因对行动自由的限制所造成的后果:

“最初,我们许多官员都无法到达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地点。这就意味着这些官员和工作人员无法履行其专业职责,而我们的组织继续支付给他们工资,但得不到他们换取工资的工作。第二,由于缺乏必要条件,例如我们邀请参加协会

工作的人来不了或无法出席,本协会无法组织其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协会不得不取消了预先计划的一些活动。”(Abdel Rahman Abu Arafah 先生,第10号证人,A/AC.145/RT.694)

452. 同一名证人描述了缺乏行动自由对保健服务造成的严重影响:

“让我给你举一个特别的例子。Makassed医院是在耶路撒冷的最大的巴勒斯坦人办的医院,雇用了675名工作人员,其中444名来自西岸和加沙。这就是说他们没有耶路撒冷的身分证,因此,如果得不到特别许可就无法进入耶路撒冷城。在关闭期间,以色列不颁发这类许可证。

“在我们向以色列当局施加了巨大压力后,并在高等法院出面干预下,允许进入耶路撒冷的人数逐步增加,一共颁发了140份许可证。而这只是在耶路撒冷保健部门工作总人数的5%。”(同上)

453. 以下是一名出生在耶路撒冷的证人描述有关他行动自由的情况:

“我有三年时间没有在耶路撒冷。我现在不能前往耶路撒冷。他们不让我去,尽管事实上我出生在耶路撒冷。

“在我生病并希望前往耶路撒冷的医院时,他们拒绝给我许可。”(第15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5/Add.1)

454. 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的总干事就被占领土的行动自由问题提供了下列背景资料:

“在占领开始时,以色列军事当局就宣布西岸和加沙所有地区都是封闭军事区域,按照第534和144号军事法令,任何人如果没有特别许可,不可进入和离开这些地区。因此,以色列军事当局的法令规定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可以离开,但当局有权集体或个别取消这些许可证。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当局认为,关闭是常规,而取消关闭措施才是例外。”(Ahmad M.Sayyad先生,第18号证人,A/AC.145/RT.696)

455. 巴勒斯坦促进人权中心的代表就被占领土居民行动自由问题说了以下这番

话：

“巴勒斯坦人被禁止在巴勒斯坦领土上自由行动，尽管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签署了协议，其中明确说明巴勒斯坦领土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这意味着以色列有义务切实遵守这一说法。”(Hamdi Shaqqura先生，第20号证人，A/AC.145/RT.697/Add.1)

456. 法律援助会组织的代表根据和平协议描述了当前有关行动自由的状况：

“如你所知，西岸现已根据和平协议分为许多地区。地区A处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导之下，权力机构负责在保健和教育领域的工作，然而，却无法负责给予民众过境许可的事务。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并不掌握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手中，而仍然掌握在以色列当局手中。

“来自地区A的公民如果没有许可进入地区B，他就会被以色列士兵逮捕。我们可以说，在地区A和B之间区别很小或没有什么区别，因有时分界线仅仅是一条街道”(Nina Atallah夫人，第21号证人，A/AC.145/RT.698)

457. 关于限制行动自由的证词可参见A/AC.145/RT.690(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A/AC.145/RT.690(Fuad Issa Abu-Hamed先生)、A/AC.145/RT.691/Add.1(Omar Khalil先生)、A/AC.145/RT.691(匿名证人)、A/AC.145/RT.692(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A/AC.145/RT.694(Abdel Rahman Abu Arafah先生)、A/AC.145/RT.694(Nantalie Rothman夫人)、A/AC.145/RT.694(Salah Haj Yehya先生)、A/AC.145/RT.695/Add.1(匿名证人)、A/AC.145/RT.696(Ahmad M. Sayyad先生)、A/AC.145/RT.697/Add.1(Hamdi Shaqqura先生)和A/AC.145/RT.698(Nina Atallah夫人)等文件。

书面资料

458. 1996年4月1日，安全当局决定让另外300名年愈45岁以上的巴勒斯坦人到地处加沙地带附近的农业区和Erez工业区及犹太人定居点工作。在一项相关发展中，

安全当局还决定取消对需要在以色列进行医疗诊治的妇女儿童的某些旅行限制。
(《国土报》，4月2日)

459. 4月19日，在巴勒斯坦医生无法将一名来自Shati难民营的54岁妇女运往在以色列的Tel Hashomer医院之后，这名妇女死亡。以色列当局对这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妇女提出的旅行许可申请没作出任何答复。(《耶路撒冷时报》，4月26日)

460. 5月2日，以色列宣布两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部长所持有的贵宾通行证无效，因为这两人将来自加沙的学生偷运至Bir Zeit大学。政府主管领土活动的协调员的发言人在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民政部部长的信中说，以色列宣布社会部长Intisar Wazir和负责能源的Abdel Rahman Hamed的贵宾通行证无效，这两个人滥用了他们的特权，以便把加沙曾被禁止进入西岸的学生偷运至Bir Zeit大学，这种作法威胁到公共安全。发言人还说，由于出现了滥用特权的现象，他的办公室将重新审查颁发进入以色列的贵宾通行证的整个程序。目前有80个人具有A级的贵宾身分，他们可以带一名护卫或警卫、不经安全搜查地旅行。另外具有B级地位的160名人士可受到特殊待遇，但仍应接受搜查，并不得带进护卫或警卫。(《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3日)

461. 5月27日，以色列国防军禁止所有巴勒斯坦工人进入犹太人定居点和约旦谷的工业区。(《耶路撒冷邮报》5月29日)

462. 6月9日，据报导，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院长说政府拒绝让巴勒斯坦人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返回在东耶路撒冷Makassed医院的工作，并以此作为关闭措施的一部分是可耻的行为。“让我们来看看关于此事的冲突的双方，一方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是仅仅想提供治疗的医疗系统”，他说“人们只能感到羞愧”。这位院长是在由医生促进人权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这番题为“对医疗机构自治的限制”的讲话的。(《耶路撒冷邮报》，6月9日)

463. 6月11日，巴勒斯坦委员会的17名成员决定留在加沙，不参加该委员会在纳布卢斯举行的一次会议，以便抗议他们在拉法过境点受到的安全检查。(《国土

报》，6月12日)

464. 6月16日,以色列国防军拒绝了巴勒斯坦人对他们的指控,巴勒斯坦人认为士兵们因拖延一名心脏病病人从加沙进入以色列达3小时,从而造成这名病人的死亡。据报导,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34岁的Ibrahim Sirsawi患了心力衰竭症后,为他获得了入境许可。他在通过Erez过境点后7分钟即死亡。(《耶路撒冷邮报》,6月17日)

465. 6月25日,以色列警方在AlIemby(侯赛因国王桥)逮捕了一名巴勒斯坦委员会的成员。在对他进行了有关煽动青年人反对没收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以修建一座天桥之事进行了5个小时的讯问之后,将他释放。(《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6日)

466. 6月28日,一名巴权力机构的官员说,根据与以色列当局达成一项协议,应允许与加沙地带男子结婚的西岸妇女在加沙和西岸之间的自由行动。(《耶路撒冷时报》,7月5日)

467. 7月3日,在Erez检查点的协调和联络局拒绝让一名20岁并患有全瘫的加沙居民进入以色列进行手术,尽管事实上政府主管领土活动协调员办公室应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请求在前一天批准了他的进入。联络局发言人说,政府活动协调员的核准是原则之一,通过Erez检查点还需要获得联络局的核准。这类核准条件是病人必须出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该医院的财务承诺。他声称这次没有出示这种承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对此作出反映,并说联络局只应审查有关颁发许可的与安全相关的问题,该局维护医院财务利益的谈法是没有道理。(《国土报》,7月5日)

468. 7月3日,据报导,作为放松关闭而采取的最初措施的一部分,安全当局决定可不经预先协调,允许装有货物的以色列卡车进入加沙地带。还取消了有关将货物从加沙地带运进以色列的一些限制。(《国土报》,7月3日)

469. 7月12日,据报导,运送砖瓦的加沙卡车被阻止进入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来源说,以色列国防军发现很难对装有砖瓦的卡车进行有效的检查。他们担心这些

卡车可能被用来运输“恐怖主义份子”或爆炸装置”，因此决定根本不让这些卡车过境进入以色列。由于这一决定，许多在加沙地带的公司和工厂都关闭了，工人也被遣散了。（《国土报》，7月12日）

470. 7月29日，一名军方高级官员报告说，又允许一万名巴勒斯坦工人进入以色列。他还说，将增加获准在以色列附近工业区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数，并将准许急救车过境进入以色列。在取消7月26日对领土实施的关闭措施之后采取的各项措施使状况恢复到7月18日时的情况，当时有25 000名已婚、29岁以上的巴勒斯坦男子拥有入境许可。（《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29日）

471. 8月7日，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加沙地区安全首脑在Erez检查点被耽搁了一个半小时，因此无法出席在Ramallah举行的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两位官员都持一级贵宾通行证，可以不受阻碍地通过以色列国防军的检查点，他们说士兵们口头辱骂他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安全首脑说在各个路障执行着系统地羞辱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评论这一事件时说，这两名官员在抵达路障时没有与以色列联络局进行事先协商。（《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8日）

472. 8月12日，据报道目前已允许约35 000名来自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国土报》，8月12日）

473. 8月13日，据报道，以色列的阿拉伯领导人敦促政府取消有关阻止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给其在加沙的亲戚援助的限制。关于给予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前往加沙签证的限制是中央指挥部南方指挥官Shlomo Yanai少将在今年早些时候发生了自杀爆炸事件后实施的。然而，一些报告指出，已经议定出于人道主义理由，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签发游客许可。为此目的，在Erez检查点开设了一个特别办事处，但到目前为止，本应处理这些入境许可请求的六名女兵还没有调到这里来。以色列阿拉伯委员会首脑论坛的发言人说，不准以色列阿拉伯人探望其亲戚，或不准向其亲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已经有约5个月时间了。（《耶路撒冷邮报》，8月13日）

474. 8月16日,几十名以色列阿拉伯人在Erez检查点举行了示威,以抗议以色列国防军几个月来不允许他们进入加沙地带与其亲戚会晤,包括第一顺序家庭成员。在示威者中有几十名儿童,其中几名手持的旗帜上面写道“我想见妈妈”。其中一名示威者是Rahat的居民,她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说以色列当局阻止她和她的孩子与她的丈夫会面,她丈夫是拉法(加沙地带)的居民,在4月实行第一次关闭后离开了拉法。另一名示威者说,以色列当局阻止他从事几十年他来一直从事的事情:即每星期到他父亲在Khan Younis的墓地去扫墓。另一名男性示威者持有以色列国防军所发的残疾人证明,他设法从国防部官员那里得到了一个许可,允许他和他的夫人(系前加沙地带居民)去访问岳父母。然而,在Erez检查点的士兵拒绝承认这一许可。一名以色列议会议员,Taleb A-Saneh也参加了示威,他说Erez检查点应该是通向和平的希望之门,而不是破坏和平进程的绊脚石。军方的政策更符合阴暗的占领时期,而不符合和平原则的意义。”Saneh先生又说军事当局的思想观念仍没有改变。(《国土报》,8月18日)

475. 8月22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按计划准备出席巴勒斯坦委员会在Ramallah举行的审议,并与工党主席西蒙·佩雷斯会晤,但在以色列当局通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他们不能允许阿拉法特的飞机飞越以色列领空之后,阿拉法特留在了加沙。只是到了下午,警方通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阿拉法特先生前往Ramallah的航行已获安全部的核准。然而,阿拉法特的发言人宣布这时阿拉法特已改变了他的计划,将不去Ramallah。政府最初对阿拉法特的航程作出的禁令引起巴勒斯坦委员会就对阿拉法特先生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侮辱”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辩论。(《国土报》,1996年8月23日;《耶路撒冷邮报》,8月29日)

476. 8月23日,据报道以色列拒绝给来自耶路撒冷但持美国护照的巴勒斯坦人签证,除非他们同意放弃其耶路撒冷城的居住权。以色列官员引用了一条早在1952年制定的法律,以为它们的行动辩解。目前的措施被看作是以色列内政部几个月之前开始的从耶路撒冷人那里回收身份证运动的一部分。在过去的30年内,以色列为所

有持外国护照,但同时又持以色列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签发回程签证。在—项相关发展中,一名叫作Daoud Kuttab的记者报道说,他被拒绝签发签证,但他的家庭则得到了签证。以色列官员解释说再进入签证只签发给出生在外国的外国人,并不签发给通过归化入籍而获得护照的那些人。(《耶路撒冷时报》,8月23日)

477. 9月11日,以色列国防军向在内盖夫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开放了加沙南部的苏费通道,以放宽对巴勒斯坦工人的限制,但军队强调,在这一通道将实行埃雷兹检查站实行的旅行限制:只有29岁以上持有效通行证的已婚巴勒斯坦人,经严格安全检查后才准许进入。另外,只允许步行通过该通道。(《耶路撒冷邮报》,9月11日)

478. 9月13日,据报道,除少数持特别通行证的人外,其他巴勒斯坦人不准使用古什埃特金至耶路撒冷的一条新路,这是巴勒斯坦人不准使用的第一条西岸捷径。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解释说,这条路使古什埃特金成为耶路撒冷的一个郊区,仅供以色列居民和以色列国防军使用,巴勒斯坦人可以使用其他道路。希伯伦市长穆斯塔法·纳特谢说,这项决定令他感到惊讶。他说这是“道路上的种族隔离”。他指出,巴勒斯坦人不准使用在其被没收的土地上修建的道路,以色列历届政府为在西岸没收土地修建道路的做法进行辩护,称这些道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可以使用。(《耶路撒冷邮报》9月13日)

479. 9月13日,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继续任意限制希伯伦人在易卜拉欣清真寺地区的行动自由。与此有关的是,三名来自Dir Samet村的青年在希伯伦市中心被以色列士兵逮捕和毒打。他们被转送至阿尔巴村的以色列警察局,在巴勒斯坦联络处干预后获释。(《耶路撒冷时报》,9月13日)

480. 9月16日,据报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高级官员最近抗议以色列严厉限制其在各领土的行动自由及进入以色列的过境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协调员贾米勒·提比在给联络委员会以色列总协调员的信中指控“以色列不体面的方式对待希望从加沙途经以色列前往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代表”。提比先生还批评巴勒斯坦人在拉法通往埃及的过境点受到的待遇。他说,近来以色列日益阻止巴勒斯坦人过境

前往埃及。他表示,这严重违反《临时协定》。(《国土报》,9月16日)

481. 9月16日,财政部长丹·梅里多尔宣布,今后几周允许到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将从37 000人增至50 000人。(《耶路撒冷邮报》,9月17日)

482. 9月17日,人权资料中心发表一项声明,要求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扎克·莫迪柴撤销一项措施,其中禁止持以色列通行证的巴勒斯坦人使用连接耶路撒冷和古什埃特金的新隧道,命令巴勒斯坦人经伯利恒至耶路撒冷的主要道路进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时报》,9月20日)

483. 9月18日,人权资料中心致函国防部长莫迪柴,要求向持有进入耶路撒冷许可证的巴勒斯坦人开放古什埃特金至耶路撒冷的新路。该组织写道,只允许犹太人使用这条道路违反国际法、违背正义和道德。其他一些人权组织也对这项隔离措施表示不满,指出这项隔离措施违背该国的公开政策,即以色列在西岸修建的道路所有居民都可使用。(《国土报》,9月18日;《耶路撒冷邮报》,9月19日)

(b) 教育自由

口头证词

484. 阿达米尔囚犯支助协会主任描述了实行关闭对学生的影响:

“在前一个时期,即使在关闭期间,并不阻止学生去上大学,病人去医院看病,食品进入该地区,也不禁止疫苗和药品。但是,新实行的关闭涉及到所有方面,这是以前不曾采用的。”(Mohamed Yousef Dahman 先生,第1号证人,A/AC.145/RT.690)

485. 以色列占领领土人权资料中心外地工作人员Fuad Issa Abu-Hamed先生向特别委员会描述了比尔宰特大学学生被捕的情况:

“1996年3月28日,以色列军队在比尔宰特大学大肆进行逮捕。清晨,以色列部队袭击了学生宿舍,逮捕了376名学生,其中全部是男生。这次行动的目的是逮捕来自加沙的学生并将其送回加沙,借口是这些学生没有许可证。在此我

要提一下,以色列当局根本不向加沙的学生颁发在西岸接受教育的许可证。”

(Fuad Issa Abu-Hamed 先生,第2号证人,A/AC.145/RT.690)

486. Abu-Hamed先生还介绍了1996年3月一些巴勒斯坦教育机构遭关闭的情况:

“现在我谈一下教育机构遭关闭的问题。在以色列政府今年3月,更确切地说1996年3月3日的决定中,一项决定是摧毁哈马斯运动的核心。为了贯彻这项决定,以色列部队关闭了一些教育机构和慈善机构。据以色列方面说,这些机构属于哈马斯组织。

“1996年3月5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将希伯伦的下列机构关闭了半年:

- 希伯伦大学,有1 700名学生在这里接受教育;
- 理工学院,其中有学生900名;
- 伊斯兰慈善社;
- 穆斯林青年协会,该协会负责青年人的体育活动。

“1996年3月6日,以色列部队将下列机构关闭了6个月:

- 耶路撒冷市阿布迪斯伊斯兰科学院,有520名学生在这里接受教育;
- 阿布迪斯科学技术学院,有1 050名学生在这里接受教育。

“耶路撒冷伊斯兰科学委员会被关闭了两周。圣地援助和拯救基金也被关闭了14天。(同上)

487. 一名来自加沙地带的证人描述了过去在加沙地带就读的学生的情况:

“但是,我现在要谈一下比尔宰特大学和伯利恒大学学生的人权情况。我要谈一下在西岸各大学就读的加沙学生。

“在西岸各大学就读的加沙学生至今不准继续在那里读书。我们村的许多学生在比尔宰特大学读书。在四年时间中,他们也许只读了两年书,现在又不能去完成学业,这是为什么?

“你们都知道,这是因为以色列的关闭措施。上次他们在大学学生住处逮捕了来自加沙的学生并把他们送回加沙。这些学生至今一直等待着。这一地区

被关闭了。谁也不能去继续读书。我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认识我们村和其他许多村的学生。读书的权利都不给,而这是一项主要人权。这都是因为以色列,尽管他们说他们尊重人权。”(Omar Khalil 先生,第5号证人,A/AC.145/RT.691/Add.1)

488. 加沙权利和法律中心外地工作协调员描述了加沙地带大学生的情况,

“说到移徙自由,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学生已整整一个学年没有上学,1996年3月28,以色列部队攻击了比尔宰特地区的学生住所。他们逮捕了所有学生,并驱逐了其中大约280名学生。学生被迫写下牌子挂在背上,被运回加沙。就象对待动物一样对待他们。”(Ibrahim Khamis Shehada 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92)

489. 巴勒斯坦人权中心代表描述了关闭对教育的影响:

“我要详细谈一下所有这些问题,尤其是在西岸各大学上学的加沙地带学生。加沙地带大约有1 200名学生在西岸各院校接受教育。其中一些机构在巴勒斯坦权力当局管理的地区,在拉姆安拉、纳布卢斯和伯利恒等地。最近一次关闭时,以色列当局阻止加沙的所有学生前往西岸各大学上学。许多学生实际上在2月25日前不久就已回到加沙,以便在家里参加斋月结束时的盛宴。关闭后,这些学生再也无法回去上学。后来,以色列军队于1996年3月12日发布一项法令,规定在西岸读书的所有加沙学生都应遣送回加沙。以色列军队发言人宣布这项命令适用于在西岸读书的所有加沙学生,包括在巴勒斯坦权力当局管理下的地区读书的学生。”(Hamdi Shaqqura 先生,第20号证人,A/AC.145/RT.697/Add.1)

490. 该证人详细介绍了实行关闭后3月28日在比尔宰特大学发生的情况:

“但是,3月28日装备汽车和直升机的以色列武装部队袭击了比尔宰特和邻近各村庄,大肆进行逮捕大约370人,其中280人为比尔宰特大学学生。这是针对巴勒斯坦学生的规模最大、最严厉的逮捕行动。”

“这些学生被转移到以色列的一个拘留中心。一些学生遭到以色列士兵的毒打。他们被分成加沙学生和西岸学生。西岸学生除以色列安全部门要求扣留的一些人以外都获释。32名加沙学生,则被送回加沙地带。

“其中一些学生向巴勒斯坦人权中心作了证。他们说,以色列士兵在学生背上挂了纸板,上面写着“运往加沙”这是羞辱学生的蓄意行为。其中5名学生的下落我们尚不清楚。我们知道他们被逮捕了,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仍被关押或已获释放。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加沙学生仍留在加沙地带。他们正处于绝望之中,因为他们失去了整整一个学年。”(同上)

491. 法律援助会代表描述了关闭对耶路撒冷教育自由的影响:

“关闭对耶路撒冷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在教育领域。耶路撒冷有一些私立学校,从西岸招收了大量学生。关闭及其造成的障碍使这些学生无法去上学。”(Nina Atallah 夫人,第21号证人,A/AC.145/RT.698)

492. 耶路撒冷的一名证人描述了关闭对该市教育自由造成的困难:

“在教育部门,耶路撒冷及其郊区有96所学校,大约5万名学生,2千名(男女)教员。大约65%的(男女)教员持西岸身份证,由于关闭,只要他们得不到前往耶路撒冷市的许可证,就无法回学校。因此,每天损失3 910堂课,每个月损失14 000堂课。

“许多人为了弥补这种情况已私自作出安排,增加课次,甚至请学生临时到耶路撒冷地区以外的教师家里上课,这种做法也被以色列当局禁止。

“大学受到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占领当局袭击各院校。我可以举例说明。占领当局已经开除在耶路撒冷大学就读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男女学生,并将其驱逐。以色列当局阻止在西岸就读的加沙学生到大学去上学。此外,以色列当局将伊斯兰研究院关闭了6个月。他们关闭了神学和伊斯兰法学院,毁坏了附属于耶路撒冷大学的科学技术学院,并最后将其关闭。”(Abdel Rahman Abu

Arafah 先生,第10号证人,A/AC.145/RT.694)

493. 关于教育自由权受到限制的证词见文件 A/AC.145/RT.690 (Mohamed Yousef Dahman 先生),A/AC.145/RT.690 (Fuad Issa Abu-Hamed 先生),A/AC.145/RT.691/Add.1(Omar Khalil 先生),A/AC.145/RT.692(Ibrahim Khamis Shehada 先生),A/AC.145/RT.694(Abdel Rahman Abu Arafah 先生),A/AC.145/RT.697/Add.1 (Hamdi Shaqura 先生)和A/AC.145/RT.698(Nina Atallah 夫人)。

书面资料

494. 1996年4月1日,比尔宰特大学大约3 000名巴勒斯坦学生进行了示威,抗议巴勒斯坦警察袭击纳贾赫大学和以色列国防军逮捕比尔宰特大学的加沙学生。示威结束后,大约300名学生向 Halamish 定居点方向挺进,并向以色列车辆投掷石头。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动用了催泪弹,并朝空射击。冲突中5名边防警察和1名士兵受伤。3名学生因吸入催泪瓦斯而受伤。(《国土报》,4月2日)

495. 4月3日,在西岸读书的加沙学生和巴勒斯坦权力当局代表举行了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抗议继续实行关闭,抗议以色列当局决定阻止学生返回学校上学。大约有1 200名加沙学生在西岸的高等教育机构就读。自从2月13日实行关闭和2月25日空袭以来,回家过开斋节的大约700名学生受阻不能返回西岸。违反 Ilan Biran 准将发布的要求返回加沙地带的命令而留在西岸的学生,在3月28日军队袭击期间被拘留和送回加沙地带或遭到逮捕。虽然有人主动建议学生可以在加沙地带的教育机构临时完成学业,但他们拒绝了这项建议,理由是接受这项建议就等于向以色列的政策投降。学生执行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抱怨说巴勒斯坦学生的问题已成为谈判的一个项目,但以色列原则上不承认巴勒斯坦人在自己选择的教育机构就读的权利。阿拉法特的文化和教育事务顾问在会议期间重申了巴勒斯坦权力当局过去提出的指控:实行关闭、尤其是对巴勒斯坦学生的态度,已构成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面战争。他指出,“以色列人的目的是阻止我们的人民去读书。”据说在前两个期间加沙学生至

少损失了一个学期,还有可能损失今年春季的学期。(《国土报》,5月5日)

496. 4月9日,以色列国防军强行驱散了希伯伦伊斯兰学院附近的一次暴力示威,因为巴勒斯坦学生试图闯入该学院。该学院是在最近发生自杀性爆炸后关闭的,理由是它已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温床。以色列军队宣布该学院附近的地区为关闭地区,并逮捕了5名违反关闭令的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另有5名学生受轻伤。据希伯伦居民说,以色列国防军试图强行进入已封闭的校园的学生拳打脚踢。该学院院长Nabil Ja'abry 先生告诉路透社,他想同士兵说话以便使局面平静下来,可一名士兵用枪顶着他的衬衣,并用枪推他。(《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11日)

497. 4月9日,希伯伦大学学生进行抗议,要求重新开放该大学。自3月5日起,该大学已被以色列当局关闭6个月。一些学生受伤,而其他学生在以色列国防军进行干预以驱散抗议者时被捕。学生们还在阿布迪斯抗议4月5日阿布迪斯大学被关闭。(《耶路撒冷邮报》,4月12日)

498. 6月20日,在西岸各高等院校注册的大约80名来自加沙地带的学生在巴勒斯坦委员会加沙各办事处前进行示威,反对以色列的关闭政策使他们无法回学校读书。一名抗议者说,在比尔宰特大学附近的以色列国防军关卡被捕的学生遭到拘留并受到曲辱的待遇。大约1 300名来自加沙地带的学生在西岸的各高等院校注册。在2月的攻击浪潮后,他们接到了禁止令,命令他们回家。(《国土报》,6月21日)

499. 7月7日,大约100名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学生在埃雷兹检查站巴勒斯坦一方进行示威,抗议以色列决定不允许数百名学生离开加沙地带前往西岸和约旦上学(《国土报》7月7日和8日)

500. 8月25日,耶路撒冷问题部级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采取何种措施抑制巴勒斯坦权力当局在东耶路撒冷各学校越来越大的影响。由内塔尼亚胡总理主持的这个委员会指示耶路撒冷市长兼教育部长祖鲁伦·哈默起草一项具体计划,阻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接管东耶路撒冷各学校的努力。奥尔默特先生告知委员会,前年发给东耶路撒冷学生的课本上印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徽章,但现在耶路撒冷市已经

在该徽章上贴上封条。(《耶路撒冷邮报》，8月26日)

501. 9月2日耶路撒冷市长埃胡德·奥尔默特威胁说,如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继续想控制阿拉伯学校,将终止这些学校享有的相对自主权。奥尔默特先生是在该市的阿拉伯学校新学年开始时参观图尔女子初中时说这番话的。奥尔默特先生告诉该校教师,他致力于向阿拉伯学校和犹太学校提供同等资金。不过,该市官员承认,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负责计算机方案的市政官员透露,在过去三年该市各学校安装的3 000台计算机中,阿拉伯学校只得到300台。他指出,如果按学生人数分配,这一数目远远不及各学校需要的数目。这名官员说,许多阿拉伯学校校舍条件很差,不符合安装计算机的标准。他补充说,许多阿拉伯学校太拥挤,根本没有地方安装计算机。据报大约40 000名阿拉伯学生在东耶路撒冷上学;大约24 000名学生在市政当局和教育部监管的公立学校上学,其他学生在基本上独立于以色列当局的基督教和穆斯林私立学校上学。(《耶路撒冷邮报》9月3日)

502. 9月9日,希伯伦大学董事会和该校两名学生上诉高等法院,反对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决定延长关闭该大学的命令。中央指挥部前指挥官伊兰·比兰发布了一项将大学关闭六个月的命令,理由是该大学内正在开展非法活动,有可能危害该地区的安全,威胁以色列国防军。这项命令是2月和3月的攻击浪潮后发布的,9月5日到期。但是,9月4日,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宣布,在准备将关闭延长24天,并考虑接着再延长六个月。上诉者表示,该大学各位董事已于8月同希伯伦军事司令官会晤,并得到保证,没有任何延长关闭令的打算。因此,他们宣布新学年开始,并招收了新生。上诉者称,关闭令对该大学1 800名学生及其140名教员和研究工作者的生计产生了不利影响。他们声称,发布这项命令时,并没有充足的事实依据证明在安全方面存在危险,需要采取严厉措施。(《国土报》9月10日)

(c) 宗教自由

口头证词

503. 耶路撒冷的一名证人描述了崇拜者因移徙自由受到限制而面临的困难:

“就宗教事务而言,众所周知,在耶路撒冷有一些对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来说最神圣的地方。但是,西岸和加沙地带身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巴勒斯坦公民不准在阿克萨清真寺或圣墓大教堂举行宗教仪式,同时,当犹太人有宗教庆祝活动时,以色列当局却采取了宵禁和关闭街道等具体措施。因此,为了让几百名犹太人举行宗教仪式就实行宵禁,而以色列出于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可以阻止数以十万计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做祷告。

“此外,许多礼拜场所遭到袭击、关闭或搜查,其物品,包括宗教书籍遭到毁坏。许多礼拜场所的监护人受到审问。

“巴勒斯坦基督教徒已经连续四年被剥夺在耶路撒冷市参加宗教庆祝活动的权利。拉姆安拉和伯利恒的大约45 000名基督教徒居民没有获准参加今年耶路撒冷的复活节庆祝活动。”(Abdel Rahman Abu Arafeh 先生,第10号证人,A/AC.145/RT.694)

504. 关于宗教自由权受到限制的证词见文件A/AC.145/RT.694(Abdel Rahman Abu Arafeh 先生)

书面资料

505. 4月5日(受难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朝圣者沿着苦难之路游行前往耶路撒冷老城的圣墓大教堂。两天之后,西派教会庆祝了复活节。但是,由于实行关闭,伯利恒的数百名居民不准参加宗教仪式。(《国土报》,4月7日)

506. 4月8日,大约90名犹太定居者获准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圣院做逾越节祷告。这些据认为是圣殿山奋锐党成员的定居者在警察的重兵保护下进入该大院。据以色

列警察说,他们逮捕了15名极端份子,这些人都是 Hay Vekayam 组织的成员,当时他们企图手持以色列旗帜进入该大院。(《耶路撒冷时报》,4月12日)

507. 4月26日,国际声援人权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1996年3月期间在P和C区亵渎伊斯兰圣地的行为比1993年签署《阿斯科协定》以来的任何其他时候都多。这些区在以色列控制下,该报告还提到,自1995年1月以来阿克萨清真寺受到的袭击超过54次。多数袭击是试图到圣院内祈祷的犹太极端份子发动的。该协会还报告说,以色列部队对西岸的清真寺进行了大约220次袭击。大约有35个清真寺被关闭。(《耶路撒冷时报》,4月26日)

508. 5月2日,据报道西蒙·佩雷斯总理在接受报纸记者采访时说,在同巴勒斯坦人达成的任何最后解决办法中,列祖墓(易卜拉欣清真寺)将继续在以色列控制之下。他说,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国土报》,5月2日)

509. 5月14日,据报道在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两个清真寺发现煽动性传单后,中央指挥部指挥官命令关闭了这两个清真寺。其中一个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卡布兰,另一个在纳布卢斯地区的卡布兰。政府在各领土的活动协调员办事处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司发言人说,关闭清真寺是目前在各领土反击哈马斯和其他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一项行动。(《耶路撒冷邮报》,5月14日)

510. 6月10日,以色列国防军在希伯伦易卜拉欣入口处建立了一个军事哨所。教产官员向以色列民政当局提出了申诉,反对安装电子计数器记录进出该清真寺的穆斯林崇拜者人数。(《耶路撒冷时报》,6月14日)

511. 1996年6月20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任命的穆夫提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宗教事务部长声称,政府正计划允许犹太人在圣殿山做礼拜,依照该计划,将制定犹太人和穆斯林在圣殿山做礼拜的每周时间表,类似于希伯伦的列祖墓(易卜拉欣清真寺)的安排。耶路撒冷市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并指责上述官员提出这类指控是企图煽动穆斯林。(《耶路撒冷邮报》,6月21日)

512. 7月1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宣布列祖墓(易卜拉欣清真寺)将自7月7日起

关闭数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均不得入内。他说,临时关闭是每4个月采取一次的例行措施,以便使守卫该圣地部队能进行维修和训练。(《耶路撒冷邮报》,7月2日)

513. 7月7日,以色列当局决定,出于安全原因在另行通知前关闭希伯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耶路撒冷时报》,7月12日)

514. 7月10日,据报导 Hay Vekayam 组织的领导人向耶路撒冷治安法庭递交了一份内塔尼亚胡总理的信,信中说,尽管穆斯林反对,应允许犹太人在圣殿山做祷告。9月该领导人向在圣殿山做祷告时警察想把他赶走,据说他攻击了警察,因而受到审判。他提交的信是内塔尼亚胡就他在审判初步听证时提出的问题而写给他的。内塔尼亚胡先生在1995年3月写道,“我感兴趣的读了你的信。犹太人民对其圣地——圣殿山——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我认为有必要为犹太人在该圣地做祷告作出安排,尤其是因为我们允许所有宗教的信徒在耶路撒冷自由的做祷告”。自1967年以来一直禁止犹太人在该圣地做祷告,因为这将刺激在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寺做祷告的穆斯林。(《耶路撒冷邮报》,7月10日)

515. 7月11日,以色列国会议员哈南·波拉特(全国宗教党)声称,司法部长雅各布·内埃曼表示支持允许犹太人在圣殿山做祷告,并发誓司法部将在法律上支持这一倡议。此外,耶路撒冷地区法院的一名法官在一次关于耶路撒冷犹太法律的国际讨论会上说,阻止犹太人在圣殿山做祷告的犹太法律侵犯了公民权利,违反了基本法:人的尊严和自由。(《耶路撒冷邮报》,7月12日)

516. 7月19日,希伯伦伊斯兰教产官员指控,在过去一周中定居者三次切断易卜拉欣清真寺光塔上的喇叭的电线。(《耶路撒冷时报》,7月19日)

517. 7月25日,耶路撒冷警察允许圣殿山笃信教活动分子成双成对地在警察护送下进入圣殿山地区。在警察允许这些份子进入圣殿山大院时,在附近等待的其他活动份子企图强行上圣殿山。赶往事发地点的巴勒斯坦委员会成员和教产主任谴责警察决定允许这些活动份子上圣殿山。在开罗举行的世界伊斯兰大会也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允许犹太崇拜者上圣殿山。耶路撒冷穆夫提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宗教事务部

长出席了这次大会。东官发言人说,这一决定是对全世界穆斯林的挑衅。另外,警察疏散了在俯瞰圣殿山的边防警察楼顶上做祷告的一批犹太崇拜者。楼顶上的骚动引起了在附近聚集的穆斯林崇拜者的注意。穆斯林崇拜者喊道,“大哉真主”。此后不久,Hay Vekayam 组织的11名活动分子也试图强行上圣殿山做祷告。驻扎在该圣地附近的警察阻止了这些活动分子,并将他们带走审问。(《国土报》,7月26日)

518. 7月29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旅游和古迹部长谴责了以色列古迹部在纳布卢斯附近的 Gerizim 山进行发掘。耶路撒冷人谢赫加奈姆圣陵附近的大约20座穆斯林坟墓遭到亵渎。发掘是秘密进行的。(《耶路撒冷时报》,8月2日)

519. 7月30日,以色列国内安全部长阿维格多·卡哈拉尼宣布以色列警察已经与伊斯兰教产协调计划,以执行以色列高等法院的一项决定,允许犹太人进入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教产主任阿德南·侯赛尼否认教产同以色列警察作出了这样一项安排。侯赛尼在提到对西墙的管辖权问题时坚持认为,西墙的阿克萨清真寺的一个组成部分,必要的维修将由穆斯林进行。(《耶路撒冷时报》,8月2日)

520. 8月18日,耶路撒冷市发出一项停工命令,命令老城的科普特教堂停止未经许可的扩建工作。据报导,如果该教堂不停止扩建工作,耶路撒冷市正在考虑发布一项拆毁令。(《耶路撒冷邮报》,8月21日)

521. 8月30日,在东耶路撒冷,主要是在老城周围驻扎了大约2 500名警察和边防警,并在各主要十字路口设置了路障,以防止各领土的居民进入圣殿山做星期五祷告。这一行动是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号召大家大规模上街抗议以色列对于和平进程和耶路撒冷的立场后进行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方面都估计只有大约15 000名巴勒斯坦人出席了星期五下午的祷告会。在平常的星期五,出席祷告的崇拜者人数在20 000至25 000之间。原来估计会有10 000多穆斯林听从阿拉法特的号召。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穆夫提声称,在耶路撒冷的漫长历史上,这样的封锁是史无前例的。他说,实行封锁是为了阻止穆斯林在其圣地做祷告。穆夫提宣布,耶路撒冷已再次被征服,开展这一行动的动机不是安全考虑,而是要显示力量,以

削弱阿拉伯和穆斯林在耶路撒冷市的力量。穆夫提还表示,考虑到以色列政府采取的措施,穆斯林崇拜者的人数是很多的。但是,警察局长阿里耶·阿米特否认加紧封锁和检查站的安全是为了减少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的人数,他说,任何持有许可证的巴勒斯坦人都获准进入耶路撒冷。(《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9月1日)

522. 9月6日,耶路撒冷市政厅发言人宣布,市政厅已布一项禁令,下令停止没有建筑许可证并违反法院禁令的大规模整修圣殿山的工程。教产主任阿德南·胡赛尼针对这顶禁令说,阿克萨清真寺不在市政厅的管辖范围内,教产负责人整修寺庙不需要它的许可。胡赛尼先生认为市政厅的行动是一项挑衅行动并指出,就巴勒斯坦人而言,阿克萨清真寺代表一条“红线”,非穆斯林人无权检查穆斯林圣地进行的活动。他说,教产基金不对市政厅获得的法院禁令提出上诉。(9月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d) 言论自由

口头证词

523. 一位证人对特别委员会谈到言论自由时说:

“是这样,以色列士兵可以阻止我与他们讲话。我自己与以色列记者说过。如果巴勒斯坦工人的回答似乎对以色列或以色列的政策有利,那么就广播,人人都会听到。如果发表或广播此话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就不发表或广播。”(第6号无名证人,A/AC.145/RT.691)

524. 关于限制言论自由的证词可见A/AC.145/RT.691号文件(无名证人)。

书面资料

525. 1996年4月9日,两名巴勒斯坦电视摄影师向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申诉说,在希布伦发生抗议关闭该城伊斯兰学院的暴力示威时,他们遭到以色列国防军的殴打,摄像机被砸坏。据说在场的记者被士兵以武力驱散。(《国土报》,4月11日)

526. 4月17日,耶路撒冷警方不准巴勒斯坦被监禁者协会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国家剧院举行会议纪念被监禁者日,据称理由是该会议是代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举行的。协会负责人否认了这一断言,他说协会并不附属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会议的目的是对数以千计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巴勒斯坦人表示支持。(《国土报》,4月18日)

527. 4月25日,据报道,由于安全当局拖延发放旅行证件,西岸和东耶路撒冷许多巴勒斯坦记者未能到加沙出席巴勒斯坦理事会的开幕会议。东耶路撒冷39名记者申请许可证,只有4名在4月22日开幕会议之前几个小时收到了许可证。最后,4月22日晚11时左右,除两人以安全理由被拒绝以外,领土政府活动协调员办公室向所有记者签发了许可证。办公室报告说,推延只是由于技术问题。(《国土报》,4月25日)

528. 5月14日,据报道,以色列同意向50名巴勒斯坦记者签发入境许可证,条件是他们是由政府新闻办公室派驻的。领土政府活动协调员的发言人指出,大约160名特派巴勒斯坦记者中有50名是以色列和外国通讯社雇用的。(《耶路撒冷邮报》,5月14日)

529. 5月19日,大约50名得到许可证进入耶路撒冷采访以色列选举的巴勒斯坦记者在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之间的主要检查站被逮捕。有几名记者被关押48小时才被释放。(《耶路撒冷时报》,5月24日)

530. 7月10日,一位拍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希布伦激烈冲突的阿拉伯摄影记者指控说,一个边防警察毒打了他,因为他拒绝交出摄影机。在此之后,这位摄影记者被指控攻击边境警察并被带到希布伦警察所审讯。当天晚些时候,他被保释。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区警察的一位发言人证实该摄影记者被收容审讯。该发言人说,该摄影记者妨碍了边境警察履行职责,并且无视关于这个地区是封闭的军事区的警告。他表示将向军事检察官提交指控该摄影记者的文件。(《国土报》,7月11日)

531. 8月8日,据报道,国内安全部长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理事会成员

HattemAbdelKhader已达成妥协,允许后者继续在东耶路撒冷的家中保留办公室。以色列政府此前决定关闭该办公室,理由是这样做违反了和平协定,因为和平协定禁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耶路撒冷进行活动。这一妥协消解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政府之间由此造成的紧张局势。妥协协议的形式是Khader先生给安全部长的一封信,声明家中的办公室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或其理事会没有关系,只是他的私人办公室。一位安全部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将继续对Khader严密观察,确保他不违反禁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耶路撒冷进行活动的规定。(《耶路撒冷邮报》,8月8日)

532. 8月8日,几十名来自西岸的巴勒斯坦记者在耶路撒冷北面拉姆检查站前举行示威,抗议继续实行关闭政策,禁止其进入以色列。正在赴拉姆安拉途中的巴勒斯坦理事会成员在路障前停下来,对记者们表示支持。巴勒斯坦记者协会主席Na'imTubasi被边境警察拘留了几个小时。预期将对他提出起诉书,指控他“煽动抗议者进入非开放地区”。Tubasi先生是拉姆安拉居民,六个月不能到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记者协会办公室。Tubasi先生说,“我不明白,现在理应是和平时期,为什么记者不能进入耶路撒冷,而在反抗斗争时期却可以进入”。(《国土报》,8月9日)

533. 8月9日,内塔尼亚胡总理宣布,除非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关闭在耶路撒冷的办事机构,否则他将不推进和平谈判。内塔尼亚胡先生还批评国内安全部长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理事会成员HattemAbdelKhader达成的妥协。他说他已经明确指示国内安全部长关闭HattemKhader在耶路撒冷家中的办公室并要求执行这一指示。(《耶路撒冷邮报》,1996年8月11日,《国土报》,8月14日)

534. 8月12日,内塔尼亚胡总理会见以色列和领土阿拉伯新闻界代表,保证将很快解决阻碍自治地区的巴勒斯坦记者进入以色列以及在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之间行动的所有困难。(《国土报》,8月13日)

535. 8月23日,据报道,在加沙的巴勒斯坦记者协会成员拒绝会见来自以色列的代表团,包括以色列记者,以抗议以色列当局禁止巴勒斯坦记者进入以色列。(《国土报》,8月23日)

536. 8月25日,政府人士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通知政府,已经满足了以色列提出的作为推进和平谈判条件的一项要求,关闭了东耶路撒冷三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附属办公机构。这些办公机构是:巴勒斯坦地理中心、巴勒斯坦职业中心和体育青年部。(《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26日)

3. 有关定居者影响平民的活动的资料

口头证词

537. 法律援助会的代表提请特别委员会注意定居者的暴力行动,特别是耶路撒冷和希布伦:

“现在我要讲一讲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行动。这种暴力行动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和希布伦已经持续了相当时间,因为这两个地方仍被占领,定居点就在这两个城市里。希布伦市发生了无数起定居者攻击、毒打、甚至谋杀事件。

“基本原因是向那里居住的巴勒斯坦家庭挑衅并把他们赶出耶路撒冷和希布伦。

“由于害怕定居者的挑衅行为,两城的巴勒斯坦居民傍晚六、七点钟以后不能在街上自由行动。这是一种宵禁。”(NinaAtallah女士,第21号证人,A/AC.145/RT.698)

538. 关于定居者活动对平民人口影响的陈述见A/AC.145/RT.698号文件(NinaAtallah女士)。

书面资料

539. 1996年4月12日,据报道,定居点组织最近伪造了耶路撒冷北部土地的产权契约文件。涉及地点有Bido、BeitIjza、Jib、NabiSamuel和BeitSureik。此外,这

些定居点组织还伪造并大量买进该城南部土地的产权契约。这片土地位于Gilo定居点,属于主要居住在智利的生活在海外的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时报》,4月12日)

540. 4月26日,据报道犹太定居者夺走了属于巴勒斯坦居民IbrahimTutunji在耶路撒冷旧城的财产。(《耶路撒冷时报》,4月26日)

541. 5月1日,大约20名希布伦的定居者到卡斯巴城,去抗议那里一位老年定居者被人用刀刺死事件。这些定居者掀翻水果蔬菜摊,并辱骂巴勒斯坦人。(《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2日)

542. 5月7日,据报道,定居者的道路安全委员会在哈勒侯勒通往希布伦的道路上设置巡逻哨。巡逻哨还进入了希布伦。该委员会的积极分子中有许多卡奇党成员。(《国土报》,5月7日)

543. 5月10日,据报道,犹太定居者继续在希布伦旧城定居者居住区拜特罗米诺修建新房。(《耶路撒冷时报》,5月10日)

544. 5月11日,有人从希布伦的拜特罗米诺向一位来自希布伦的40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投掷石块,使她受了轻伤。当时她失去了知觉,被送往医院。出事时她的两个孩子跟她在一起。(《国土报》,5月12日)

545. 6月5日,几千名定居者在希布伦载歌载舞庆祝当选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胜利。在列祖墓(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外面院子里举行的集会上宣读了内塔尼亚胡先生的致辞。致辞说:“我们先辈的城市希布伦的定居者们,我能分享你们的喜悦,但令人遗憾的是不能与你们在一起。我非常赞赏你们的犹太复国主义开拓性工作,这一工作使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古老的犹太城市继续存在。你们要勇敢坚强”。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指控定居者由于内塔尼亚胡的胜利壮胆,破坏了希布伦旧城一些房屋的墙壁。希布伦土耳其浴室属伊斯兰教产部门,但定居者声称是犹太人的财产,部分建筑也遭到破坏。本周早些时候,定居者呼喊反阿拉伯口号游行穿过希布伦的大街。据称,希布伦教产主任SalahNatshe说,内塔尼亚胡选举胜利未满

一个星期,定居者已经在努力扩大定居点了。(《耶路撒冷邮报》,6月6日;《耶路撒冷时报》,6月7日)

546. 6月7日,据报道,来自Salfit附近Ariel定居点的犹太定居者在WadiAbdul-Rahman架设铁丝网,圈起约250英亩土地,以便并入定居点的边界。村民们立即到Ariel警察所以对定居者提出控诉,但未被允许进入。(《耶路撒冷时报》,6月7日》)

547. 6月10日,据报道,定居者领导人对在通往GushKatif的主要道路附近“国有土地”上修建造价1600万美元的巴勒斯坦面粉厂的奠基典礼表示愤怒。GushKatif当地理事会的负责人宣布,定居者理事会将与政府当局联系,以便制止修建该面粉厂。理事会发言人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选择在该地区修建面粉厂是为了证明对定居点附近的土地拥有主权。(《耶路撒冷邮报》,6月10日》)

548. 6月11日,以色列定居者向希布伦以南AlAroub难民营附近的一辆公共汽车开枪。没有人受伤。定居者埋伏在耶路撒冷—希布伦公路的一个危险的转弯处。(《耶路撒冷时报》,6月14日》)

549. 6月14日,据报道,耶路撒冷Silwan郊区的几所房子受到以色列定居者的攻击。这件事发生在以色列当选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声称支持定居者接管Silwan区的努力之后。(《耶路撒冷时报》,6月14日》)

550. 6月18日,定居者在希布伦城的一处古老的伊斯兰遗址—AbrahamBath遗址集会。(《耶路撒冷时报》,6月21日》)

551. 6月19日,居住在西岸北部以色列定居点附近的巴勒斯坦村民申诉,一群野兽游荡穿过他们的土地。野兽中有狼、野狗和野猪,据认为是AlonMorieh定居点的定居者故意放出来的,目的是破坏Nablus地区BeitDjinn村和Salem村周围种植的蔬菜和庄稼。(《耶路撒冷时报》,6月21日》)

552. 6月27日和28日,来自Netzarim(加沙地带)的几十名定居者截断定居点附近的道路,抗议军队决定允许巴勒斯坦人在道路上通行。这条路距该定居点约有20米

远,1994年11月那里发生自杀炸弹事件后一直不允许巴勒斯坦人通行。6月26日,以色列国防军决定有限制地向上班途经这里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警察开放。与定居者对抗之后,军队宣布该地区为不开放的军事区。(《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8日和30日)

553. 7月1日,据报道,大约30辆巴勒斯坦人的小汽车车胎在夜间被刺破。尽管没有目击者,巴勒斯坦人认为是定居者所为,目的是加剧该城的紧张局势,减少以色列国防军撤出的可能性。(《耶路撒冷邮报》,7月1日)

554. 7月5日,据报道,来自MaaleAmos定居点的定居者攻击了来自Bethlehem东南RashaidehArabs的Bedouin营地附近OdehAliRashaideh家庭的成员。据70岁的Rashaideh说,五个定居者用枪托攻击了他和家里人,向他们的羊开枪并打死了牧羊犬。然后定居者威胁说,如果再到地里去就打死他们。(《耶路撒冷时报》,7月5日)

555. 7月9日,来自Jenin附近Zboubeh村的两名巴勒斯坦男孩遭到来自GivatOr定居点的两名定居者暴力攻击,被送往医院。12岁的MohammedKarkoush和他10岁的弟弟Mohannad被绑架到一片田地里,他们被梆起来,挨铁棍打和香烟烫。后来,定居者把他们的衣服扒光,往他们身上浇油漆,然后才放了他们。(《耶路撒冷时报》,7月12日)

556. 7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重新准许巴勒斯坦警察每隔几个小时使用Netzarim公路(加沙地带),但须经事先协调并有以色列国防军的护送。然而,军方的一份声明补充说仍禁止巴勒斯坦要人在该公路上通行。1994年11月自杀炸弹炸死三名士兵以来,该公路一直被关闭,原计划于6月27日重新开放。附近Netzarim定居点的居民截断了公路,发誓永远不准巴勒斯坦人再使用该公路。(《耶路撒冷邮报》,7月15日)

557. 7月17日,国防部长YitzhakMordechai会见了定居点领导人。据后者说,他允诺在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成立民间警卫队,并帮助他们与以色列国防军协调活动。犹地亚、撒马利亚和加沙的犹太定居点理事会成员还要求政府继续铺设绕行

道路,撤销政府先前作出冻结在这些领土进行建设的决定,并授权出售定居点无人居住的公寓。国防部长发言人说,会见的气氛是积极的,但否认部长就民间警卫队问题或定居者的其他请求作出任何承诺。(《耶路撒冷邮报》,7月18日)

558. 7月19日,西岸Shilo定居点附近的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爆发了暴力冲突。事件的起因是大约100名Karyut村的居民在保护土地委员会积极分子的参加下,从村子出发,举行反对附近Shilo定居点的扩张行动的抗议游行。村民们称,两个月以前,定居者夺去他们1500dunum农田,装上篱笆,改为苹果园。村民们一到达有争议的土地,就推倒篱笆,插上巴勒斯坦旗帜和写着“内塔恩亚胡停止没收土地”和“不与定居者讲和”的标语。他们还放火烧草,拔掉树苗,拆除果园的灌溉系统。30个定居者来到现场,用木桩和铁棍攻击巴勒斯坦人并向空中开枪。一位80岁的巴勒斯坦妇女脸上挨了一铁棍,不得不在Nablus的医院进行医疗处置。另外几个村民也受了伤,三位阿拉伯摄影师中有两位受了轻伤,另一位伤势较重。一位摄影师说,他们就在士兵眼前挨打,士兵没有干预。定居者还砸碎了村民和摄影师的汽车车窗。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互相投掷石块,持续对抗,直至以色列国防军用催泪弹将其驱散。该事件以巴勒斯坦人逃回村子告终。(《国土报》,7月21日)

559. 7月25日,一群犹太极端分子企图冲进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和平代表团总部—东官地区。(《耶路撒冷时报》,8月2日)

560. 8月2日,据报道,发生三个以色列人被枪杀的BeitShemesh枪击事件之后的几天期间,定居者攻击了希布伦居民,破坏了他们的财产。(《耶路撒冷时报》,8月2日)

561. 8月11日,ShmuelArad少将说定居者拒绝在希布伦他们的飞地周围修建篱笆和围墙,试图阻止以色列国防军从该城撤出。希布伦定居者发言人说,军队提供的物质保护不能代替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定居者绝对需要国防军部队留在城里。(《耶路撒冷邮报》,8月12日)

562. 9月10日几十名巴勒斯坦人试图闯进几年前被以色列军以“安全原因”没收但至今没有定居者占用的希伯伦两个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商店。巴勒斯坦证人报告说,定居者已把其中一个商店的大门推倒并砌起一道石头墙封死了大门。后来他们另开一个门,把商店同犹太人居住的邻近建筑连在一起。商店店主说,他没有任何人可以投诉,定居者控制了他们的商店,军队站在他们一边。希伯伦犹太人定居点发言人否认了阿拉伯人关于他们是商店真正所有者的指控,说这两家商店在1929年大屠杀前是属于希伯伦犹太人社区财产的一部分。(9月11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563. 据报道,9月13日以色列定居者袭击希伯伦中央蔬菜市场附近的4家商店,抢走了价值数万美元的商品。目击者报告说,定居者接着把商店墙壁推倒,在以色列国防军严密护卫下开始重建工程。这些商店位于该镇中心附近并靠近以色列定居者的一个居住地,它们在1994年2月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大屠杀后关闭。(9月13日《耶路撒冷时报》)

564. 9月19日“Atert Kohanim”定居点团体试图接管东耶路撒冷的一座阿拉伯人的数房。该定居点团体称他们买下了这座数房,至少是一部分,而一个阿拉伯家庭则称拥有一半楼房,最后警察把双方拉出了这座楼房,结束了这场对峙。警察报告说,门卫在该巴勒斯坦家庭一位成员试图进入这座楼房时打了他。代表该巴勒斯坦家庭的律师说,他有证据证明他的客户拥有这座楼房的50%并指出,即使定居者拥有一半楼房,他们也无权强行闯入和占据整座楼房。律师获得一项法院令,在举行这个问题的听证会之前不准定居者再进入这座楼房。然而,耶路撒冷警察局长也出于“安全原因”下令禁止这户阿拉伯家庭进入这座楼房。据说,许多座楼房都被定居点团体购买或正在购买之中。在提交法院审议的大多数案件中,定居者都被宣判无罪并赋予财产所有权。(9月20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565. 9月19日一群犹太定居者闯进东耶路撒冷纳布卢斯路美国领事馆对面的一座大楼。据说,这座楼被转信犹太教的拉谢德家庭一位成员卖给了犹太宗教组织

Ateret Kohanim。拉谢德家庭称,这笔交易是一场骗局,定居者必须搬走。一些家庭成员试图进入大楼,但遭到定居者的拦截和殴打。伊萨姆·拉谢德受了伤,被送往医院治疗。(9月20日《耶路撒冷时报》)

D. 被拘留者的待遇

1. 关于释放被拘留者的措施

口头证据

566. 阿达米尔囚犯支助协会总干事就释放巴勒斯坦被监禁者问题声明如下:

“总之,我们曾期望《以色列-巴勒斯坦协定》会对被拘留者的状况,尤其是(按照以色列签署的《日内瓦协定》)对释放被监禁者产生积极影响(《日内瓦协定》规定,已提交法庭审判或已被指控的人应交给自治地区的地方当局处理)。(正如负责巴勒斯坦被监禁者释放问题的巴勒斯坦特别谈判员Hishem Abbelwazer所述),以色列既没有遵守这项以巴协定,也没有遵守它签署的《日内瓦协定》中关于必须从以色列监狱中释放成批被监禁者的规定。

“我们也曾希望,该协定不仅对被监禁者的释放产生积极影响,而且会改善他们释放前的生活条件,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被监禁者和被拘留者的状况继续恶化。

“到1996年2月为止,被拘留者人数不超过3 500人。1996年2月之后发生了任意和集体逮捕现象。根据以色列保安部队的资料,到1996年5月已逮捕了5 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拘留者总数已从3 500人增加到8 500人。

“同时我要告诉你,在逮捕和拘留的人中也有一些被释放,但是其他人则要经过行政拘留程序。由于边界关闭,为非政府组织工作帮助被拘留者的律师不能进行工作,我们不能向你提供非常准确的数字。我们给你的数字是以色列保安部队提供的。”(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第1号证人,A/AC.145/RT.

690)

567. 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总干事提供了巴勒斯坦女囚犯的下列情况:

“关于巴勒斯坦女囚犯,我已说过,尽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协定中明确规定应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并不加区别地释放所有女囚犯,但是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女囚犯还有36人。以色列方面拒绝释放其中6名女性被拘留者,她们是Rola Abu Dahu、Lamia Maruf、Etafeh Aliyan、Zahra Karush、Abir Al-Wahidi和Enam Jaber。结果,留下的女囚犯拒绝被释放。1996年1月15日她们宣布举行自由参加的绝食并威胁说,如果监狱当局想用武力结束她们的绝食或在排斥他人的情况下强迫释放一些人,她们就放火自焚。”(Ahmad M. Sayyad先生,第18号证人,A/AC.145/RT.696)

568. A/AC.145/RT.690(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和A/AC.145/RT.696(Ahmad M. Sayyad先生)号文件中都可以找到关于被拘留者待遇的证词。

书面材料

569. 1996年7月18日埃泽尔·韦茨曼总统宣布,他决定豁免因参与杀害以色列人被判处长期徒刑的两名巴勒斯坦女囚犯。在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给埃及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的信中作了这项宣布。根据同巴勒斯坦人签署的《临时和平协定》,以色列承诺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女囚犯。已获豁免的19名巴勒斯坦治安女囚犯在所有女囚犯获得自由前拒绝被释放。(7月19日《耶路撒冷邮报》,7月22日《国土报》)

570. 据报道,7月22日中央指挥部指挥官检查了释放3名巴勒斯坦女囚犯的安全和法律问题,这3名囚犯因参与杀害以色列人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然而,关于释放她们的最后决定预计要由政界作出。关押在沙隆监狱的这几名妇女宣布,在任何被释放者名单上都有的另一位女囚犯被豁免之前她们将留在监狱中。(7月22日《国土报》)

571. 7月24日高等法院认可关于释放埃泽尔·韦茨曼总统豁免的两名巴勒斯坦女“恐怖主义者”的决定。在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对总统对决定提出上诉后,法院作出了这项判决。其中一名囚犯第二天在签署了一份同意不再从事“新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文书后从奈韦赫提尔扎监狱释放。她1988年在耶路撒冷因向一名耶希凡学生开枪被判刑12年,她已服刑8年。然而,第二位囚犯在另外3名巴勒斯坦女囚犯仍被监禁的情况下拒绝被释放。另外还有20名左右也被豁免的巴勒斯坦女囚犯拒绝离开监狱,以声援没有被大赦的其余少数女囚犯。(7月26日《国土报》;7月25日和26日《耶路撒冷邮报》)

2. 被拘留者的其他情况

口头证据

572. 特别委员会收到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总干事提供的关于以色列监狱和拘留中心中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下列情况:

“曼德拉研究所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在绿线内以色列监狱和拘留营中的被拘留者达3 300人。

“目前在以色列绿线内被监禁的巴勒斯坦男女被拘留者达3 300人左右,其中178人是阿拉伯被拘留者,而不是巴基斯坦人,59人来自绿线之内。以色列军事当局继续公然违反以色列-巴勒斯坦协定共监禁36名女性被拘留者。还有,以色列当局继续拘留140名18岁以下的人。巴勒斯坦被行政拘留者总数已达372人。以色列占领当局继续隔离被拘留者并把120名被拘留者单独监禁。生病和需要住院治疗的被拘留者已达351人。”(Ahmad M. Sayyad先生,第18号证人,A/AC.145/RT.696)

573. 阿达米尔囚犯支助协会总干事叙述了被拘留者的拘留条件:

“据报道,在发生事件和大规模逮捕之后,监狱都爆满。从3 500人增加到8 500人,你可以想象这使拘留所多么拥挤。

“关于拘留条件,据被拘留者来信说,不论是向被拘留者提供的食物还是向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这些条件都很恶劣并且在恶化。

“在签署原则宣言之前,被拘留者往往举行罢监。有一次,在罢监后监狱当局同意满足被拘留者提出的一些要求。但是在原则宣言签署之后,以色列监狱当局拒绝兑现他们所作的承诺,他们说被拘留者会很快被释放。所有这些要求过去和现在都同监狱的居住条件和卫生条件有关。

“在协定签署前,那时我们在监狱还有权组织娱乐活动。过后所有的庆祝活动都被取消。在拘留营或监狱中举行任何庆祝活动的权利都被取消。

“我给你举另一个例子。在协定签署前,每隔几周我有权接受家人探视。每周两次我有权利接受我的律师的探视。但在该协定签署后,每隔两三个月被监禁者可才接受家人探视。

“这些是简单的例子。我还有另一个例子。在1992年和1993年的罢监之后,以色列同意满足被监禁者提出的一些要求。但是在协定签署后,它取消了它的承诺,如在一些监狱中让被监禁者自己做饭,这是被监禁者提出的要求之一。另一个例子是被监禁者的放风时间,还有被监禁者同他家庭联系的权利。

“所有这些权利都被剥夺,以色列监狱典狱长的理由是你们将要被释放,没有必要再改善条件。

“所以我们从监狱当局和监狱典狱长那儿总听到千篇一律的论调。每当一位被监禁者试图要求改善监狱条件时,他得到的唯一答复是‘因为你要被释放,你不需要任何改善’。所以,实际上唯一的目的是平息被监禁者的抗议”。

(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第1号证人,A/AC.145/RT.690)

574. 经常听到的巴勒斯坦被监禁者对监狱条件的抱怨之一是缺少医疗服务:

“还有人生重病的情况。有些情况下,因被拘留者健康状况恶化就发出释放令。例如,Abu Rifaat Neirat,他是一位老人,现在已70多岁。他在监狱中关了近20年。不过尽管他因健康状况获得了释放令,但以色列当局还是不释放

他。

“还有,对需要手术的若干被拘留者不施行手术。到1996年2月为止,共有40个病人因病危需要手术。但是以色列当局和监狱当局都不允许进行这些手术,也不释放生病的被拘留者。”(同上)

575. 一位曾在安萨尔拘留营被拘留的证人叙述了那儿的拘留条件:

“每个帐篷中有40至42人。被监禁者不得同另一个帐篷的被监禁者说话。我们常常因虐待和食物的质量提出抗议。有时我们的要求得到了一些积极的答复,但是我们有时在抗议时被催泪弹驱散。

“帐篷都五六个一组建在一起。我们不能看到究竟有多少顶帐篷,因为我们没有交流的权利甚至不允许接近其他帐篷。在各组帐篷之间还有障碍物。

“铁丝网,哨兵,哨兵岗楼,还有哨兵在铁丝网周围巡逻”。(第3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1)

576. 以色列当局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也对被拘留者产生了不利影响:

“关于最后一次关闭边界对被拘留者的影响,以色列军事当局发布命令,从1996年2月9日起不准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家属越过绿线,直到进一步通知为止。

“以色列当局的这项措施公然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该公约第116条规定占领当局有义务便利被拘留者同家人会面。

“以色列当局宣称,他们在伊斯兰节日期间实施探监特别方案。然而,我们在曼德拉研究所等地方密切观察局势后发现,以色列当局虽然在1996年4月25日同意实施迈吉多军事拘留营被拘留者的家属探监方案,但是实际上他们阻挠探监,并且不给任何确切或明白的理由。1996年5月15日,当若干被行政拘留者的家属乘公共汽车前往迈吉多探监时,以色列当局让来自拉马拉的30人下车,不让他们前往迈吉多拘留营,也不说明任何原因。

“占领当局仅给有母亲陪同的三四岁儿童发放探视其父亲的通行证,而不给任何其他人发通行证。不准加沙的亲属探视被拘留的孩子,从巴勒斯坦国家

领导机构掌权并在加沙地带开始行使职权以来就是那样”。(Ahmad M. Sayyad 先生,第18号证人,A/AC.145/RT.696)

577. 加沙权利和法律中心外地协调员也谈到被拘留者的探视权:

“关于家属,他们应获准探视被拘留者。他们可以通过红十字会作出探视安排。然而,由于边界关闭,有些地区从1996年2月25日至今被封闭着,这就是说封闭了4个多月。在整个这段时期,被拘留者不能见到他们的亲人或接受任何其他探视”。(Ibrahim Khamis Shehada 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92)

578. 被拘留者同样接触不到医生和医护人员:

“关于医生和医护人员探访被拘留者,自从上次边界关闭开始以来就不可能了。没有向任何巴勒斯坦医生发放他能为需要看医生的被拘留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任何通行证。

“关于被监禁者生病问题,所有以色列监狱和拘留中心都没有最低限度的医疗设施,没有日常的医疗保健。医疗保健仅限于一名护士,她为病人常规检查并给所有病人开出简单的处方。至少有350名被拘留者需要医院的日常护理,他们都患有高血压或低血压、各种心脏病、各种肺病、胃肠道功能紊乱和肾脏病。大批病人还需要精神病的治疗”。(Ahmad M. Sayyad 先生,第18号证人,A/AC.145/RT.696)

579. 由于边界关闭,被拘留者除了得不到亲人探视之外也不能接触律师:

“由于以色列当局不给来自加沙地带和西岸的律师发放通过绿线的通行证,被拘留者不仅被剥夺了接受家属探视的权利,而且也被剥夺了同律师会面的权利。事实上允许通过绿线的律师仅是持有以色列身份证的律师,即持有以色列身份证的律师,就是持有以色列身份证的耶路撒冷律师也在探视他们的客户方面遇到了困难”。(同上)

580. 一位巴勒斯坦律师还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目前拘留条件的情况:

“从1967年至起义中期,被监禁者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他们经过连日斗

争获得了一些有利条件,比如获得更多的食物、较好的卫生待遇、较好的室内条件或更大的放风院子。

“但是在重新部署以后丧失了这一切。监狱中人满为患。在迈吉多,关押在帐篷中的被监禁者比关在室内的人多。食物是被监禁者所获得的最差的食物。每天他们都在这个或那个监狱中或在这个区或那个区举行绝食。

“在我上次探视离开迈吉多之前,被行政拘留者已开始绝食,抗议极差的食物和恶劣的待遇。

“被监禁者不断从一个监狱转送到另一个监狱,他们的生活完全没有稳定性。没有书籍。冬天或夏天没有足够的衣服。

“现在不是用20所监狱,而是仅用5所监狱关押同样多的被监禁者。

“我认为,受苦最深的是被监禁者”。(第8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3)

581. 特别委员会收到曼德拉研究所总干事提供的关于行政拘留的下列情况:

“关于行政拘留,以色列军事当局继续执行行政拘留的政策,即不超过12个月并可延长的拘留,行政拘留既不向被监禁者提出任何起诉也不把他送交法庭审判。以色列当局不断延长行政拘留令的期限。目前被行政拘留的总人数达372人,其中92人的拘留期已被延长一次以上。他们中有位名叫Osama Barah的人,他的拘留期已被连续延长过7次,他已被关押了42个月。Ahmed Katameth的拘留期已被延长过6次,他已在监狱中关押了36个月。Khaled Jelaisha的行政拘留期已被延长过4次,他在监狱中关了24个月”。(Ahmad M. Sayyad先生,第18号证人,A/AC.145/RT.696)

582. 阿达米尔囚犯支助协会总干事也向本委员会提供了行政拘留的情况:

“关于被行政拘留者,被行政拘留者被认为是思想犯。他们没有受到起诉。不对他们进行任何正式起诉。通常的情况是以色列情报机关,国家安全总局写一份秘密报告交给法官。律师不能获得这份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就把有关人员投入监狱。通常6个月的监禁期可以延长。我们了解到有21名被行政拘留

者的拘留期已被延长过一次以上。例如，一位被拘留者的拘留期已延长了三年，从1993年至今。他的名字叫Ahmed Katamesh。

“行政拘留人数已从今年初的161人增加到现在的400多人”。(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第1号证人，A/AC.145/RT.690)

583. 布采勒姆人权组织的一位外地工作者Fuad Issa Abu-Hamed先生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行政拘留的背景材料：

“现在我说一下行政拘留问题，就是不经审判的拘留。行政拘留依据的是1945年的《紧急状况条例》第111条。军事命令规定，军事指挥官可以下令拘留任何人达12个月并可延长拘留期。我们有行政拘留的统计材料。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1995年6月7日，以色列境内的被拘留者人数达5 472人，其中198人是被行政拘留者。1996年3月27日，被监禁者总人数是3 379人，其中324人是被行政拘留者。1996年6月12日，被拘留者总人数是3 369人，其中387人是被行政拘留者。这表明被行政拘留者人数在增加”。(Fuad Issa Abu-Hamed先生，第2号证人，A/AC.145/RT.690)

584. Abu-Hamed先生举了一个从1996年3月以来被行政拘留的15岁男孩的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来自希伯伦区法瓦尔难民营的15岁男孩。我于1996年4月22日在以色列境内的迈吉多监狱探访他时，他向我提供了证据。Ahmad Attieh Abu Arda说，他于1996年3月3日凌晨2时被捕。以色列国防军非常野蛮地冲进他家，逮捕了他和他的弟弟Tareq、他的叔叔和表兄。Ahmad Abu Arda提到他的表兄Majdi Abu Arda曾参加反对以色列士兵的阿什克隆行动。他接着说，以色列士兵打他。他未经审问被拘留了三天，后来他手臂捆着和眼睛蒙着被带到迈吉多。路上他一直挨打。直到1996年4月15日，即五个星期过后，他才获得一份行政拘留令的副本。拘留原因是他威胁了该区的安全。医生在监狱里给他体检时发现他眼睛近视，因得不到足够的水分而脱水并且患有风湿病，作为治疗他必须

每月注射一次。尽管这位被拘留者身患多病,但是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治疗。

“Ahmad 还告诉我,他想让我转告他的家人说他很好,但是他很想念他们,非常想念他们。他还让我告诉他的家人去探视他并给他带去巧克力糖和红黑铅笔。这就是一个在行政拘留下的15岁儿童的思维方式。他还提到,从1996年1月我探访为止,来自西岸的被拘留者家人因为被占领领土的边界关闭而不能探视以色列境内的被拘留者。(Fuad Issa Abu-Hamed先生,第2号证人,A/AC.145/RT.690)

585. 哈克的代表也向特别委员会谈到行政拘留问题:

“行政拘留就是把一个人逮捕,建立该案件的档案并把他关押6个月,还可能再延长6个月,但是不对他进行任何具体起诉。律师不能为被拘留者辩护,因为他们的档案都被认为是秘密的。因此,律师不能获得他们客户的档案。被拘留者还被剥夺了家人探视的权利。过去这类探视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但是这也被取消了。我说过,有些被拘留者的身体很差。即使那样也不允许他们的家人探视”。(Nina Atallah女士,第21号证人,A/AC.145/RT.698)

586. 阿达米尔囚犯支助协会总干事叙说了一些被监禁者受审讯的情况:

“这些审讯方式已造成一人以上死亡,最后一人是Abdulsamat Harizat。据法医检查,我们发现他的死因是所用的审讯方式,是审讯中的酷刑。最残暴和最不人道的审讯方式是他们把被拘留者反手铐着,把一只发臭的小袋子套在头上,这样他看不到任何东西,让他坐在没有后背的矮凳子上。有些情况下审讯就在走廊中进行。有时还把被拘留者送到他们称作冰箱的很冷的地方。或者在天气严热时把被拘留者送到很热的地方。所有这些都不是持续几个小时,而是若干天。

“除非被监禁者招出审问者想听的供词,否则就不会放过他。如果他在24小时后招供,他就在24小时后才松绑,48小时后招供,48小时后才松绑。因此,被拘留者的捆绑时间取决于他对审问他的调查人员的招供。

“还有其他的酷刑形式。例如把一个人摔倒，强迫他躺在地上，调查人员猛压他的胸部、腿臂或挤压他的生殖器。你知道对一个强迫躺在地上的人来说这是多么敏感和多么痛苦，我知道有人供出他们没有做的事情，仅是为了不再受刑。说直的，调查负责人发现一个人招供说他杀害了若干人，但是他却同这些人的杀害没有一点联系。有人说，如果他们继续以这种方式对待他和折磨他，他甚至会供认杀了先知。这样的事曾发生过。这种酷刑还在发生”。(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第1号证人，A/AC.145/RT.690)

587. Dahman先生谈到他自己关押时的经历：

“我记得，我上次被拘留时曾希望没有手臂，因为我感到手镣的痛苦难以忍受。我说过，还有一种心理压迫方式：长时间你不能看东西，不知道时间，不知道白天黑夜，只听到被欧打人发出的尖叫。在吃饭时你被松绑几分钟，然后又被绑起来。过去他们往往在星期六让被监禁者松绑。被监禁者在牢房中松绑12个小时，然后在星期六晚上再绑起来。最近这也取消了，被监禁者每天都被绑着，星期六也一样。还有人连续被绑了3个月”。(同上)

588. 另一位在安萨尔拘留营被拘留的证人叙说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被监禁者的境况：

“例如，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人的头发，猛踢他身体的特别敏感部位。人们常常被踢和被打。海边上的安萨尔拘留营非常寒冷。人们常常眼睛蒙着，手被绑在背后从上午4时直到晚上6时。我们就这样眼睛蒙着和手绑在背后长时间地站着。有时我在吃饭时喘息一下，但是根本不可能休息。审问我的人总是对我说：“招供就放你”。我告诉你我的境况，还有附近的其他牢房，我听到那儿尖叫声不断。有一次，一些士兵参加了拷打，其中有一人挤压我的生殖器，这疼极了，我几乎昏了过去。

“由于胃部受到拳打脚踢，我得了胃溃疡，现在也没有好。

“我知道成千上万的人受伤致残，失去一只眼睛，被截肢。

“有时他们在半夜喊醒我们，如凌晨2点，他们清点被监禁者人数。24小时清点三四次，不分白天黑夜。

“我们不准长时间睡觉。我们的睡眠常常中断。清晨我们必须把帐篷的边掀起，让以色列人检查有没有人在睡觉，每个人都起床了”。(第3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1)

589. 加沙人权和法律中心的外地协调员Ibrahim Shehada先生描述了“沙巴赫”酷刑方式：

“现在我要说一种酷刑方式，阿拉伯文中称作沙巴赫的摇晃法。就是猛烈地摇晃受害者。两天前以色列政府同意延长使用这种酷刑方式的期限。他们牢牢抓住被拘留者的肩膀，上下左右不断摇晃，只到受害者昏迷为止”。(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92)

590. 人权医生的一位代表叙说了关于以色列拘留中心被拘留者待遇的下列情况：

“自从1995年初Abdulsamad Harizat死亡后，以色列政府决定每隔三个月延长使用特殊审讯方法的许可。作出这项决定的原因是Harizat的死亡，而他的死亡显然是过度的审讯方法和程序造成的。

“每隔三个月以色列政府就秘密表决这些具体命令的延长问题。我们还不知道这些特殊办法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每隔三个月延长一次，从而允许安全总局的审讯人员使用这些方法时不向任何当局承担任何责任。

“我可以向你提供过去三个星期这个问题的统计材料。我们收到17件新的被拘留者要求医生到牢房探访的请求”。(Natalie Rothman女士，第11号证人，A/AC.145/RT.694)

591. 特别委员会收到关于一直不断采用的酷刑审讯方法的背景材料：

“1996年3月以色列负责安全机构事务的一个高级委员会同意延长关于调查和审问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特别许可的有效期。该委员会接受了当时的国防

部长和总理西蒙·佩雷斯和负责情报事务的阿米·阿亚隆先生提出的请求,其中要求延长允许萨巴克调查人员采用暴力和拷打方法的许可有效期,其中包括猛烈摇晃被拘留者。这种方法已导致Abbulamad Harizat于1995年4月25日死亡。这些许可每隔三个月延长一次。还有,对因被拘留者死亡或终身残废或暂时残废而可能受司法审判的人赋予特别豁免权”。(Ahmad M. Sayyad先生,第18号证人,A/AC.145/RT.696)

592. 特别委员会获悉了审判的“定时炸弹法”:

“1996年5月11日,以色列报纸披露,对巴勒斯坦人采用了一种新的酷刑方法,以色列情报部门把它称为定时炸弹法。这被认为是所允许的最残酷的审问方法之一,而调查人员对此却不负任何责任。

“根据曼德拉研究所的统计资料,约有750名巴勒斯坦人受审讯时遭受各种方法的酷刑。尽管情报部门没有说明定时炸弹的内容,但是曼德拉研究所通过监狱探视、案件后续行动和最近受酷刑的被拘留者的证词已可以证明,这种拷打方法是对被拘留者施加种种身心压力,比如殴打、封闭口鼻造成窒息昏迷、猛烈摇晃身体、不让睡觉、不让被拘留者使用日常用具、不让按时吃饭以及定时拷打,这一切最终都导致被监禁者爆炸,不是招供就是死亡”。(同上)

593. 一位证人叙说了以色列当局用下列方法编造酷刑的“理由”:

“以色列当局象往常一样用挤压身体,尤其是猛烈摇晃的方法编造理由,他们说有些具体情况下需要采用这样的方法,比如为了防止自杀性爆炸和揭露自杀性爆炸的计划。”(第19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7)

594. 人权医生的代表提供了下列单独监禁的情况:

“以色列关于监狱事务的条例中有一条所谓的条例21,其中规定无须审判可以把被监禁者单独关押8个月。以后采用我所称的技术性程序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延长单独监禁期,即在没有任何上诉权的情况下把案件交给法官,而被监禁者不能对法官的判决提出上诉。

“我们有上个月的统计数字,至今以色列监狱中已有180名被监禁者和被拘留者单独监禁。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数字中确切有多少巴基斯坦人。然而,我们知道至少有29名巴勒斯坦人因所谓安全威胁而被列入这个类别。我们有理由相信,单独监禁的巴勒斯坦人的实际人数超过40人”。(Natalie Rothman女士,第11号证人,A/AC.145/RT.694)。

595. 在A/AC.45/RT.690号文件(Mohamed Yousef Dahman先生)、A/AC.45/RT.690号文件(Fuad Issa Abu-Hamed先生)、A/AC.145/RT.691号文件(匿名证人)、A/AC.145/RT.692号文件(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A/AC.145/RT.693号文件(匿名证人)、A/AC.145/RT.694号文件(Natalie Rothman女士)、A/AC.145/RT.696号文件(Ahmad M. Sayyad先生),A/AC.145/RT.697(匿名证人)和A/AC.145/RT.698号文件(Nina Atallah女士)中都可以找到被拘留者待遇的证词。

书面材料

596. 1996年4月5日,以色列反对酷刑公共委员会代表来自加沙地带的两名因治安被拘留者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高等法院禁止安全总局非法让被拘留者遭受身心压迫。该委员会请高等法院禁止安全总局在审问中“摇晃”这两名被拘留者、把他们绑在小椅子上并在头上套上口袋、对他们播放高分贝音乐并不让他们按时吃饭睡觉。被拘留者是比尔·蔡特大学的两名学生,他们10天前被捕,他们说安全总局审问人员曾威胁他们要让他们接受军事审问。其中一名被拘留者说,在审问头四天,审问人员把他坐在一张小椅子上,把他的手绑在背后,用一只口袋套在他头上并且不让他睡觉。在后来三天中,他被六名不同的审问人员猛烈摇晃。这位被拘留者还表示,审问每天持续六个小时,他每天有三餐饭,但是一分钟过后饭食就被拿走并且一天24小时都在播放高分贝音乐。”(4月7日《国土报》)

597. 4月5日以色列公民权协会向高等法院上诉,请它下令举行关于延长巴勒斯坦领土居民拘留期的听证会,这项工作必须从审讯部门转交法院。还要求高等法院下令允许来自巴勒斯坦领土的律师在边界关闭期间进入以色列,以便代表巴勒斯坦

被拘留者辩护。该协会代表在基雄监狱拘留的巴勒斯坦领土四名居民向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国防军指挥部提出上诉。被拘留者在上诉书中称,他们在没有得到任何事先解释的情况下双手铐着头上蒙着口袋被带到审讯部门一间房子里。头上口袋仅在他们站在以色列国防军军官面前时被拿掉一次,这个军官并没有告诉他们他就是法官,而仅是通知他们,他们的拘留期已被延长。他们没有被给予自我辩护的机会,也没有问到是否想拥有合法代表权。据以色列公民权协会的律师Hassan Jabarin说,以色列国防军不加解释地拒绝了他关于查阅法官判决和听证会报告的要求。他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表明,拘留何时延长,延长多长时间并且下一次听证会何时开始。上诉书中说,自从以色列国防军10月从西岸撤离以来,数百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从巴勒斯坦领土的监狱转移到以色列的民事和军事监狱中。为了延长他们的拘留期,被拘留者都被带到审讯部门的军事法官面前。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被拘留者并不了解他们正处于延长拘留期的法律程序之中,因而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真正机会。还有,来自巴勒斯坦领土的律师自从边界关闭以来不能进入以色列。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由以色列律师代表(仅在少数情况下)。大多数被拘留者在极其重要的审讯阶段被剥夺了适当的代表权,在审讯阶段审讯人员拥有处理被拘留者的极大权利,而被拘留者的权利则遭到侵犯。此外,Hassan Jabarin律师说,审讯部门的听证会还损害了法院的独立性,因为被拘留者认为军事法官是审讯小组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司法程序(4月9日《国土报》)。

598. 4月11日,15名巴勒斯坦被监禁者和5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迈吉多监狱的一场暴乱中吸入催泪弹而受轻伤。据报道,被监禁者焚烧床垫并向士兵扔东西,士兵们则用催泪弹和防爆手榴弹回报。据报道,在监狱当局调查两名涉嫌串通一气的被监禁者遭暗杀的事件时爆发了这场暴乱。被监禁者抱怨说,自从调查开始以来,他们就不能每天在牢房之外散步并且没有热水洗漱。此外,由于边界关闭,亲属和律师在过去两个月中也不能探监。探过监的Leah Tsemel律师抱怨说,自从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岸重新部署以来,解散了好几个军事法庭,许多被拘留者都在长期等待审判。在一

个有关的事件中,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协会主席向巴解组织主席亚西亚·阿拉法特紧急呼吁,提醒他说以色列监狱“就象即将爆发的一座火山”。(4月12日《国土报》)

599. 4月11日保护个人中心代表涉嫌犯有治安罪而拘留的三名哈马斯活动分子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它取消安全总局关于禁止被拘留者同律师会面的命令。上诉中称,不允许被拘留者同律师会面已成为一种审讯方法,这意味着让被拘留者更加感到他们同周围世界隔绝并且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审讯人员手中。(4月12日《国土报》)

600. 据报道,4月12日希克马监狱的另外两名哈马斯被拘留者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下令安全总局审讯人员停止在审讯中拷打他们。他们还要求高等法院禁止安全总局在他们上诉听证会期间对他们使用暴力。其中一名被拘留者是12天前被拘留的哈尔胡尔居民,他说,审讯人员强迫他下跪并让他长时间保持一种称为萨巴赫的痛苦姿势,即让他坐在一张小椅子上,背部紧靠椅背,双手绑在背后并且头上罩着口袋。此外,还一直不断地播放高分贝音乐。被拘留者称,他的手铐很紧,使他的双手肿大。他还说,审讯人员不让他有足够时间睡觉。另一位被拘留者是两个星期前在学校中被捕的来自希伯伦的教师,他也抱怨说,审讯人员让他摆着萨巴赫姿势,对他播放高分贝音乐,并不让他睡觉。此外,他说他的审讯人员警告他,除非他供认犯有所指控的罪行,否则他们将摇晃他,使他身心受到伤害。(4月12日《国土报》)

601. 4月17日,保护个人中心代表希伯伦的另外三位哈马斯成员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禁止安全总局对他们的拷打。约10天前被捕并被转送到基松监狱的一位被拘留者说,在他拘留的头三天他被关在一个完全隔绝的牢房里。后来四天他都被迫保持“萨巴赫”姿势,即被坐在20厘米高的低靠背椅子上,双手铐在背后,头上蒙着口袋并且一直不断播放着高分贝音乐。还有,安全总局的审讯人员连续三天不让他睡觉并威胁说,他们要象对待Harizat那样先让他发疯,然后杀了他。(4月19日《国土报》)

602. 4月17日,以色列国内安全部长Moshe Shahal不准在耶路撒冷举行纪念囚犯

日的集会。这场集会由巴勒斯坦囚犯协会组织。该协会说,过去两个月中逮捕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其中许多人都处于行政拘留中。(4月19日《耶路撒冷时报》)

603. 4月21日,以色列国通知高等法院说,它允许两名涉嫌参与耶路撒冷第一次18路公共汽车被炸案的巴勒斯坦人同律师会面。这项决定答复了这两个人因从3月27日和28日被捕以来不准同律师会面而提出的请愿(4月22日《耶路撒冷邮报》)

604. 4月21日,高等法院同意以色列国用45天时间制订新的规则,确保在公共听证会上进行来自巴勒斯坦领土的被监禁者的还押,这是在他们的律师出席的情况下而不是秘密地进行。这项决定答复了以色列公民权协会的一项请愿,请愿中指控还押听证会常常在监狱的审讯室中秘密进行,被告律师和家庭成员常常都不知道听证会何时何地举行。他们就是获得消息,也常常因边界关闭而不能参加。以色列国承认目前的制度存在问题并表示军法官已命令军事法官从此以后在监狱内而不是在审讯室内公开举行还押听证会。以色列国还通知高等法院说,尽管边界关闭,它打算允许来自巴勒斯坦领土的律师参加这类听证会并且只要可能也允许家庭成员参加。(4月22日《耶路撒冷邮报》)

605. 4月21日,以色列国检察官办公室通知最高法院说,安全总局已同意在八名哈马斯被拘留者上诉听证会之前审讯时不使用武力。据报道,被拘留者在过去两个月中已提出36份上诉。(4月23日《国土报》)

606. 5月9日,一周半前被捕的一位哈马斯成员对他遭受安全总局审讯人员的拷打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这位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被关在希克马监狱的审讯室中。他说安全总局审讯人员让他一直保持“萨马赫”的姿势,即让他坐在矮凳子上,双手绑在背后,头上蒙着口袋,并且旁边播放着高分贝音乐。他还说,他被剥夺了睡觉的权利。(5月10日《国土报》)

607. 据报道,5月10日以色列当局决定关闭安萨尔第三监狱,它也被称作凯特齐奥特。200名被拘留者将被转送到迈吉多监狱。(5月10日《耶路撒冷时报》)

608. 据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的材料,5月17日大批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从迈吉多、

阿斯卡兰和安萨尔监狱被转送到比尔萨贝监狱(5月17日《耶路撒冷时报》)

609. 据报道,5月22日自称被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从自治区绑架的一名巴勒斯坦保安部队成员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禁止安全总局对他的拷打。这位伯利恒的居民指控说,约2个月前他在属于巴勒斯坦当局管辖的伯利恒主要公路上开车时遭到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的绑架。这些士兵用吉普车把他带到吉卢检查站,在那儿一位情报官员向他解释带他去是为了查验身分。这位巴勒斯坦人指控说,他在逮捕后的头五天中遭到了审讯,后来在迈吉多监狱中才得到一纸六个月行政拘留令。一个半月后他被安全总局带到阿什克隆监狱审讯。他指控说,他从审讯一开始就不断遭到拷打。他说,他的审讯人员迫使他保持“萨巴赫”姿势。他还表示,紧紧的镣拷使他的双腿和双手肿胀出血。他指控说,审讯人员还把他放在空调机附近,这使他发抖和呕吐。他还说,他的审讯人员两次连续三天不准他睡觉。他还指控说,他在受审讯第四天就向审讯人员招供,然而审讯人员继续拷打他。上诉书指控说,安全总局审讯人员决不能用“定时炸弹”的说法为不断拷打被拘留者辩解,因为从他逮捕以来已过去两个月并且他招供以来已过去一个星期。被拘留者的律师还指控说,保安部队继续施加酷刑,仿佛以色列并没有承诺尊重新的安排,尤其是尊重巴勒斯坦当局对这位巴勒斯坦人遭绑架的A区的管辖(5月22日《国土报》)

610. 5月26日,希克马监狱的两名哈马斯被拘留者呼吁高等法院下令安全总局停止对他们的拷打。两个多月前被捕的一名被拘留者指控说,安全总局审讯人员两次强迫他脱光衣服并把他的双手绑在牢房门上赤条条地吊着。这位被拘留者还指控说,他受到了极其严酷的审讯,其中包括不断强迫下跪。第二位被拘留者是两星期前被捕的比尔泽伊特大学的学生,他也抱怨受到包括下跪在内的拷打。他指控说,当他拒绝下跪时,他的审讯人员抓住他的衬衫并猛跌他带脚镣的腿部。此外,尽管他患有肾功能紊乱,但是连续5小时不让他上厕所。(5月27日《国土报》)

611. 6月11日,沙塔监狱被监禁者举行绝食,抗议他们被剥夺亲属探视的权利。(6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

612. 6月17日,阿达米尔囚犯支助协会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让红新月方案继续协助家人探视。自从今年初以来,以色列就不准被拘留者家属探视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亲人。(6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

613. 6月18日,塔尔蒙德监狱中举行静坐示威,呼吁立即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所有巴勒斯坦被监禁者。关押在监狱中的女性被监禁者指控说,监狱窗户上增加了铁条。(6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

614. 7月1日,巴勒斯坦囚犯协会在埃尔巴雷赫市政厅外举行示威,呼吁释放仍在以色列监狱中关押的所有巴勒斯坦人。(7月5日《耶路撒冷时报》)

615. 据报道,7月5日一位6月16日被捕并关押在俄罗斯区拘留中心的被行政拘留者告诉圣伊夫斯协会的律师,他从被拘留以来就被剥夺了睡觉权利。他还说,连续几天他被迫坐在一张凳子上,双手捆着,并且他的一位审讯人员威胁说,除非他招供,否则他就要象在审讯中死亡的其他被拘留者一样死去。有一次他的审讯人员还告诉他,他们已受权对拒绝认罪的人增加体罚,不论这些罪行是真是假。据报道,约有320名来自领土的被行政拘留者关押在以色列。(7月5日《国土报》)

616. 7月15日,最近释放的一名女性被拘留者Rana Abu Kishek说,从耶路撒冷和拉马拉逮捕7名妇女之后,塔尔蒙德监狱关押的女性被拘留者增加到31人。Abu Kishek补充说,按照国内安全部长的命令,有些被拘留者不得会见除家庭成员之外的任何来访者。(7月19日《耶路撒冷时报》)

617. 7月22日,以色列高等法院作出判决,不同意释放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韦茨曼豁免的两名女性被拘留者。一个右翼分子团体,恐怖主义受害者委员会的请愿阻挠了Un'am Jabari和Mai Ghussein的释放。(7月26日《耶路撒冷时报》)

618. 8月4日,高等法院下令安全总局调查负责人不对两周前因未加说明的安全罪被捕并关押在基雄监狱的一名被拘留者采用被禁止的体罚。这位被拘留者说,在他逮捕后头四天内他被单独监禁。后来他被绑到一张矮凳子上,双手绑在背后并且头上蒙着口袋。屋子里不断播放着高分贝音乐,这使他不能睡觉。高等法院可望本

周晚些时候对这名被拘留者要求停止拷打的上诉作出最后裁决。(8月5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619. 8月4日,两名巴勒斯坦被监禁者Ghassan Mohammed Abdel Rahman Mihdawi和Tawfik Ahmed Hassan Ziben从以色列中部的阿什穆雷斯监狱越狱。根据以色列的消息,这两名囚犯挖了11米长40厘米宽的地道,他们是伊斯兰圣战活动分子。监狱当局说,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胆的越狱行动。(8月9日《耶路撒冷时报》)

620. 据报道,8月11日关押俄罗斯区的三名巴勒斯坦被治安拘留者绝食一周,以抗议在他们的审讯结束并且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继续关押他们。其中一位被拘留者已被关押65天,其他人已被关押47天。被拘留者抗议狭小牢房中的恶劣条件,他们在审讯结束后仍长时间地关押在那里。他们尤其抗议不让他们换衣服。(8月11日《国土报》)

621. 8月17日一些被释放的巴勒斯坦被监禁者报告说,以色列监狱当局在上一周两名被监禁者从克法尔尤纳监狱越狱后加紧了监狱的安全措施。被释放的被监禁者补充说,约有70名男性和30名女性被监禁者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被关押在塔尔蒙德的监狱中。其中有些人被单独关押,作为对他们不断要求改善拘留条件的惩罚。据报道,在另一起事件中,以色列监狱当局拒绝让医疗委员会检查被终身监禁者Mohammed Raja Nuairat的身体,他66岁并患有心脏病。关押在贾姆拉赫监狱的被监禁者抗议说,监狱当局拒绝把急诊或重病病人送往医院(1996年8月23日《耶路撒冷时报》)

622. 9月3日一位被拘留了1年10个月的巴勒斯坦被行政拘留者的律师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它发布人身保护令,指示国防部长和西岸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指挥官立即释放这位被拘留者。该律师说,该被拘留者没有出席延长他拘留期的听证会,因此根据法律必须予以释放。他还说,保安当局不经审判拘留一个嫌疑犯的期限已满。(9月4日《国土报》)

623. 据报道,9月9日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要求国防部长和监狱专员调查扎尔蒙

监狱一位被拘留者关于监狱卫兵对他使用暴力的指控。它还要求他们调查这个案件在监狱中石沉大海的指控。据这位被拘留者说,负责他这个管区的头目把他叫到办公室,一个卫兵从后面抱住他,而那个头目则动手扼住他的脖子。他倒到地上后,那个头目坐在他身上并浑身上下打他。该拘留者说,他曾警告这些打手,他胃部开过刀,患有胃溃疡。然而,这仅仅使他的打手更频繁地猛击他身体敏感部位。监狱长对他提出的检查身体的要求置之不理。然而,第二天他被送到监狱医生那儿检查,但医生害怕受到申斥而不给他检查。仅在他反复请求后,这位医生才同意检查,后来把他送往医院,他的左手在那儿绑了石膏。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律师指出,他给国防部长和监狱专员的信起了相反作用:监狱当局不是严厉惩罚被监禁者,而是捂住案件并把它挂起来,同时有系统地向被拘留者施加压力,迫使他撤回指控。该律师说,他还听说其他被拘留者监狱中被殴打的情况。(9月9日《国土报》)

E. 吞并和定居点

口头证词

624. 一位巴勒斯坦律师对以色列最近的政治事态发展之后被占领土犹太人定居点的状况向特别委员会表示了担忧:

“今天,在新政府当选之后,新定居点再次成为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开始从报纸上阅读到关于建立新定居点的新命令。在过去四年里,没有建立新的定居点,但是扩大了很多定居点,有时候在同一地区就将其规模扩大一倍或两倍。今天,我们要面临的政策是通过没收巴勒斯坦社区内的小片地区和建立小建筑在巴勒斯坦居民区内建立新的定居点。主要是在耶路撒冷”。(第8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3)

625. 证人还提到了Jahalin贝都因人部落的情况,该部落面临着从它目前在Maaleh Adumim定居点附近占居的地点被驱逐的危险:

“根据高等法院上一次的裁决,他们在被强行驱逐之前有两个月的时间可

以自愿搬离到另一块土地。过去五年这一案例一直提交到高等法院。令人惊讶的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是在没有文件的情况下对Jahalin贝都因人部落作出判决的,因为检察长在法庭宣布他们已销毁了档案。因此他们并没有任何文件来证实这块土地是国有土地或继承它不属于这些家庭。”(同上)

626. 圣伊维斯协会执行法律主任Lynda Brayer夫人是代表Jahalin贝都因人部落的律师,她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有关国家土地概念的背景资料:

“国家土地是现在已成为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的Aharon Barak教授创造的一个法律手段。他们基本上作了下列一些事情:因为他们不可能购买到任何土地,购买到西岸的任何大块土地,因为巴勒斯坦人拒绝出售土地,以色列人不得不想方设法获得土地,建立定居点。整个国家土地的概念完全违背了财产法的所有宗旨和原则。所以他们作了下列事情:以色列人通过了一项军事法令。我想这是第58号军事命令。内容是关于监护在外地主的财产和政府财产。第2条——我想是这一条——叙述如下:如果司令官宣布土地为政府土地,那它就是政府土地。如果有人反对,他们可去异议委员会申诉。你要知道,任何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都是如果你想要得到一样东西,那么就背负了提出证据的负担,你必须证明你有权利得到已被另一个人所占有的东西。如果我想从A手里得到它,作为B的我就必须证明我有这个权利。军事命令是干什么的呢?军事命令将提出证明和提供证据的所有负担都转给想反对这一宣言的人,如果没有人反对,那么在此情况下,根据这一定义,这一土地就由以色列当局控制,因为它们将自己定为是该地区的政府,或至少代表政府。

“它们说西岸大约有66%的土地是国家土地。这与C地区多少是相同的。C地区包括这一面积,尽管C地区比66%的土地更大。

“我花时间叙述国家土地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土地国有化的一种形式,土地国有化是为了占领者或为殖民者——它们甚至不遵守自己订的规则。”(Linda Brayer夫人,第9号证人,A/AC.145/RT/694)

627. Brayer夫人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有关土地登记的背景资料:

“以色列于1967年完全停止了土地登记。我们就从这里来叙述我们的故事,因为以色列说:‘如果土地不是以你的名字登记,那就不能为你所有。为了证实你拥有这一土地,最好向我们表明你在这一土地上耕种。我们拒绝接受将邻居签名的勘测图作为证据。我们拒绝接受在约旦人统治下执行的程序和指导土地登记的法律。’正如你们所知,根据国际法,是不能修改管理财产法的民法的。这与侵略国,与占领国的安全无关。当然它们还是这样做了。

“这一要求的结果是,如果因为很多原因使这一土地无法耕种—例如如果是岩石地和岩石尚未搬走(在巴勒斯坦的很多地区,如果搬走了岩石,看到了表土,只要灌水土地就可使用),因此如果是岩石地或如果这块土地停止供水,或因以色列的占领,这块土地被宣布为关闭的军事区从而无法进入,或即使雨量适当土地得到耕种,以色列人还会说,如果不是连续十年不间断地耕种,就不能拥有或掌握土地。(同上)

628. 她提供了阿布迪斯地点的例子:

“以色列人不承认宣称连续十年的方法之一是利用航空摄影。以色列人不断地也许是一个月或两个月一次对该地区进行航空摄影,以了解1967年以来该地区的发展情况。因此,它们将利用,而且已经并正在利用航空摄影,作为反证据,否定有人提出确实耕种的说词。”(同上)

629. 圣耶维斯协会执行法律主任介绍了以色列对声称拥有土地而采取的敌对制度:

“以色列的军事宣布就是要建立一种敌对制度,在这些委员会中,代表政府财产监护人的律师根据这项制度针对反对宣布土地为政府土地的巴勒斯坦人提出对土地的权利要求。你可以在同一委员会提出反向权利要求,当然,代表以色列利益的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的律师可以无限制地利用一切资源。”(同上)

630. Brayer夫人向特别委员会介绍了以色列利用比例不当的地图的进一步的复

杂情况：

“尽管成功率很低，委员会从未适当地处理过工作。当它们最初作出宣布时，所附地图的比例是1:50 000。用多少座标都没有用，因为1:50 000是一个不可能的比例。为一块土地划界，所用比例必须是1:1 000，如果想十分精确，就应该使用1:500的比例。”（同上）

631. 代表Jahalin贝都因人部落的Brayer夫人介绍了没有绘制关于正在遭到驱逐的Jahalin贝都因人部落地址的勘测图的情况：

“我们中间没有人见到——尤其是在这个Maaleh Adumim案例中——以色列当局绘制的勘测图，以表明哪些土地最终被列入宣布范围之内，哪些被排除在外，即那些它们已设法证实是没有耕种的土地。”（同上）

632. Brayer夫人看到了以色列当局让他们搬迁的另选地址。她还提请特别委员会注意当时在场的是哪一方面的当局代表：

“我去看了另选地址。这一地址比Jahalin所有人居住的地区要小而且完全是一座岩石小丘。与我同去的是以色列住房部和以色列内政部成员——不是军队成员，而是以色列境内现有的各文职部的成员。

“我发现以色列军事当局希望Jahalin人搬迁的另选地址位于耶路撒冷和周围村庄倾倒垃圾的一个大垃圾场大约500米的地方，垃圾场中有医院堆放的放射性材料。我当时还发现，这个垃圾场不是根据以色列的法律管理或处理的，因为这不是在以色列。这是在西岸。我还发现，以色列当局向Jahalin提供这一另选地址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不能将其作为犹太人定居点，因为太危险了。

“在紧接着的下一次高等法院的听证中，我拿到了一份以色列的一位环境专家写的报告，他指出，另选地址不适合人居住。”（同上）

633. 证人描述了在高等法院法官与国家律师之间的对话。法官问国家律师：

“‘你能不能告诉法院，你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将Jahalin驱逐出或强行驱逐出据他们自己说已生活了四十年的土地？’”（同上）

634. 证人指出,国家律师回答说这是国家的土地。据证人说,法官接着说:

“‘如果我们承认请愿人对土地的要求为事实,即他们已在此生活了40年,那么根据什么样的法律你们可以说你们有权驱逐他们’?律师还是回答说:‘国家土地’。法官说:‘我们编造了国家土地。我不要这些。最初的理由是什么?’”(同上)

635. 证人指出,法官然后问国家律师:

“‘你们为什么不从国家土地的记录中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他说,在法院,直到现在尚未编写议定书:‘档案已被销毁’。她瞪着他。我自然也震惊万分。她说‘我请你再说一遍’。他回答说‘国家土地的档案已被销毁’。然后她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如果我们不去理会1967年当时的法律,而只是根据你们自己的国家土地标准,而你们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来证实这是国家土地,你们就可以让Jahalin搬走吗?’他说‘我们没有任何直接证据。’首席法官是当时法官席的三名成员之一。”(同中)

636. 当高等法院作出裁决时,院长告诉代表Jahalin人的律师说:

“由于没有国家土地的档案和记录——他用‘没有’一词(而不是因为已被销毁)”——他说就由我来根据过去15年为一些人出庭的律师提供的资料重建档案,以便确定什么是国家土地。在这之前,即10月中旬,司法部发言人写信给报刊,说根据法律,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总会销毁档案,他们用希伯来语说的这个字是‘din’。与阿拉伯语不同。这个词的意思很泛,并不表示任何具体的法律,当然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按照法律不去保留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档案材料。而是永远要保留的。事实上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没有法规规定对土地所有权实行限制。”(同上)

637. 除定居点以外,另一个题目就是建造连接以色列各定居点和连接定居点与以色列的旁道:

“在希布伦附近的Samu村,以色列为定居点开辟了旁路。正如你们所知,在

重新部署之后,以色列的政策是开辟绕过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区、村庄或城市连接各定居点的新公路。这些旁道将建在巴勒斯坦的私人土地上。公路将穿过农业区并拆除挡道的房屋。这些公路只供定居点者使用,而不供巴勒斯坦人使用,除非他们要去定居点工作。

“此外,这些公路不仅仅要建成相互连接的街道,而是要象高速公路,比机场的跑道更宽!谁也想象不到,一个只有300或500个家庭的定居点需要这样一条公路,而我们有400 000人居住的城市还没有一条只有其一半宽的公路。因此,建造这些旁道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摧毁和没收阿拉伯土地。”(第8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3)

638. Brayer夫人告诉特别委员会,在被占领土建造旁道的目的之一是:

“目前,建造旁道的目的之一是作为一个屏障。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村庄位于其中一条公路的东边、西边或北边或南边,他们就无法到达公路的另一边,因为人们无法跨过公路,这样在事实上,现在这些公路本身就是各种形式的屏障,是铁窗。我认为正是这样,因为其他案例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巴勒斯坦人无法跨过公路,无法到公路那一边他们的自己的土地上去耕种(这些土地在C地区),以色列就会在一二年内宣布这些土地为国家土地,因为它们没有被耕种。因此,他们将设置条件,根据这些条件夺走更多的土地。他们会这样做的。”(Linda Brayer夫人,第9号证人,A/AC.145/RT.694)

639. 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的代表就以色列当局建造旁道一事说明如下:

“有时候以色列似乎试图在旁道周围建造外围车道,因此我无法真正了解这些道路通向何方,另一些道路又在那儿终止。你很难找到要去的路。一直看到推土机在工作,到处尘土飞扬。还看到橄榄树和葡萄园正被铲除。”(Bassem Eid先生,第22号证人,A/AC.145/RT.698)

640. 被占领土的土地继续被没收用作采石场:

“在图勒凯尔姆东南边有一个地区叫瓦迪阿廷。1994年作也了一项宣布,

根据这项宣布,将10 000杜努姆的土地用作采石场。这些土地正好是一些最好的农田,因为它有良好的表土,即使不耕种,也有天然的生长物和植物。以色列夺去了10 000杜努姆的土地,将其集中为6个采石场,用掉了2 500杜努姆的土地,预计年产量共计300万吨,占以色列自己需要和使用总数的约8%至9%。

“我还发现以色列军方宣布这一地区为采石场的原因是因为,犹太企业家想发展采石业,正如你们所知,以色列正在1967年边界线,绿线上建造他们所称的‘七星城’,他们需要建筑材料。因此,他们决定从这些采石场获取建筑材料,这正好是在绿线上,大约在绿线3至4公里的范围,从而毁掉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并夺走了这一被占领土上的自然资源,这完全是偷取并将其运往以色列。”(Linda Brayer夫人,第9号证人,A/AC.145/RT.694)

641. 来自耶路撒冷的一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以色列关于城市政策的背景的资料:

“众所周知,以色列当局违反国际法,于1967年将耶路撒冷东部并入以色列,通过划分东耶路撒冷的边界,为以色列的定居点和犹太化计划服务。以色列试图增加各个部分,尽可能吞并大片空地和尽可能将巴勒斯坦居民排除在城市范围之外。为此,以色列实际上是以一种闹剧的方式来扩大其限制范围,就象一幅漫画:有时候边界通过大街的人行道,有时候街道本身在以色列,而人行道则在西岸。有时候边界甚至通过一家住屋,厨房在西岸,而客厅又划入以色列或耶路撒冷。”(Abdel Rahman Abu Arafah先生,第10号证人,A/AC.145/RT.694)

642. 一名巴勒斯坦律师提供了一个有关耶路撒冷的具体例子:

“就在上个星期,以色列人决定没收东耶路撒冷Ras阿勒阿姆德和锡勒万地区的土地,宣称这块土地属于国家土地或已从巴勒斯坦人手中买来或宣称银行参与了这些住屋的事宜,是因为这些住房是用以色列银行的贷款建造的,或又说1948年之前这些住屋就属于犹太家庭。所有这四个原因都被用来没收这两个地区的多块土地。”(第8号匿名证人,A/AC.145/RT.693)

643. 来自加沙的一名证人谈到了在加沙的以色列定居点:

“还有一点我想提一下,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建造的街道和公路都是为了定居点并在加沙海岸扩大定居点。在一个叫Beit Lahia村庄的附近正在扩大街道。如果有人去Khan Youins营地的海滩走一趟就会看到每天都在扩建。”

(Omar Khalil先生,第5号证人,A/AC.145/RT.691/Add.1)

644. 加沙权利和法律中心实地考察协调员向特别委员会叙述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建立的定居者的情况:

“正如你们所知,在加沙地带共有18个定居点。还有一个工业区由定居者占有。定居者占有加沙地带大约30%的地区,而120万名巴勒斯坦公民则居住在其余的地区。这些定居点就等于是军事屏障。用它们来封锁公路。用它们来毁坏土地和没收土地。还可以说用它们来进行屠杀和伤害行为。最近的受害者是Attieh Abu Samra,1996年6月5日他死在以色列士兵的手下,他们朝他开枪。”

(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92)

645. Al-haq代表将被占领土最关心的议题总结如下:

“最重要的议题是没收土地和扩大定居点。根据我们的统计资料,耶路撒冷地区约有93%的土地已被没收。在《奥斯陆协定》之后,已经没收了2 796杜努姆的土地用来扩大耶路撒冷城周围的定居点。将定居点集中于耶路撒冷周围是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

“关于定居点,在西岸明显在扩大定居点,西岸有大片土地被没收用来建造定居点。没收土地的一个新理由就是建造旁道。因此,他们没收了几千杜努姆的土地和拔掉了几千棵树,以便建造这些旁道,将各定居点连接起来。”

(Nina Atallah夫人,第21号证人,A/AC.145/RT.698)

646. 在下列文件中列有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土推行吞并和定居点政策的说明:A/AC.145/RT/691/Add.1(Omar Khalil先生)、A/AC.145/RT.692(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A/AC.145/RT.693(匿名证人)、A/AC.145/RT.694(Linda Brayer夫

人)、A/AC.145/RT.694(Abdel Rahman Abu Arafah先生)和A/AC.145/RT.698(Nina Atallah夫人)

书面资料

647. 1996年4月2日,议会财政委员会授权将大约2 000万新谢克尔转拨到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的定居点。本应用于发展和农业项目的资金是通过犹太机构提交的。(《耶路撒冷邮报》,4月3日)

648. 4月2日,警察阻止了在Har Homa定居点进行的基础设施工程,这项工程的兴建违反了法院在同一星期早些时候颁发的至少在5月15日之前禁止对有争议的项目开工的命令,这一项目是在6日战争之后并入耶路撒冷的地址上建一个新的犹太居民区,在5月15日这一天,区规划委员会将对此项目举行一次新的听证。(《耶路撒冷邮报》,4月3日)

649. 4月6日,大约800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和欧洲旅游者在伯利恒举行示威,抗议关闭和没收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以便在耶路撒冷南部建造一条旁道。这条需要征用1 500多杜努姆土地的公路主要是为古什埃兹恩地区的定居点服务的。巴勒斯坦人还声称,没收土地还有其他目的,包括为以色列定居者建一个渡假村。(《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7日)

650. 4月8日,六名立即实现和平活动分子在Karnei Shomron定居点一个新的购物中心破土仪式上举行示威时被拘留。几百名定居者前来参加购物中心的破土仪式,定居者领导人称此购物中心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对该地区都是十分重要的。和平活动分子前来抗议定居者的庆祝活动并抗议政府,他们指责政府向领土送来的定居者多于以往任何一届政府。(《耶路撒冷邮报》,4月9日)

651. 4月15日,西岸民政局官员Meir Blumenthal宣布以色列政府打算没收属于拉马拉地区的5个村庄的土地。因该项命令而受影响的村庄是Deir Dibwan、Janiyeh、Mazrah Qibliyeh、Ein Yabrud和Rafat。(《耶路撒冷时报》,4月19日)

652. 4月17日, Taqua村庄的几十名巴勒斯坦人抗议没收他们的土地, 在Tekoa定居点附近建造一条“安全”公路, 一名卫兵向空中开枪驱散人群, 但是当与一名巴勒斯坦人搏斗时他的枪走火受了轻伤, 这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夺走他的武器。(《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4月18日)

653. 4月19日, 据报道, 以色列当局决定没收希伯伦、伯利恒和图勒凯尔姆地区的土地, 以便为犹太定居者建造更多的环城公路。已经开始铺设希布伦区第35号公路, 这条公路将阻止该城市可能向北扩建。以色列当局还打算没收属于图勒凯尔姆地区的Beitlid和Ramin村庄的两千平方米的土地。阿拉伯研究协会定居点事务专家Kkalil Tufakji指出, 目前为止, 以色列为建造环城公路已没收了西岸22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以色列打算为建造另一些公路而没收的地区。(《耶路撒冷时报》, 4月19日)

654. 4月21日, 高等法院坚持原判, 以征收希伯伦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 建造一条从阿什克伦开始穿越希伯伦山丘的公路。法院驳回了希伯伦市政府和其他28名请愿者的反对意见, 命令他们支付25 000新谢克尔的法院费用。(《耶路撒冷邮报》, 4月22日)

655. 4月26日, 据报道, 以色列西岸军事司令员为了军事目的颁布了一道没收卡尔克里亚城12.5杜努姆土地的军事命令, 以供军事用途。在一个单独的事态发展中, 中央指挥部指挥官决定以安全的理由封锁希布伦周围领土的各个部分。以色列军事当局还通知位于希伯伦西边的伊特纳市政府, 它们打算将9 000杜努姆属于村庄的土地并入‘安全’线内。(《耶路撒冷时报》, 4月26日)

656. 5月6日, 国防军士兵发射催泪弹、橡皮子弹和实弹, 以驱散大约600名巴勒斯坦人, 他们试图阻止推土机清理土地, 以在卡尔克里亚四周建造一座围墙。巴勒斯坦人抗议没收土地, 建造长15公里的围墙, 以便将卡尔克里亚和其他城市与以色列分开。卡尔克里亚市长Marouf Zaharan指出, 这座围墙是建在巴勒斯坦人所拥有1 200杜努姆的土地上, 距离有些家庭只有20米。巴勒斯坦消息来源报告说, 在冲突之后至

少有几十人因受伤而住医院。军队电台指出,有1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说,据医院官员说,有9名巴勒斯坦人受到枪击。官员报道说,有2人因受到实弹枪击而受轻伤,另有7名被橡皮子弹打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7日)

657. 5月7日,来自伯利恒的示威者抗议在Rachel陵墓施工、继续没收土地在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建造旁道和抗议发放许可证以便在耶路撒冷建造Har Homa居民区的抗议游行中与警察发生冲突。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成员Laila haled也加入示威者行列,他呼喊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口号。这次被称为“拯救伯利恒的示威”的游行从伯利恒市政厅出发,行走到Rachel陵墓,在那里示威者与警察和边防警察部队发生冲突,因为他们试图冲过士兵队伍继续北进,但未能成功。在卡尔克里亚的另一个事态发展中,几十名巴勒斯坦人抗议在图勒凯尔姆和卡尔克里亚西边建造一个单独的围墙。示威者聚集在国防军士兵正在工作的工地附近,朝士兵扔石块,士兵们在驱散人群不成的情况下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据军方消息来源报道,在示威中有三位居民受轻伤。巴勒斯坦消息来源则报道说,有6位居民受轻伤。(《国土报》,5月8日)

658. 5月7日,利库德集团议会成员Ariel Sharon在希伯伦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告诉几千名定居者,他展望将有几千名犹太人长期居住在城里。Sharon先生指出,他认为会有这么一天,希伯伦的犹太定居点将继续壮大和繁荣,将有几千名犹太人居住在该城。(《耶路撒冷邮报》,5月8日)

659. 5月7日,以色列的推土机开始平整卡尔克里亚城东北部Zabdeh地区的土地。这块土地被以色列当局没收用来建造一座围墙。(《耶路撒冷时报》,5月10日)

660. 5月12日,伯利恒市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反对军队在Rachel陵墓附近征用的土地上,通过改变通往陵墓的进口建造一座大楼。申诉争辩说,新的项目违反了《特巴协定》,该协定禁止军队在此地点建造任何建筑,除了3个岗哨以外。此外,申诉指出,尽管部队负责该地址的安全,但是在安全方面并没有理由来建造一座大楼。最后,申诉指出,项目因改变了通往城市的北部通道,从而损害了居民和旅游业。

(《耶路撒冷邮报》，5月13日)

661. 5月12日，政府核准拨出1 100万新谢克尔用来发展Kiryat Sefer激进正统派定居点，该定居点座落在绿线以外。该项发展计划包括600套从1994年已开始建造的新的住房单位。其中一些已经住人。根据此项计划，Kiryat Sefer最终将与附近的Modi' in定居点联在一起，从而均衡地延伸领土。(《国土报》，5月13日)

662. 5月15日，阿拉伯研究协会资深研究员Khalil Toufakji指责耶路撒冷市政府正在推行一项计划，试图征收位于Shufat阿拉伯居民区的300多亩土地，以便将Pisgat Zeev的犹太人定居点与Shufat Ridge连接起来。据报道，在Shafat有20多个家庭在那个星期收到了市政府的一封信，通知他们其土地将被征用于建造第21号公路。该封信允许土地所有者有60天的申诉时间。为建造第1号公路的北段已在Shufat征用了几百杜努姆的土地，该公路将Pisgat Zeev和Neveh Yaacov定居点与耶路撒冷中部连接起来。Toufakji先生指出，在另一个事态发展中，市府还对位于Sheikh Jarrah阿拉伯居民区的一个10杜努姆的公园重新划区，以便在那里执行一个犹太人的住房项目。Toufakji先生观察到，这块土地是1973年从耶路撒冷的一名阿拉伯居民手中征用过去的。市府的发言人驳斥了这一说法，指出，其中涉及的只有两杜努姆的土地，而这块土地始终为犹太人所有。(《耶路撒冷邮报》，5月16日)

663. 5月26日，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Faisal Husseini带领的几十名巴勒斯坦人躺在国防部推土机之前，阻止推土机在公路上施工，以便将Har Homa新犹太人居民区与伯利恒旁道连接起来。几名立即实现和平活动分子也参加了示威。示威者成功地使道路的施工暂停下来，直到与中央指挥部指挥官进行会谈。(《耶路撒冷邮报》，5月27日)

664. 5月30日，Jahalin贝都因人部落的几十名成员举行示威，反对高等法院的一项裁决，这项裁决授权国防军将他们从Maaleh Adumim定居点附近的国有土地上赶走，以便扩大该定居点。该部落宣称，他们从1950年代起就居住在该地区，当时以色列将他们从当时约旦主权下的泰勒阿拉德地区驱逐到那里。但是法院驳回了这一申

诉,不过建议国家应考虑在答应给他们另选土地之外还向部落提供财政补偿。该部落拒绝接受这块另选的土地,其理由是,这块土地位于阿布迪斯垃圾场附近。(《耶路撒冷邮报》,5月29日;《国土报》,6月2日)

665. 6月2日,据报道,以耶路撒冷副市长为首的耶路撒冷论坛为在东耶路撒冷执行犹太人定居点项目和建造公路制订了一项15点计划。该项计划包括在Ras阿勒阿姆德、锡勒万阿拉伯居民区和橄榄山上的A-tur居民区建造犹太人的住房单位。该项计划还要求在南耶路撒冷建造有争议的Har Homa居民区,以便在吉洛和东塔尔皮奥特间继续延伸犹太人定居点和推动完成西墙隧道,这一隧道因负责掌管圣殿山的穆斯林宗教当局的反对,多年来一直未动工。除了犹太人的发展之外,该项计划还关系到其他领域,其中要求立即关闭东方官和其他50个据称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联系的巴勒斯坦办公室和将巴勒斯坦安全情报人员从城里驱逐出去。(《耶路撒冷邮报》,6月2日)

666. 6月2日,一辆国防军推土机铲除了属于伯利恒和拜特萨赫居民土地上的100多棵橄榄树,作为铺设新公路基地施工的一部分,这条新公路是将计划中的Har Homa犹太人居民区与伯利恒旁道连接起来。现场的警察和士兵将几十名躺在地上试图阻止施工的巴勒斯坦庄园主移开。两名巴勒斯坦人受到拘留审查,但后来被释放。据报道,其他巴勒斯坦人遭到鞭打。后来该地区被宣布为封锁的军事区,施工恢复进行。一名巴勒斯坦土地所有者指出,他无法想象一辆推土机怎么可以推倒一颗有着600年历史的老树。他说这真是伤心的场面。(《国土报》,《耶路撒冷时报》,6月3日)

667. 6月2日,以色列的一辆推土机开始铺设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是为Har Homa新定居点服务的。这条将阿布盖耐姆屿第160号公路连接起来的公路是要将耶路撒冷与伯利恒分开。为了建造这条公路,大约没收了500英亩的土地和铲除了几百棵橄榄树。(《耶路撒冷时报》,6月7日)

668. 6月6日,据报道,将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胜利看成是为加速东耶路撒冷定居点

活动大开绿灯的埃拉德定居点集团将一名犹太人家庭搬到该集团在锡勒万的阿拉伯村庄购买的住房。这一搬迁已使居住在该村庄的犹太家庭达到12家。这一行动被解释为是4年来在该村庄首次扩大犹太人定居点。据当地村长说,几户阿拉伯家庭已经收到了埃拉德律师发来的驱逐通知书。埃拉德的领导人已表示希望内塔尼亚胡的胜利可以使该集团将更多的家庭搬到在村庄购买的住宅里。他宣称,埃拉德拥有锡尔旺城戴维区的一半家庭和土地并在东耶路撒冷其他地方也拥有其他财产,它计划为犹太家庭建造200套住宅。与此同时,附属立即实现和平运动的Ir-Shalem集团的一名律师指责说,购买大部分财产的资金都是埃拉德和其他定居集团在前利库德政府当政下获得的,司法部后来的调查发现,这些集团无权获得这些资金。(《耶路撒冷邮报》,6月6日)

669. 6月7日,据报道,以色列当局没收了耶路撒冷附近Nabi Samuel村庄的350英亩土地,以便将此土地变成当地犹太人定居点的一个自然保护区。(《耶路撒冷时报》,6月7日)

670. 6月8日,大约200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和平活动分子封锁了一条正在建造的公路,这条公路建在耶路撒冷南部计划的Har Homa居民区地区。示威者从伯利恒行进到该地点,高举标语,上面写着“以色列,停止毁灭伯利恒的政策”、“扼杀伯利恒就是扼杀和平进程”和“我们要和平,不要没收土地”。巴勒斯坦保护伯利恒委员会指出,这条公路是建在为几户人家提供生计的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上。委员会还指控说,在建造过程中古老的橄榄园遭到破坏。伯利恒居民还表示担忧的是,以色列另有一项计划,要没收几千杜努姆的土地,在Har Gilo附近建造一个大型旅游和工业综合区。水土设施研究和法律事务处发表的一项声明警告说,执行这项计划将破坏伯利恒的旅游业并将阻碍该城市向北扩展。据此协会说,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2400个家庭将失去土地。(《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9日)

671. 6月17日,据报道,政府新的指导方针指出,从安全角度出发,戈兰高地、约旦谷及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定居点的活动是国家的重要大事,是贯彻犹太复国主

义的一种表示。根据这一指导方针,政府将改变定居点政策,将巩固这些地区的定居点作业,并为此目的拨出必要的资金。政府还将加强法规,将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永久和不可分割的首都。此外,政府还将保卫戈兰高地及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的水资源的关键供水。政府将通过其各个部和耶路撒冷市政府,拨出专款加速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的建设。指导方针进一步指出,政府认为,戈兰高地成为维护以色列安全和其水资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以色列继续对戈兰高地行使主权将成为与叙利亚作出任何安排的基础。(《国土报》,6月17日)

672. 6月19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为建筑和规划当局大开绿灯,开始核准计划在耶路撒冷南部建造新的Har Homa居民区。法院还驳回Zur Bahar村庄30名土地拥有者为要求推翻规划当局改变当地总体规划的决定而提出的诉讼。(《国土报》,6月21日)

673. 6月21日,希伯伦附近Samu村庄的几百名巴勒斯坦示威者在指定建造旁道的地区举行户外星期五祈祷,这条旁道是将Har Homa以南的各定居点连接起来。巴勒斯坦土地保护委员会估计,以色列大约没收了村民所拥有的27000杜努姆的农田。在集会期间,包括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两名成员在内的发言者呼吁阿拉伯国家和全世界紧急干预,以便制止没收Samu的土地。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指出,以色列的公路建造政策和扩大定居点的目的是要将领土分成各小行政区和限制巴勒斯坦人口的行动。在集会结束时,几十名巴勒斯坦人点火焚烧用来建造公路的重型设备。(《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3日)

674. 6月22日,希伯伦南部Samu居民聚集在一起抗议夺取了他们6 000千英亩的土地以建造一条环城公路。(《耶路撒冷时报》,6月28日)

675. 6月22日,以色列周刊《Yerushalayim》透露了以色列计划在Shu fat地区建造定居点的详情。这项被称为“东大门”的计划将划入Ras Shewhdeh和Ras Khamis地区Shu' fat村庄的大片土地。预计大约有2 000千名定居者将来到这一地区,以便在该城东北翼创造一个连接在一起的居民区。(《耶路撒冷时报》,7月5日)

676. 7月5日,据报道,尽管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行政当局已达成停止在该地区施工的协定,以色列还是恢复在Rachel陵墓周围伯利恒城北部铺设一条军事公路。在一个单独的事态发展中,以色列新闻界报道说,国防军开始铺设一条新公路,保护耶路撒冷北区。这条将由边防警卫巡逻的公路穿过Radar和Givat Zeev定居点的北部,一直通往Beit Oz。这一消息来源进一步说,军方打算在整条公路边树起电网。(《耶路撒冷时报》,7月5日)

677. 7月11日,据报道,推土机、卡车和运土机已开始包围属于Maaleh Adumim地区Jahalin 贝都因人部落的营地、羊圈和个人的帐篷。这一行动是在高等法院作出使8月28日限期生效的决定之后开始的,该部落必须在此日期之前搬到Abu Dis附近的一个新地点。Jahalin人部落于1950年逃离Negev,定居在约旦统治下的犹地亚沙漠,避开以色列发展社会对Negev 贝都因人的侵犯。但是,1967年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以色列的统治之下,处于非常迅速膨胀的定居点地区。1981年,他们居住的土地宣布为国家土地。1993年,为他们提供了另选地址,他们选择了阿布迪斯科达。但是,他们现在不得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力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命令该部落留在该地址,其理由是有关土地是私有土地,属于该城的居民。该部落宣布,它拒绝搬往其他地区,如果还要他们再搬一次的话。(《国土报》,7月4日;《耶路撒冷邮报》,7月11日)

678. 7月12日,据报道,古什卡蒂夫地区定居点的领导人计划发动一场运动,要在该地区的定居点填满空出的几百套住房。这些领导人还审查是否有可能向有意搬入这一地区的家庭提供更优惠的抵押贷款。古什卡蒂夫地区理事会的女发言人说,该理事会已设立了几个委员会,以吸收新的定居者。她解释说,新政府将定居者联系在一起,预计新的定居者夏天便会抵达。她指出,加沙是政府的最关键地点之一”,“因为人口少,在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性。”定居点领导人所作的一次调查表明,过去两年内古什卡蒂夫定居者的人数已从3 500百名增加到5 500名。(《国土报》,7月12日)

679. 据报道,耶路撒冷市政府恢复了在位于老城墙南端Dab A Rrahma公墓建造散

步场所和一座公园。以市长Ehud Olmert为首的市政府从而违背了7月8日与Silwan人民签订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市政府决定取消在部分地区倒塌后建造散步场所的计划,部分地区的倒塌是因为推土机在那里活动、墓地被打开并将死者的骨骸撒在外面。在一个单独的事态发展中,据报道,以色列的推土机开到了东耶路撒冷山丘上Jahalin 贝都因人住家的地宅上。根据高等法院的判决,Jahalin 贝都因人必须搬到以色列当局分配给他们的地方,这是耶路撒冷垃圾场隔壁的一座岩石小山。(《耶路撒冷时报》,7月12日)

680. 7月14日,以色列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和加沙社区委员会主席Pinhas Wallestein宣布,委员会正在制订一项计划,要扩大现有的定居点和建造新的定居点,这样定居者的人口将增加300 000至500 000。Wallestein先生指出,委员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让前政府不允许出售的很多定居点空出的公寓住上人。下一个目标是扩大耶路撒冷古什达恩附近的大城市定居点。委员会对外关系办事处主任Yechiel Leiter解释说,既然现在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已重新合法化,人们自然希望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等大城市搬到他称之为的“郊区”。他指出,人们要求搬到象阿巴村这样的地区,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响应这一要求。在一个有关的事态发展中,农业和环境部长Rafael Eitan呼吁成千上万的人搬到西岸并发誓尽一切力量通过努力增加定居者的人数来确保其前途。(《耶路撒冷邮报》,7月15日)

681. 7月17日,几十名巴勒斯坦儿童和巴解组织官员Faisal Hussein发动了一次示威,抗议对东耶路撒冷的一座公园重新划区和将它交给一名犹太开发商的计划。据巴勒斯坦人说,这座位于Sheikh Jarrah居民区那不勒斯公路上的公园是建在被征用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但是,市政府发言人宣称,市府最近发现,部分土地退是建在一名犹太土地所有者拥有的两个杜努姆的土地上,现在是将土地退给他。发言人又说,组织这次抗议的Faisal Hussein夸大了这一项目的重要性。他宣称,因为有划区条例,只可在大约1.1杜努姆的土地上建造公园。但是Ir-Shalem协会在为反对这项计划提交的反对行动声明中声称,耶路撒冷市政府和耶路撒冷区规划和建设

委员会打算在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核心地带建立一个犹太人据点。该协会指出，执行这项计划的第一步是改变对公园的划区，将其变成一个发展区。重新划区将使公园规模缩小一半，这是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在其居民区可以利用的极少公园之一。该协会进一步声称，在东耶路撒冷指定为开放的公共空间的9 550杜努姆的土地中，只有320(3.4%)杜努姆的土地被建成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公园，该城市的其他部分则有5120杜努姆的土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在耶路撒冷实际可用的公园面积只有5.9%，尽管他们占该城市总人口的29%。（《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17日）

682. 7月19日，有70至100名的巴勒斯坦人聚众闹事，他们穿过了属于萨马里亚（西岸北部）Shilo定居点的农业区，烧毁农田，毁坏农业设备并挖起橄榄树。这些来自附近Karyut村庄的巴勒斯坦人抗议定居者使用他们声称是他们的土地。定居者、巴勒斯坦人和士兵之间发生了冲突。有人扔石块，定居者打破了阿拉伯人的车窗并朝天开枪。国防军发言人指出，几名巴勒斯坦人或被打伤或被碎玻璃划伤，已被送往医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运输部长Imad Faluji宣称，他的汽车遭到定居者的袭击，他们用石块和金属管砸汽车。很快赶到现场的边防警察部队迫使巴勒斯坦人回到其村庄。（《耶路撒冷邮报》，7月21日）

683. 7月24日，据报道，高等法院命令规划和建设当局不要提交Har Homa定居点的建造计划供内政部长核批，直到对Mekorot公司和30名来自Zur Bahar村庄的土地拥有者提出的申诉进行听证，他们申诉的目的是反对驳回他们原来的申诉。（《国土报》，7月24日）

684. 7月24日，立即实现和平运动公布了一系列关于定居点的数字，根据这些数字，领土上定居点的人数增加了39%，人中16%是工党政府执政时期（1992年6月至1996年5月）自然增长的结果。根据1995年底中央统计局数据所作的估计，加沙地带和西岸的定居者人数大约为145 000人。据立即实现和平运动说，在利库德政府领导下开始建造的10 000套住房大大促进了这一增长。除了工党政府时期已经完工的10 000

套住房以外,另外情况委员会核准建造了3 942套公寓,多数位于大耶路撒冷,少数在约旦谷。关于这份报告,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和加沙犹太定居点委员会指出,立即实现和平运动的数字与委员会提供的数字一致但略微偏高。据委员会说,目前居住在领土的犹太人大约为150 000人,在工党政府执政期间增长了46%(而不是立即实现和平运动所提的39%)。 (《国土报》,7月25日)

685. 7月25日,据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赞成沿西岸旁道公路建立新的定居点。内塔尼亚胡先生指出,应顺着旁道公路自然的开发建设,而不要将定居点建在山顶上。他宣称,铺设的旁道所在地区是没有阿拉伯村庄的。沿公路建设定居点将可以延伸定居点的大片土地和加强绿线内定居在与土地之间的连接。(《国土报》,7月25日)

686. 7月27日,巴勒斯坦-以色列联络处主任Qeis Makhzumi指出,已夺取属于图勒凯尔姆的21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设置将西岸与绿线内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的电丝网。Makhzumi指出,以色列当局最近不事先通知就夺取土地。(《耶路撒时报》,8月2日)

687. 7月28日,总理办公室主任Avigdor Lieberman宣布,以色列政府将采用可提高定居者生活水平的新方法来开发领土。Lieberman先生一方面拒绝透露在重大政策领域所提任何建议的详情,同时指出,新计划将改进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公共设施、创造就业机会和为定居者带来工业。(《耶路撒冷邮报》,7月29日)

688. 7月29日,国家基础设施部长Ariel Sharon宣布基础设施部打算在年底之前在领土上建造两条新公路。第一个项目是要将Ben Gurion机场附近的Ben Shemen与Atarot机场(西岸)连接起来。公共工程部最初将在Givat Zeev定居点与Atarot之间建造一条长10公里的分道公路。这条公路最终是要与目前正在建造的耶路撒冷第4号公路连接起来。第2个项目是建造一条全长20公里的公路,这条公路是通过埃尔卡纳,将第5号公路从罗什哈啊因朝东延伸至Ariel定居点。(《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30日)

689. 7月29日,定居点领导人在与总理会晤以后表示乐观和满意。20多名犹地亚

和撒马利亚(西岸)犹太人社区委员会的成员出席了这次一小时的会晤,期间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取消对领土建设的冻结;扩大包括希伯伦犹太人定居点在内的现有定居点;建造新的定居点;解除对出售领土上大约2 500套公寓所实施的冻结;向西岸的定居者提供新的抵押贷款;防止国防军重新部署在希伯伦;制止阿拉伯人在领土上“非法”建设;允许流动住户自由地从一个定居点移往另一个定居点;取消限制右翼犹太活动分子行动的行政命令。当内塔尼亚胡先生要求他们估计在西岸增加犹太人口的潜力时,这些领导人答复说,定居者人口可增加两到三倍。这些领导人告诉以色列总理,在大耶路撒冷地区、古什埃兹恩或西撒马利亚(西岸北部),任何新公寓都会有人住,而在“领土内地”则有必要在建造新的公寓之前冻结出售公寓,这样可刺激和鼓励公众购买。这些领导人指出,内塔尼亚胡先生除允许在西岸和加沙地带与以色列其他地点一样建立定居点以外,并未作出具体的承诺,但是他确时提出一项具体的忠告:向新闻界大肆宣扬有时候会阻碍计划的切实实施。会议以后,委员会主席宣布,一个新时期已经开始,不仅四年非常困难的歧视时期已经过去而且还会有极大的发展。(《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30日)

690. 7月30日,国家基础设施部长Ariel Sharon宣布他的目标包括在沿绿线的基本茨拜特·固弗因东部建立一个新定居点并对约旦谷公路进行大量投资。Sharon先生解释说,他打算恢复犹太复国主义最风光的年代并希望现任政府将普遍解决定居点的问题,他说这是人们选举这一政府的原因之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部长Freih Abu Medein在评论Sharon先生的宣布时警告说,如果任由Sharon先生发展定居点,将会发生暴力和流血。Medein先生告诉记者,在巴勒斯坦实体的心脏地带建造定居点和公路等于是向巴勒斯坦人宣战。(《耶路撒冷邮报》,7月31日)

691. 7月31日,以色列部队开始建造一条环城公路,目的是从各个方向包围拉马拉。以色列电视台的一个报道指出,建造这条公路的目的是限制拉马拉的扩建。军方消息来源接着说,这条公路将有助于切断试图通过旁道进入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通行。(《耶路撒冷时报》,8月2日)

692. 8月1日,司法部长Ya'acov Ne'eman会见了来自希伯伦的定居者,他们提出了他们所关注的一些问题,例如不允许他们在公开的市场上购买阿拉伯人的住宅和他们至今得不到建设许可证,甚至在其定居点边界内都不行。希伯伦定居点的发言人指出,尽管Ne'eman先生未对任何问题作出承诺,但是定居者们感觉到他对他们的关注是同情的。(《耶路撒冷邮报》,8月2日)

693. 8月1日,据报道,基础设施部长Ariel Sharon指示以色列土地管理局购买在以色列和绿线以外出售的所有土地,不论其价格如何。他说,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绿线。据认为,Sharon的指示主要是指以色列境内和绿线以外的阿拉伯土地。(《国土报》,7月1日)

694. 8月1日,Ka'abneh 贝都因人部落发动了一次示威,抗议以色列当局试图将他们赶出他们的土地。Ka'abneh人居住在拉马拉东部泰拜市附近。发言人Bassam Kaabi指出,以色列正试图强行将500个家庭和1 500只羊赶出土地。(《耶路撒冷时报》,8月9日)

695. 8月4日,环境和农业部长Rafael Eitan呼吁将希伯伦犹太人定居点的人口从400人增加到4 000人。Eitan先生指出,他支持在城里建造一个强大的定居点,并说没有理由禁止犹太人居住在那里,而却批准阿拉伯人居住在海法和雅法。(《耶路撒冷邮报》,8月5日)

696. 8月8日,大约有300名巴勒斯坦人在拉法赫举行示威,反对以色列计划吞并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以建造一条通往Morag定居点的公路。其中一名抗议者是拉法赫的居民,他指出两个星期之前,士兵命令他清理他种有土豆的180杜努亩的土地,要不然就会被关十年牢。(《国土报》,8月9日)

697. 8月9日,据报道,住房部在1996年上半年在领土出售了965套公寓并另租出1817套公寓。(《国土报》,8月9日)

698. 8月12日,内政部长Eli Suissa承诺立即核批1 500万新谢克尔的紧急援助,提供给领土的定居点,补偿《奥斯陆协定》签署以来日益增长的费用。这一援助是

1996和1997年专门拨给西岸定居点的4 000万新谢克尔预算的一部分。Suissa先生还承诺尽一切可能加速在绿线的规划和建设,包括在Adam定居点建造2 500套住房和在Kohav Yaacov定居点建一个新的居民区。在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的犹太人社区委员会赞扬这位部长的倡议,指出委员会认为,禁止在领土上建造定居点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有关的发展中,犹地亚和撒马利亚犹太人社区委员会副主席会见了住房部副部长,讨论加速领土建设的方法。(《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13日)

699. 8月12日,总理指出,以色列的土地是犹太人祖先的土地,犹太人有权在他们选择的任何地方定居。内塔尼亚胡先生在提到政府决定解除对建立定居点实施冻结时作了这一发言。(《国土报》,8月13日)

700. 8月12日,国防部长Yitzhak Mordechai允许大约300个流动家庭停在西岸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附近。一个安全方面的消息来源指出,由于政府决定解散例外情况委员会,定居点领导人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争取获得建筑许可、修改定居点的规划蓝图和争取核准停留流动住宅。这一消息来源指出,尽管不希望定居点内的流动家庭“泛滥成灾”,趋势则是尽可能满足定居者的需求。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加沙地带)和加沙犹太人社区委员会将决定将300个流动家庭迁往定居点作为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委员会指出,这一举动并不能取代建造,也不能改变它所说的前政府对定居点的歧视。(《国土报》,8月13日)

701. 8月14日,大约有150名巴勒斯坦妇女在拉法赫抗议以色列决定没收177杜努姆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以建造一条通往古什卡蒂夫定居点街区的公路。妇女们挥舞标语,上面写着“和平与定居点势不两立”他们还呼吁亚西尔·阿拉法特中止与以色列的和平会谈并敦促阿拉伯国家停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一位土地拥有者的妻子说,她有12个孩子,如果以色列政府夺走他们的土地,她的家庭就会成为贫困户。民政事务联络处发言人在对抗议所作的评论中指出,巴勒斯坦人无法证实他们拥有土地。(《耶路撒冷邮报》,8月15日)

702. 8月14日,几百名巴勒斯坦妇女在拉法赫示威,抗议以色列当局决定夺取10英亩的土地,以扩建隔壁的莫拉格定居点。这一已被划出没收的土地位于阿布塔赫尔地区。巴勒斯坦委员会成员Suleiman Rumi指出,本来是要在上述土地上建一个600平方米的清真寺。西岸民政局发言人Shlomo Dror指出,这块土地为国家所有,是用来兴建一条通往莫拉格定居点的公路。(《耶路撒冷时报》,8月16日)

703. 8月15日,据报道,忠效集团在定居点的分支机构阿马纳所作的一次调查表明,政府在领土拥有的3 100套公寓中,有1 156套已由擅自占据者居住,他们希望将这些公寓买下。阿马纳是在7月份作这次调查的,并将调查结果分发给有关政府部门,试图表明只要政府同意出售,就有人购买这些公寓。阿马纳的领导人在此方面透露,财政和住房部已决定出售公寓。前政府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拒绝出售公寓的,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擅自占据者占领这些公寓。(《耶路撒冷邮报》,8月15日)

704. 8月26日,国防军士兵和边防警察将大约10个属于Jahalin 贝都因人部落的家庭从与Maaleh Adumim定居点毗邻的地区赶走。驱赶行动是在国防军宣布该地区为打靶场,部落成员是闯入者之后发生的。据有关家庭说,士兵和边防警察在清晨抵达他们的营地内,拆掉了10个帐篷,并拿走了两个。他们在采取行动时只有妇女和儿童在营地内。据报道,妇女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这些家庭进一步宣称,士兵们掠夺了他们的财产并偷取钱财和珠宝。国防军发言指出,正对此申诉作出核实。(《国土报》,8月27日)

705. 8月27日,国家基础设施部长Ariel Sharon宣布,他决定建立一条新的连接阿什杜德港口与加沙地带的铁路线。Sharon先生是在与以色列铁路、财政部代表和政府领土活动协调员举行会议时作出此项决定的。(《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28日)

706. 8月27日,高等法院发布一项临时命令,禁止在法院听取Jahalin人对军队另选地点提出诉讼之前进行驱赶。根据5月28日高等法院的命令,要将这一部落搬到一个新的地点。民政局向每个家庭无偿提供半个杜努姆的土地,是在克达定居点附近

的市垃圾场附近。但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指出,所述土地属于阿布迪斯居民,它不希望巴勒斯坦人搬走,为以色列扩大定居点提供方便。(《国土报》,8月26日、《耶路撒冷邮报》,8月28日)

707. 8月27日,以色列当局首次拆除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城墙内的一个建筑。据巴勒斯坦消息来源说,以色列人计划在Burj Al Laqlaq老人和残疾人中心的地址建一个定居点。耶路撒冷市政府最近向Burj Al Laqlaq周围的5个房屋所有者发出了拆迁通知,其借口是他们的住房是未经许可建造的。耶路撒冷伊斯兰协会主席Sheikh hassan Tahboub指出,这一场所的土地为伊斯兰教产所有。(《耶路撒冷时报》,8月30日)

708. 8月27日,以色列政府发言人Moshe Vogel证实国防部长Yitzhak Mordechai以核准一项计划,要在拉马拉西边的Kiryat Sefer定居点再建造900套房子。这900套房子是供宗教家庭居住的。(《耶路撒冷时报》,8月30日)

F. 关于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资料

口头证词

709. 9月2日,一条连接耶路撒冷和Gush Etzion定居点的公路开始通车。国家基建部部长阿里尔·沙龙出席了正式通车仪式,他指出,该公路将他称之为“犹太人祖先的城市”——希伯伦和内盖夫地区首府(贝尔谢巴)与耶路撒冷连接起来,而无需经过伯利恒和拜特贾或经过Dheisheh难民营附近。在该公路开通后,Gush Etzion区域委员会主席宣布,这场战斗最终已告结束,Gush Etzion与耶路撒冷之间已建立一条直接通道。(《耶路撒冷邮报》9月3日)

710. 9月3日,卫生部长Tzahi Hanegbi告诉议会,以色列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关于希伯伦的协议,如果该协议没有给予犹太人定居点和在Kiryat Arba定居点发展及扩大的权利。Hanegbi先生强调指出,希伯伦不同于朱迪亚地区和撒马利亚地区(西岸)的其他大城镇,不仅因为那里有犹太人社区,而且直至阿拉伯人在1929年屠杀该城犹

太居民为止,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那里一直有犹太人居住;另外,还因为该城具有特殊的宗教重要性。Hanegbi先生还指出,即使工党政府也在大选前推迟从希伯伦撤出,因为它意识到,已签署的该协议是一个重大失败。在9月3日的一项相关动态中,农业和环境部长Rafael Eitan访问了希伯伦,当他告诉定居者以色列政府将不会从该城撤出时,听众向他欢呼。(《耶路撒冷邮报》9月4日)

711. 9月3日,以色列人用推土机平整耶路撒冷Silwan居民区中的四分之三英亩的土地。捍卫土地委员会发言人否认耶路撒冷市政府关于这块土地财产上将盖一所学校的说法。(《耶路撒冷时报》9月6日)

712. 9月4日,Beitunia居民组织了一次抗议一项以色列计划的活动,该计划将征用拉姆安拉以西1 250多英亩土地,以便将耶路撒冷Qalandia机场与Lydda国际机场联接起来。(《耶路撒冷时报》9月6日)

713. 9月5日,据报,国家基建部部长阿里尔·沙龙先生已制订一项计划,呼吁在希伯伦犹太定居点进行大规模建设和开发。使目前在那里居住的450名犹太人再增添约3 000名定居者。沙龙先生的计划也将使以色列国防部队部署巡逻队,并在俯瞰该城犹太人居住区的地点设立了望哨所,而不管这些地区将由巴勒斯坦当局正式控制。以色列国防队也将有权进入该城任何地方,追捕“恐怖分子”或防止“恐怖分子”的攻击。最后一点是,该计划打算修建一道墙,将希伯伦犹太人区与阿拉伯人区分开,并将Kiryat Arba定居点与该城犹太人地区联接起来。(《耶路撒冷邮报》9月5日)

714. 9月5日,朱迪亚及撒马利亚(西岸)和加沙的犹太人社区委员会宣布,决定在这些领土上进行大规模建设运动,尽可能以合法方式进行,否则也以非法方式进行。委员会女发言人表示,委员会已计划在建筑计划已完全获准的地点开始动工。这些包括数百所住房的计划曾遭上一届政府冻结,但理论上说现可加以执行,因为现政府已撤消对在这些领土建设的冻结。在一项相关的动态中,卫生部长Tzahi Hanegbi在接受第七频道采访时宣布,政府的目标是在其四年任期届满时至少使定居者人数增

加一倍。(《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9月6日)

715. 9月8日,约旦裂谷城定居者领袖在他们与旅游部长Moshe Katsav会谈后表示满意。在会谈中Katsav先生承诺将花600万新谢克尔用于该裂谷的两个旅游项目,并同意协助规划第三个项目。(《耶路撒冷邮报》9月10日)

716. 9月9日,基建部长阿里尔·沙龙透露为约旦裂谷城制订的几项开发计划,使该山谷定居领导人感到高兴。在与这些领导人会谈时,沙龙先生承诺,除了一周前运输部长已答应的1 000万新谢克尔外,再拨出3 000万新谢克尔,改善该山谷的主要90号高速公路。他还保证拨出资金,提高该地区另一条主要南北干线--Alon公路(第80号)的质量。最后,他告诉定居者,他赞成立即在该地区现有定居者中增加400户家庭,另外,他还希望看到该山谷另外两个定居点(Rotem和Kochav Hashahar)能变成市中心,并答应帮助提供所需增加的基础设施。(《耶路撒冷邮报》9月10日)

717. 9月10日,50所流动住宅被转移到Betar定居点。这50辆载重车辆将用作教室,此外,几周前另有300辆载重车辆也被转移到领土定居点,用于类似目的。在Betar定居点,有1 000所新的住房正被占用,预料这将使该定居点人口增加5 000人。另外,住房部正准备招标修建900所新住房,这些住房基础设施已完工。该部也准备在该定居点另一座山坡上再修建5 000所住房。(《国土报》9月11日)

718. 9月11日,据报,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部长宣布结束被称作对Gush Etzion地区定居者的“歧视”。在对该地区的访问中,部长向定居者答应,劳工和社会事务部将向Gush Etzion区域委员会加速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国土报》9月11日)

719. 9月19日,民政局一名发言人证实,民政局已在前一天核准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修建约3 000所住房的计划。这些新计划包括在Aftei Menashe定居点修建约1 400所住房,在Emmanuel(定居点修建约1 160所,在约旦裂谷城修建200多所,在Kedumi定居点修建122所以及在Otniel定居点修建16所。民政局还核准为Hadar Betar制订的一项总体计划,目的是要在Betar这个极端正统的定居点中修建一个新的居民区。这项计划的核准发生在国防部长Yitzhak Mordechai刚签署其他计划之

后的次日。国防部长签署的计划核准在Kiryat Sefer/Mattityahu极端正统的定居点中修建1 800所住房。根据立刻实现和平运动组织所述,这些计划将使定居点现有的2 900人几乎增加八倍。定居点官员说,国防部也已核准在Givat Zeev、Maaleh Adumim和Har Adar定居点中的较小开发项目。他们指出,这些计划与其他约300项计划一道曾等待工党政府官僚机构的批准,结果被冻结。他们补充说,自新政府掌权以来,约有15项计划已获民政局各级的批准。巴勒斯坦当局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9月19日在德国威斯巴登市黑森州议会中讲话时称这种扩张具有挑衅性,并警告说,敌意和战争又有可能出现。巴勒斯坦当局新闻部也指出,扩大定居点的决定等于是向巴勒斯坦土地宣战。立刻实现和平运动组织表示,新政府颁发建筑许可证的作法正毁灭和平的希望。权力民主党领导人Yossi Sarid说,他知道政府打算在未来两年里将领土的定居点增加一半。(《耶路撒冷邮报》9月19日和20日)

720. 6月29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Taheer Al-Husami先生在大马士革向特别委员会讲述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局势时说:

“日复一日,由于遭受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压迫和迫害,戈兰的阿拉伯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困苦。这些压迫和迫害行径包括禁止个人和公众自由,以及不公正和有辱人类尊严的行径。

“以色列司令官有权在他认为必要时因任何理由对某一区域实行任何一段时间的宵禁。他也可随意软禁任何人,并命令逮捕他所怀疑的任何人。其他镇压措施包括殴打、朝示威者开枪、强行进入住房和学校以及因微不足道的缘故而拘留公民。自1967年6月入侵以来,这些做法已成为被占的叙利亚戈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可怕现实。

“以色列占领当局在被占的叙利兰戈兰所犯下的其他违反人权行径包括对反对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公民实施极为残酷的惩罚和长期的监禁。截至1996年5月30日编写本报告之时,共有14名叙利亚人的刑期高达37年。

“对囚徒实施的其他酷刑包括用冷水浇灌牢房,使被拘留者处在寒冷和疾

病的威胁中,另外,还突然将囚徒转移到其他地方,而不允许他们携带私人物品。这经常增加囚徒及其家属的财务负担。

“集体惩罚包括不让阳光和空气进入牢房,利用医务室和医院作为勒索被监禁者的手段,并利用医务人员恫吓囚徒。向牢房投掷催泪瓦斯罐、裸体搜身、单独监禁、殴打、罚款和拒绝家人探访等只是所采用的其他一些镇压手段。

“一些著名人权团体将以色列监狱的拘留条件说成是不人道的。拘留中心设有单独监禁室,被监禁的阿拉伯人在这些单独监禁室中定期长时间地遭受有计划的生理和心理折磨,在这期间不让他们的律师和家属探访。审讯人员和卫兵虐待囚徒的案例不是偶发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一种不断发生的模式,如果没有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同意,这种模式是不可能继续存在。拘留中心采用的审讯方式完全违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原则和规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在被占的叙利亚戈兰根本不存在,叙利亚人享受不到任何诉讼程序和任何法律保障。这最明显地反映在对阿拉伯叙利亚人和对定居者判刑方面存在的极大差别。叙利亚人被从重判刑,而定居者即使犯有杀害叙利亚公民的罪行时仍然获得最宽容的徒刑。难怪定居者肆无忌惮,完全相信他们会免于惩罚,因此,他们对叙利亚人的生命毫不在意。在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武装下,定居者经常对叙利亚公民采取挑衅行径。

“在被占的叙利亚戈兰中的数百名叙利亚人不得不因以下的一个或所有缘故而放弃农活:失去土地,缺水,无法在国内市场上与以色列补贴的农作物竞争,或者他们发现有路障不让他们购买所需的农业用品或运出他们的产品。

“同样,以色列占领当局一直在抓牛并将放牧限制在被占的戈兰村庄附近地区,这种做法迫使人们将牛卖掉。以色列当局时常毫无理由地直接将牛抓走。

“此外，以色列当局以武断的标准征收重税，如市政税、房屋税和保险税，吞并了工商界人士的一半以上收入。另外还有所得税、国家保险捐款、强制借款以及单独强行向财产所有者征收的其他各种税款。制订这些税收形式的目的肯定是要破坏工商界发展的任何前景，并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和较高的失业率。

“事实上，以色列占领当局对叙利亚人可能拥有的几乎所有的东西征税。他们还利用暴力强行收税。对叙利亚人拥有的房屋征税每年可高达1 000美元，对农产品的征税可高达其价值的一半，工人工资的征税高达50%。其他征税包括对叙利亚农民(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每只牛课税。

“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工作不对叙利亚人开放，因为这些机构从一开始便是为定居者服务。以色列占领当局的理由是叙利亚人不懂得希伯来文，而且安全方面的考虑使他们无法获得公职。唯一担任公职的叙利亚人是一些教师和在与叙利亚人打交道的一些机构中的若干雇员。

“如上文所述，以色列占领当局对被占的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人在生活各领域加紧经济控制，使这些叙利亚人只剩下唯一的选择，即在建筑和修路部门中担任低收入的工人。

“这些做法必将使戈兰原已严峻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并使戈兰的叙利亚人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使整个被占地区变成一个产生廉价劳动力的地方，以色列国库能通过征税而得到更多资金的来源和对以色列产品广为开放的市场。

“以色列定居者在被占的叙利亚戈兰的活动已对自然环境造成威胁，因为他们没收肥沃的土地和水资源而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其他造成环境损害的公害包括在戈兰掩埋以色列工业废弃物，砍伐果树和在以色列定居点使用杀虫剂、肥料和染料。

“被占的叙利亚戈兰环境恶化不仅对那里的叙利亚人的健康造成影响，而

且也影响到戈兰的未来。

“本报告试图对被占的叙利亚戈兰人权状况所作的综述,是基于该主题的最新和最可靠的资料。该综述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报告所述期间被占的叙利亚戈兰普遍存在严重的人权状况。”

721. 6月30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库纳特拉省省长Walid Al-Bouz先生在库纳特拉向特别委员会讲话时谈到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局势,他说:

“仍处在被占的阿拉伯戈兰村庄(Majdal Chams, Baka'na, Massada, Ain Konia, Al Ghajar)中的阿拉伯叙利亚公民共有2万人。以色列占领当局仍对他们采取压迫政策和无人道做法,采用各种压迫、迫害和恐怖主义的手段,违反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尤其是关于保护被占领土公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以及安全理事会、大会和其他国际组织及机构通过的决议。

“以色列不人道的做法包括使阿拉伯叙利亚戈兰被占地区的阿拉伯公民遭到不同的物质、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困境;此外,他们还继续推行定居政策,蚕食阿拉伯领土,摧毁各种建筑,盗窃文物,利用和没收领土、自然资源及水资源。

“以色列在被占戈兰对叙利亚公民采取各种行径的普遍特点是,继续采用压迫和恐怖主义手段,主要是通过各种办法从经济上对叙利亚公民施加压力和负担,耗尽他们的收入。

“占领当局压制一切可能发展成为叙利亚人民族特色的事物。他们甚至搜查民族歌曲磁带并加以没收,或使这些磁带的拥有者付罚金,或拘留并逮捕他们。

“占领当局仍在阻止家属和亲戚访问他们的祖国叙利亚。这方面的一些请求已遭拒绝。

“占领当局仍集中注意采取各项步骤,通过建立新的定居点,或在现有的定居点上增加住宅而加以扩大等办法,促进以色列人在戈兰的定居。

“以色列当局不断发表声明,坚持要扩大目前的定居点,这些声明已表明,他们要坚持和扩大定居的进程,继续攫取土地,并让新移民来到叙利亚这些被占领土,向他们提供住房。

“占领当局控制农业生产,制造一些条件,使叙利亚人的主要产品—苹果无法得到发展。他们使苹果售价变得低廉,办法是尽管戈兰各村苹果已过剩,但仍从国外大量进口苹果,使得苹果价格下降,甚至达不到成本费,因为他们知道该产品是叙利亚人生活的主要来源。这种做法是要迫使叙利亚人放弃耕作,而受雇于以色列雇主。这是占领当局的计划,以便更加有机会从经济上及政治上控制和支配叙利亚人。

“对那些在大马士革大学进修的学生,占领当局以羞辱的方式对返回戈兰的学生进行审问,然后对他们进行调查,并警告他们要放弃学习。这样做是使这些学生处于不安宁状态。

“在审问期间,占领当局将学生监禁在被占的戈兰,不让他们完成学业。

“保健状况仍然很遭,占领当局对此不感兴趣。叙利亚人被迫参加医生基金,但仍然没有实际用途。阿拉伯叙利亚公民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每天都不断遭受痛苦,因为占领当局采取非人道的做法,违反了法律、正义和人权的最基本原则。”

722. 来自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第四名证人将那里的总体形势描述如下:

“在戈兰人权行为是指压迫、恐怖主义行为、拘留、监禁、经济压力、文化和教育压力、恶劣的保健状况、宗教压迫和压制言论自由”(第26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23. 来自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第一名证人将以色列当局在那里制造的形势描述如下:

“他们将霸权和控制扩展到生活的每个方面,要么是采取流放政策,即告诉你离开了事;或采取另一项政策,即直接接受以色列国籍”(第23号匿名证人,A/

AC.145/FT.701)

724. 来自戈兰的第二名证人也向特别委员会谈到相同问题:

“在1981年吞并戈兰之前,以色列当局便要求该地区的所有人取得以色列公民资格。以色列已有计划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到它这一方。1979年,戈兰居民在Majdal Shams清真寺举行公众集会,决定拒绝接受以色列公民资格。”(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25. 来自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第三名证人对戈兰高地的总体形势讲述如下:

“许多事对你们来说可能算是大事件,对我们来说则变得司空见惯,而且不值一提。这已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在直接或间接地都需要经历这些事,已经不受它们的影响。我们现已明白,我们被迫要离开这块土地。这对我们来说已不奇怪。我不愿意说,由于这种状况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我们已习以为常,但我们的确没有看到任何改善之处。如果人们看到有更好的生活,则会希望得到这种生活。人们是渴望要得到更好的生活。而我们只是在以色列的定居点和集体农庄中才能看到更好的生活。”(第25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26. 来自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第一名证人就在叙利亚上学的学生有时会遭受到的待遇说明如下:

“当我们是学生时,曾往返于叙利亚和戈兰之间,我们总是受到非常严密的搜查。学生们被要求脱掉衣服,不允许我们携带任何东西,而且总是污辱我们并用脚踢我们。然后被送上大客车,窗帘总是拉上,因此我们无法看到车窗外的一切。

“我记得当我们在叙利亚时,曾回到被占的领土。他们拒绝在庫纳特拉搜查我们,而是将我们带到Damiya桥,车程需要五至六小时,期间不给任何食品,也不让喝水。”(第23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27. 来自戈兰的第二名证人就其作学生时的经历讲述如下:

“我们必须步行,而不让乘车,我们要走到以色列的过境点。当时我们是一群年轻人,以色列当局不让我们站着走过去,而是让我们从栏杆下爬过去。我们拒绝这么做,坚持在过境时要有人的尊严,否则就回到大马士革。国际红十字会和在过境点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都加以干预,结果在20分钟之后,他们变得温和一些,并将栏杆拉起。一旦到了被占领土一方,他们便对我们及行李进行彻底搜查。我们必须脱掉衣服,包括内裤。他们并对我们进行长久的盘问,了解在大马士革生活的琐碎细节,甚至了解与我们大学学生生活无关的事。这种盘问可长达几小时,当我们到达村庄时已是深夜。”(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28. 来自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第三名证人就受过教育人士有时会遭受到心理骚扰的情况讲述如下:

“多年来,我们已有相当高比例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以色列人没有料到这一点。当我们返回戈兰时,即使作为一名博士,也要开始在机修商店做起,商店的老板如知道我是一名博士,则会说,‘你是一名博士,你不应于这类活,我给你其他事做。’他便会让我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完全是要让我感到沮丧。我们不能接受如此让人沮丧的做法。他们常常将这些有较高学位的人挑选出来,让我们做这种愚蠢和琐碎的事,这样我们就会自动离去。”(第25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29. 来自戈兰的第一位证人就戈兰居民有时会遭受到以色列当局的待遇情况讲述如下:

“在午夜时,他们会强行进入住宅。他们不尊重任何人权。我们是穆斯林人,是很保守的。我们不让任何人进入房间内,因此开始将被子盖在身上,屋内有妇女和女孩。他们却随意逮捕人,只是因为这些人反对占领或拒绝以色列的身份。”(第23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30. 来自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第三名证人就强行进入住宅的情况讲述如下:

“当局曾知道我的几位兄弟何时在家或不在家。他们曾在深夜来到我家,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强行入屋。他们会强行进入卧室,掀开被子,寻找他们所要找的人。当然,这对于家里的年轻姐妹们来说是十分令人心烦的事。如果他们将某人逮捕,则会对他非常粗暴,甚至在房间内当着他的兄弟姐妹们或当着他的母亲的面。我同其他两个兄弟一样,都处在相同的境况。当他们要宣布任何事之前,通常会在宣布之前便进行逮捕。如果有任何全国性的活动,即使在另一个村庄,他们都有要逮捕的人员名单,而不管这些人与该活动是否有关。家属则需要为这些被逮捕的人支付保释金,这会对他们造成十分沉重的财务负担。”(第25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31. 来自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第一名证人就总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讲述如下:

“总的来说,现在我要谈一下生活状况问题。工作机会是完全不存在。既没有任何工作机会,而且保健条件又十分恶劣。只有那些有必要收入者才能让其家人得到治疗,但那些没有钱的人则无法得到治疗。如果人们需要动手术,则需要许多钱。

“我们的土地是农用地,以色列当局却禁止我们出售农产品。他们控制价格,甚至当一些作物腐烂之时。他们不让我们得到水源,而这些土地是农用的,需要用水。你们都知道Masada湖。他们偷走Masada的湖水灌溉定居点,他们将湖水引走。该湖属于我们,属于戈兰的人民,但如果我们要从Masada湖中取水,则需支付数千美元。除此之外,还有强行课税和没收土地等。”(第23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32. 同一位证人就找工作的难处叙述如下:

“我哥哥从事教学工作有两三年之久。以色列占领当局试图强加给他以色

列国籍。由于我兄弟具有民族感情,并拒绝接受以色列国籍,因此被解雇。现在他做一些临时工,有时他能找到一天的工作,但随后的10天又没有工作。”(同上)

733. 第二名证人就税收和农产品销售情况讲述如下:

“关于税收情况,以色列非法对阿拉伯叙利拉公民课以重税,理由只是这些人为当地的阿拉伯叙利亚人,而且因为以色列占领该地。那些未能付税者则会发现以色列人强行进入其住房,没收他们看到的任何东西,如电视机、家具、地毯和洗衣机等。我们已听到许多关于采取这些行动的报道。

“关于销售农产品问题,如你所知,我们依靠农业生活。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强行制订农作物的价格,将价格订得非常低,经常还不够支付耕作的费用。这就造成我们有时宁可让农作物变坏,也不愿意亏本出售。”(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34. 同一名证人也谈到关于灌溉的问题:

“现在我要讲述关于灌溉和灌溉用水的问题。我们这个地区有一个叫作Masada湖,周围有许多良田,以及一些能获益于湖水的村庄。现在以色列人却将湖水引向戈兰南部,引到他们的定居点去。因此,我们村的人不得不修建蓄水池,收集雨水,以灌溉他们的农田。此外,以色列人竟然对这些收集水源的灌溉系统征税。”(同上)

735. 该证人也向特别委员会谈到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保健设施情况:

“叙利亚人所能享受到的设施极为有限。他们没有任何可供分析的化验室,没有任何X光设备,不管是现代的还是落后的设备。事实上,他们只能治疗一些表面伤口。所有其他治疗必须在以色列医院或在耶路撒冷及西岸甚至在开罗的医院中进行。当然,费用十分昂贵。”(同上)

736. 第三名证人通过其自身家庭的例子说明戈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我父亲是一个农民,他于1971年被捕。顺便说一下,我是家里的老大。

1979年,通过一次法庭的审理,他要求获准到大马士革治病。1984年,作为例外他与另一个人获准到叙利亚。这是在整个被占领土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已30岁。当然,如果愿意的话,我能结婚,但我不能盖房子,即使是自己动手或是在我家住房附近修建都不行。……我经过努力收回了部分农田,因为我父亲无法工作。当然,如果我要挖一口井,则需获得许可证,要想获得一个许可证挖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再有任何收入。如果我要去做一名建筑工,或不管我所得到的学位如何而干其他的活,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当有某个全国性的重大活动,或者有人举行婚礼,如果我出席的话,则会在我的档案中出现犯有破坏安全行为的记录。……即使不考虑我们是合格的;我们已得到大学文凭;或者我们是合格的医生,我们都不会有任何在本行业工作的机会。即使我们想要当农民,我们都无法如愿,因为农业正面临许多困难。这一切使你们可了解到我们的家庭正面临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但我只是戈兰90%的青年人之一。

“我们也要被课税。当然,我们所支付的税收理应换取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但不幸的是,我们根本得不到这些服务或福利。当然,如果推迟付税,税款则会增加到天文数字。他们也会来到家中,将家里的车辆或电视机没收。

“保健条件是非常糟糕。我们没有任何设施可以护理病人。

“我们始终感到,在我们与家人之间存在一些障碍。我已30岁,曾学过医学。家中有四个残疾人,由于被监禁,我父亲及另外两位兄弟成了残废,我母亲也是残废。我必须工作以帮助他们。在我这个年龄,我感到应该独立,但我无法照顾家庭,鉴于这种状况,我认为被迫要到其他地方去,以便确保生活的来源。”(第25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37. 戈兰来的第三名证人也谈到那里的经济和社会总体状况:

“我们染上各种疾病,原本可通过疫苗或喷撒杀虫剂而得到预防。我们那里有一家小医院,却没有所需药品。有人想要去私营诊所,费用则十分昂贵。虽

然我们有很高比例的医生,保健状况却很糟。我们在戈兰有大量知识分子,他们受过教育。我们有60或70名医生,但你可将他们视为建筑工。他们未能获准开诊所。即使某个医生要治疗其亲戚,都会受到威胁,要取消其学位,因为他未得到国家承认。即使他要提供医疗意见,其学位也有可能被取消,因此甚至不敢向母亲或姐妹提供意见!”(同上)。

738. 来自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第四名证人就工人的状况叙述如下:

“就工人来说,我认为他们根本享受不到任何权利。例如,一名来自Ma jda l Shams的23岁工人在为一名以色列人油漆住房时从脚手架上跌落,严重受伤,失去知觉,并于一周后死亡。这名以色列雇主没有帮任何忙。另一名来自Masada的工人在为一名以色列雇主修剪树木时将自己的手指切断,但从未得到任何赔偿。阿拉伯工人只得到一半的工资。由于他们渴望得到工作,只能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工钱。他们试图说服我会给我一些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在希伯来文中叫做‘tlush’。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些文件。它们给人的印象是,这些文件能确保你的权利。事实上,根本不能确保任何东西。当然,承包商还对工人们采取非法的做法。尽管阿拉伯工人只得到以色列工人工资的一半,他们的工资却被征收更多的税。我还有许多以色列公司的名单,这些公司拒绝给予阿拉伯工人一些权利和工资,如Avney Tzion和Mahleket Habeniya。”(第26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39. 第一名证人就居民的行动自由情况叙述如下:

“在我离家之后,父母又生了几个姐妹。我尚未见到这些姐妹,她们已结婚,我未能参加她们的婚礼。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我们的权利还要被剥夺多久?我已结婚,并有四个孩子。我渴望着孩子们能见到家里的其他人,也希望我的父母能见到我的孩子。

“我又提交了许多次关于回到戈兰的请求,但以色列当局已拒绝同意这些请求,因为他们正试图清除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居民,如医生

等能胜任某职务的居民,以便当地的居民总是需要以色列人。”(第23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40. 第二名证人就在叙利亚进修的学生的行动自由情况叙述如下:

“所有在1982年之前离开戈兰去大马士革进修的居民都被剥夺返回的权利。现在有些学生在暑假时也无法返回,甚至是在毕业后。事实上,我们一共有18人,或许可以被称作‘老战士’,我们在1982年之前离开,至今仍被剥夺返回的权利。我们不明白以色列为何将我们排除在外。”(Yasser Al Saleh先生,第24号证人,A/AC.145/RT.701/Add.1)

741. 第四名证人就行动自由情况叙述如下:

“占领当局不让亲戚相互走访。有数百人的申请已遭拒绝,这些人是要去探访在大马士革的亲戚。我可以给你们其中一些人的名单。”(第26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42. 来自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第一名证人就戈兰居民获得教育机会的问题叙述如下:

“我来到叙利亚是要继续大学学业,因为在被占的戈兰继续大学教育存在许多苛刻条件,首先,经济有困难,其次我们不会被以色列大学录取,无法继续我们的教育。”(第23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43. 来自戈兰的第二名证人就教育中的困难情况叙述如下:

“约在一个月后,以色列军事指挥官要求我们离开,命令我们在一周内前往大马士革,否则我们将不可能再到那里去获得教育。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尚无法进入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始终剥夺我们返回的权利。

“关于教育问题,以色列在中等教育一级实施其自订的教育大纲。该大纲是无效的,而且在历史和宗教方面有许多不实之处。我们是属于伊斯兰教的德鲁兹教派。以色列一直试图将德鲁兹教派自成一种宗教,而不属于伊斯兰教。对此我们加以反对,因为我们属于伊斯兰教。在历史和地理方面,以色列一直要

歪曲许多事实,如你所知,对我们的语言也采取这种做法。我们的母语是阿拉伯语。以色列一直要破坏我们的语言,他们从小学一年级便教小孩学希伯来文,此外,还教授英文作为第二外语。这会产生混乱,因为要强迫小学生同时掌握一种以上的语文。我们到大马士革大学进修,感到我们与同事们之间在程度上有差别。与大马士革或其他地方学校的学生相比,我们的阿拉伯文的知识不如他们好。

“我想回到教育问题上。以色列拒绝一些年青人到大马士革进修。我们的公民没有任何机会到其他地方进修,甚至到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进修,因为他们没有国籍。所在,戈兰高地的阿拉伯居民无法到其他地方进修,甚至到那些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进修,如埃及。并非所有申请到大马士革进修的学生都能得到以色列的允许。”(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44. 第三名证人就以色列当局的教育政策叙述如下:

“无法否认的是,他们对小学和中学教育产生影响。他们歪曲地理和历史资料,以至于他们试图让我们忘记德鲁兹教派属于伊斯兰教。”(第25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45. 同一名证人在介绍他本人的情况时说:

“我得到奖学金的原因是,无法在以色列大学中进修,而且对要到以色列大学进修的学生制造极为困难的条件和障碍。”(同上)

746. 第四名证人就教育情况叙述如下:

“关于教育问题,我想提到,以色列当局在1995年解散了家长委员会。他们解雇了大量教师,而不论他们的资格无何。这些教师只能到加利利寻找其他学校的工作。”(第26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47. 同一名证人就信仰自由的情况叙述如下:

“只有宗教当局获准访问大马士革。其目的是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叙利亚与戈兰之间的唯一联系是宗教关系。他们告诉这些人,允许他们访问大马士

革是要走访在大马士革或在叙利亚的朝圣地点。因此,只允许男性神职人员,而且需要年长者。”(同上)

748. 第一名证人就言论自由的情况叙述如下:

“根据以色列人的说法,就我本人的例子来说,由于我全家的政治态度,不允许我本人及我的兄弟到叙利亚。

“他说:‘我们已允许你作为学生到叙利亚进修,如果你表现好,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那么我们将允许你的兄弟也去进修。’然后,他们声称和平进程正在进行,但他们又说,‘由于和平进程正在进行,而且我们正接近取得和平,因此,你不应参与政治’。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知道我们的所有活动,并利用一切来反对我们。”(第25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49. 同一名证人叙述如下:

“他多次因行政拘留程序而遭到逮捕,例如因为他与朋友或亲戚在一起谈论政治。去年4月17日他曾被带进去审问。

“例如,如果我在过境点被逮捕,则会问我是否为阿拉伯人。如果我说是,则会让我站一边。但当他们看到我的身份证,发现我属于德鲁兹教派,他们会说:‘你不是阿拉伯人,可以往前走!’这就象洗脑一样。他们总是试图将我们与1948年的德鲁兹教派或巴勒斯坦德鲁兹教派混为一谈,指出其他德鲁兹教派的穆斯林人曾参加以色列军队,他们在以色列能找到工作。这便是他们在1982年曾经试图要强加给我们以色列身份的方式。

“例如,没有任何来到戈兰的外国记者曾问我们实际上是如何生活。派到戈兰的那些人是属于某国的顾问,他们到此问些问题然后再向该国汇报。我们发现,即使当该国顾问来此了解我们的生活状况时,如果我们必须出庭,我们向顾问所说的一切也会被用来作为对我们不利的证据。因此,我们希望将会有一些具体的小结果,使我们能感到有一些人了解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生活情况。”(同上)

750. 第四名证人就言论自由情况叙述如下:

“以色列人已作出很大努力,压制戈兰人民的文化特性。他们甚至没收民族歌曲的磁带。如果有人被发现拥有这类磁带,则会被罚款。”(第26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51. 其兄弟被监禁的第一名证人就被监禁者的状况叙述如下:

“我兄弟被判刑27年,被判27年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以色列的身份;而且只是因为抵制占领,尽管他有合法权利抵制占领。他被判了27年,而当他被捕时只有17岁!他遭受酷刑,从一个监狱被转到另一个监狱,他身患关节炎和哮喘。目前他在靠近海边的Ashkelon监狱。作为一名医生,我知道海边的湿度会引起哮喘。我有一些证明。他给我来信,说他有哮喘和关节炎,希望我作为医生能帮助他。我怎么可能通过信件治疗他?他在医院中求医,却没有任何人去看他。他没有得到任何治疗。这也是其他人正在经历的一个例子。”(第23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52. 同一名证人也谈到他的第二个兄弟的状况,包括被拘留的状况:

“然后就是我的第二个兄弟,他名叫Hussein。他一直反对占领,而遭到迫害达一年之久。这发生在去年,最后,他被逮捕。后来他被判刑两个月,遭受酷刑折磨。作为医生我知道他的腿被殴打,有一条腿已瘫痪。我的Hussein兄弟是家里的支柱。我父亲已70岁,母亲60岁,有谁将支撑这个家庭呢?

“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事实,因为我收到兄弟从监狱里寄来的信。他告诉我所遭受的一切痛苦。除了每天能看到半小时外,他见不到阳光。家人每隔一周能探访他一次,但只能见到半小时。他们将囚徒从一个监狱移到另一个监狱。家人因此遭受许多痛苦!每次他们去探访,都要花10个小时,10个小时之后只能与他们的孩子在一起半个小时。”(同上)

753. 第二名证人就其兄弟的状况叙述如下:

“他因反对以色列的占领而被逮捕。他在以色列监狱中受到虐待。他们将

他从一个监狱换到另一个监狱。我的家人亲眼看到他是如何被虐待。有一次，他们看到他被以色列士兵用棍棒殴打。在这件事发生期间，他们还看到其他人受伤。我兄弟自1985年以来一直被拘留，刑期为25年。”（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54. 同一名证人也谈到他的第二个兄弟，这个兄弟的身体因被拘留而恶化：

“我的另一个兄弟自1985年到1989年被监禁，现在他做不了什么事。只能做点农活，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因在四年拘留期间所遭受的虐待而恶化。1989年至今，他已多次被捕，最近一次发生在去年6月5日。我不知道目前的状况如何，是否仍被逮捕，还是已获自由，我根本不知道。”（同上）

755. 第三名证人就被拘留者的待遇情况叙述如下：

“我的几位兄弟都曾遭到逮捕，而且都因被虐待而受伤。我的一名兄弟（即不让他到此的那一位兄弟）不满17岁便遭到行政拘留。他被学校开除，并在考试时遭逮捕。”（第25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56. 第四名证人就被拘留者目前状况叙述如下：

“今年年初，一些被拘留者及其家属进行绝食。结果，这些被拘留者被分散到以色列各地的监狱，如被送到以色列沿海的Talmond Hasharon，在那里他们与谋杀犯及贩运毒品的犯人监禁在一起。”（第26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57. 第二名证人就没收土地的情况叙述如下：

“我还想谈到另外一件事，即没收土地的情况。我们所拥有的土地有一部分已被没收，许多其他人的土地也被没收，用来修建以色列定居点或军事基地。”（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58. 来自被占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第三名证人就其自身的情况叙述如下：

“我们家亲眼目睹属于我们的大部分土地被没收。我们在这里拥有土地。我于1966年生于库奈特拉。我们在库奈特拉有一幢房子，现已成为废墟。战后，我父亲与我祖父同住。1973年，以色列当局提出要用钱交换土地，但遭到父亲拒

绝。他们则在银行中为他开设了一个存有这块土地付款的帐户,我们不了解该情况。这就等于说我父亲已出售这块土地。他们给他造成的印象是,‘无论你是否同意,这块土地现已成为我们的,因此,我们在银行中存款,这样对你有利’。我们不知道他们已在银行中为我们存下这笔款。”(第25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59. 同一名证人在谈到戈兰以色列人生活状况时叙述如下:

“但我们看到离我们不远有以色列人的集体农庄,与我们相隔只有一条路,约有100人住在该农庄中。他们设有一所学校,一个诊所和一辆救护车。他们还有剧场和花园,甚至还为这100人安装交通灯!”(同上)

760. 第四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下列情况:

“没收土地是为了定居点和军事设施。我想举例说明。Tel Al-Sheikha土地被征收用来修建Alon Habashan集体农场和El Rom集体农场。同样的事也发生在Tel Al-Ahmar地区,该地区名为Baq'ata的葡萄园被征收用来设立一个定居点。以色列人不让叙利亚人在蓄水池中收集雨水。”(第26号匿名证人,A/AC.145/RT.701)

761. 以上该主题的参考资料参阅A/AC.145/RT.701号文件(匿名证人)

书面资料

762. 1996年5月5日,戈兰区域委员会开始一项运动,要在夏季结束之前将1 000名新居民移到该地区。委员会主席宣布,该运动属于继续发展该地区和扩大其人口的方案组成部分。他指出,在大约32个定居点里共有250个住房几乎可供居住,并提到,许多潜在的购屋者可以申请能支付大部分购房价格的贷款和补助金。除了这250所住房外,预订在未来几个月,当另外200所住房的基础工程完成时,还将发动一次吸引新住户的运动。在另一项事态中,Katzrin地方委员会主席Sami Bar Lev汇报说,在共有700所住房的两个新住宅区中的最后一套房间均提前三个月售完,住房部已核

准在定居点修建另外100所住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自己盖房的新项目计划占用35块地皮。Bar Lev先生指出,在过去三年里定居点的人口已从4 000人扩大到约6 000人。(5月6日,《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

763. 5月22日,据报,自从5月5日扩大该地区人口的运动开始以来,已有数百户家庭申请在戈兰高地的住房。可能购屋者获得较低的房价、占房价90%的抵押贷款以及5万新谢克尔。指定用于自己盖房项目的275所住房和150块地皮据报在戈兰和Katzrin地方委员会的定居点中已经可供居住。(5月22日,《国土报》)

764. 5月27日,叙利亚外长法鲁克·沙雷指出,如果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中获胜,该地区和平的所有希望将破灭。沙雷先生指出,内塔尼亚胡先生曾发誓决不将被占的戈兰高地归还给叙利亚,这等于是呼吁战争。沙雷先生说,“声称有可能取得和平和安全,同时又侵占戈兰和阿拉伯其他土地的人是在呼吁战争,而非和平。”(5月28日,《耶路撒冷邮报》)

765. 6月16日,叙利亚在各官方媒体中指责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纲有可能引发区域战争,而且充满对阿拉伯人的仇恨。此外,叙利亚指出,在关于以色列完全从戈兰撤出的要求方面,它决不会后退一步。(6月18日,《耶路撒冷邮报》)

766. 6月24日,据报,Katzrin地方委员会计划在定居点附近扩大工业区,以便满足更多厂房的需求。地方委员会发言人表明,需要扩大工业区,是为了吸引更多新的公司到该地区,预计现有的公司也将继续扩大,这一切均会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6月25日,《耶路撒冷邮报》)

767. 7月8日,总理会见了来自戈兰的定居点领导人,并告诉他们,他已接受戈兰2000年的计划。该计划设想将一些资金专门用于在戈兰设立新的厂房;在10个定居点修建新的楼房;并在今后的四年里将戈兰定居者人数增加约10 000万人。内塔尼亚胡先生告诉这些领导人说,他打算任命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关于戈兰定居点议程上的事项。他也表示,坚决致力于维持以色列对该地区的主权。内塔尼亚胡先生说,“我们将致力于加强定居点;加快修建道路,并在戈兰的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以便为

企业家在那里进行投资创造有利环境。”在该会见结束时，戈兰地方委员会主席表示，他是很久以来第一次感到戈兰未来的问题已再次得到保证，他已经不担心政府会消除该地区的定居点。（7月9日，《国土报》）

768. 7月22日，国家基础设施部部长阿里尔·沙龙命令公共工程司完成在约旦河上游修建两座新桥梁的工程。修建这两座桥的目的是要便利往返戈兰高地，并提供较安全的通道。（7月23日，《耶路撒冷邮报》）

769. 7月24日，戈兰北部的Mas'ada村庄中的德鲁兹教派居民冲进以色列一个警察局，并将其烧毁。他们接着从该警察局的旗杆上降下以色列的旗帜，并升上叙利亚的旗帜。警察指出，该警察局经常在午夜时关闭，在发生该事件时警察局中空无一人。但他接着宣布，该警察局将每日24小时有人住守。（7月27日，《耶路撒冷邮报》）

770. 8月9日，据报，住房部已在1996年头半年出售Katzrin定居点中的38套房间。（8月6日，《国土报》）

771. 8月31日，叙利亚强烈谴责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指出以色列总理正准备对阿拉伯人发动一场战争。大马士革电台表示，以色列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步骤，尤其是关于扩大定居点的决定，证明与以色列政府打交道会严重损害阿拉伯的事业。（9月1日，《国土报》）

五、结论

772. 9月20日，耶路撒冷官员宣布，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和谈很可能在近期里恢复。这些官员重申，内塔尼亚胡总理已拒绝接受先前关于戈兰的非书面谅解具有约束力，但只是说，以色列愿意讨论过去提出的想法。（《耶路撒冷邮报》9月20日）

773. 9月18日，据报，根据戈兰当地居民所述，以色列国防部队已在戈兰高地进入戒备状态，尤其前几天在赫蒙山上。然而，居民们强调指出，尽管戒备状态提高，并增

加了一些演习,该区域的气氛仍然安稳。据报,虽然官方说这些是例行演习,但人们认为是针对叙利亚军队自八月底以来在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共和国的重新部署所作的谨慎反应。(《耶路撒冷邮报》9月18日)

774. 现根据特别委员会上两次定期和本报告中的资料得出以下结论。这些结论是按照大会第50/129 A号决议规定的特别委员会的任务而提出的。由于第二十七次报告是1995年8月18日通过的,因此这些结论所涉时期为1995年8月19日至1996年9月20日。上两次定期报告分别述及1995年8月19日至12月31日(A/51/99)和1996年1月1日至3月31日(A/51/99/Add.1)期间的情况。本报告述及1996年4月1日至9月20日期间的情况。

775. 这些报告可能没有充分反映审查所涉期间该区域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事件次数。没有充分反映特别委员会收到并审查的大量人权状况资料,其原因以后将要提到。不过特别委员会努力在联合国文件长度规定所设的限制内尽可能忠实地在报告中列入有代表性的资料,以便尽可能清楚地说明审查所涉期间被占领土上的人权情况。

776. 特别委员会自1968年成立以来一直争取得到以色列政府的合作,但是特别委员会一直无法获得这种合作并无法进入被占领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再次给秘书长写信,请求秘书长干预,以便说服以色列当局提供合作。此外,特别委员会还写信给以色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寻求以色列政府的合作。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当局继续不同特别委员会合作。

777. 特别委员会在给以色列常驻代表的信中表示希望访问被占领土,以便亲自观察现况并收集关于涉及特别委员会使命的所有问题的最直接的资料。特别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在其成立以来的27年中,从未获得访问被占领土的机会。特别委员会再次呼吁以色列政府允许其进入这些领土,以便直接从双方了解事态发展的真相,从而以最有效的方式促进被占领土的全体居民享受所有人权。

778. 不过特别委员会再次得益于以下各方提供的合作:埃及、约旦和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政府,各位巴勒斯坦代表和联合国各外地办事处,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以及联合国各新闻中心。

779. 特别委员会由于无法访问被占领土,因此除了在日内瓦定期举行会议之外,还在开罗、安曼和大马士革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特别委员会在1996年6月21日至30日期间访问了这些城市。特别委员会听取了26名人士的证词,这些人亲身了解被占领土人权情况并对这些情况具有切身的近期经验。此外,特别委员会还通过以色列报刊和被占领土上出版的阿拉伯报刊中的报道每天了解被占领土的形势。特别委员会还审查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收到的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的关于被占领土的宝贵的来文和报告。

780. 此外,特别委员会还注意到价人权委员会调查以色列在其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侵害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Hannu Halinen先生的报告(1996年3月15日E/CN.4/1996/18号文件)。

781 特别委员会本篇报告所述时期始于1995年9月28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华盛顿签署《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所谓“奥斯陆二号”的协定)以及1996年1月21日选举巴勒斯坦委员会成员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在此之前,1993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A/48/486-S/26560,附件)。1994年5月4日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又在开罗签署了《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协议》(A/49/180-S/1994/727,附件)。这些历史事件给被占领土人民和国际社会带来很大期望,希望中东人民将开始一个和平、安全、充满的新时代,使中东人民能够在和睦、和相互尊重的环境中生活。但是特别委员会在提交大会、涉及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签署《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协议》(A/50/463)以后这段时间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并无改善,在一些方面甚至进一步恶化。大多数证人的证词也说明了这一点。

782. 特别委员会根据收到的资料和证据得出结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与所期望的情况恰恰相反,自和平进程开始以来,被占领土人权情况明显恶化。特别委员会根

据前来作证的许多证人的证词、有关各国政府官方代表以及巴勒斯坦代表提供的资料,发现由于被占领土人民人权继续遭到侵犯,人们普遍感到失望。显然,甚至在已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移交有限权利的地区,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也没有得到改善。在一些地区情况似乎进一步恶化,从而加深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就主要人权问题而言,在被占领土目前人权情况最严重的方面无疑是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严重恶化。这是自1996年2月25日以来实行完全封锁的结果。这次封锁是在以色列发生自杀爆炸事件之后实施的,在这次事件中共有6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封锁给加沙地带来了特别具有灾难性的后果。迄今为止,以色列当局仅部分放宽封锁。造成人权情况恶化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由于封锁,整个被占领土以及在领土各地区和以色列之间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限制,这对于保健和教育产生了尤其不利的影响。特别委员会还注意到在以色列监狱监禁的巴勒斯坦犯人的状况以及不断恶化的拘留条件。以色列审讯人员对涉嫌犯有破坏安全罪的人继续采用极其严厉的方法。导致被占领土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一个原因是以色列继续不断扩大定居点和修筑绕行道路的活动。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以色列政府最近决定扩大在被占领土的定居点。下文逐一更加全面地阐述在被占领土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

783. 为了更好地评价被占领土的人权情况,应该牢记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及巴勒斯坦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概要阐述了1996年3月7日开始运作的巴勒斯坦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将其分为A区、B区和C区。A区将由巴勒斯坦控制,该区由西岸的主要巴勒斯坦城镇和城市组成;B区将由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同控制,该区由西岸巴勒斯坦村庄组成;C区包括以色列定居点、绕行道路和军事区。1995年10月,以色列军队开始调动,撤出杰宁、图勒凯尔姆、纳布卢斯、盖勒吉利耶、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等西岸城市。由于2月和3月以色列发生自杀爆炸袭击事件,从希伯伦的撤军最终推迟到1996年5月29日以色列选举之后,在本报告定稿之时尚未撤军。应该记得,在自治区若干方面的权力已经移交给巴勒斯坦人。然而,外交、对外安全、进出口等领域仍然完全处于以

色列控制之下。自治区的边界和内部安全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共同控制。然而,这些地区没有主权,因此所有领土仍然被占领。就实质而言,所有这些地区仍然完全处于以色列当局的控制之下。

784. 1996年2月25日、3月3日和4日在以色列发生自杀爆炸袭击事件之后,以色列当局采取了各种措施,对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实行集体惩罚。产生最严重、最广泛的后果的措施是完全封锁被占领土所有地区,并使各个部分都处于孤立状况。对被占领土的封锁始于1991年。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一名证人证实:

“由你们所知,封锁实际上始于1991年,即海湾战争开始以后,自此以来从来没有取消过。封锁有时加强,有时放宽,根据以色列的若干考虑事项而定,但自1991年以来所有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从来没有得到恢复。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自1993年以来,在签署《奥斯陆协定》之后,实际上封锁变得更加严密,更成问题。”

特别委员会获悉,在1988年4月至1993年4月期间,封锁天数共达99天。而在1994年至1996年3月8日期间,封锁天数为270天。

785. 自从实行封锁以来,对被占领土的封锁从来没有象以色列遭到四次自杀爆炸袭击之后在1996年2月25日实行的封锁那样严厉。西岸首次完全实行内部关闭,使阿拉伯人居住的465个村庄的居民困在各自所在地点。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多数地点的周围地区都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结果导致西岸地图如同豹斑。这是首次在被占领土内部不允许任何往来。一名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证人说,被占领土的阿拉伯人民觉得自己就象生活在大拘留中心一样。虽然根据《奥斯陆协定》加沙地带和西岸是一个领土单位,但两地之间人员、车辆和货物的安全通行却没有得到落实。尽管最近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放松,但由于经过28年的占领,缺乏发达的经济基础设施,封锁对被占领土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祉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带来许多苦难。一名工人称封锁是以色列为迫使巴勒斯坦人屈服的一项经济政策。封锁对加沙地带居民产生了尤其严重的影响。

786.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总干事在提交国际劳工大会第八十三届会议的报告中指出: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对付恐怖主义的最为严厉的措施具有效力,由此产生的经济压力只会增加人民的不满”。

1996年8月3日,《经济学家》杂志引用一名曾经担任以色列情报局官员的以色列议会利库德党议员说:“封锁只是一种心理惩罚”。

787. 据报告,在实行封锁后仅几天之内,加沙地带就已出现主要物品的短缺,例如面粉、糖、燃料等等。由于中断了所有进口,没有任何工业和建筑用的原材料能够进入加沙,结果导致一些企业关闭,工人被解雇。据报告,在签署《奥斯陆协定》之后曾返回被占领土的许多巴勒斯坦投资商因感到失望而重新离开。尤其受影响的是农业、纺织业和花卉种植业。由于无法出口,结果价格暴跌,农产品尤其如此。加沙一个农民告诉特别委员会说,他觉得不值得把他的土豆挖出来,因为20公斤一箱的土豆价格只有1美元。另一方面,据报告,面粉价格每袋180埃及镑(约50美元)。估计被占领土直接对外贸易的80%以上是运往以色列。目前这种完全封锁还对东耶路撒冷的经济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报告在东耶路撒冷,销售量已下跌了80%。有人还指出,西岸的业主已失去了90%的业务。

788. 若干证人提请特别委员会注意加沙数千渔民的状况。渔业是加沙经济的第三个最重要的部门。实行封锁后,首次不准渔民出海。后来允许他们在特定时间内出海捕鱼。据报告,一些渔船遭到袭击,并向鱼网发了鱼雷。此外,只允许渔民在离海岸3英里以内捕鱼,这比通常领水范围要小得多。

789. 在西岸,除封锁以外,集体惩罚的另一项措施是在许多巴勒斯坦村庄实行宵禁。在希伯伦附近的 Fawar 难民营实行了尤其严厉的宵禁,因为据报告最近参与自杀爆炸袭击的事件两个人来自该难民营。据报告,诸如小麦、糖、油、乳品等主要产品严重短缺。

790. 最近的封锁对来自被占领土、尤其是来自加沙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工

人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估计在1996年2月和3月自杀爆炸以前在以色列就业的约有58 000名巴勒斯坦工人。由于多数巴勒斯坦工人需要抚养大家庭,因此他们的状况经常被认为是封锁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带来极大的收入损失。估计约10万来自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工人及其家属受到这一措施的影响。估计一名巴勒斯坦工人平均需要抚养10人。据认为被占领土至少有10%的人口生活于贫困线以下。尽管联合国在被占领土的特别协调员提议执行紧急就业方案,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估计,因目前的封锁造成的损失每天高达600万美元以上,超过外国捐助者提供的财政援助。

791. 目前,自治区最大的一部分就业机会是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分别约为5万和5千个)。在这些地区还有许多人就业不足。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一名证人说,巴勒斯坦当局所采取的补救措施之一是为清理街道每天支付10新谢克尔(约3美元),仅够购买粮食。4月1日,在加沙举行了若干抗议封锁的示威游行,包括在联合国被占领土特别协调员办事处前面举行12小时的绝食。

792. 劳工组织总干事在提交国际劳工大会第八十三届会议的报告中指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和平进程开始以来,被占领土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现象大大增加。由于在反复发生恐怖主义事件之后所采取的措施,以色列的就业机会已经减少,领土的经济活动因封锁和有关对贸易的限制而受到抑制。”

793. 鉴于被占领土经常受到长期封锁,以色列雇主继续用外国劳工取代巴勒斯坦工人。在这方面,总干事指出:

“在过去几年中,以色列雇主日益担心巴勒斯坦工人这种被迫旷工的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他们很不情愿地获得政府许可,招聘外国工人(尤其是来自中国、罗马尼亚、泰国和土耳其的工人),逐步取代巴勒斯坦人,在建筑业尤其如此。”

794. 估计目前在以色列的外国工人约有10万人。此外,估计还有约10万非法外国工人。以色列新政府最近宣布,允许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工人人数将增加到约5万人。以色列选举后,虽然允许在以色列工作的工人人数有了增加,但由于以色列没有足够的人员审理许可证,因此并非所有工人都领到许可证。有人认为,目前封锁的影响是自1967年以色列开始占领以来最为严重的。

795. 目前的封锁的一个最具有灾难性的后果是严格限制被占领土居民的行动自由。这些限制已多次对被占领土人民的的生活和健康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约10人由于无法前往以色列或被占领土其他地区设备良好的保健机构就医而死亡。据报告,一名处于危急状态的病人在一个路障处等了10个小时之后死亡。死亡的人各个年龄都有:一些新生婴儿由于母亲无法去医院而死亡,一个小孩死于气喘病,一些人死于肺病或肾脏疾病,一些年轻人和老人死于心脏病。其中一些人是在以色列检查点死亡的,另一些人则死于途中,当运送他们的救护车终于抵达保健中心时就已死亡。最近的严密封锁开始时,甚至连需要急诊的小孩和患有严重慢性病、需要化疗或透析等定期治疗的病人都不得进入以色列或被占领土其他地区。4月11日,宣布将允许一些需要急诊的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据报告,后来只允许很少一些癌症患者通过检查点,但没有允许心脏病患者通过。证人说,仅10%的申请获得许可。

796. 在最近的封锁期间,除病人以外,保健工作者和医务人员的行动也没有自由。应该记得,以色列占领当局在加沙地带留下的是很不完善、设备很差的医疗基础设施。除了社会、教育和文化机构以外,在耶路撒冷有15个保健机构,包括3个为巴勒斯坦病人提供服务的设备最好的医院。特别委员会获悉,转诊到这些中心的人数减少了60%。每次实行新的封锁时都使以前签发的所有入境许可证失效。据报告,最近采用了为时更长、更加繁琐的签发许可证程序,没有成文的公共审理机制,没有正式准则,也没有申诉机制。巴勒斯坦人要通勤于加沙地带和西岸,通常需要3个不同的许可证。特别委员会获悉,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保健机构工作的约68%的医务人员来自西岸和加沙地带。约318名医生和705名护士及其他医务工作人员无法抵

达工作地点。据报告,在通常病床占用率达百分之百的东耶路撒冷Makassed医院,在封锁期间,264张病床中有220个床位是空的。

797. 为进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签发许可证的问题是,他们在以色列停留的时间只能是上午5点至下午7点。如果发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保健机构的医务人员在以色列过夜,他们就会受到起诉,被带到法庭审判。最近,由于封锁,西岸的245所诊所无法运作。除与医务人员有关的情况以外,据报告,关键医疗用品也严重短缺,例如氧气、抗生素、用于心脏和肾脏疾病和高血压的药品等其他药品、消毒用水、疫苗等等,在加沙地带尤其如此。

798. 由于来自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在过境点平均要花两个小时,他们到达以色列工作地点需要很多时间,因此他们在以色列停留的有限时间就显得更短:

“需要3个小时。我清晨4点钟就离开家。我上午7点30分到达特拉维夫。

距离只有100公里,不应超过1小时。我下午4点下班,到下午7点才到家。”

据报告,对从被占领土出口的物品也设置了很大的障碍,因为货物可能会反复受检查,检查时间可能会长达8或10小时。有人称,有时货车因此延误了两三天。大量易腐烂产品后来只得扔掉。

799. 除限制为巴勒斯坦人签发许可证以外,以色列当局还对资格问题规定了各种条件。最近允许反复进入以色列的工人必须在40岁以上,已婚,有子女。有人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高级官员和巴勒斯坦委员会成员虽然持有重要人物通行证,但也不得进入以色列和被占领土其他地区。6月12日,20名巴勒斯坦委员会成员因拒绝在Erez检查点接受搜查而无法离开加沙。巴勒斯坦人除无法进入以色列和被占领土其他地区以外,也不能到国外旅行。一些人得到的印象是,去被占领土另一地区比去欧洲还难。

800. 除了上述集体惩罚措施以外,特别委员会还注意到在检查点继续骚扰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有时这些行为是很任意的。特别委员会获悉,6月13日,一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34岁的病人在前往特拉维夫一所医院的途中通过Erez检查点时死亡。证人

说,当他在救护车上靠人工氧气呼吸时,以色列士兵却要求他重复其名字,将名字写在纸条上,并标明身分证号码。特别委员会还获悉,在Erez检查点巴勒斯坦工人所受待遇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hallabat”,其意为挤牛奶。工人通过检查门尽端时由一名士兵对他们进行搜查和检查。只有在这些检查之后,工人的证件才被输入计算机,工人才获准进入以色列。据报告,工人在回家途中须经过同样程序。特别委员会被告知,工人一有出“错”,就得挨打。证人说,“巴勒斯坦工人不能有任何个性”。

801. 涉嫌犯罪的巴勒斯坦人,包括未成年人,有时受到以色列平民、士兵和警察的毒打。以色列部队和平民,包括定居者,有时完全任意地殴打和骚扰巴勒斯坦人。被占领土的阿拉伯人继续抱怨说,在以色列军队或保安部队搜查和突入查抄时或在定居者聚众闹事时,他们的房子和财产遭到破坏,贵重物品被偷窃,在希伯伦尤其如此。

802. 在加沙地带内,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限制。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约30%的地区,不允许巴勒斯坦人使用定居点和军事基地附件的某些道路。此外,以安全考虑为借口,在其他道路上也不让巴勒斯坦人单独驾车行驶。

803. 对被占领土的封锁对教育的影响尤其严重。2月25日实行严密封锁之后,中央指挥部指挥官于3月11日发布命令,要求来自加沙地带在西岸各教育机构就读的所有学生立即到文职联络办公室报到,以便在被送往加沙之前注册。3月28日,伞兵、便衣部队人员和警察突入查抄了学生宿舍,逮捕了约370名学生。据报告,这些学生在被带去审讯之前被蒙上眼睛,反绑双手。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证人说,这些学生在获释之前受到侮辱,在他们的背上挂上写着“遣送回加沙”等字的牌子。在逮捕学生中,约280人来自 Birzeit大学。据报告,该大学学生人数占全部学生总数的10%。估计有约1 200名学生受到这项措施的影响,失去了这一学年的学习机会。由于封锁,在西岸约有20%的学生和50%的教师无法抵达学校。

804. 发生四起自杀爆炸事件之后,以色列政府于3月份决定关闭耶路撒冷和希伯

伦的一些教育、社会和慈善组织以及与伊斯兰运动有联系的刊物。在希伯伦被关闭的机构是：伊斯兰学院、有1700名学生的希伯伦大学、有900名学生的多科技术学院、伊斯兰慈善协会和穆斯林青年协会。在耶路撒冷被关闭的机构是：有520名学生的耶路撒冷市 Abu Dis 伊斯兰学学院、有1 050名学生的 Abu Dis 科学技术学院、耶路撒冷伊斯兰学委员会、圣地援助和拯救基金以及 Dhahiyet Al Barid 伊斯兰文化和科学中心总部。

805. 封锁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使拜神者无法前往穆斯林和基督教圣地，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在斋月期间，除持有以色列身分证的人以外，来自西岸的人要进入耶路撒冷和圣殿山，必须在30岁以上，并持有进入以色列的许可证。但不让加沙居民前往这些地方。发生自杀爆炸事件之后，在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西岸一些清真寺遭到查抄，并被关闭。特别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约旦政府提交的资料，其中述及1996年1月以色列当局拆毁耶路撒冷 Nabi Yacoub区的一座清真寺一事。此外，以色列当局开始在伯利恒拉结墓地的穆斯林圣址处建筑一堵墙。特别委员会还注意到，以色列当局最近允许圣殿山信徒组织、Hay Vekayam 和 Kahane Hai 运动成员进入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圣殿山。一项积极的发展是，特别委员会注意到，1995年9月6日，伊斯兰 Maqf 和 Sharia 法庭已迁回希伯伦中心的房舍。然而，特别委员会注意到，1996年5月10日《耶路撒冷时报》报导说，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坚持由以色列继续完全控制希伯伦的 Ibrahimi 清真寺。

80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委员会密切注视巴勒斯坦监狱的情况。根据《奥斯陆协定》，1995年10月，1 200名巴勒斯坦犯人获释，1996年1月约800人获释。迄今为止，剩余的36名巴勒斯坦女犯人尚未获释。根据特别委员会目前掌握的资料，没有宣布进一步释放犯人。在撤出上述提及的西岸城镇以前，以色列当局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将所有巴勒斯坦犯人转送到以色列境内监狱。

807. 目前在以色列拘留中心约有3 300名巴勒斯坦犯人，其中约140名是未成年人。2月和3月在以色列发生自杀爆炸事件之后，据报告，西岸许多巴勒斯坦村庄的住

家和清真寺遭到查抄,估计约有1 200至1 300人被捕。在被捕的人中,有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运动的同情者或被认为与自杀爆炸袭击有牵连的人、自杀爆炸者家庭亲戚和男性家庭成员以及涉嫌与参与安全犯罪的人有牵连的其他人。有人称,一些未成年人应同伊斯兰抵抗运动活跃份子一起祈祷之后坐在清真寺而被指控为伊斯兰抵抗运动成员。据报道,被捕的200多人随后受行政拘留。应该记得,行政拘留的期限已从6个月延长到一年,而且可以延期。估计在这次行动期间被占领土约有1 200人被捕。行政拘留的使用已大大增加。据报告,自从开始逮捕行动以来,已有5 000多名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运动活跃份子被捕,包括在A区的人。目前有约372名巴勒斯坦人受行政拘留,其中92人的拘留期限已延期过不只一次。据报道,约65名受行政拘留的人的刑期已延长过三次以上。据报道,一名犯人的行政拘留已延长了七次,受行政拘留的时间已达42个月。特别委员会获悉,一名15岁的巴勒斯坦男孩目前受行政拘留,因为他与一名自杀爆炸者有亲戚关系,并据报“对该区的安全构成威胁”。

808. 以色列当局除逮捕自杀爆炸者的家庭成员和亲戚以外,还拆毁属于他们家庭的房子。在这方面,约有八座房子被拆毁;据报道其中一座房子是错拆的。此外,据报自杀爆炸者曾住过的房子的一些房间被封。巴勒斯坦人拥有的房子继续被拆毁,原因是称他们没有建筑许可。定居点附近的房子也以同样理由被拆毁,以便定居点扩大。估计在1987年底起义开始以来,在被占领土约有400座阿拉伯人所有的房子被拆毁。

809. 对被占领土的封锁对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来说特别严酷。由于他们被拘留在以色列,而被占领土居民的行动自由又受到严重限制,因此自开始封锁以来,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同其家属的联系被切断,在许多情况下还不准其律师来访,这显然违反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据报道,只有3岁或4岁的儿童同其母亲获准探望犯人。这一局面给未成年人带来尤其严重的心理后果。他们的待遇和拘留条件与成年人相同。特别委员会获悉,家属给犯人的信息是通过巴勒斯坦广播电台广播的。由

于被占领土的律师无法同巴勒斯坦犯人进行联系,因此家属可能就得增加费用。如果被占领土的律师不能进入以色列,就得从耶路撒冷聘请属于以色列律师协会的巴勒斯坦律师或以色列律师。特别委员会获悉,巴勒斯坦律师为委托人辩护收费300美元,但如果请以色列律师,家属可能就得支付3 000美元。

810. 据说,自从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巴勒斯坦犯人的拘留条件进一步恶化。特别委员会获悉,当犯人抗议拘留条件时,以色列监狱当局回答说,改善监狱条件不值得,因为根据各项和平协定犯人很快就会获释。据报道,过去犯人举行绝食获得的一些进展也已丧失。有人指出,过去拘留在20个拘留设施的犯人现在被关入5个拘留设施,从而使已经过分拥挤的监狱更加拥挤。除过度拥挤、衣服不足、转移频繁和饭菜差以外,犯人提出的最严重的指控之一是长期缺乏医疗保健,包括认真的手术和心理保健。特别委员会获悉,目前有350名犯人需要在医院获得医治。据报道,拘留中心并没有关押少年的适当设施。据报至1995年9月10日以来,6名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已死于以色列监狱和拘留中心。

811. 一名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证人对 Negev 沙漠 Ansar 帐篷拘留营地的拘留条件描述如下: 5个或6个帐篷为一组,40至42个受拘留者分在一个帐篷里。帐篷周围是铁丝网和看守塔。关在一个帐篷里的犯人不得同其他帐篷的犯人讲话。犯人抗议时,用催泪弹驱散犯人。凌晨2点让犯人起床点名。每天点名三、四次。清晨,犯人必须将帐篷的边掀起,以便士兵看得见没有人在睡觉。

812. 巴勒斯坦犯人继续受到各种形式的审问。这些审问方法相当于恶性酷刑。应该记得,1994年10月一个部委间委员会赋予公安队审问人员“例外许可”,允许他们使用“有限的心身压力”(从而违反了《第三项日内瓦公约》和《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这种例外许可每三个月无间断地得到延长。诸如前强烈摇晃等方法是根据秘密准则采用的,可能会造成致命脑出血,导致受拘留者死亡,1995年4月一名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就是受这种审问而死亡的。据报道,一些受拘留者受严厉审问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据报道,这种例外许可还让审问人员在造成受拘留者死亡、永久残

废或暂时残废的情况下享有豁免。特别委员会获悉,有时采用所谓“定时炸弹”的酷刑方法,给犯人施加心身压力,包括殴打、使犯人窒息直至昏迷、强烈摇晃、剥夺睡眠、不让吃喝,以迫使犯人无法忍受,或召供或死亡。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一名前受拘留者说,他召供了他并没有犯的罪,只是为了不再受酷刑,受拘留者经常会有这种情况。特别委员会获悉,约有750名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目前受到相当于酷刑的审问。此外,委员会还获悉,在以色列监狱目前有40多名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被单独监禁。证人在特别委员会说,犯人没有经法官审判可能会被单独监禁达8个月之久。

813. 1996年1月,以色列高级法院取消临时禁令,在审问受拘留者Abed Ralbaisi期间不再禁止使用身体压力,首次允许公安队施行身体压力,包括“例外许可”中所述的暴力摇晃。自1994年10月以来公安队一直获得这种许可。这种方法相当于酷刑。

814. 特别委员会获悉,由于将犯人从被占领土的拘留中心转送到以色列,并将军事法庭由5个减少为3个,同时要转送档案,结果造成混乱,许多档案遗失。据报道,军事法庭从城镇迁到定居点,巴勒斯坦律师有时就得遭受带侮辱性的人身搜查,甚至在离开时,也得绕行耶路撒冷。委员会注意到,对某些罪行的判刑已变得更加严厉:50#.

“在1967年至奥斯陆、开罗和塔拜的和平谈判期间,例如,投掷石块的平均刑罚为3个月至5个月不等。今天,如果犯同样的罪行,未成年人被判处10个月以上的徒刑。”

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未成年人的年龄区别:西岸的未成年人为13岁以下;对耶路撒冷或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来说,16岁以下为未成年;据报道,对以色列犹太公民来说,18岁以下为未成年人。

815. 与对巴勒斯坦人所判重刑相比,对以色列人的刑罚则相当宽容。除此以外,以色列司法的一个特点是拖延对巴勒斯坦人的审判。一名叫 Rantisi的巴勒斯坦犯人的审判被推迟了21次。另一名犯人被迫签署用希伯来文写的坦白书,其内容仅用

阿拉伯语向他宣读一遍。特别委员会获悉,对许多巴勒斯坦犯人的审判是在他们所关押的拘留中心的审问室进行的。有人称,许多犯人不知道他们是站在法官面前,不知道他们的拘留已经延长,从而使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据报道,在许多情况下,巴勒斯坦犯人无法得到律师的协助,其家属也不知道要举行审判。例如,四名曾于1989年在圣殿山被警察打伤的巴勒斯坦人向高级法院提出请愿,要求赔偿。他们的案子被转给一个特别部委间委员会。由于再三推迟,他们直到1995年12月才有机会到该委员会作证。有人称,一项政策是将犯人拘留尽可能长的时间:据报道犯人会在监狱呆6至7个月,而对其罪行只能判3个月徒刑。特别委员会还获悉,以色列当局的代表已承认,虽然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档案应该永久保留,但一些与土地争端有关的土地记录已被销毁。

81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有形接触较少,两族之间造成伤亡的暴力事件有所减少。虽然如此,据报道,以色列军队从西岸7个城镇撤出之后,关于在西岸和约旦河谷开枪的新规则比以往更加严格。便衣部队在继续活动,在加沙地带也是如此。法外处决的事件也继续发生,例如1995年10月在马耳他伊斯兰圣战运动领导人Fathi Shakaki 遇刺,1996年1月被认为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主要炸弹制造者的 Yehya Ayyash 又遇刺。1996年2月,大赦国际发表一份报告,称自从1994年5月4日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在开罗签署《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协议》以来,约有150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保安部队杀死。据报道,以色列保安部队在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被占领土所有地区能完全自由地行动。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报怨说,他们经常在路上被军队拦住检查身份证。以色列军队演习后留下的爆炸装置爆炸造成的伤亡也有了增加。因此受伤的许多人结果得截肢,另外23人被炸死,其中16人的年龄在16岁以下。

817. 1月3日,以色列内阁一个以当时总理西蒙·佩雷斯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决定不为在起义期间被以色列部队打死或打伤的巴勒斯坦人提供赔偿。据报道,当时的司法部长称,这项决定将防止提出达7亿美元的赔偿要求。1月5日,《耶路撒冷邮

报》报道说,以色列一些人权和民权组织指出,以色列法庭已反复承认领土的阿拉伯居民有权为与起义有关的损失索赔,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审理这些案件。估计至起义开始以来约有10万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部队打伤。许多受伤者仍然需要动手术、治疗和康复。

818. 在被占领土造成紧张局势的一个持续存在、最严重的根源是以色列定居点的存在和扩大以及在定居点之间及其与以色列之间建筑绕行道路的情况。这需要没收大片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自从签署各项和平协定以来,这一现象并没有减少。目前的趋势似乎是征用巴勒斯坦居民点的许多小块土地,特别是耶路撒冷周围的土地。推行和巩固定居政策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尤其是1949年8月12日签署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49条。工党政府虽然在1992年掌权时宣布停止建造新的定居点,但却允许私营公司不断扩大现有以色列定居点,有时比原来增加两倍。例如,据报道,Efrat的定居点的定居者甚至利用对被占领土实行封锁的机会夺取土地,为建造新的住房作准备。

819. 迄今为止,以色列利库德新政府采取的最令人震惊的步骤、对和平进程构成的最大威胁是8月2日内阁决定中止前政府实行已为期四年的停止建筑定居点的规定。据报道,以色列总理称这一行动是“纠正在 Judea、Samaria和加沙地带对犹太定居点的歧视”的一个步骤。现在对扩大定居点拥有决定权的是总理和国防部长,而不是一个部长级委员会。8月12日,内政部长发誓要立即拨款1 500万新谢克尔(约500万美元),作为对定居点的紧急援助。据报道,这是1996年和1997年专门用于定居点的4 000万新谢克尔的预算的一部分。定居点的扩大始于8月12日,当时允许300个移动房屋进入西岸各定居点。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即将建筑 Har Homa 定居点的情况。定居点还对周围巴勒斯坦农田的环境构成威胁,因为这些定居点向农田排泄废物。

820. 劳工组织总干事在提交国际劳工大会第八十三届会议的就定居点问题指出如下:

“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定居点除带来政治问题以外,还在以下两个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土地和水资源被征用,以及定居者与当地巴勒斯坦人口之间的关系。新的定居点的建造或现有定居点的扩大所用土地是以色列军队征用的,直接用于此目的,或起初作为军营场址,随后又转而用于其他用途(私人住宅、办公室、商店或农场)。在这一过程中还建筑公路网络、定居者所用的通道以及使各定居点与以色列城镇直接连接以及使各定居点相互直接连接的绕行道路。

“巴勒斯坦人士估计,从签署《原则宣言》至1995年8月,被没收的土地有166.4平方公里,不包括定居者以非官方手段没收的17.8平方公里。在同一时期,在全部194个定居点中,估计有60个定居点已经以此方式扩大。

“这一局面是造成持续紧张的一个根源,并已反复使和平进程和谈判中断,如果不是全面停止的话。”

821. 据报道,1967年被占领土的土地登记就已停止。鉴于这一事实,巴勒斯坦土地所有者面临困难的境况。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政府宣布西岸66%的土地为国有土地的原因。那些不接受某一块土地为国有土地的人需要靠连续10年的耕种来证明其对该土地的所有权,但当局不需提供关于以色列国有土地的任何证明。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审理异议的委员会是行政机构而非司法机构,因此不受正常程序规则和正常利用证据的限制。以色列当局与巴勒斯坦人相比,具有无限的资源。据报道,自从在这类案件中应用关于在外地主财产的法令以来,以色列当局经常出示某一地区用飞机拍摄的照片,以证明这些土地没有得到耕种。此外,据报道,以色列人所用的地图通常比例不当。

822. 特别委员会再次注意到 Jahalin Bedolin部落的状况,因为该部落在几个月中已经收到要驱逐他们的命令。5月28日,估计有3 000至3 500 Jahalin人被勒令离开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因为他们的居住地点在被占领土最大的定居点 Ma'aleh Adumin 附近。该定居点住有15 000人。这样便于定居者扩大定居点。1950年代,以色列当局已将Jahalin 部落强行驱逐出 Arad市附件的一个地点。Jahalin人正在被

驱逐出他们目前居住的土地,即西岸的两个村庄,其理由是这些土地是国有土地,但当局曾公开承认,土地记录已经被毁,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土地是国有土地。特别委员会获悉,以色列的一份环境研究报告宣布,为Jahalin部落提供的另一居住地点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这是一个垃圾场,以色列医院的放射性废料堆积在那里。在离Jahalin人居住地点不到100米处不断大兴土木,用噪音和灰尘驱赶Jahalin人。此外,虽然搭帐篷和棚屋不需要建筑许可证,但仍然试图发布拆毁房屋的命令,以拆毁Jahalin人居住的帐篷和棚屋。8月26日,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和边防警察在宣布Jahalin人居住区为射击练习区后,驱赶了约10户Jahalin家庭。有人称,士兵在只有妇女和儿童在该地区时进行这一行动,Jahalin人的钱财、珠宝和其他财产被偷。

823. 除定居点以外,为了修筑绕行道路,还征用了被占领土许多土地。最近修筑这些道路的借口之一是便于以色列军队调离西岸A区各城镇。1996年2月,据报道,当时的总理西蒙·佩雷斯曾同意允许在被占领土为此目的建造5条新的绕行道路:拉姆安拉地区的 Beitunia以西、纳布卢斯旁边的 Hatse Shomron 定居点附件、希伯伦地区 Shamu附近 Halhul 旁边,第5条道路所在地点不详。另一令人震惊的发展是以色列当局计划在耶路撒冷 Lydda 机场和 Kalandia 机场之间建筑一条公路,这需要征用数千公顷属于西岸12个村庄的土地和750公顷 Bir Nabalas、Beit Hanina 和 Rafat 与 Kalandia 毗连的土地。特别委员会注意到,绕行道路还可以用作很容易受到征用的不同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之间的障碍。除了征用农用良田以外,为了建造绕行道路,大量橄榄树、杏树、无花果树和葡萄园的葡萄藤继续被拔掉。在伯利恒地区,大规模征用土地开始于6月份。据报道,一天早晨,约100棵古老橄榄树被推土机推倒。一名证人描述新的绕行道路时说:

“建筑这些道路并非仅仅是为了连接街道。这些道路就象高速公路,比机场跑道还要宽!没有人会想象,一个只有300或500户家庭的定居点需要这样的公路,而我们拥有40万人的城镇都没有比这些公路窄一半的道路。”

824. 为建筑采石场,也征用被占领土的土地,经常只在绿线几公里以外,以避免

在以色列造成环境破坏。1994年,据报道,在图勒凯尔姆附近向巴勒斯坦人征用了10万 Dunums(3 300英亩)的最佳农田,用以建筑六个采石场,预计将为以色列建筑业供应8%至9%的碎石。

825. 在被占领土征用土地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巴勒斯坦人权组织说,现有数据表明,耶路撒冷地区93%的土地已被征用。还有人称,自从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已有约2 796 dunum的土地被征用。一名耶路撒冷居民说,以色列当局试图在东耶路撒冷吞并尽可能多的空地,同时使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住到市区范围以外。据报道,自1967年以来,共有约12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到耶路撒冷市区范围以外。估计目前耶路撒冷居民中有约72%是犹太人。

826. 劳工组织总干事在提交国际劳工大会第八十三届会议的报告中就耶路撒冷问题指出如下:

“主要在东耶路撒冷,现有定居点正在扩大。政府于1992年11月采取了一个新方法,集中一切努力积极优先建设该城市及其周围市区,城市的边界进一步往北、往东和往南扩展,进入被占领的西岸。在老城和东耶路撒冷周围地区,犹太人口已多于阿拉伯人口,这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极大关注。使该市脱离西岸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引起其大关注。”

827. 应该记得,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处于以色列直接控制之下,须服从以色列法律。从理论上而言,以色列法律能较好地保护其权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遭到有系统的歧视。4月4日,据报道,以色列内政部长决定废除居住在市区范围以外7年以上的耶路撒冷人的身份证。有人称,一些许可证在此时限以内也被收回。东耶路撒冷住房过分拥挤,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没有机会获得建筑许可,结果造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住房密度差距甚大。当局鼓励犹太人在东耶路撒冷的住房定居。巴勒斯坦人未经许可建造的房子被有计划地拆毁。有人称,在耶路撒冷每个月平均拆毁5座房子。据报道,自1967年以来,已有2 000座房子被拆毁,而在同一时期仅向巴勒斯坦人口签发了600至700个建筑许可证。特别委员会获悉,巴勒斯坦家庭完全没

有财力领取建筑许可证。8月27日,一个巴勒斯坦残疾中心“Burj al Laqlaq”是耶路撒冷旧城第一座被拆毁的建筑物。这种住房状况迫使许多耶路撒冷居民离开市区,寻找工作或寻找较好的居住条件。以色列当局限制和减少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数的政策,包括废除身份证的决定,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悄然进行的种族清洗。

828. 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机构受到袭击,一些机构被关闭。8月底,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承诺关闭设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中央人口普查和统计局、巴勒斯坦广播公司和巴勒斯坦保健委员会。据报道,以色列当局将以色列军队撤出希伯伦的条件是关闭一些被认为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联系的巴勒斯坦机构。2月,以色列国内安全全部决定禁止外国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访问耶路撒冷东方大楼。据报道,右翼活跃分子在以色列警察的眼皮底下在东方大楼前面道路上设立一个营地,每天24小时对过路人进行威胁。据报道,8月25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关闭了其设在东耶路撒冷的一些办事处:巴勒斯坦地理中心、巴勒斯坦职业中心以及体育和青年部,以此作为满足以色列关于继续和平进程的先决条件的一部分内容。

829. 在投票选举巴勒斯坦委员会成员期间,据说以色列当局为巴勒斯坦人设置了许多障碍,这就是耶路撒冷选民参加投票少的部分原因。据报道,市内作为投票站的5个邮局只允许4 500名巴勒斯坦人投票,而合格选民约有5万人。据报道,以色列保安部队在投票站周围部署大量人员,以恐吓选民。有人称,警察对选民拍照和摄像。无记名投票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对竞选活动有各种限制,例如禁止户外集会。除此以外,有人称,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投票人数少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如果他们的名字被记入巴勒斯坦投票登记册,他们的身份证会被没收。据报道,一些过路人被迫撕掉竞选标语。据说警察没收了一些巴勒斯坦选举观察员的证书。

830. 定居者的行为使因被占领土存在以色列定居点而造成的紧张局势更加恶化。7月10日,以色列报纸《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总理已拒绝接受克林顿总统关于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土建造新的定居点的要求。据报道,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字表明,1992年有96 000名定居者,而目前有145 000人。这表明在过

去10年中定居者人数的增加快于以往任何时候。这还表明,在签署《奥斯陆协定》之后,以色列定居者人数继续大大增加。

831. 在被占领土,定居者行为一贯最暴戾的城镇是希伯伦。在那里,定居者有时对巴勒斯坦人人身进行袭击,并破坏其财产。由于定居者位于镇中心,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共存十分困难。1996年1月在巴勒斯坦选举期间,希伯伦选民投票人数少说明当地人民感到在这一局面中毫无希望。以色列政府不从希伯伦撤出以色列国防军的理由是定居者的某些安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为了推迟军队的撤出,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人,破坏其财产。据报道,希伯伦的巴勒斯坦人在下午6点或7点以后不愿离开家,因为担心受到定居者的挑衅和袭击。这一局面被称为某种形式的宵禁。警察、司法部门和军队对属于以色列法律管辖范围的定居者的执法行动继续很宽容。

832. 特别委员会获悉,1995年11月,拉姆安拉附近Jalazone难民营的一名14岁男孩在纳布卢斯至拉姆安拉公路上被一名以色列定居者打死。这名定居者在离他不到15米的地方向他开枪。军队没有逮捕这名定居者,但却查抄了难民营。

833. 不应该忽视的是,在加沙地带现有18个以色列定居点。加沙的一名证人对局面描述如下:

“定居者占据加沙地带约30%的地区,120万巴勒斯坦公民生活在其余地区。

定居点相当于军事障碍。定居点还意味着关闭道路,意味着摧毁土地,没收土地,并且还会产生杀人和伤害行为。”

特别委员会获悉,一名年仅10岁左右的牧童因其羊群误入属于加沙地带一个定居点的地区,而遭到士兵的毒打。

834. 特别委员会继续密切监测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局势。委员会特派团前往该地区期间,再次访问了 Quneitra 镇,看到以色列人造成的破坏。在委员会作证的证人告诉委员会说,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居民如果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仍然会受到严厉惩罚。没收土地和水资源的活动在继续,同时为阿拉伯人服务的保健和教育设施仍然很不完善。虽然现已允许更多的戈兰学生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学习,

但总体而言,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然而,委员会怀有兴趣地注意到,1995年12月4日,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6名德鲁兹妇女已获准进入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结婚。证人说,他们返回被占领叙利亚戈兰时,有时受到以色列当局的严厉对待,使其蒙受屈辱。特别委员会获悉,军事总督可能会肆意实行宵禁,有时还会在晚上抄查阿拉伯住房。以色列当局继续压制戈兰公民表明其叙利亚国民身份。2月14日,约800名警察驱散了参加商业罢工的人以及纪念抗议在戈兰实施以色列法律14周年的示威游行。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由于教学大纲被修改,有时甚至导致学生不能充分掌握阿拉伯语文,直到他们开始在叙利亚学习时才意识到这一点。

835. 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证人说,阿拉伯人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没有工作机会。他们指出,以色列雇主有时故意让拥有高等学位的人从事琐碎工作。合格医生不得开设私人诊所,因为国家不承认其大学学位。据报道,在被占领戈兰,约60至70名合格医生只能找到建筑工人的工作。戈兰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农业。该地区的主要产品是苹果。特别委员会获悉,以色列当局禁止销售农产品,从而使该地区的经济依赖于以色列。此外,以色列当局控制戈兰阿拉伯居民灌溉用水的价格和数量,并课以重税。除没收土地以外,据报道,还不让阿拉伯农民利用Masada湖湖水,并使其改道流到各定居点。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Katzrin定居点已经扩大,约120户犹太家庭迁入该定居点。

836. 特别委员会获悉,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犯人关押在以色列各拘留中心的拘留条件极为严厉。据报道,许多犯人由于受虐待而受伤。委员会获悉,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法律面前不存在着平等,对叙利亚人没有法律保障。证据之一是对阿拉伯叙利亚人和对定居者的刑法差异极大。据报道,定居者即使犯有谋杀叙利亚公民的罪行,对其的刑罚也相当宽容。有人称,武装的定居者经常挑衅叙利亚公民。此外,有人认为,以色列定居者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活动威胁到自然环境,因为他们大量利用自然资源,例如夺取肥沃土地和水资源。掩埋以色列工业废料、砍伐果树以及在以色列各定居点使用农药、化肥和染料等活动也造成戈兰的环境退化。

837. 一名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证人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报告,其中除论及其他事项外,阐述了在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阿拉伯工人的情况。根据这份报告,一般而言,阿拉伯工人只能从事繁重、低贱的工作。据报道,戈兰工人如果生病,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或补偿。据说,甚至对极为严重的工伤,例如失去一支手指等等,都不提供补偿。据报道,对阿拉伯工人的工资征收递增的税。发工资经常拖延:仅在第一个月发给全薪,下一个月发的少一些,以后就更少。以色列公司采取宣布破产的办法,避免向阿拉伯工人支付工资。据称,来自特拉维夫的 Mahleket Habinyah 公司就是这样。此外,据报告,公司还开空头支票。根据这份报告,在戈兰的叙利亚人很难靠务农谋生,因为他们仅拥有小块农田,必须靠从事其他工作来补充。此外,以色列当局协助以色列经纪人以低价购买收获的农产品。

838. 特别委员会想回顾一下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立场 认为以色列吞并被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是非法的,因此是无效的。特别委员会希望不久将能在中东和平进程的框架内恢复关于戈兰的谈判。

839. 特别委员会在访问该地区期间,听取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证词。许多人指出,1993年签署《原则宣言》以及随后签署各项和平协定之后,巴勒斯坦人民曾经十分乐观。据报告,现在这种乐观已不复存在,人民对随后出现的饥饿和贫困感到十分痛苦,并担心以色列的极端行动。关于释放巴勒斯坦犯人问题,人们也感到失望。有人认为,在实行封锁后,被占领土的局势是灾难性的。以色列向全世界将巴勒斯坦人描述成恐怖份子,从而破坏巴勒斯坦人的形象。有人对此也表示愤怒。特别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一些证人遗憾地指出,鉴于目前巴勒斯坦人所面临的局面,被占领土在以色列完全占领期间的情况似乎比现在还好一些,在行动自由方面尤其如此。

840. 最后,应该记得,国际社会曾经期望很高,希望《奥斯陆协定》的签署将为中东人民带来和平、安全和充满希望的一个新时代,使他们能够在和睦、尊严和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共处。不幸的是,在过去数月中,和平进程的势头似乎已经减慢,使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谈判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巴勒斯坦人现在觉得这些协定只是废纸一张。根据谈判临时阶段的安排,以色列武装部队本来应该调离希伯伦,但至今没有调离。加沙地带和西岸之间的安全通行也是和平进程临时阶段的一部分要求,但至今没有得到实施。《奥斯陆协定》规定的许多其他义务仍然没有得到履行。巴勒斯坦人觉得以色列仍然牢牢控制着其生活。

841. 特别委员会承认,所有恐怖主义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不论谁是行为者,其主要受害者通常都是平民。尽管如此,1996年2月和3月在以色列发生自杀爆炸袭击事件之后,以色列当局不是对肇事的个人采取行动,而是对被占领土全体平民再次实行集体惩罚。

842. 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绝大多数证人给委员会留下的印象是,由于被占领土人民的人权继续受侵犯,大家普遍感到失望和沮丧。似乎巴勒斯坦人民的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善,而且已进一步恶化,从而加重了其苦难。鉴于巴勒斯坦人民状况的恶化出现在各项和平协定签署之后,这使他们更加失意,更加绝望,同时也对以色列执行协定的承诺提出了疑问。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卡大使在联合国国际非政府组织会议/欧洲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问题讨论会上致开幕词时指出,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候,紧急需要支持和平进程的脆弱的成果。

843. 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已经进入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如果不能保持和平谈判的势头,如果不全面执行已达成的各项协定,反复发生暴力和冲突的恶性循环的幽灵就会出现在整个中东地区。目前巴勒斯坦人感到很不安全,这是因为各项协定的执行被反复推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恐吓、屈辱和惩罚,因为和平进程的障碍对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构成真正威胁。使巴勒斯坦人更加担心的是以色列政府顽固的立场,尤其是其恢复在被占领土扩大现有定居点和建造新的定居点的令人不安的新政策,因为这会大大导致被占领土局势恶化,并对和平进程构成最危险的威胁。

844. 和平谈判的势头必须予以保持。双方都应全面执行《奥斯陆协定》。要让

人们认识到和平是有意义的、公正的和可以实现的,就必须执行各项协议,迅速具体、明显地改善巴勒斯坦人所有方面的生活。反复推迟执行《奥斯陆协定》只会进一步危及和平进程,并可能导致和平进程完全失败,从而给整个区域带来危险。联合国各项决议中所载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应该予以维护。国际社会对目前局势不能无动于衷,而应发挥积极作用,设法保护和平进程,给予和平进程新的动力。要做到这一点,不妨提议采取建立信任措施,打破目前的僵局,在容忍和互利的气氛中恢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对话与合作。这需要相互尊重。应该使所有各方都认识到,就该区域的安全与进步而言,各项协定所设想的和平会带来极大的好处。过去的争斗与仇恨的气氛应该让位给整个区域和平共存的新时代。

845. 在和平进程框架内进行的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所有普遍接受的人权标准,尤其是《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以色列批准的若干国际文书的各项规定,例如《政治及公民权利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及联合国各机关、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和劳工组织通过的关于被占领土平民情况的许多决议。

846. 特别委员会认识到必须保持和保护和平进程,并希望目前的僵局(如果不算局势恶化的话)只是暂时的。国际社会应该不遗余力执行建立信任措施,让双方都带着诚意和真正的承诺参与,以恢复和平进程。应该毫不拖延地全面遵守已经签署的各项协定。

847. 特别委员会希望,在拟订具体措施时,将能考虑到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以恢复和重新推动最近在该区域出现的重要历史性发展的精神。同时,委员会再次提议执行各项措施,以保护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基本人权。特别委员会重申,这些措施包括如下:

(a) 以色列全面实施《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有关条款,该项《公约》仍然是适用于被占领土人道主义法方面的主要国际文书,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其他

有关机构一再重申这一公约对这些领土的适用性；

(b) 全面遵守安全理事会、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通过的与被占领土问题有关的所有决议以及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和劳工组织通过的其他有关决议；

(c) 以色列当局应与近东救济工程处代表充分合作，充分遵守工程处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因为它是一个向被占领土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服务的国际机构；

(d) 以色列当局应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分合作，以便保护被拘留人士，尤其是确保委员会代表能够全面接触这些人；

(e) 会员国应全力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被占领土上开展的各项活动，以使这两个组织能够维持和加强向难民和被拘留人士提供的援助；

(f) 以色列当局应与联合国驻被占领土特别协调员充分合作；

(g) 会员国应进一步努力使以色列确信必须通过国际社会对人权的监督，加强保护人权。这应包括使特别委员会作为大会为保护被占领土人权而设立的主要机构，能够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使它能够进入被占领土；

(h) 以色列应在属于临时自治安排范围内的领域执行人权咨询援助方案方面与秘书处人权中心充分合作；

(i) 特别委员会呼吁以色列本着推动和平进程的精神采取下列各项具体措施：

(一) 承认关于被占领土定居点的现行政策是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最大障碍，因此停止设立新的定居点和扩大现有定居点，停止推行征用土地和建筑绕行道路的现行政策，并停止对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施加压力，迫使其向犹太人出售房子；

(二) 不要摧毁财产，例如拆毁房屋，拔除树木，也不要利用水资源方面采取歧视性措施；

(三) 鉴于强行驱逐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建议通过人权委员会第1993/77号决议第1至第4段。这方便起见，我们将这几段全文引述如下：

“人权委员会

“.....

“1. 确认强迫驱逐做法构成对人权尤其是得到适足住房的权利的严重侵犯;

“2. 促请各国政府在所有各级采取旨在消除强迫驱逐做法的直接措施;

“3. 还促请各国政府基于受影响者或群体的有效参与并同他们进行切实协商和谈判,对目前受到强迫驱逐威胁的所有人给予保有权的法律保障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充分保护他们免遭强迫驱逐;

“4. 建议各国政府依照被强迫驱逐的个人和群体的意愿和需要,经同受影响的个人或群体举行彼此满意的谈判后,提供立即的补偿、赔偿和/或适当和充分的其他住房安排或土地”;

(四) 停止以站不住脚的理由,或仅仅作为集体惩罚的一项措施,实行封锁和宵禁,因为这种做法对被占领土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并阻碍享有一些基本人权和自由,例如行动自由、教育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

(五) 立即停止相当于酷刑和虐待的审讯方法;由独立司法机构迅速彻底调查对这些行径负责的人,并对他们提出起诉;审查和全面公布关于审讯程序的准则,使其具有透明度,并符合以色列已承认的国际人权标准;

(六) 审查所有巴勒斯坦犯人和其他阿拉伯犯人的状况,尤其是政治犯或犯有非暴力罪行的人士的状况,并加速释放他们;根据1955年8月30日第一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57年7月31日第663(XXIV) C号决议和1977年5月13日第2076(LXII)号决议核可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不将被占领土居民拘留在以色列,并改善拘留条件;

(七) 关于更好地保护生命和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为其保安部队制定明确和充分遵守人权标准的接战规则,严格实施开火规则,以符合必要性和比例性的原则;对暴力的发生实行最大的克制,并全力调查所有的开枪事件;立即停止秘密部队的活动,尤其是由这些部队进行的法外处决和即决处决;

(V) 严格控制定居者的滥用行为,尤其是滥用武器,审查武装定居者的政策;防止定居者的暴力行为,一旦发生暴力就须进行干涉;充分和公正地调查定居者所犯下的暴力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VI) 公平执法,确保被占领土的阿拉伯人得到公认的人权标准所规定的一切法律保障并确保及时、细致和公正的判刑,使犯有严重罪行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都受到处罚;

(VII) 允许所有被流放或驱逐出被占领土的人士返回,并酌情归还其财产。

848. 特别委员会认为,执行这些建议将极大地有助于加强和平进程,使被占领土和整个区域的所有人民都生活在和睦、尊严、和平和安全之中。

849. 最后,我想强调,今天特别委员会的任务仍然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样重要,虽然以色列代表在大会发言时戏称这一时期为“中东的侏罗纪公园时代”。至此以来,我们看不到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土的作法有任何改变。

六、通过报告

850. 1996年9月20日,特别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20条核准并签署了本报告。

注

¹ A/8089; A/8389 和 Corr.1和2; A/8389/Add.1和Add.1/Corr.1; A/8828; A/9148和Add.1; A/9817; A/10272; A/31/218; A/32/284; A/33/356; A/34/631; A/35/425; A/36/579; A/37/485; A/38/409; A/39/591; A/40/702; A/41/680; A/42/650; A/43/694; A/44/599; A/45/576; A/46/522; A/47/509; A/48/557; A/49/511和A/50/463。

²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01,A/8237号文件;同上,《第二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0,A/8630号文件;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2, A/8950号文件;同上,《第二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5, A/9374号文件;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0,A/9872号文件;同

上,《第三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2,A/10461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5,A/31/399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7,A/32/407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5,A/33/439号文件;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1,A/34/691号和Add.1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7,A/35/674号文件;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64,A/36/632/Add.1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61,A/37/698号文件;同上,《第三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69,A/38/718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1,A/39/712号文件;同上,《第四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5,A/40/890号文件;同上,《第四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1,A/41/750号文件;同上,《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5,A/42/811号文件;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7,A/43/904号文件;同上,《第四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7,A/44/816号文件;同上,《第四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5,A/45/823和 Corr.1号文件;同上,《第四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3,A/46/639号文件;同上,《第四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4,A/47/612号文件;

³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01,A/8089号文件,附件三。

⁴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973号,英文本第287页。

⁵ 同上,第972号,英文本第135页。

⁶ 同上,第249卷,第3511号,英文本第215页。

⁷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899年和1907年海牙和宣言》,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15年。

⁸ 大会第2200 A(XXI)号决议。